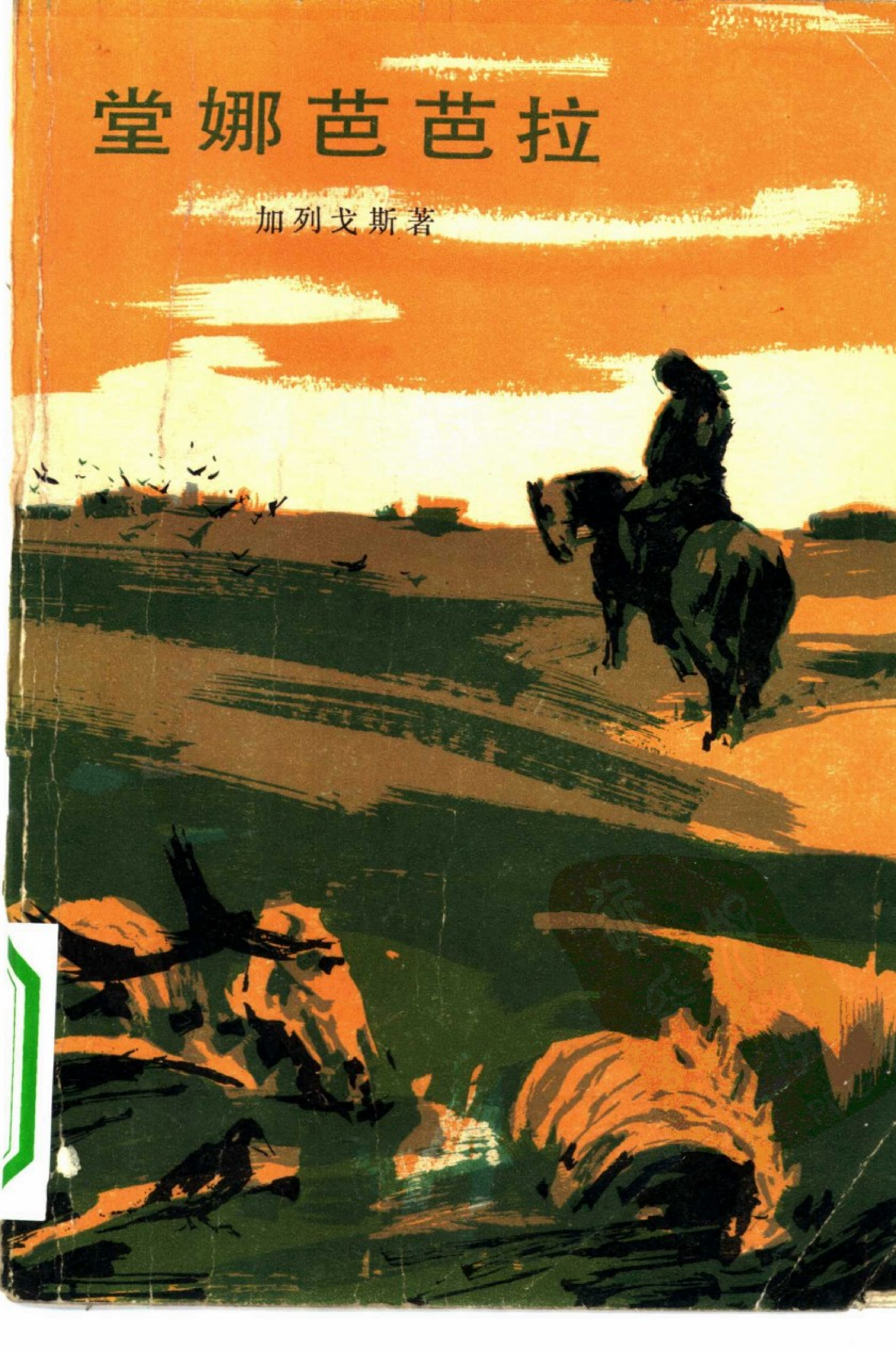


堂娜芭芭拉
加列戈斯著

# 堂娜芭芭拉

〔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著

白婴　王相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堂娜芭芭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23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7}{8}$ 插页 2
197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书号：10019·2849　定价：0.83元

# 前　言

《堂娜芭芭拉》是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的成名之作。在当代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它与哥伦比亚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的《旋涡》，阿根廷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布拉》齐名，并称为长篇小说中的三大经典作品。

罗慕洛·加列戈斯生于一八八四年，早年在加拉加斯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中学教员和中学校长。一九○九年前后，他开始从事文艺创作，主编文艺刊物《黎明》，后来又主编《现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冒险家》(1913)、《反叛》(1922),长篇小说《索拉尔的末日》(1920)、《爬藤》(1925)。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委内瑞拉经济凋敝，民生困苦，以畜牧业为主的国民生产，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大庄园制度导致庄园主之间互相兼并，用野蛮的暴力或者巧取豪夺的手段扩大土地，胡作非为，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严重障碍。经济上的落后，引起政治上的混乱。一八九九年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发动军事政变，取得政权，之后八年，又被高梅斯发动政变推翻。高梅斯于一九○八年当上总统以后，提出所谓“秩序、和平和劳动”的口号，实际上

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血腥镇压政治反对派，压迫人民，限制民主和自由，依附美国帝国主义。

加列戈斯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忠实于自己民主政治的信念。在高梅斯反动专制政权的恐怖统治下，他创作了《堂娜芭芭拉》这部长篇小说，对祖国政治、经济的落后腐朽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美好希望。这部小说于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出版，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西班牙得到好几种文学奖，译成好几种欧洲文字，使加列戈斯立刻成为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作家。

这时候高梅斯已经无法对加列戈斯进行镇压，于是提出要给他一个外交官的职位，又提出要给他一个议员的席位，加以收买。但是加列戈斯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就在一九三○年《堂娜芭芭拉》初次在他的祖国委内瑞拉出版的时候，他自动流亡国外，先是到美国，后来到西班牙，直到一九三五年高梅斯政权倒台，他才回到委内瑞拉。

回国以后，加列戈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致力于实现他在《堂娜芭芭拉》中表现的文明必定战胜野蛮，民主必定战胜专制，光明必定战胜黑暗的信念。一九三六年，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但是任职不久，看到现政府依然腐败无能，就辞去职务，投身政治宣传工作，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九四一年，他参加建立民主行动党，并且被该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参加一九四七年委内瑞拉的大选。选举结果，加列戈斯以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票数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但是，六个月之后，他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改革国内政治，就被佩雷斯·希门尼斯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于是他第二次流亡国外，到了古巴和墨西哥，直到一九五八年佩雷斯·希门尼斯倒台，才回到祖国。晚年，他除了撰写一些短文和发表一些讲演外，不再从事其他活动。一九六九年，加列戈斯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去世，委内瑞拉人民给予他当之无愧的崇敬和荣誉。

加列戈斯的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他写了九部长篇小说，四本短篇小说集，以及几个剧本。他是拉丁美洲以民族生活为题材、以祖国风貌为背景的最有成就的地方派作家之一。

加列戈斯的文学创作，受到拉丁美洲文艺思潮中后期现代主义的影响很深，因此他的作品富于强烈的想象和鲜明的对比；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委内瑞拉现实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了解，又使他的作品充满着现实主义的人物、景色、风习的描写。《堂娜芭芭拉》是这两种不同风格揉和在一起的最好例子。

《堂娜芭芭拉》的背景是委内瑞拉的广大平原，主题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进步势力获得胜利。在反动势力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一个依附反动势力的怀着觊觎之心的美国冒险家密斯脱丹吉尔，也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了这片土地。

加列戈斯在这本小说里运用了强烈的对比和明显的象征。代表反动势力的女地主芭芭拉，她的名字的含义是“野

蛮”，她的庄园埃尔一米埃多的意思是“恐怖”。代表进步势力的青年律师鲁萨多，他的名字的含义是“光明”，他的庄园阿尔塔米拉的意思是“高瞻远瞩”。那个美国冒险家丹吉尔的名字，含义就是“危险”。甚至人物本身，也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种心理状态。芭芭拉的贪吝凶暴，有时候会被过去的美好的回忆所软化；鲁萨多的聪明才智，有时候也会因渴望暴力的报复而冲昏头脑。中心人物芭芭拉，具备着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全部特征。她的独特的性格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在小说中刻划得细致而真实，被认为是当代拉丁美洲文学中一个成功的人物典型。她就是委内瑞拉粗犷的平原的化身，也是拉丁美洲大庄园制度的象征。她的失败，意味着委内瑞拉进步势力反对大自然的野蛮的胜利，反对反动地主的暴力的胜利。加列戈斯以乐观主义的信心，在小说里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

加列戈斯在这本小说里还以优美的文笔，强烈的感情，描写了委内瑞拉大平原的人物和景色。辽阔的草原，滚滚的河流，成群的牲畜；平原人艰苦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希望，都以浓艳的色彩呈现于字里行间，恰如一幅明丽的风俗画。所以有一位拉丁美洲的评论家说，他的这本小说是“艺术上的印象主义和情节上的现实主义的作品”①。

加列戈斯在《堂娜芭芭拉》之后，还发表了《坎塔克拉

① 见恩里克·安徒生·因培特:《西班牙美洲文学史》第二卷。

罗》(1934)、《卡纳伊马》(1935)、《贫苦的黑人》(1937)、《异乡人》(1942)、《在同一片土地上》(1943)、《风中草屑》(1952)等长篇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坎塔克拉罗》，描写一个大平原上的流浪歌手；《卡纳伊马》，以神秘的丛林为背景，反映印第安人的思想和生活。

译　者

1979年4月

# 目　次



## 第　一　部



## 第　二　部

## 第　三　部

# 第　一　部

# 一　　我们和谁同行？

一条大木船，沿着阿鲁加河右岸的陡壁，正在逆水上行。

两个船夫，以划船奴隶似的那种迟缓而费力的动作，撑着它前进。他们那汗水淋漓的青铜色身体，不顾酷烈的阳光，只穿着一条油腻的裤子，裤管卷到大腿上。他们交替着把长长的船篙插入河底的泥里，用结实的胸脯顶住篙头，吃力地弯着腰，脚底下踏着沉重而使劲的步子，好象在船上踏步行走似地从船头走到船尾，撑船向前。他们之中的一个撑住船篙喘着气默默地走着时，另一个就回到船头，重新开始中断了的谈话，来忘却这劳累的苦工；或者就大声地舒了一口气，故意唱起一支歌谣，唱到船夫们的劳苦生活：一里格一里格地撑着篙的艰苦的逆水航程，或者只要摆动身子，闪避沿岸树丛的垂枝，顺流而下。

船主在船尾甲板上掌驾；他是个熟悉阿波累平原上河道和溪流的老人。他右手掌着舵柄，留意着阻塞河道的水草堆中间形成的危险漩涡，注视着水面上表示底下有鳄鱼潜伏的波纹。

船上有两位乘客。坐在船篷下的是一个年轻人，身材

结实而不粗壮，脸容精神充沛而富于表情，使他显得英俊得近乎高傲。他的外型和他的衣着都很讲究，说明他是一个城里人。他心里对于周围的事物似乎有着两种对立的感情在斗争；有时候，他脸上隐约的高傲被热心的表情所激发，使他这位旅客眼发亮，四处眺望；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却皱起眉头，撇着嘴巴，现出一副沮丧的模样。

他的旅伴是一个那种令人生厌的人，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貌，使人会想起鞑靼人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怎么会在美洲留下了后裔。他属于一种未开化民族的脸型，冷酷而阴沉，和平原上的居民完全不同。他躺在船篷外面，身下垫着毯子，假装睡觉；然而不论船主不论船夫，却一直在注意着他。

平原上正午眩目的日光，在阿鲁加河黄浊的河水上和沿岸丛生的树木上闪耀。河岸边连绵不断的植物，每隔一段就出现一个豁口。从豁口望去，可以看见右边狭长的阿波累河谷——一片片被橡树和棕榈树围绕着的小平原，左边宽广的阿鲁加河谷的河岸——这是一片一直伸展到天边的大草原。这片绿草如茵的草原上，疏落地点缀着游动的畜群的黑色斑点。在这深沉的宁静里，只听见船夫在船板上走动时发出的单调得使人心焦的脚步声。隔一会儿，船主就拿起一只波螺，放到嘴边，吹出一阵粗犷而凄凉的声音。这声音在四周沉静的孤寂深处消失，于是，河岸边的树丛中就升起一阵难听的喧闹的鸟鸣，或者，会听到河弯那边，睡在荒凉河岸太阳下的鳄鱼，急速地扑进水中而发出的

连连的泼刺声；它们是这条宽阔、沉静、寂寥的河流上的可怕的主宰。

午间的酷热逐渐增强，发烫的河水被船头分开，散发出一阵刺鼻的污泥气味。船夫们现在既不聊天也不再唱小调。荒野带来的烦闷的感觉，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

“我们快到水柱树① 那儿啦，”船主终于指着一株巨大的树木，对船篷下的旅客说，“您可以舒舒服服地在那株树下吃午饭,再睡个好觉。”

那个令人讨厌的旅客乜斜着半开的眼睛，嘟哝着说：

“从这里到勃拉玛多尔峡口，没有多少路了；那儿有很舒服的午睡的地方。”

“这条船是听那位先生命令的，他对勃拉玛多尔午睡的地方没有兴趣。”船主生硬地回答；话中指的是船篷下的乘客。

那个人对船主瞟了一眼，然后用一种听来发黏的、仿佛平原上沼地里的泥浆那样柔软而浓稠的腔调，说了一句算作结束：

“那么当我刚才什么也不曾说好啦,船主。”

桑托斯・鲁萨多很快地转过头来；他本来已经忘记船上有着这么一个人，现在他突然记起他曾经听见过这个特别的说话声调。

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声调，是在圣佛南多；当时他正从一

①水柱树，一种橡树类的高大茂密的树木，长在河边。

家杂货铺的廊檐前面走过。那里有几个放牛的雇工在谈论他们那一行的工作，那个有着这种声调的人正在说话，当时他突然打住话头，然后说了这么一句：

“就是这个人。”

第二次是在路旁的一家小客店里。夜晚窒息的闷热迫使他不得不出来待在院子里。在一个廊檐下，有两个人躺在吊床里摇晃着，其中的一个正以下面的话说完了他讲给另一个人听的一件事情：

“我干的只是用矛头①把他逼住；其余的是那死鬼干的,他自己把它扎了进去,好象他喜欢寒森森的钢铁。”

最后一次是在昨天晚上。他刚刚到了阿鲁加河渡口的一家客店，因为马得了热病，使他不得不在这里过夜，以便明天改乘木船继续旅行。当时这里正有一条要装皮货到圣佛南多去的空船，他便定下这条船，安排好了早晨出发的事情。他刚要睡着，听见那边有人在说话：

“朋友,等着瞧吧,看我能不能搭上船。”

这是三个确实而清晰的印象，在他的记忆里一闪而过。桑托斯·鲁萨多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使他改变了他到阿鲁加河来的目的：

“这个人从圣佛南多一路跟踪着我。他说他得了热病，不过是个狡计。怎么我今天早晨没有想到呢？”

的确，这天早晨，当船已经准备要离岸时，这个人出现

①委内瑞拉牧人从前惯以长矛的矛头作匕首用；后来就把匕首都叫做矛头。

了；他披着一条毯子，混身发抖，走来向船主请求说：

“朋友,我求求你,请你让给我一点儿地方,好不好?我必须到勃拉玛多尔峡口去；我得了热病，不能骑马。我会付钱给你的,明白吗？”

“我很抱歉,朋友,”船主是个多疑的平原人,很快地把他打量了一眼，就回答说，“这里没有我能让给你的地方。船是那位先生定下的，他喜欢独自一个人走。”

但是桑托斯·鲁萨多既不很谨慎，也不在意船主给他的暗示，就允许他上船了。

现在他斜眼观察着他,心里自问:“这个人想干什么呢？如果他是奉命来对我施行什么诡计的，那么他已经尽有机会。我可以发誓，这个人准是属于埃尔一米埃多那一帮的。我们很快就会明白。”

于是，为了立刻予以证实，他就高声地问船主说：

“告诉我，船主，您认识那个著名的堂娜芭芭拉吗？阿波累一带盛传着许多关于她的事情。”

船夫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疑惑的眼色。狡猾的船主却等了一会之后，才规避地来应付对方这很不谨慎的问话，这样说：

“我对您说吧,年轻人,我住的地方太远啦。”

鲁萨多会意地笑了笑，但是他还坚持着要试探这个可疑的旅伴，于是目光不离开他地又说了一句：

“人家说,她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一个匪帮的女首领,谁胆敢反对他们，就会被他们偷偷地暗杀。”

船舵一转，使船猛地向右一侧，船身摇晃起来。这时候，有一个船夫指着右岸沙滩上搁浅着的一堆树干似的东西,对鲁萨多喊着说：

“瞧哪！您不是想打鳄鱼吗？瞧那岸边是什么东西？”

鲁萨多的脸上又一次出现了对情况充分理解的微笑；他站起来，举起随身带着的一支枪，开了一枪。但是子弹没有击中目标。几条巨大的鳄鱼急急忙忙地跳进水里，激起一阵浪花。

那个可疑的旅客在鲁萨多试探他的时候，一直保持着沉默，现在他看着鳄鱼毫无损伤地潜进了水里，光溜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喃喃地说：

“都是些畜生,倒挺灵活呢。”

然而只有船主能够明瞭他所说的话，就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下，好象想从他身上看出这些话的恶毒用意。那个人却装作不知道，站起来慢条斯理地伸了个懒腰，说：

“行啦。我们已经到了水柱树。发了一身汗，病倒好了。真太可惜,病离了身,否则有多舒服哪！”

鲁萨多却正相反，沉浸在一阵忧郁的沉默中。这时候，船在船主选定中午休息的地方停靠下来。

大家跳上岸。船夫们在沙滩上打进一根木桩，把船系住。那个陌生的旅客立刻钻进了浓密的树丛。鲁萨多看见他走远了,就问船主：

“您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这个人吗？实在说，我不认识，因为我还是第一

次看见他。不过，根据我所听见这一带平原人说起的特征看来,我怀疑他准是那个叫做‘ 巫师 ’ ① 的人。”

一个船夫听见了插嘴说：

“ 船主,您没有弄错,就是这个人。”

“ 那么这个巫师,他是哪一类的人呢 ?”鲁萨多又问。

“ 您把一个同类尽量想得坏到不能再坏，而且再加上几分,也不用怕想得过份,那就是他。”船主回答说“ 他不是这一带的人 他是个‘ 哇旦 ’ ②，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叫的。据人家说，他是圣加米洛山上的一个强盗，下山来已有好几年了；他从这个牧场流浪到那个牧场，走遍了整个阿鲁加河谷，直至来到堂娜芭芭拉的牧场才留住，现在就在她那里干活。因为，就象老话说的：上帝创造他们，魔鬼联合他们。至于他的工作——人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说是猎野马；人家也肯定说他会念咒，用来驱除马匹牛群的虫子，很有效验。但是在我看来，他的真正工作却并非这个，而是您刚才说过的那个。真的，您的话几乎害得我把船都弄翻了。有人说他是堂娜芭芭拉手下得宠的打手…… ”

“ 那么刚才我没有弄错。”

“ 如果您有什么事弄错，那就是您把这个人请上了船。

① 巫师，实际上是指猎野马野牛的猎手，他们日夜追踪，使野马野牛不能吃草睡觉，终于被获。在委内瑞拉平原人中间，认为他们有巫术，故称“ 巫师 ”。

② 哇旦，即外乡人的意思；是平原人对安第斯山一带或哥伦比亚来的人的称呼。

允许我给您一个忠告，因为您还年轻，对这里也不熟悉；那就是：不是深知底细的人，千万不要结伴同行。然而我既然已经放肆地给了您一个忠告，那么我还要给您第二个忠告，因为您照顾了我。您得好好当心堂娜芭芭拉。您到阿尔塔米拉去，那就等于说是到她廊檐前面去。现在我可以说出来，我是认识她的。她是一个征服了许多男子的女人；对那些不为她的甜言蜜语头脑发昏的人，她就调制一种蛊药给他吃，或者把他捆上腰带，使他按照她的意志行事，因为她也精通巫术。如果是对付敌人，她会命令把胆敢挡在她面前的人干掉，不眨一眨眼睛，因此她才要有这个巫师。您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不知道您到这一带来干什么；然而我再重复一遍也不算多：您得步步小心。这个女人有她自己的埋人墓地。”

桑托斯·鲁萨多陷入了沉思之中。船主害怕说的话太多，超出了问话的范围，就平静地结束说：

“不过，我既然对您说了这些话，还有另一些话我也要说说。这些事情大家都这么说，但用不着太相信，因为平原人生来好撒谎；虽然我这样说是不好的，但是他们即使说的是真话，也是夸张得象谎话。此外，目前也没有什么要担心的,我们这里有四个人、一支枪,而且还有‘小老头’跟我们同行。”

他们在沙滩上这样谈着的时候，那个巫师却藏在一个小丘后面，以一种特殊的缓慢动作，在吃一只小口袋里带着的干粮，一面却窃听着他们的谈话。

同时，船夫们已经在水柱树下面铺好了鲁萨多的毯子，把一只装着他吃的食物的小箱子放在毯子上,之后,又到船上去取来了他们自己的干粮。船主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在一株伞树①的浓荫下吃着简单的午饭，一面把他一生中在平原大小河道上经历过的事情讲给桑托斯听。

后来，在中午逼人的炎热下，他不再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听得河中水波轻轻拍船的声音。

劳累的船夫们疲倦了，仰天躺在地上，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鲁萨多靠着水柱树的树干，什么也不想；周围旷野的寂寥使他厌倦，他不禁也沉沉睡起午觉来。他醒来的时候，警戒着的船主对他说：

“您睡了一个好觉。”

的确，时间已到午后，阿鲁加河上吹来一阵阵清新的微风。宽广的水面上冒出几百个黑点，那是伸到水面上来呼吸空气的大小鳄鱼的嘴巴。它们一动不动，在浊流的温暖抚爱下睡着了。后来，河中央出现了一条很大的鳄鱼的背脊，它全身浮了起来，慢慢地张开了有鳞的眼皮。

桑托斯·鲁萨多抓住枪站起来,准备射击,以补偿刚才没有打中的那一枪。但是船主却拦住了他：

“别打它。”

“为什么,船主？”

“因为……因为您如果打中了它，另一条会来向我们报

① 伞树，茜草属树木，树皮树心均为红色。

复的；而您如果打不中，它自己就会来。它是勃拉玛多尔的独眼,子弹打不着它。”

鲁萨多还想坚持，于是他又说：

“别打它,年轻人,听我的话。”

他这样说着的时候，眼睛以极迅速的警告的动作，向着水柱树后面的什么东西望了望。桑托斯转过头来，发现巫师正靠着树干，看来显然是睡着了。

他把枪放到原来的地方，绕到水柱树后面，在那个人面前站住，也不管他是假装在睡觉，就责问他说：

“原来您是很喜欢偷听别人说话的吗？”

巫师慢慢地睁开眼睛，就象刚才那条鳄鱼一样；他非常平静地回答说：

“我是一个喜欢默想自己事情的人。”

“我要知道,您在装睡的时候想的是什么。”

这个人忍住了对方射来的目光，又说：

“先生，请您讲点道理。世界广大无边，容纳得下我们所有的人，用不着大家互相找麻烦。请您允许我在这里树下休息一会儿,明白吗？”

他就到稍远的地方躺下，仰着脸，双手交叉着枕在头颈下面。

这个短短的场面是在船主和船夫们期待的目光前面发生的。他们听见说话的声音，很快地都醒了，就象那些习惯于在危险地方睡觉的人会从沉睡中立刻清醒过来一样。一个船夫嘟囔着说：

“哼！这个花花公子，平原上的这些恐怖还吓不倒他。”

鲁萨多马上提议说：

“船主，如果您愿意，我们就开船走吧。我们已经休息一会儿啦。”

“好吧，立刻就走。”

然后，他又以命令的口吻对巫师说：

“起来吧，朋友！我们要走啦。”

“谢谢，先生，”那个人回答说，身子一动未动，“您愿意把我一直带到底，我很感激；然而从这里往前，我就能凭自己的灵魂来走了，平原人用两只脚走路时就是这么说的。我离家已经不远。您把我带到这里，我也不问您应该给多少钱。因为我知道，象您这一类的人，是不习惯于要求自己赐给泥腿子的恩典得到报答的。然而，我还是愿意侍候您，明白吗？我的名字叫墨尔基亚台斯·加玛拉，为您效劳。祝您由此往前一路顺风。对啦，先生！”

桑托斯已经在向船上走去；船主和两个船夫低声交谈了几句之后，却把他拉住了，决定要对付这意外的变故：

“等一等。我不能让这个人在这丛林里一路跟着我们。或者他先走，或者我们带他上船。”

巫师的耳朵非常灵敏，这话被他听见了。

“不用害怕，船主。我比你们先走。您把我这么好好地介绍了一番，我很感谢。因为我都已经听见了，明白吗？”

他说了这些话，就站起来，收起他的毯子，把口袋搭上肩头，态度非常镇静。然后他就迈开步子，向着从河边丛林

远远伸展开去的开阔平原走去。

他们上了船；船夫们解开船缆，把船推到水深处，就跳上船来，重新拿起了船篙。这时候，船主已经掌住了舵，却问了鲁萨多这样一句不合时宜的话：

“请原谅我的好奇 您是一个好枪手吗？”

“照刚才的模样看来，坏得很呢，船主。坏得使您不愿意让我再取得一次经验。不过有时候我还是有些运气的。”

“说真的！”船主叫起来说“您不是一个坏枪手，我知道。从您举枪瞄准的姿势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如此，子弹还是打在鳄鱼群的三肘之外了。”

“最好的猎人也会让兔子逃掉，船主。”

“是的，然而在这件事里却另有原因。您虽然是个好枪手，却没有打中目标，那是因为在您旁边有一个人，他不愿意您打鳄鱼。即使我让您再开一枪，您也不会命中的。”

“就是那个巫师，是不是？船主，您相信这个人具有非凡的能力吗？”

“您还年轻，没有见过世面。巫术是存在的。要不要我把人家告诉我的关于这个人的事情讲一段给您听听……我来给您讲讲吧，因为知道要应付的是怎样的一个人，还是有好处的。”

他吐掉了嘴里嚼着的烟叶，正要开始讲他的故事；这时候，有一个船夫打住了他，提醒他说：

“我们单独走了，船主！”

“这是真的，孩子们。就连这个也是那该死的巫师干的

事。再撑回岸边去。”

“什么事？”鲁萨多问。

“我们把‘小老头’忘在岸上了。”

他们把船撑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然后，船主一面重新把船向前开动，一面提高了嗓子问道：

“我们和谁同行？”

“和上帝同行！”船夫们回答说。

“还和圣母！”他加了一句，然后回头对鲁萨多说：“这就是我们忘在岸上的‘小老头’。在这个大平原的河道上，只要一离开岸，就得总和上帝同在。沉船的危险是很多的；如果‘小老头’不在船上，船夫就不能平安地驾船。因为埋伏着的鳄鱼你看不见，急流你也看不见；一路上总有许多电鳗和鳐鱼，还有成群的鹰鱼，成群的食肉鱼；这许多东西一下子就能把一个基督徒弄得只剩下干净的白骨，连叫出三位一体的圣名都来不及。”

无边无际的平原啊！广漠冷落的原野啊！茫茫无垠的荒凉的草原，深幽、沉静而孤寂的河流！在这种荒僻的地方，被鳄鱼弯过尾巴来击中的人，高喊求救，有什么用处？只有船夫们纯朴的信仰才是救助的希望；虽然也是这同一个原始的信仰，使他们把超自然的力量归之于那个邪恶的巫师。

桑托斯·鲁萨多已经懂得了阿波累河船夫们这句神圣的问话的意义；然而在现在，他也能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来了。因为，他踏上这个旅途时所抱的是一个目的，而现在所抱的却是另一个完全相反的目的了。

# 二　古纳维契人的后裔

阿尔塔米拉牧场位于阿鲁加河最荒凉最旷野的部分。它原来是一片大约二百里格的肥沃平原，养活着在这荒寂的地方生活的数目最多的一群牲口，也产生了这个区域最富有的一个地主。

在遥远的年代，有一个堂埃伐里斯托·鲁萨多,奠定了它的基础。他是一个游牧的平原人，带着他的畜群，在广阔的古纳维契河谷里流浪——有些人现在还在流浪——从那里来到了距离居民中心比较近的河鲁加河谷。他的后代，都是些真正的平原人,所谓‘穿马裤的泥腿子”,他们没有一个走出这个庄园的界限之外；他们把它发展，把它扩大，直到把它变成该区最重要的一个牧场。然而，这个家庭的人口增加了，钱也多了，就有几个跑到了城里去，其余的则仍留在牧场的棕榈屋顶之下。鲁萨多家祖先的平静的家长式生活，随之而来却是离散；离散产生了不和，以致最后给他们带来了悲惨的名声。

初创的阿尔塔米拉的末一代地主，是堂何塞·德·洛斯·桑托斯；他为了使庄园不致分成许多小块而败落，就把其他共同所有主的权益都买了下来，因此，在勤奋劳碌、省

吃俭用中过了漫长的一生。然而，等他死后，他的子女：何塞和潘奚塔——潘奚塔已经和塞巴斯蒂安·巴格罗结了婚——却主张分家，于是这片古老的产业就分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何塞的财产，它保留了原来的名义；另一部分本来和巴格罗尼亚相接的，就改属于塞巴斯蒂安名下。

在分开这片产业的时候，由于文件上决定分界线的一句话“到苍鹭棕榈林为止”,含义不清,引起了兄妹两人的不和。他们各为自己辩护，认为这句话应该加上“包括在内”这几个字才能解释；这是写文件的人遗漏掉的。于是他们互相争讼，使好几代的律师都发了财；并且，假使在有人给他们调解的时候，他们的固执——使得他们为了一小片不毛之地就花掉一大笔钱的固执，没有在他们同时的激怒中叫他们‘要末全部占有,要末什么也没有’的话,那早就使他们完全破产了。

现在既然双方都不能全部占有，于是就同意大家都没有；双方各在棕榈林周围筑起一道篱笆，就这样把两处产业之间的地方封闭起来，谁也不能占有。

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在这个棕榈林中央，有一条干涸的河床；到了冬天，这里就变成了泥沼。一大片泥浆，任何活的东西陷进去都会死掉。有一天，发现有一条巴格罗尼亚的牛陷在这里面死了，何塞·鲁萨多就去找塞巴斯蒂安，当面指责他侵犯了禁区。他们争论的时候互相辱骂，巴格罗挥起手杖要打他舅兄的脸，他舅兄就拔出手枪，一枪打在他额头上，把他打下了马。

于是他们互相报复，不是死了一个鲁萨多家的人，就是死了一个巴格罗家的人，使这一带的居民大为减少，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这两个家族的支系。

而在这两个家庭的内部，也都掀起了悲剧的浪潮。

西班牙和美国发生战争①的时候，何塞·鲁萨多,因为忠于他的血统——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同情自己的母国的，而他的大儿子费力克斯，代表那个已经开始流行的新时代，却对美国佬十分热情。加拉加斯的报纸，本来是按月送到牧场来的。但是自从这个年轻人念了第一条战争的新闻起——因为何塞先生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他们父子两人就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执，结果使老人有一次说了一句这样激烈的话：

“要相信芝加哥的这些屠夫会战胜我们，那真还要愚蠢些呢！”

费力克斯气得脸色发紫，结结巴巴地冲着父亲说：

“西班牙人可能会打胜，但是您不必要地侮辱了我，我却不能忍受。”

堂何塞用轻蔑的眼光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眼，高声大笑起来。结果这孩子完全昏了头，猛然拔出了腰带上挂的手枪。父亲突然收敛了笑容，既不改变声调，也没有在坐位上移动，不过现出一种冷酷的表情，慢吞吞地说：

“开枪吧！但是别打不中，因为我会刺你一矛，把你钉

① 指 1897 至 1898 年西班牙和美国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

在墙上的。”

这件事发生在牧场的庄屋里，吃过晚饭不久，全家聚集在客厅里灯下的时候。堂娜阿松西昂急忙插身到丈夫和儿子中间，把他们拦住；桑托斯当时大约十四岁，这个野蛮的情景竟然把他吓呆了。

费力克斯被父亲的可怕的镇静压住了；他肯定如果开枪不中，他的父亲准会实现他的恫吓，也可能是他对自己的狂暴感到后悔，因此就把枪收了回去，走出客厅。

一会儿之后，他已经备好了马，准备从自己的老家出走。堂娜阿松西昂怎样请求和哭泣都没有用。同时，堂何塞却已经戴上了眼镜，固执地读起刚才被打断了的那段加维特①惨败的新闻来，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费力克斯却不仅只是从老家出走而已，现在他和巴格罗家有了共同的原因来反对鲁萨多家了。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最血腥的煽动者就是他的姑母潘奚塔。对于这种事情，地方当局总是假装不看见，因为当时是加西克的时代②；鲁萨多和巴格罗正分当着阿鲁加地方的这个职位。

这两个家族的所有成员几乎都卷进了这场私人的争吵里来了。有一天下午，村子里斗鸡。费力克斯喝了点酒，知

① 加维特，菲律宾群岛吕宋岛的一个港口；1898 年西班牙和美国战争时，西班牙军队大败于此。

② 加西克的时代,加西克,印第安语,即酋长 事实上加西克就是在地方上掌有实际统治权力的大地主，一般沿用原来印第安人的称呼，称他们为加西克。

道他父亲在斗鸡场里，就也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在表兄罗伦佐 · 巴格罗的唆使下，冲进场子，叫嚷说：

“我带来了这只波多黎各的小公鸡。当然它不是什么美国佬。瞧这里有哪只西班牙老公鸡敢来跟它斗一斗。我敢拿这只无用的家伙打赌，一开场便完蛋。”

那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已经由于美国人战胜而停止了，现在他说出这些话来，就是要激怒他的父亲。堂何塞跳进场子，挥舞手仗，为这个侮辱要来惩罚他。然而费力克斯拔出了武器，于是他也使用起他自己的来。一会儿之后，堂何塞回到住处，沮丧而阴沉，突然变得衰老了。他把这消息告诉了妻子：

“我刚才杀死了费力克斯；他们就会把他送到你这里来的。”

他立刻备好马，走上回牧场的路。

到了家里，他直接走进那间发生这场悲剧第一幕的客厅，把自己锁在里面，并且事先绝对禁止任何人来打扰他。他把矛头从腰带上解下，插进芦苇和泥土的墙内，直插到柄。这就是在那悲惨的读报之夜，他曾经要刺穿他儿子的心,把他钉住的那个地方 因为,他对自己说,他在这里预言了他那可怖的恫吓的时候，他当时就已经在这个地方把费力克斯杀死了。他要把这插在墙内的杀子武器，作为赎罪的表征，放在眼前，直到它在眼睛里永远消失为止。

于是，他就这样地锁在这间屋子里，不吃面包，也不喝水，一动不动地坐着，几乎连眼睛也不眨一眨；只有一个开

着的小窗户里透进光来，而两只眼珠很快就学会了晚上不需要光也能看得见。他全心全意地要求这个可怕的解脱，等待着他命定的死亡，等了好几天。最后，他终于在这里遇到了死亡；他还是坐着，已经僵硬，眼睛仍旧看着钉在墙内的矛头。

后来，当政府当局跑来扮演发生这类案件时惯于扮演的闹剧时，已经用不着任何刑罚了；他们只花了些功夫替他阖上了那双眼睛。

几天之后，堂娜阿松西昂毅然离开了平原，带着这场屠杀遗留下的唯一生存者——桑托斯，移居到加拉加斯去了。她要拯救他，要在离开惨剧发生之地几百里格之外的地方，用另一种方法给他受教育。

桑托斯的最初几年光阴，在他的青年生活中浪费掉了。从粗野的然而充满着性格坚强的深沉感情的平原中心，突然转换到软弱的萎靡的城市气氛里，在一间愁闷的小屋四壁之间，在一个饱受惊恐的母亲身边生活，使得这个年轻人的才华陷入了一种特殊的沉睡状态。他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头脑清楚，心地热情。从前，他的父亲看见他驯服了一匹野马，看见他以机智和谨慎从草原上劳动的危险中脱身而出，无愧于一个产生了不止一部史诗中的桑陶洛①，当然也产生了不止一个草原上的酋长的无畏种族的一员，曾经

①桑陶洛，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山神；后人以此比喻善骑的人。

因此而为他十分骄傲；而做母亲的，却以另一种对生活的看法，从他所显示的感情和思想中听出了一个细致而深思的心灵的表露，又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希望。现在，这一切却迟钝而衰退了；他变成了一个厌世者。

“我瞧着你，可是我不了解你，孩子。你又变得野头野脑了。”母亲对他说.不管怎么样,她仍然是个平原人。

“这是他性格在发展,”她的女朋友们解释说;“男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总会这样的。”

“这是我们遭到的那些恐怖事件的后果。”她添了一句说。

这两个原因都有，但是移居也是一个原因。眼前没有了开阔的一望无际的天空，脸上没有了温暖的野风的吹拂，嘴里没有了放牧时吟唱的歌谣，心中没有了在广漠沉寂的大地中央时感到的可怕孤独，一丛平原上的草就这样在花盆里萎谢了。

有时候，堂娜阿松西昂在院子里撞见他正仰脸躺在地面上随意生长的浓密的指甲花丛中间，在白日做梦。这就是所谓“恩玛塔陀”①；平原人对那种躲藏在丛林中的牛，就是这样称呼的.它受了伤,不再凶暴,也做不成畜群的首领,就在里面接连躲好几天,只是躺着,既不食,也不饮,不时发出一阵软弱的愤恨的窒息的哞哞声。

然而到末了，城市终于征服了桑托斯·鲁萨多的粗野

①“恩玛塔陀”，原意为“躲藏在丛林中”。

的灵魂。他从怀乡病的魔力中恢复过来，那时候已经过了十八岁。在教育方面，很少会牵涉到阿鲁加，况且他为了挽回过去浪费的光阴，已经热切地投身到学习中去了。

堂娜阿松西昂虽然很有理由痛恨阿尔塔米拉，但是却并不愿意把这个牧场卖掉。她有着平原人的那种坚定而不屈不挠的灵魂；对她说来，什么也不能和她出生的土地相比；虽然她从来不想回到阿鲁加去，但也决定不把联系故乡的纽带割断。而且，这座牧场正由一个诚实而忠心的管家掌管着，给了他足够的收益。

“桑托斯,等我死后,你把它卖了吧。’她常说。

可是等到她临死的时候，却又嘱咐他说：

“只要可能,别卖掉阿尔塔米拉。”

于是桑托斯就保留了它，一方面为了尊重母亲的遗志，另一方面也为了它的收益使他可以轻松地应付他的俭约生活的迫切需要。除此之外，他已经完全能够把这个庄园丢诸脑后。出生的故乡，不论是这一小块地方，也不论是全部的土地，都不再吸引住他；因为失去了对这地方的感情，也使他失去了一切的乡土感情。城市生活和知识分子的习惯，阻隔了他精神上对牧场的自由粗野生活的爱好；然而，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种愿望，却是这个城市所不能完全满足的。加拉加斯不过是一个巨大的乡村——比鲁萨多家互相残杀而毁灭的那个稍微大一点而已——有成千个精神之门敞开着让冒险家去乱闯，离开一个理想城市还远得很。这种理想城市应该复杂而完美，象人的头脑一样，一切刺激

到了那里都变成观念，一切反应从那里发生都带着意识作用的钤记。既然这种理想看来只有在古老而文明的欧洲才能实现，因此他就产生了大学毕业后永久移居欧洲的打算。

为了这个目的，他得依靠阿尔塔米拉的出产，或者卖掉它，把钱投资在城市地产上，利用其收益，因为单凭他律师的职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在这时候，他母亲当年的忠实管家已经不在阿尔塔米拉，而桑托斯却只把管事们时不时送来的总在纸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帐单看上一眼就算满意。这些管事靠着阿尔塔米拉的地产，养肥了自己，并且任凭偷牛贼到那里去大肆劫掠，容忍邻居们把还吊在鲁萨多家母牛乳头上的小牛都盖上烙印，据为己有。

后来，开始了和著名的堂娜芭芭拉的诉讼；按照国家法院判决的界线，阿尔塔米拉的草地被迫着一里格一里格地转到了她的名下。

学业结束后，桑托斯到了圣佛南多，去查阅一下案卷，看看是否有可能进行上诉，把地收回。可是到了那里，他把有利于这个悍妇的判决理由作了一番仔细的分析之后，他就明白，举凡一切贿赂行为，或者公开动武的手段，对于这位阿鲁加的女酋长说来，是轻而易举得令人惊讶的。他也发现，只要她对他的财产提出诉讼，就能够得到成功，原因是他对阿尔塔米拉的产权，由于冒险家发财致富时所惯有的罪孽而削弱了；而造成这些罪孽的冒险家不是别人，就是他的远祖古纳维契人堂埃伐里斯托。

这时候，他决定把产业卖掉。然而没有一个人愿意做

堂娜芭芭拉的邻居 ;而且,另一方面,几次革命,已经使平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花了许多时间去寻找买主。最后，有一个买主自己找上门来，可是却对他说：

“这桩交易我们不能在这里谈定，博士。您必须自己亲眼去看看阿尔塔米拉是怎么个模样。那里的土地，草原上只剩了一些皂皮树，所有的牲口都瘦弱不堪。您如果愿意，请到那里去等着我。今天，我要到加拉加斯去卖掉一批牲口；在一个月内我就到阿尔塔米拉来，那时候我们再谈这土地的问题。”

“我就在那里等你。”桑托斯对他说 ;第二天,就出发到阿尔塔米拉去了。

一路上，在荒凉的平原景色面前，他考虑着许多事情：他到牧场去和敌人作斗争，是保卫自己的权利，也是保卫别人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都在平原酋长的蹂躏之下，堂娜芭芭拉只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去和大自然作斗争；和毁灭平原人民的不卫生状况斗争，和整年侵占着土地的洪水、干旱斗争，和妨碍文化渗入的荒凉斗争。

可是这些还并不就是目标，不过纯粹是感想，是一个喜欢思索的人的消遣；一忽儿它是乐观的，但随之而来的却完全相反。

“要实现这一切，单单一个人的意志是不够的。打倒了阿鲁加河上堂娜芭芭拉的酋长权力，有什么用呢！它会换一个别的名字重新出现。最迫切的是要改变产生这种种罪恶的环境：增加人口。但是要增加人口，首先要改良农业；

要改良农业，又先得要增加人口。真是个恶劣的循环！”

但是在这里，发生了一宗十分偶然的事件，那便是和巫师的相遇，而船主说给他听的那些谁敢阻碍可怕的堂娜芭芭拉的道路可能遭到危险等等的话，又立刻把他作为一个喜欢思索的人而压抑着的冲动解放了出来；现在他所热衷的,就是斗争了。

把鲁萨多家摧毁了的原因，也就是这同样的不能控制的爱斗争的倾向；区别只在于他的斗争倾向是从属于一个理想的，那就是：和这个时代的产物和这个时代的代表堂娜芭芭拉斗争，这样不仅拯救了阿尔塔米拉，并且对于摧毁阻碍平原进步的落后势力，也是一个贡献。

于是他以古纳维契人后裔的激情，决心献身于这个事业；古纳维契人是一个刚强有力的种族，而况他还具备着这一种族所缺乏的文明的理想。

# 三　害人精

来自比古纳维契河更远的地方，来自比西那罗果河更远的地方，来自比梅泰河更远的地方，来自远得无可再远的地方——阿鲁加的平原人嘴里这样说，然而，对于他们，一切总不过是“就在这里，在那树丛后面”。这个悲惨可怜的姑娘就是从这么一个地方来的。她是白种冒险家对印第安妇女的暗藏情欲所强加的暴力的果实。她的来历，沉没在处女地的戏剧性的神秘里了。

在她的朦胧的记忆深处，在她的良知开始醒悟的时候，她只记得自己是在一条独木船上，在奥林诺各流域林莽中的大河上航行。船上有六个人，他们把船长叫做“爹爹”，可是所有的人，除了年老的舵手尤斯塔基奥外，都用同样的溺爱——粗鲁的抚摸，满是酒气和烟味的接吻——使她变得十分粗野。

这条船，是在正式的商业执照隐蔽下，从玻利瓦尔城到里奥一内格罗一带做劫掠勾当的。出发时，它装满了一坛一坛的烧酒，一包一包的小玩意、布匹和败坏的食品；回来时，就装满着零陵香豆① 和巴拉塔树胶②。在有一些村

①零陵香豆，又名顿加豆或薰草豆，是一种香料。

② 巴拉塔树胶，从巴拉塔树上采集来的一种树胶。

落里，他们就用带去的货物向印第安人交换这种贵重的香料，而且也只限于欺骗。但是在别的地方，船夫们却只在肩上扛着枪，跳上岸去，深入丛林或岸边的草原；等他们回到船上来时，带回来的芬芳的豆荚和黑色的巴拉塔树胶上，都沾满了血迹。

一天下午，船刚要从玻利瓦尔城出发，有一个青年走近船来，满脸饥色，衣服破烂。这个人，芭芭丽塔① 已经看见过好几次,都是她在船上烹调，给这帮强盗做饭的时候。他总是在岸边站着，瞪出了眼睛打量着她。他自称名叫阿斯特鲁巴，向船长要求说：

“我必需到玛那奥去，可是没有路费。如果您愿意带我到里奥一内格罗，我可以干活作为酬报。从做饭到算账，随便哪一桩我都能干。”

他善于奉承，和蔼可亲，就用聪明的流浪汉的这种征服人的同情，使船长对他有了很好的印象，收留了他做厨役，让芭芭丽塔可以休息。这时候，“爹爹”已经开始在注意她了 她刚满十五岁,是个漂亮的混血儿。

他们航行了好几天。每当休息的片刻，以及夜晚在岸边围着燃烧的篝火吃饭的时候，阿斯特鲁巴就用他流浪生活中遇到的趣事来使大家开心。芭芭丽塔纵声大笑；但是当他因为这种新鲜而响亮的笑声使他高兴而停止了说话时，她却会突然止住笑声，垂下眼睛；她的处女的胸怀在甜

①芭芭丽塔，即芭芭拉的爱称。

蜜的痛苦中战栗了。

有一天，她偷偷地对他说：

“ 别这样看我,因为我的爹爹已经在怀疑了。”

的确，船长开始在后悔把这个青年收纳上船了；他的服役，可能结果代价很高，特别是他并没有经过要求就教芭芭丽塔读书写字这件事。在教课的时候，阿斯特鲁巴非常热诚；他执住她的手教她写的字母，使他们两个人过份接近了。

有一天下午，功课完毕之后，阿斯特鲁巴开始把他一生中经历的痛苦讲给她听：后父的暴虐，迫使他逃出了老家，经历着凄苦的冒险，没有目标的流浪，忍饥挨饿，孤独无助，在优鲁阿里矿山上做苦工，在一家医院里的病床上与死亡挣扎。最后，他谈到了他的计划；他要到玛那奥去找运气；他已经厌倦流浪的生活，决心抛弃它，从事劳动。

他还想说一些别的，但是突然停住了，呆呆地凝视着面前的河流；河水在他们前面静静地流去，穿过两岸树木茂密的戏剧性的景色。

她懂得了这个青年的计划里并没有包含着她所想望的那个情况，于是一双美丽的眼睛里面凝聚起泪珠。他们就这样待了很久很久。那天下午，她永远忘不了！远处，在深深的寂静中，只听得阿杜累斯河的激流在汹涌作响。

突然,阿斯特鲁巴望着她的眼睛,问她说：

“ 你知不知道船长想把你怎样?”

在一个可怕的直觉的意外打击下，她浑身战栗，惊呼着

说：

“我的爹爹！”

“他不值得你这样的称呼。他想把你卖给那个土耳其人。”

他指的是一个有色情狂而且患麻风病的叙利亚人；这个人采集巴拉塔树胶发了财，住在奥林诺各河丛林的中心，孤零零地远离着人们，因为他得的病症侵蚀着他。可是他的周围却环绕着一群年轻的印第安姑娘，都是从她们父母那儿或者诱拐，或者买来的；他不仅把她们用来餍足自己的情欲，并且也用来发泄他由于自己的不治之症而对一切健康的人的痛恨，把他的病毒转移到她们身上。

从船夫们的谈话中，阿斯特鲁巴吃惊地发现，在上次航行时，这个胶树丛林中的莫洛赫①已经愿意出价二十个翁萨②来买下芭芭丽塔；而这桩交易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船主一心想得到更高的价钱；这件事现在已不难办到，因为过了这几个月以后，这个姑娘已经出落成一个诱人的女人了。

她自己并不是没有看到，这就是她注定的命运。直到那时候，在她周围的一切恐怖，来源于和她一起在这木船上过拥挤生活的人们对她投来的淫荡目光的恐怖，还不过是使她产生了一种既是惧怕又是喜欢的感情罢了。

然而自从爱上了阿斯特鲁巴以后，她的潜伏着的灵魂

①莫洛赫，古代叙利亚人所崇拜的神。

②翁萨，一种金币。

觉醒了；刚才听到的话，使她不禁恐惧得战栗起来。

“救救我 带我和你一起走。”她正要这样对他说，却看见船长在向他们走来。

船长手里拿着一支枪，对阿斯特鲁巴说道：

“好得很，年轻人，您已经谈够了。现在让我们请您去干一些更有用处的活儿。‘蛤蟆’跑去找一些应该拿到这里来的香豆荚去了，您去帮他一下吧。”他把枪交在他手里，又说：“这是给您防身用的，要是印第安人向你们攻击的话。”

阿斯特鲁巴考虑了一会儿。他刚才对姑娘说的话，船长难道听见了吗？现在给他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意思呢？……无论如何，他得应付这个局面。

他正要站起来的时候，芭芭丽塔向他恳求地望了一眼，想留住他。但是他却对她很快地眨了眨眼睛，毅然地站了起来，离开营地，追赶蛤蟆去了。蛤蟆这个人是船上的第二把手，是船长做一切坏事的右手。阿斯特鲁巴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事到如今，如果表示畏惧，拒不完成接受的命令，那就免不了要遭殃。至少他是带着一支枪，对付单独的一个人；而在这里，却是五个人对付他一个。芭芭丽塔目送着他；很久很久，她的眼睛还凝望着他在那里消失的山口。

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船夫之间已经互相交换了明瞭的眼色。因此，过了一会儿之后，船长借口河上的印第安人可能来袭击，命令他们到上游河岸巡视一下时——他已经下了一个类似的命令给尤斯塔基奥老头了——他们明白船长是想叫他们离开营地，以便单独和姑娘留下，就用一阵简

短的喃喃的抱怨声回答他说：

“等一会儿再说吧，船长，现在我们在休息。”

这是由于姑娘诱人的美丽而酝酿了好久的叛变。但是船长却不敢立即加以压制，因为他考虑到这三个人是一条心的，而且说干就干，因此就把惩罚改在等蛤蟆回来之后；他得依靠这个人的盲目的忠心。

芭芭丽塔也发觉了“爹爹”的恶毒的企图，把这些反叛的人看作是她的救星，就向他们跑去；然而，她发现他们也在这样看她时，就站住了，心里恐惧得一阵冰凉，只得机械地回到刚才阿斯特鲁巴离开的地方。

突然间，雅加卜鸟①啼了起来——这是薄暮时林莽凄凉的寂静中的丧钟，它凝冻了旅人的心。

“雅——加卜……雅——加卜……”

这是鸟在预言的啼声，还是阿斯特鲁巴临死的呻吟？是长久的神经紧张得到了意外的解脱，还是这时候另一个身体受到一下致命的打击——蛤蟆在阿斯特鲁巴脖子上割的一刀，而从远处神秘地传来的感应？

她只记得在一阵突发的骚动中，她被合扑地推倒在地上，冲出一声嘶破喉咙的喊叫。

其他接连发生的事她都模模糊糊说不清了：反叛突然爆发，船长死了，接着蛤蟆也死了——他是一个人单独回到营地来的——还有，她的处女的贞洁遭到了阿斯特鲁巴的

①雅加卜鸟，一种鸟的名字，鸣声如“雅——加卜”，意即“已经完了”，因此在奥林诺各河一带被认为是不祥的鸟。

复仇者的蹂躏。

等到尤斯塔基奥老头听见她的喊救声喘着气跑到她这里来时，他们都已经得到了满足；有一个人说：

“现在我们可以把她卖给土耳其人了，就算他从前要的二十翁萨的价钱也行。”

篝火在水面的反光把夜晚的黑暗染成了紫色，传来了粗野的嚷叫声。这是在猎伽文鸟①。在无法走近的池沼周围，印第安人燃起了干草的篝火。这些鸟被嚷叫声所惊，都飞了起来；在深沉的夜色里，它们的翅膀被火光染成了玫瑰色。但是，忽然间，猎人们默不作声了，并且急速地扑灭了篝火，于是这些鸟弄得昏头昏脑，毫无防卫地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芭芭丽塔一生的遭遇，就有些与此相似。阿斯特鲁巴的爱情，就是她在心中隐藏着的新生纯洁感情的火花光亮中一段短暂的飞翔，一次急促的鼓翼，但是这个火花立刻就被寻欢作乐的男人的暴行永远扑灭了。

那天晚上，尤斯塔基奥从他们的手里把她救了出来。这个善良的老印第安人，只是为了不离开他同族女人留下的这个孩子，才待在船上做了舵手的。这个女人在船长的虐待下快要死去时，把这个女孩子托付给他，叫他不要把她抛弃。但是，现在这个女孩子心中深沉的痛苦，却既不是时间，也不是他们所避居的小村的安静生活，更不是暂时打动

①伽文鸟，鹳鸟的一种，生活在芦苇水草中。

了她那印第安灵魂中柔顺的宿命观念的雅波罗罗①忧郁的音乐所能安慰得了的；她的眉头总是深深地蹙起,两眼闪烁着邪恶的火光。

因此，她胸中怀抱着的就只能是怨恨；除了看到男人在强有力的毁灭者的利爪中苦苦挣扎的景象之外，什么也不能使她得到安慰。奥林诺各河林莽中的恶神加玛海一米纳雷的魔法，巫师的瞳仁所具备的魔鬼的力量，以及印第安妇女拿来调制迷药，用以消灭拒绝她们抚爱的男人的意志，燃起他们的欲火的野草和树根的可怕功效，竟然激起了她极大的热情，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如果她不掌握这些蛊惑男人的秘密，她就活不下去。

印第安原始生活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巫师，就开始把这一切东西传授给她，启发她朦胧的智慧。假称只要用毒眼对牺牲者注视一下就会使他产生最奇怪最严重的疾病的眼术者；据说只要对病人身上患病的地方吹一口仙气便会痊愈的吹术者；具有对付各种疾病的符咒，甚至在几里格外，对着病人所在的地方只要念念有辞便会把病治好的巫医;这些人都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了她,因此,不久之后,那些最粗野最怪僻的迷信便主宰了这个混血姑娘的灵魂。

另一方面，她的美貌却已经扰乱了部落的安宁。年轻人都追逐着她，嫉妒的女人们监视着她，谨慎的老年人则不得不来劝告尤斯塔基奥：

“把这个姑娘带走吧,带着她离开这里吧。”

①雅波罗罗，印第安人的笛子。

于是他们就到了大河上，在一条木船上和两个印第安船夫过流浪生活。

奥林诺各河是一条黄水滚滚的大河，瓜依尼亚河却是滔滔的黑流。这两条河的河水在林莽深处汇合为一，但有很长的一段并不互相混和，各自保持着特殊的颜色。同样的，在这个混血姑娘的灵魂里，也是过了好几年之后，那沸腾的激情才和对男人的盲目怨恨汇合为一。

这种可怕的混合激情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罗伦佐·巴格罗。

罗伦佐是堂塞巴斯蒂安的最小的一个孩子，在加拉加斯读书。他的研究法律的学业即将完成，未来在对他微笑，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漂亮而出众的姑娘的爱情，而且期待着一个使他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职位。那时候，就在平原上爆发了鲁萨多家和巴格罗家的冲突的时候，在他身上却开始显示出一种精神衰退的奇怪症状。他受到厌世思想的沉重打击，立刻离开了大学教室，离开了舒适的首都生活，移居到附近乡下的一所小茅屋里，躺在一张吊床上，孤独地、沉默地、阴沉地过了好几天与世隔绝的日子，好象一只有病的野兽躲在窝里一样。到了最后，他甚至决心抛弃可能使自己迷恋加拉加斯生活的一切：他的未婚妻，他的学业，以及上流社会中的光采生活，走上到平原去的路，投入那里正在发展着的戏剧的漩涡。

在那里，他和芭芭丽塔相遇了。那是一天下午，尤斯塔

基奥的船载着一批运往巴格罗尼亚的食物，上溯阿鲁加河，停泊在勃拉玛多尔峡口；他正在那里指挥赶运一群牲口。

一场平原上的暴风雨，从开始酝酿到骤然而至，不过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它的来势，却还不如这个混血姑娘心中被怨恨所压抑着的情欲突然勃发时候那么猛烈。可是这种怨恨是存在的；她对此也并不讳言。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就象阿斯特鲁巴,’她把这件惨事的经过讲给他听之后，对他这样说，“但是现在你在我眼里却是别的人了：这一天是爹爹，另一天又是蛤蟆。”

他满心骄傲地回答说：

“是的,这些人都一个个地被你怨恨;但是在你眼里,我既然就是他们，我要使你都爱上他们，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她喃喃地结束说：

“可是我要在你身上把他们都消灭干净。”

这种狂野的爱情，的确是由于和这个船上姑娘的奇遇而有些荒唐，结果使得罗伦佐·巴格罗本来已经混乱的精神状态更加堕落了。

就连母爱也不能平静这个害人精的怨恨，相反地，反而因此更加厉害了。一个在她身体里面的孩子，对她说来，就是男人的一次胜利，就是遭受到的一个新的暴行；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之下，她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孩子。这孩子送给了别人去抚育，因为她甚至不愿意看见她。

罗伦佐也不管这个女孩子；他是这个永不知足的女人

的苏枯卜①，也是混合在饮食中服下的一剂剂迷药的牺牲品。因此，用不着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个看来前途光辉灿烂的英俊青年，就只剩下一个被最堕落的罪恶所摧毁的躯壳，一个消沉无为的意志，和一个向禽兽退化的灵魂了。

他的机能不断地越来越麻木——整天整天地沉溺在不能克制的昏睡中——迷药的毒性耗尽了他生命的泉源，使他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悲惨境地，同时，她又用贪吝的手段剥夺了他的财产。

某一个叫做阿波里那尔上校的人，使她产生了这个念头。这个人到这里来，是想用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小村里当民政长官时贪污得来的钱收买土地。他有小律师的那种诡计；他发现了罗伦佐·巴格罗已经精神败坏，并且这个下流女人很容易征服，很快地就定了一计，开始向她求爱，在几次献媚时暗示她：

"有一个可靠而且非常简单的办法，您可以凭着它得到巴格罗尼亚的财产。这用不着您跟堂罗伦佐结婚，因为，就如您所说，您讨厌有一个人把您叫做他的老婆。这是一种假装的买卖，只要他在文件上签个字就行。这对您说来并不困难。如果您愿意，我就替您按照不会跟他的亲戚发生纠葛的方式,拟订一张契约。"

这个念头顺利地被接受了。

"我同意。替我写下这张契约吧,我会叫他签字的。"

①苏枯卜，印第安人的魔鬼。

她就这样做了，而罗伦佐对这种掠夺也并不反抗。可是这张契约在进行登记的时候，芭芭拉却发现上面有一个条款，承认收到阿波里那尔一笔与巴格罗尼亚价值相等的钱，并且把这个庄园抵押给他，作为还款的保证。

阿波里那尔解释说：

“放上这个条款是有必要的，可以作为幌子，以对付堂罗伦佐的亲戚。假使他们发现这是一桩假的买卖，他们可以宣布违反法律而要求取消。为了使人家不怀疑，我会当着登记官的面，把这笔钱交给您。可是您别担心，这不过是我们之间扮演的一出喜剧。以后您把我的钱还我，我就给您这一张相反的契约，上面取消了这个条款。”

他说着，就给她看了看一张私订的契约。他是算计好这张契约不会生效的。

要后退已经太迟了，而且，另一方面，她也已经想好了计划，要把阿波里那尔准备投资到地产上去的钱拿到手，于是就把这张相反的契约还给他，回答说：

“很好,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阿波里那尔以为她已屈服在他的爱情围攻之下了，对自己的手段很满意。在目前，这个女人用这个“你”字自己献身给他，然后把庄园也送给了他，而他的钱却原封不动。

几天之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罗伦佐：

“我已经决定用上校来代替你，因此，你在这屋子里是多余的了。”

对于罗伦佐，这却是一件悲惨的事：

“我是准备和你结婚的。”

可是她却以一阵大笑来回答他。这个被逐的男人只得和女儿一起去找安身之处。事实上，在现在，而且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苍鹭棕榈林中的一所茅屋里。这块土地也不是属于他的。他的母亲和他的舅舅何塞·鲁萨多，已经对这块土地达成协议，双方都放弃了古老的阿尔塔米拉的这一部分产权了。

巴格罗尼亚的名字也不再存在，芭芭拉把它改成了埃尔一米埃多，用来称呼这一大片草原，以及草原上座落着的许多牧场的房舍。这便是这个著名的大庄园的起源。

她放纵了她心中的狂暴的贪欲，一心想做整个阿鲁加河河谷的主人。她学会了阿波里那尔的特殊的诉讼本领，开始跟邻居进行诉讼；由于对法官行贿，得到了法律所不许可的好处。等到从这个新的情人那里不能再学到什么，并且这个人所有的钱也都在扩展地产中花费完了的时候，她就用一种神秘的方式恢复了凶狠的自由权，使这个敢于夸口说她是属于他所有的人从此消失了影踪。

阿尔塔米拉因为主人不加注意，在容易受贿的管理人手中，成为她统治野心的喜爱的猎物。诉讼使她得到了一里格一里格的土地；由于那些被收买的法官们在写判词时故意使用含混不清的字句，由于鲁萨多家的管事人参予同谋，假装不看见，埃尔一米埃多的边界便一次又一次地伸展到阿尔塔米拉的土地上来，这只要简单地移动一下木桩就行。

每次得到了这种无赖行为的消息，桑托斯·鲁萨多就更换管家；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地更换，最后，阿尔塔米拉落到了一个名叫巴尔比诺·拜依巴的人手里。这个人是一个老马贩子，恰巧到埃尔一米埃多的女主人那里去买几匹马，那时候她正需要找一个人去当阿尔塔米拉的管家，他就厚着脸皮趁机对她献媚，谁也不怀疑他们之间会有什么约定。

这是在最近一次她对桑托斯·鲁萨多的诉讼胜利以后，她引诱了那个律师。这个人除了有些无耻，也容易堕入情网。十五里格阿尔塔米拉的草地已经转过去增加在埃尔一米埃多的土地中了，可是她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叫那个律师把巴尔比诺·拜依巴荐去担任管家。从此以后，工作就不断地进行，所有在围场时和赶群时落到这里来的新生小牛和离群野马，都被打上了埃尔一米埃多的烙印，同时，那条移动的界线也不断地向前，深入到阿尔塔米拉的内部。

毗邻的土地就这样归并到她的领地中来，别人的牲口又扩大了她的牧群，然而所有落到她手里的钱却不看见出来流通。据说她有许多装满着莫洛各塔①的小瓮，都埋在地下；这是她特别喜欢的一种钱币。有一件事非常出名，据说有一次,某个牧场主,富有牲畜,知道她酷爱这种钱币,不以数计，而是象量麦子一般用斗量，就向她要求说：

“借给我一库阿蒂亚② 的莫洛各塔吧,堂娜。”

① 莫洛各塔，价值二十比索的金币。

② 库阿蒂亚，量谷物的单位，约合一公升余。

据这个故事说，她就去拿来一只装得满过口的量器。

“ 您要怎样的呢 ,先生 ,有尖头的还是没有尖头的 ?”

“ 平一点儿，堂娜。因为到了还钱的时候，那尖头就要叫我多花钱了。 ”

她就用一根为了这个目的而准备着的尺子，按着量器的口横划过去,刮掉了多余的钱,说：

“ 请您注意，先生。您还我钱的时候也得这样，一下子把尖头刮掉。”

人家就是这样讲的。也许人们说的关于她有多少财产的话，多半只是传闻；但是这个堂娜芭芭拉确实是十分富有而且极为吝啬的。

至于那些讲到她的巫术能力的故事，也并不完全是好想象的平原人所编造。她真正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帮助着她。她常常说，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雇工被人收买，潜进她的屋子要谋害她,亏得她的‘ 道友 ’点亮蜡烛,使她及时醒来，逃过了死亡。从此以后，逢到困难的情况，这个道友就向她显现，告诉她应该怎么应付，或者把她很想知道的遥远或未来的事情告诉她。对她说来，这就是神奇的阿却瓜①的拿撒勒人②，但是她却简单地而且极为自然地称之为“ 道友 ”。从这件事情，就产生了关于她跟魔鬼打交道的传说。

但是，守护着她的不管是上帝或是魔鬼，对她都没有两

①阿却瓜，委内瑞拉阿里朱那河河边的一个城市。

②拿撒勒人，指耶稣。

样。在她的思想中，巫术和宗教信仰，咒语和祈祷，一切都混合在一起，成为一大堆迷信，例如：印第安巫师的符箓和天主教的圣物非常和谐地挂在她的胸前；在她和道友神秘相会的房间的壁架上，各种圣像，神圣棕木制的十字架，鳄鱼的牙齿，有纹路的和发光的石头，以及从印第安村落里带来的偶像，都在一起共享着一盏许愿长明灯里的灯油。

至于说到爱情，她也甚至不再是害人精的那种情欲和怨恨的野蛮混合了。她的情欲被贪吝的热情所限制；她的男性化的习惯使她本身最后一点点的女性的纤维也萎缩了。她亲自监督雇工，抛出套索在草原上拉倒一头公牛，就象她最熟练的牧人一样，而且腰里经常不离矛头和手枪，带着它们也不只是为了吓人。为了纯粹是方便的理由，例如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需要一个无条件服从的管家，或者象巴尔比诺·拜依巴的事那样，需要在敌人内部有一个自己的工具，因此而使她滥施抚爱，那也是更象男性的进攻，而不象女性的屈从。一种对男人的深刻的轻蔑，已经代替了无法消弭的怨恨。

虽然她过着这样的一种生活，而且年龄已经超过四十，但是她却依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因为，假使她绝对欠缺女性的柔弱,那么,相反的,她那种男子气的威严仪表,却在她的美貌上加了一个独特的印记：既粗野，又美丽，又可怕。

著名的堂娜芭芭拉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淫荡而迷信，贪吝而残酷；而在她阴暗的灵魂深处，却有着一个纯洁而可

怜的小东西：对阿斯特鲁巴的回忆，也就是那一点点可能使她幸福的被摧残的爱情。然而即使是这一点点，也具备着一种野蛮崇拜的可怕特性，就是要求人的牺牲：只要逢到一个她认为值得俘虏的男人，对阿斯特鲁巴的回忆就总是会来袭击着她。

# 四　一条路和一千条不同的路

阿尔塔米拉牧场进口处的阿尔伽洛波峡口，是河两岸对峙着的两座倾斜的山岗所形成，它们在这里夹紧了阿鲁加河的河道。

当波螺的声音响起，宣告一艘木船到达时，有几个姑娘飞奔上右面的岩石边沿来张望，三个男孩子和两个男人则走下河滩来。

其中有一个漂亮的阿鲁加小伙子，长着橄榄色的圆脸，桑托斯·鲁萨多认出他就是安东尼奥·桑多瓦尔；在他居住在牧场的童年时期，这个“小牛犊”安东尼托①，是他寻找野蜂蜂房和巴拉乌拉塔鸟②鸟窝时的伙伴。

他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但是鲁萨多还象十三年前分手时那样和他拥抱，这个雇工感动了，喃喃地喊了声：

“桑托斯！”

“你的面貌一点没有变，安东尼奥。”鲁萨多说，双手仍然搭在这个雇工的肩膀上。

他却恭恭敬敬地回答说：

① 安东尼托，即安东尼奥的爱称。

②巴拉乌拉塔鸟，画眉一类的鸟，善鸣。

“可是您变得象另外一个人了。变得那么多，要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您乘木船来了，我会不认识您的。”

“那么说，我并没有使你感到突然？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好象是那个跟巫师在一起的雇工把消息带到了埃尔一米埃多。”

“啊，是的，他们是两个人，那一个从陆路来，应该昨天晚上就到了。”

“胡安·普里米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安东尼奥结束说，“他是埃尔一米埃多那边的一个傻瓜，他什么都打听，而且还是个传递消息的电报机。的确，这一整天来我一直因为巫师和您同船而不知为什么在担心。波螺声音响时，我正和我的伙伴卡梅利托谈着这件事呢。”

他提到了这个伙伴，随即给他介绍：

“过来，伙计。卡梅利托·洛贝斯，一个您可以闭着眼睛完全信任的人。他是个新来的，但也是衷心拥护鲁萨多家的。”

“听您的吩咐。”这个被介绍的人简短地说，手几乎只触了一触帽檐。他生着一张四方脸，两道眉毛联结在一起，初看上去不给人好感。这种人，就如平原人所说的，总是把自己‘隐藏’在自己身体里，特别是当着陌生人的面的时候。

虽然如此，总算有安东尼奥的介绍，鲁萨多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但同时也看得出，对方却并没有同样的感觉。

的确，卡梅利托是桑托斯·鲁萨多在准备对抗那些侵

犯他财产的敌人的斗争中可能依靠的那三四个忠实的牧场雇工之一。他到阿尔塔米拉为时不久，虽然和管家巴尔比诺 · 拜依巴相处不好，但他留在这里不走，却完全是为了帮助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尽力保持着他桑多瓦尔家世代对鲁萨多家的传统忠实，不仅忍受了那叛离的管家的虐待，而且设法使那余下的少数正直的雇工留在阿尔塔米拉，期待着有一天桑托斯会决心亲自来管理牧场。卡梅利托和安东尼奥一样，也因为主人回来的消息而高兴。巴尔比诺 · 拜依巴立刻会被解雇，不得不把他偷窃自肥的东西交出来；堂娜芭芭拉的侵占也从此结束，一切都会走上正轨。

但是桑托斯 · 鲁萨多刚离船，卡梅利托就发现这个人完全没有他原来想象中的那种男子汉气概：他那似乎近于高傲的文雅风度，他那脸容的整洁，他那几天旅行中被日光烤灼了的柔嫩皮肤，他那作为男性表征的胡髭刮得精光，他那仿佛做作的温文体态，他所穿的毫无用处的骑马服装，上衣那么合身，裤子上端那么宽大，膝部那么绷紧，窄狭的裤管代替了绑腿，还有那根领带；在这偏僻的地方，穿着那么些布片简直太多了，这里只要遮住身体就已足够，甚至连布片也是多余的。

“哼!”他在牙缝里叽咕说;“这就是我们那么期待着的人吗?我看,这么一个花花公子,什么事也干不成功。”

这时候，安东尼奥的父亲，一个皮肤皱缩但是头发仍然乌黑的老人，摇摆着身体微笑着，走下通向河滩的斜坡来。

“梅莱西奥老头!”桑托斯叫唤着,一面走上去迎接他,

“还是一根白发都没有！”

“印第安人是不染白头发的，桑托斯孩子。”他笑了一阵；他的笑是宁静的，几乎象在做鬼脸，露出了没有牙齿的牙床和咀嚼烟叶的黑色唾沫，“那么说，桑托斯孩子没有忘记我哩！让我还是这样称呼您，就象您小时候我称呼您那样，等我慢慢地学会称呼您博士吧！您知道我们老头儿要学会新东西嘴笨。”

“怎么方便,就怎么称呼我吧,老人家。”

“总是那么有礼貌,是不是,孩子 ?来吧,在到您家去以前，先上我家休息一下，那怕只是一会儿。”

在斜坡的右边是集中牲畜和装运牲畜的畜栏，由于日晒雨淋，变成了白色；左边是一排典型的平原建筑物：两间土墙棕榈屋顶的房子，这便是梅莱西奥一家的住所；在两间房子之间，有一座屋顶圆厚的低矮芦苇棚子，里面放着一张桌子,绕着一圈长凳 远处,是一座较高较宽的芦苇棚子,里面的粗柱子上，系着安东尼奥和卡梅利托的牲口，以及他们从牧场带来给桑托斯骑的牲口；最后，还有一座，离开住房较远，里面的粗大横木上悬挂着一些鹿皮和[illegible]皮,都还是新[illegible]制的，仍旧散发出臭气。

在这座芦苇棚子后面，耸立着一排树木：黄李树，鞣皮汁树，以及使这个河滩因而得名的一株高大的阿尔伽洛波树①。再往外，便是荒凉的平原，一望无际的草地，在遥远

①阿尔伽洛波树，即稻子豆树。

遥远的无限远处，远远望见一丛树木的叶簇，由于折光的缘故，好象悬在空中一样，那便是平原的"马塔"，孤零零地独立在广大草原中央的树丛。

"阿尔塔米拉！"桑托斯喊道，"多少年我没有看见你了！"

那些不久以前爬上岩石边沿张望的姑娘们，忽然都在住屋的门里消失了。梅莱西奥说："都是我的孙女儿。就象我们这里说的，全是些野姑娘。整个下午，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在河边等着您。现在您到了，她们却躲起来了。"

"你的女儿吗，安东尼奥？"桑托斯问。

"不是的，先生。感谢上帝，我现在还是个单身汉。"

"是别的儿子的。"梅莱西奥解释，"那几个死去的儿子的，愿他们安息。"

他们走进了阴凉的矮小芦苇棚子。泥土地很周到地打扫得干干净净，长凳靠着柱脚排成一圈，好象准备晚上的"霍罗波"①一样。此外，还有一把扶手椅子，平原人家具中的奢侈品，放在这里用以招待贵宾。

"出来吧，女孩子们。"梅莱西奥喊道，"别这么土头土脑。都过来，向博士问好。"

梅莱西奥的八个孙女正躲在门后，同时又想出来见客，都在笑着掩饰她们的羞怯，你推着我，我推着你。

"你先出去，小姑娘。"

①霍罗波，委内瑞拉乡间的节日舞会。

“呸!你为什么不出去?”

最后，她们都出来了，排成一队，好象走在一条窄狭的小路上一样。她们以歌女那样的声音，发着同一的声调，说着同样的话，伸出羞缩的手来，向鲁萨多问候：

“您好?您好?您好?”

同时，祖父便在旁边说着：

“这是赫尔瓦西亚，玛努埃利托的女儿。这是法兰西斯卡，安德莱·拉蒙的女儿。这是赫诺凡瓦。这是阿尔塔格拉西亚……这儿都把她们叫做桑多瓦尔家的一群小母牛。至于小公牛只有刚才替您从木船上搬下行李的三个小子。这都是儿子们留给我的遗产：十一张长齐了牙齿的嘴巴。”

姑娘们在含羞地问候和介绍之后，坐上了长凳，按照从屋里走出来时的顺序，一个挨着一个。她们的手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眼睛也不知道该朝哪里望好。最大的赫诺凡瓦还没有满十七岁。她们有几个长得漂亮，乌黑发亮的眼睛，身材结实,米脂色的皮肤,脸容健康。

“您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梅莱西奥,”鲁萨多说“强壮而健康。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没有疟疾作恶。”

老人把嚼着的烟叶从这一边牙齿换到那一边牙齿，回答说：

“我来告诉您吧，桑托斯孩子。的确，这里不象您所经过的其他平原那么疾病流行；但是疟疾也把我们麻烦够了。我，这个正在跟您说话的我，有过十一个孩子，七个长大成人了，您应该还记得他们。但是现在却只剩下安东尼奥一

个。我对您说这样的话，许多别的人也都会这样说。这里的情况是：我们有些人，还等不到害热病，就会发高烧。我说这话拣着了好时辰，但愿上帝保佑我们这些在场的人。但是别的人,只好任凭疟疾支配了。”

他把嚼烟的苦涩唾沫吐了出来，以委内瑞拉人的讽刺的宿命论思想，再用在牛群中长大的人的隐喻语言，结束说：

“您只要看看，我怎么会只剩下这一群小牛的。我的大牲口 :儿子们和儿媳妇们,都被蛆虫毁灭了。”

他重新沉默地苦笑起来。

“可是，梅莱西奥，看到您有这么一群漂亮的孙女在身边，哪个当祖父的不会嫉妒您呢！”桑托斯撇开了不愉快的话题，这样说。

“托您的福。”赫诺凡瓦喃喃地说,其余的姑娘们则不安地窃窃私语着。

“哼！”梅莱西奥说，“不要以为这有什么好处。还不如给我留下一群丑家伙呢，那就用不着费很大力气看着她们了。现在正相反，我几乎不能睡觉。每天晚上都得象一只鹭鸶那样，惊惕着有没有狐狸跑来！我还时不时要从吊床上爬起来,巡视一番,一个个地数一数,是不是八个全在。”

和蔼的苦笑重新显示了他脸上的千百条皱纹，而那些姑娘们则羞得面红耳赤，尽力压住自己的笑声，咕哝着说：

“看在耶稣面上,老爹,那全是您多事。”

顺着梅莱西奥的开玩笑语调，桑托斯也和姑娘们闲聊

了一会儿，拿她们取笑。她们激动起来，有点儿高兴，也有点儿不好意思。老人脸上带着沉默的微笑听着他，而安东尼奥则以忠诚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

后来，一个男孩子走进来，献上一杯咖啡，这是平原人招待贵宾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您喝的这只杯子，是您父亲生前用过的，但愿上帝把他带到天堂，”梅莱西奥说，“从那时候以来，还没有别人用过。”

他接着又说：

“总算在再看见桑托斯孩子一面之前，我还没有入土！”

“谢谢您，老大爷。”

“您用不着向我道谢，孩子。我生下来便是忠于鲁萨多家的，一直到死也要忠于他们。在这一带，人们谈起我们桑多瓦尔家，总说我们的屁股上烙有阿尔塔米拉的火印。哈！哈！”

“你们对我家是始终如一的，这是事实。”

“您说得正是时候，可以让这些在这里听着的孩子继续永远走这一条路。是的，先生。我们现在是，过去也一向是忠心耿耿的：问到我们时，我们便开口说话；没有问到我们时，我们便默不做声。但是凡属我们本身的职务，我们总是办到。还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没有，先生！我一向对安东尼奥说：桑多瓦尔家总是和鲁萨多家在一起，只要他们不把我们赶走。”

“得啦，老人家！”安东尼奥插嘴说，“他们现在没有问我

们。”

桑托斯懂得梅莱西奥说“没有问到我们时，我们便默不作声”这句话的涵义。他在期待由于他们没有把那些管理人的无赖行为报告他而可能引起的责备，也在表露他们这些一向证明忠实的人被迫隶属于巴尔比诺·拜依巴这类外人手下的怨恨；这个外人，鲁萨多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

“我明白,老大爷。我承认真正有错误的是我自己,因为你们是在这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好地照料我的利益的人。可是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也不愿意为阿尔塔米拉操心。”

“您在求学,没有多余的时间。”安东尼奥说。

“对这些土地又不留恋。”

“这是不好的,桑托斯孩子。”梅莱西奥表示。

“我已经知道你们在阿尔塔米拉遭到的困苦景况。”鲁萨多接着说。

“在这里忍受着牲口的猛跳,就象老话说的。”安东尼奥说。

老人也以同样的牧人的隐喻口吻说：

“蹄子的践踏不止一点儿。主要是我的儿子安东尼奥，他得忍受着蹂躏，尤其是那个堂巴尔比诺。他为了免得被辞退,甚至还要假装是您的敌人。”

“就是这样,昨天他还要和我把账算清。”

“现在是轮到你去和他算账了。他没有来迎接我，倒干得好,但愿他就此滚蛋,因为,难道他还有什么账可以向我报的？还不是和他的那些前任报的一样，一笔糊涂账？既然他

的一切无赖行为真正应该负责的是我，我也不能惩办他。”

卡梅利托正在较远的地方站着，给拴在大棚子里柱子上的几匹马整理马肚带，听到了这句话，自言自语地说：

“我不是说过吗？这个人已经不愿意和管家为难了。老规矩是错不了的：不要对花花公子存着什么希望。人家既然要和人算账，好吧，那么今天晚上就先和我算账。天一亮，我备上马鞍就走。”

也许就连安东尼奥也有此同感，虽则他对桑托斯表示了真挚的依顺。他听见主人准备容忍管家，任凭他把盗窃的东西平安无事地带走，就皱起眉头，保持着恼怒的沉默。

桑托斯继续一口一口地品味着那浓烈的芬芳的咖啡，这平原人喜爱的享受，同时，也在回味着一种久已忘怀的感情。

黄昏时分寂静广漠的草原上的美好景色，遮掩着他乡村庄屋的良好、幽暗、凉爽的浓荫，整个下午等候着他、好象过节似地穿着干净衣服、头上装饰着草原花朵、羞怯地坐在一旁的姑娘们，证实了“桑托斯孩子”没有忘记他的老人的真心欢乐，以及安东尼奥带着点儿懑怨的忠诚而高尚慎重的表情，都在告诉着他，在平原上，并不一切都是邪恶，都是敌意。在这平原上，在这没有归还原主的土地上，有一个善良的民族，在爱，在受苦，在希望。

怀着这样的一种感情，他和他的土地和解了；在这红日开始西沉的时候，他离开梅莱西奥的家，踏上了指出穿过草原方向的路，那不只是一条路，同时又是一千条不同的路。

# 五　墙上的矛头

马匹踏着牛蹄所开辟的小路，猫头鹰和查路鸟无声无息地飞了起来，仍然为日光而昏眩。骑马的人经过时，睡在草原旷野里的鹭鸶发出报警的刺耳叫噪。

一对一对的鹿四散奔逃，一忽儿便消失不见。远处，在色彩鲜艳的热烈的夕照衬托下，显出一个赶着一群牲畜的骑者的轮廓。几头走散的牛，在这里那里威胁地抬起了脑袋，或者一看见了那个人就甩着尾巴撒腿乱跑；其他驯顺的牛，则从不同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向地平线上升起了白色烟雾的那个地方。那是依照习惯，黑夜来临时在牧场附近燃烧的干粪的烟，使草原上走散了的牲畜便于寻找畜栏。那边，一群“吵闹的”野马扬起了一团尘埃。一队苍鹭正飞向南方，一只跟着一只，在和谐宁静中飞翔。

但是在平原的壮丽框架之内，却是一幅荒芜的图画。有人已经对桑托斯·鲁萨多说过，阿尔塔米拉只剩下了一些皂皮树。的确，这个活动在广漠草原上的畜群，几乎只不过是一百头左右的牛马，而在从前，直到何塞·鲁萨多的时代，还有着数目庞大的马群和牛群。

“一切都完了！”桑托斯喊道，“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保全的了，我来干什么？”

“您自己来经管吧。”安东尼奥说，“这一方面是由于堂娜芭芭拉，另一方面是由于一批比小偷还要坏的管家，他们把这里的牲畜当作自己所有，为所欲为。不仅这样，古纳维契的偷牲口贼只要高兴，便窜进阿尔塔米拉来，就象河水流进田地一样。那些革命的方面或者政府官员方面，只要跑来寻找马匹，牵去的也总是这里的马，因为堂娜芭芭拉怕她的马受损失，总是指使他们到这里来。”

“真是倒霉。”桑托斯说，“而我在加拉加斯还那么放心！”

“但是还剩着一些纯粹的野牲口，博士。感谢上帝，要不是因为这样，它们也早已被偷走了。在阿尔塔米拉，幸而从一八九〇年起制酪业就已经停顿，因而所有的牛都变野了。野性的牲畜，在它本身说来是损失，在这里却成了好处，因为捕捉它们很费力气，那些和邻居串通一气的管家，只好满足于捕捉驯顺的牲畜。哪天晚上，我会带您到鲁萨台拉马塔的桉树丛中去看看，让您对您需要保护的财产心里有一个数。但是如果您迟几天再来，就是这一点点也不会有了，因为堂巴尔比诺已经准备开始向这些野牲畜下手，和堂娜芭芭拉瓜分。她和他姘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个。”

“什么！那么轮到拜依巴做堂娜芭芭拉的情夫了吗？”

“难道您不知道吗，博士？唉，他妈的！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待在这里的。至少，堂娜芭芭拉自己说，就是她把巴尔比诺放在阿尔塔米拉的。”

这时候，桑托斯才明白，那个律师辜负了他的信托，不仅使他诉讼失败，还竟然背叛了他，把拜依巴介绍过来。

一抹淡淡的微笑掠过卡梅利托的脸，这只有安东尼奥敏锐的眼光才能觉察。后者已经在后悔说了这么几句话，使鲁萨多的困难处境明朗化了；同时，他又从鲁萨多的满脸怒容，发现了这个人毕竟还有卡梅利托所未曾看出的英武的男子气概。关于这一点，卡梅利托自以为看得很透，而就是他本人，在不久以前，也有过一时的怀疑。

“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心里想,为了这个发现而高兴，“鲁萨多家的种子还没有完结。”

这个忠诚的雇工保持着尊敬的沉默，卡梅利托也一直默不作声，长时间里，只听得马蹄的得得声。后来，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掠过了一个骑者的侧影，在夕阳的反照下，显得乌黑乌黑。他正跟在一群牲畜后面，唱着一支拖长音调的歌，歌声响彻了广漠而寂静的草原。

故乡景色的抚慰的感情，重新支配了桑托斯的心灵。他眉头舒开，极目四望，望着广大的土地，唇边念出老远便看出来的地方的熟悉名字：

“奥斯果拉马塔,乌凡拉尔,柯罗萨利托,苍鹭棕榈林。”

这不过是一刹那的事，当他念出了这个不幸的地方的名字，这个毁灭了他家庭的争吵的根源，使他感觉到从内心深处不合时宜地涌起了一股愤怒情绪，使他心灵中刚刚恢复的宁静又晦暗了。会不会这就是鲁萨多家对巴格罗家的仇恨，一种他认为并不存在的激情呢？

当他正在这样自问，吐露出逐渐警惕起来的内心时，他听到安东尼奥，这个也忠实于“家庭仇恨”的人——他们桑多瓦尔家是以这个代名来称呼这个事件的——正在咕哝：

“可诅咒的棕榈林！是的，先生。那个怂恿儿子反对父亲的人,就在那里活生生地受罪。”

他指的是罗伦佐·巴格罗，那天下午斗鸡场惨剧发生时唆使费力克斯的人。他说话时声音颤抖，仿佛这个仇恨真正是他自己的仇恨。

桑托斯却正相反；停顿了一会以后，他满心欢喜地证明，只有抱着同情心的兴趣才使他问出这句话来：

“可怜的罗伦佐还活着吗？”

“如果呼吸便算是生命，那么他还活着；他剩下的就只是呼吸了。这里的人都把他叫做‘巴格罗尼亚的幽灵’。他不过是人身上的一块碎肉。人家说，都是堂娜芭芭拉把他弄得这样的；但我看，却是上帝的惩罚，因为自从故世的堂何塞把它插在土墙里的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生命便一天一天地消竭了。”

虽则桑托斯并不了解安东尼奥最后一句话要说的是什么，但是他不喜欢把他的父亲牵涉到这个事件里来，于是便改了话题，问起正在那里吃草的牲畜来。

最后，太阳沉了下去，那缓缓发暗的平原的黄昏，系着一条阴暗的长长的红霞，在地平线上悬挂了很长时间，直到平原的圆形的弧线把它截断；这时候，在对面的边界上，在寂静大地的透明远景的深处，一轮满月开始上升。那神奇

的光芒逐渐逐渐地明亮，把草地镀上银色，在遥远的远方漂浮，仿佛一张布幕。他们到达牧场的庄屋时，夜色已经很浓。

庄屋是一座土墙瓦顶的大房子，墙壁倾斜，屋顶下陷，四周的一圈廊子盖着锌皮，前面有一道防止牲畜的木栅，后面叫做院子的地方种着几株树，都不很高，因为平原人怕触电，不愿意住房附近有高树；院子后面，是厨房和几间用来储藏菜园子里出产以供消费的丝兰、木薯和菜豆等的房子；右边，是放置马鞍的棚子以及雇工住宿的棚子；在这之间，是肉类储藏间，咸肉就在这里任凭风吹日晒弄干，那里聚着一大群苍蝇；左边是储藏玉米棒子，葫芦以及鸡笼杆子的谷仓,然后是拴牲口缰绳的木桩,羊栏,牛栏,最后是猪圈。这便是阿尔塔米拉庄园，就象多年前古纳维契人堂埃伐里斯托所建立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有家庭住屋屋顶上的瓦片和锌皮是桑托斯的父亲更换的。这是一个草创的家业，一项初具规模的事业，在荒野的中心过半野蛮生活的庇荫之处。

两个在厨房门口窥视着主人是什么模样的女人，三个走上前来迎接他的雇工，就是这里的全体人员。

安东尼奥介绍着他们的姓名、职务和情况。他把一个柠檬色脸膛，只有三四根平直胡髭的人，这样介绍说：

“魏南西奥，驯马师。制酪师魏南西奥先生的儿子。您还记得魏南西奥先生吗？”

“我怎么会不记得他呢？”桑托斯回答“从不能记忆的日子起,他便是我家的人。”

“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对您说的了。”被介绍的人说，可是桑托斯在他脸上重又看到了他在卡梅利托脸上发现过的怀疑表情。

“牧羊人马利亚·尼埃凡斯。”安东尼奥继续着介绍了第二个人，一个褐色头发的矮胖子，“狡猾的平原人，甚至连名字都象个女人。您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我不介绍，只是为了他好。”

“那是您的客气，安东尼奥。”被提到的这个人说，他又向着鲁萨多说：“如果我对您还有些小用处，那么，请您吩咐。”

然后谈到第三个人，一个愉快的、瘦长腿的、形状难看的尊波①；他不停地动着身子，安东尼奥还没来得及介绍他，他便开口说：

“请您允许，博士。我要自己给自己介绍，不让我的伙伴安东尼奥在您面前说我的坏话，因为我已经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的无赖意图。我叫胡安·巴拉西奥斯，但是人家都喊我‘大鸟’，您也可以这样叫我。我并不是从不能记忆的日子起便属于您家的，就象您刚才说的。但是您可以完全相信我所贡献的一切，因为我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如果不算冒昧，我这尊波大鸟便从此供您差遣。”

他这样说着，伸出手来；桑托斯紧紧地握住，很喜欢这种直率的坦白，那也是平原人的特点。

①尊波，是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

“ 您讲这样的话,大鸟。”安东尼奥以忠诚的感谢喃喃地说。

“ 对的,尊波!有话便要说。”

桑托斯和他的雇工们交谈了几句，便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这时候，安东尼奥便提出了他觉得当着主人的面不应当提出的问题：

“ 为什么这里人那么少？其他的伙伴们在干什么？”

“ 都走了。”魏南西奥回答，“ 你们刚离开这里到峡口去，他们便备好马，向埃尔一米埃多走去了。 ”

“ 堂巴尔比诺呢？他不在这里吗？”

“ 不在。这正是他搞的计划。我怀疑是他在引诱那些伙伴。”

“ 这不算是什么巨大的损失，因为他们都是巴尔比诺的人,既卑鄙,又讨厌。”安东尼奥沉思了片刻以后,这样结束说。

同时，桑托斯·鲁萨多虽然由于不舒适的长途旅行而感到身体疲乏，但是他的精神，却处在他生活中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的感情刺激之下。他躺在庄屋一间房间里为他准备的吊床上，分析着自己的情绪。

这是两股相反的思潮：目标和冲动，坚定和恐惧。

一方面，是在平原景象前面沉思的结果：献身于爱国事业，献身于对抗普遍的罪恶，对抗大自然和人，寻求有效的措施的斗争的愿望；这是一个大公无私到相当程度的目标，因为在这中间，重新收回财产，致力于恢复牧场的热望，只

处于次要的地位。

但是在这个决定之中，也有逸出了富于理智者的涵养的许多冲动，在与这个适宜的环境的接触之中产生，就是这半野蛮的平原，这‘男子汉的土地’，象他父亲经常说的。因为那个船主指出过，谁敢阻挡堂娜芭芭拉的计划，谁就必然遭到危险，这就足够使他放弃了出卖牧场的意图。

最后，难道不就是由于与这种环境的接触，使他在看见苍鹭棕榈林的时候，引起了那不合时宜的家庭仇恨的勃发？难道这个重新回到暴力的念头，虽然不过是一刹那间产生的，不就是一种预示它将会反对自己的警告？平原的生活，这个招引着他的萎缩了的野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单纯地骑马驰骋在广大平原上而产生的夸大的男子汉气概，可能危害着他的青春岁月；这个青春岁月，他已经把它贡献于企图压制人们潜藏着的动用武力的野蛮倾向的工作了。

后来，最谨慎的办法还是回到原来的目标：把牧场卖掉。此外，这也是与他生活的真正计划符合的，因为他在木船上所考虑的，也许不过是一时的冲动。难道他已经有了准备，来从事他所意图的工作吗？难道他真正知道什么是一个牧场，以及怎样来经营吗？难道他真正知道怎样改正这个经过好几代还没有脱离原始落后状态的事业的缺点吗？把文明带到乡村的巨大计划的大致轮廓，不能使他忘怀；可是那些细节，难道他能掌握得了吗？暂时撇开他以智慧思考所必经的那些理想的理论，他能拿得出一些积极的方法，应用到象管理这么一个牧场所必需注意的那么具体

而细微的细节中去吗？直到现在，他所处理的一切有关阿尔塔米拉事务的笨拙模样，不是已经足够显示了他的无能吗？

这便是这个人性格上的缺点，而这在别人身上却是能够很好地克制的。桑托斯·鲁萨多并不感觉到有那种鼓励他的力量的存在，他有点害怕，也夸大了保持警惕的必要。

安东尼奥出现了，报告晚饭已经准备好，打断了他的思考。

“我没有胃口。”他回答说。

“疲劳使您不想吃东西了。”安东尼奥说，“今天晚上您只好就在这间房间里，马马虎虎地睡一晚，因为我们仅仅只来得及把它打扫了一下。明天，准备把墙壁粉刷一下，再把房间弄得更干净一点。至少您得把房子彻底修理一番，因为，实在说，这个样子是不能住人的。”

“在目前，我们就让它这样吧，也许我会把牧场卖掉。在一个月之内，堂恩加那松·马托特就会到这里来，我曾经建议他购买阿尔塔米拉；如果他所出的价格可以接受，立刻就和他成交。”

“啊！为什么您想卖掉阿尔塔米拉呢？”

“我认为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办法。”

安东尼奥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

“您既然这样决定，那对您一定是方便的。”他把一串钥匙交了给他，“这里是房子的钥匙。这一个，锈得最厉害的，是客厅的钥匙。也许它已经没有用了，因为这一间房间从

来没有再打开过。里面的一切还同死者遗留下的一样。但愿他安息。”

“还同死者遗留下的一样。自从把它插在土墙里的那个时候。”

他把安东尼奥的这两句话很快地联结在一起；这是桑托斯·鲁萨多生命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瞬间。

他从吊床上起来，拿起那只燃着一支蜡烛的烛台，对这个雇工说：

“把客厅门打开。”

安东尼奥服从了，费了一会儿劲来对付这把生锈的锁，终于把关闭了三年的门打开。

一阵放出来的陈腐发臭的空气，使桑托斯后退了一步。黑暗中飞出一个乌黑而肮脏的东西：一只蝙蝠，它翅膀一扑，扑灭了他手里的蜡烛。

他重新点亮了它，走进客厅；安东尼奥在后面跟着。

的确，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堂何塞·鲁萨多离开时的样子：临终的摇椅，插在土墙里的矛头。

桑托斯一句话也不说，深深地激动着，怀着实现一个重大事件的心情，走近那垛墙壁，用着当初他父亲把这杀子矛头插进去时同样有力的动作，把它从墙中拔了出来。

矛头刃上蒙着的一层铁锈，仿佛血迹一样。他把它扔向远处，对安东尼奥说：

“就象我把这东西扔掉一样，你也把刚才我听见你表露的那种仇恨扔掉，况且，这又不是你自己的。一个姓鲁萨多

的要求你把它作为忠诚的义务，可是另一个姓鲁萨多的在这时候给你免除了这可怕的重担。在这些土地上，仇恨所干的坏事已经够多的了。”

安东尼奥受着这些话的感动，默默地退出去时，他又接着说：

“你准备一下必要的东西，明天便开始修理屋子。我已经决定不卖阿尔塔米拉了。”

他重新爬进吊床，情绪非常宁静，对自己满怀信心。

这时候，屋子外面平原上的夜声催着他入眠，仿佛在他孩提时代的快乐日子一样：雇工棚子里四弦吉他的拨弄声，走来寻求烟雾热气的驴子的嘶鸣声，畜栏里牛群的哞哞声，附近水池里蛤蟆的咯咯声，草原上蟋蟀的连续不断的交响乐，以及沉睡在月光下的平原的深沉寂静和无限孤独，似乎也是在一切夜声之外，能够远远地听得到的东西。

# 六　对阿斯特鲁巴的回忆

同一天晚上，在埃尔一米埃多。

将近天黑时，巫师回来了。人家告诉他说，堂娜芭芭拉刚坐下来准备进餐，但是他因为有账目要报告，有消息要传达，而且，他也想赶快躺下来休息，因此不愿意等候她吃完饭，就走进屋里，胳膊上还搭着那条毯子。

但是，他刚走进去，就后悔自己太急忙。堂娜芭芭拉正和巴尔比诺·拜依巴在一起吃饭。他对这个人并无好感，想转身就走，她却已经叫住了他：

“进来，墨尔基亚台斯。”

“我等一会再来。您请继续用饭吧。”

巴尔比诺一面用手擦着粗黑胡子上浸着的油腻汤汁，一面狡猾地说：

“进来，墨尔基亚台斯。不用害怕，这里没有狗。”

巫师以不太友好的眼光望了他一眼，尖刻地回答说：

“真的吗，堂巴尔比诺？”

但是巴尔比诺并不了解这句话的涵义，而那一个却已经对着堂娜芭芭拉继续说：

“我只是来向您报告，那些牲畜平安无事地到达了圣佛

南多,并且把您的钱交给您。”

他把毯子放在一张椅子上，伸手把腰带上的钱袋转到前面，拿出了一些金币，然后一堆一堆地堆在桌子上，对她说：

“请您点一点,是不是全数。”

巴尔比诺斜眼看着这些钱，想起堂娜芭芭拉惯于把所有到手的金币都埋藏起来的话，就喊道：

“莫洛各塔吗?总算让人看见你了!”

他继续咀嚼着塞满口中的一块肉，但是贪婪的眼光仍然没有离开这些钱。

堂娜芭芭拉突然皱起眉头，她的两道眉毛连接在一起，立刻又分开，动作迅速得有如鹞鹰拍翅膀。她不习惯于容忍情夫在第三者面前开玩笑，也不允许他殷勤献媚或做出任何使她处于较低地位的动作。她这样做，并非是由于企图掩饰的心理，因为在这方面，如同在任何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她是绝不在意的，而只是由于那个人所引起的感情本身的性质。

巴尔比诺·拜依巴并不是不知道，但是由于愚蠢而又喜欢吹牛，从来不错过机会假装他具有凌驾于她之上的绝对优越，虽则他每一次妄自尊大都碰到了钉子。他刚才所开的玩笑，是贪吝的堂娜芭芭拉最不习惯于容忍的；她立刻予以报复。

“钱该是完全对的,’她说着,把钱收起来,点也不点,“您从来不会弄错，墨尔基亚台斯。您没有这种坏习惯。”

巴尔比诺摸了摸胡子，不是为了把它擦擦干净，而是逢到不如意事时的机械动作。她对他从来没有表示过这样的信任，正相反，她总是把他应该交给她的钱仔仔细细地点过，如果缺了一点——这几乎是经常发生的——就一言不发地瞪着眼睛望他，直到他假装由于粗心算错了，把留在口袋中的钱掏出来，补足那个数目为止。此外，很显然，她所说的坏习惯就是指他而言。虽然他以阿尔塔米拉的管家的身份，已经为她做了不少卓越的工作，但却仍然没有博得她的信任。至于说到他的情夫的地位，甚至还够不上得到一个一时高兴的不稳固的保证；他只是一个凭工资雇佣来的人，一个鲁萨多付钱雇来管理阿尔塔米拉的人。

“好吧，墨尔基亚台斯，”堂娜芭芭拉接着说，“你还有什么要报告我的吗？你为什么先叫那个雇工回来？”

“他没有对您说吗？”他反问，企图避免当着巴尔比诺的面进行解释；在这个人面前，他一向是非常吝啬讲话的。

“是的，他对我说了几句，但是我要你把详情对我讲讲。”

这几句话，如同前面对他说的话一样，都并不是望着他的脸，而是望着面前的菜盘子说出来的。相应地，墨尔基亚台斯对她说话时，也不望着她。他们两个人都懂得巫术，都从印第安术士那里学会了从来不用眼睛彼此相望。

“是的，在圣佛南多，我听说桑托斯·鲁萨多博士到了那里，准备把您打赢他的那些官司从头和您清算。我很好奇，想认识一下这个人，最后，他们指给我看了。接着，我又看不见他了，直到昨天下午，我正在备马，想趁晚上凉快赶

路，黎明时回到这里，这时候我听见一个旅客在说，他的牲口中了暑，要雇一艘正在那里装貘皮的木船，把他送到阿尔伽洛波峡口去。我就对自己说，这正是我要寻找的人；我就又卸下马鞍，披上毯子，走到他们正在为他准备晚饭的棚子里,缩成一团,听他说话。”

“ 毫无疑问,你听到了许多事情。我都能想象得到。”

“ 可是您瞧，正如俗话说的：不值得因为别人发烧而自己出汗。这个小博士在滔滔不绝地说话时，是很动听的，因为他讲得很有趣味。我听着他，心里想：一个喜欢别人听他讲话的人，是不能缄默很久的。问题只是要有坚定的耐心和倾听的耳朵。因此那天晚上我便对雇工说：把我这匹不听话的马带走，我想试试能不能上他的船。 ”

然后，他讲了在水柱树那里午睡时的情景，把桑托斯 · 鲁萨多描绘成一个胆大而危险的人物。

他是堂娜芭芭拉的打手，是那种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人，外面表示的，总要和心里所想的完全相反。他的柔弱的态度，他的平静的语言，以及他那经常表示十分赞美别人的英武气概的习惯，包藏着一种锐利而冷酷的恶意，超出了凶暴残忍的极限。

“ 用不着这样贬低自己,尊波。’巴尔比诺听到他赞扬阿尔塔米拉主人的男子汉气概，就这样说，“ 我们知道您不是个对着花花公子低声下气的人。 ”

“ 那么,听着吧,堂巴尔比诺。我来告诉您 并不是我贬低自己,您知道吗 ?而是这个人长高了,而且,在必要时,他

还会长高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明天就把他压低一点，让他可以配得上。”巴尔比诺结束说，他这个人正相反，不习惯于对敌人作任何让步。

巫师微笑了一下，又以教训的口吻说：

“记着吧，堂巴尔比诺，收回总比退还好。”

“你不用担心，墨尔基亚台斯。我知道今天下种，明天收回。”

他指的是他拟定的强迫鲁萨多就范的计划：引诱那些雇工当天晚上离开阿尔塔米拉，第二天他再跑回去，随便借一个什么口实，和他碰到的第一个雇工吵一架，把他开除，当着鲁萨多的面这样做，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他的脑子里如果有了一个念头，不把它说出来他就无法安宁，而且，他又觉得有必要在墨尔基亚台斯面前表示他敢于和桑托斯·鲁萨多对抗，因此他就不以空泛地暗示一下他的计划为满足；他很快地吞下了那口食物，开始解释说：

“明天一早，鲁萨多博士便会知道他的管家巴尔比诺·拜依巴是哪一号的人了。”

但是，他打断了话头，转过去看堂娜芭芭拉当时在干什么。

她正端起一杯水，要放到嘴唇边去，忽然做出吃惊的表情，把脸向后一仰，然后把水杯端得和眼睛一样齐，凝神地注视着。一忽儿，她惊讶的表情又变成了赞赏。

“什么事？”巴尔比诺问。

“没有什么。鲁萨多博士出现了。”她回答，眼睛还是望着水杯。

巴尔比诺做了一个疑惧的动作；墨尔基亚台斯则向桌子走近一步，右手撑在桌子上，低下头也去看那着魔的水杯。她却继续以幻想的声调说：

“这个褐色头发的人真讨人喜欢！看他的脸多么红！显然他是不习惯平原的烈日的。衣服也穿得漂亮！”

巫师从桌旁退开，心里想：

“狗不咬狗。让巴尔比诺来相信你这一套吧。这些话都是那雇工告诉你的。”

事实上，这是堂娜芭芭拉所惯用的无数骗术之一，目的在于提高她的巫术的名声，并且引起别人对她的畏惧。巴尔比诺也多少有点这样怀疑，但这件事情却使他印象很深。

“神圣的三位一体啊！”他闭住嘴祈祷着，然后又说：“也许真有其事！”

这时候，堂娜芭芭拉已经把水杯放到桌子上，一滴也没有沾唇。她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回忆所侵袭，面色阴沉下来：

“那是在一艘木船上……远处，在深深的寂静中，只听得阿杜累斯河的急流在汹涌作响……突然间，雅加卜鸟啼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之后。

“您不把饭吃完吗？”巴尔比诺问。

这句话没有得到回答。

“如果您对我没有别的吩咐，”墨尔基亚台斯等了一会儿后说。

他拿起毯子，搭在肩膀上，又等了一会儿，然后说：

“好吧。请您允许，我告退了。愿您晚安。”

巴尔比诺继续一个人吃着，然后迅速地推开盘子，用手擦擦胡子，离开了桌子。

灯火开始跳跃，最后就熄灭了。堂娜芭芭拉仍然在桌子边上坐着，她的凝聚的思想，忧伤地萦绕着她从前的那个可怕的瞬间。

“……远处，在深深的寂静中，只听得阿杜累斯河的激流在汹涌作响……突然间，雅加卜鸟啼了起来……”

# 七　　亲人

满月的夜晚，适宜于讲述鬼怪的故事。在棚子屋顶下或者靠在畜栏门口栏杆上的牧人当中，总会有人讲起他看见的鬼怪。

这颗拱卫地球的行星的朦胧光晖，使景色一片模糊，使平原上充满了鬼怪。在这种夜晚，小的东西远远看去，会变得巨大，真正的距离无法估计，一切事物都变成奇形怪状。树脚下会出现白色的人影，明亮的大草原上呆立着神秘的骑者，有人凝望着他们时，又突然消失不见。在这种夜晚出行——用大鸟的话说——要" 旅行袋里带着寒热,嘴唇下面挂着圣名 "。这是使人发生幻觉的夜晚，甚至牲口也无法安静睡觉。

在阿尔塔米拉，讲述那些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的，总是大鸟。赶牲畜人的流浪生涯以及生动的想象，给他提供了千百种奇遇作为谈话资料，而且都非常离奇。

" 鬼吗？从乌里汪特到奥林诺各，从阿波累到梅泰，所有出现的鬼，我都认得出它们的头发和特征。 " 他时常这样说;" 如果是别的鬼,那么我就得被它吓一跳了。"

那些痛苦的灵魂，到原来的地方重蹈他们生前留下的

脚迹 那个哭神,是河边溪沿池畔的幽灵,它的哭声,在几里格外都听得见；那些齐声祈祷的幽灵，在树丛的孤寂的沉静里，在林中空地皎洁的月光下，发出蜂群似的嗡嗡声；那个孤魂,向着行人吹口哨,强使他喊出一声‘ 我们的上帝 ”,因为他是炼狱中最邪恶的幽魂；那萨杨娜①，一个穿着丧服的美丽女鬼，专门惩罚通宵夜游的好色之徒，走到他们前面，说一声“ 跟我走 ”,立刻扭转身躯,向他们露出可怕的磷光闪闪的牙齿；那被孟定伽② 赶着的一群黑猪，总是在旅行者的前面走着；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以一千种不同形式出现的幽灵，大鸟都说曾经看见过。

因此，那天晚上，他突然放下了正在拨弄着的四弦吉他,宣布说他看见了阿尔塔米拉的‘ 亲人 ”,那就完全不足为怪了。

按照一个来历神秘而在那里相当普遍的古老迷信，在新建一个牧场时，要在第一个畜栏的两个门柱之间活埋一头动物，这样，它的 “ 灵魂 ” 就会成为这个庄园土地上的囚犯，保护着这片土地和它的主人。“ 亲人 ” 的名称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它的显现，被认为是将有好事来到的预兆。阿尔塔米拉的亲人是一头阿拉瓜托公牛；据传说，堂何塞 • 埃伐里斯托是把它活埋在羊栏门口的。人们也把它叫做 “ 考梯梭多 ”③，因为这头老公牛的巨大蹄子都已开裂，有如抽去

①萨杨娜，平原人传说中的一个女鬼，穿着长袍，梳着长辫。

②孟定伽，平原人传说中的魔鬼。

③ 考梯梭多，原意是抽了经线的带子

了经线的流苏。

虽则在这里并不习惯于很认真地相信大鸟所说的那些幻象，但是这一次，马利亚·尼埃凡斯却放下了手中的马拉加①，躺在吊床里的安东尼奥和魏南西奥则都伸直了身子，静听着他，只有卡梅利托仍旧毫不在意。

但是安东尼奥的表情，却不仅仅是显露着单纯的好奇而已。这个考梯梭多，在鲁萨多家倒霉的许多年来一直没有出现过，因此，在目前还留在牧场的人们当中，只有他的父亲梅莱西奥老头，还记得自己童年时候曾经听见堂何塞·德·洛斯·桑托斯本人说过亲人经常出现的事。这个老人是鲁萨多家过着繁荣日子时留下的最后一个人了。如果传说可资依据，而大鸟又并非扯谎的话，那么它的出现就预示着好日子将随着桑托斯的来到而重新恢复。

“别开玩笑，大鸟，看看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你。说吧，怎么回事？”

“那是日已西沉的时候，我正赶着羊群回来，看见加拉马水坑中的老虎土岗上，有一头阿拉瓜托公牛，在一片虚幻缥缈的浮水中央用蹄子刨土。它扬起的尘土仿佛磨成细粉的金砂；除了考梯梭多，它不可能是别的，因为我对它叫喊时，它立刻消失不见了，好象草原把它吞下去了一样。”

魏南西奥和马利亚·尼埃凡斯彼此对望了一眼，双方都在观察对方是否相信；而安东尼奥则在沉思：

①马拉加，瓜拉尼印第安人的一种敲击乐器，用干葫芦做成，敲击时，使其中的干葫芦子发声。

“这个故事倒什么都不缺：在不明不暗之间，在一片虚幻缥缈的浮水中央刨土。这正是老头儿一向说的亲人出现时的样子……但是，这个大鸟扯谎不费力气……虽然这样，谁知道……而且，这件事情有两种方式可以是真的：一种是确有其事，一种是对人有好处而相信或者假装相信。这个考梯梭多的出现，来得恰是时候，可以使得这些人信任桑托斯。特别是卡梅利托，他是这里最需要的一个人。尤其是现在，堂娜芭芭拉引诱了跟从巴尔比诺的雇工，准备挑起战斗的时候。”

他正想利用大鸟的故事，来实现他刚刚想到的计划，马利亚·尼埃凡斯却从吊床上坐起来，挡住了他的话头：

“大鸟，您说说看，是您亲眼看见的还是您听人家说的？”

“就是用这一双要被兀鹰吃掉的眼睛看见的。”被问的人象嚷叫似地冲口说道，“因为蛆虫不会咬我，就连我死了也不会咬我；我也不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平平安安地在墓穴里腐烂的人；堂巴尔比诺就是这样诅咒我的。现在我也在弄魔法了，不愿意落在那个女人后面。他肯定地说我会在丛林里的一条路上遭到横死。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知道我把他贪污的东西记了一笔账，把那块木牌都划满了。”

“虱子已经叮上你了！”魏南西奥喊起来，意思是说大鸟昏了头，一开始说话便乱说一通，仿佛马群中间来了一只马蝇，马匹都乱纷纷地蹦跳着四散奔逃一样，“要你说的，可不是堂巴尔比诺。”

“让他去说吧，”马利亚·尼埃凡斯插嘴说，“他正在弓起背跳跃，要想脱掉那副马绊子。”

他用平原上这句形象化的话，来说明大鸟无法证明是亲眼目睹而陷入的困境，因为大鸟所讲的关于亲人的话，只不过是几天前他所讲的稍加改变的翻版。

“那么，你不相信大鸟说的话是真的吗？”安东尼奥问。

“我来告诉你吧。我并不惊奇，因为在几天以前，我也看见了这头阿拉瓜托公牛。它并不是在虚幻缥缈的水中央，也没有用蹄子刨土，不象老头们说的它从前出现时的那样，也不象现在我这位伙伴说的他看见的那样。我这位伙伴总比别人看见的要多一些。”

他说末了的一句话时，心里在想大鸟应当能够理解，因此，故意顿了一顿，看看他的这些话是否起了作用；但是那个人却不动声色。

“那么，请说吧，伙伴。”他反而对他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就请告诉我们，你是怎么看见那个亲人的。现在任何人都想看看它了；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象在旅行，在开路者的后面，总是跟随着一大群的后继者。”

“开路者也好，后继者也好，我看见的是这样 它就站在土岗的斜坡上。”

他住了口注视着大鸟，让他明白他不愿意接下去再说：

“我是这样对你说的，你却加上了什么虚幻缥缈，什么尘土，来栽我的跟头。可是我还是占了上风。”

接着，他继续说：

“一头很大的阿拉瓜托公牛，长得漂亮，健壮。它在那里迎风嗅着，嗅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向埃尔一米埃多那边发出一阵呼哨，那边的人一定能够听得到。一忽儿，它便消失了，好象土岗把它吞没了一样。”

大鸟微笑着。事实上，刚才的事都是他以马利亚·尼埃凡斯的话为基础而捏造出来的，目的是想使伙伴们的心中产生信心，相信主人来了以后，阿尔塔米拉会有好日子到来。因为鲁萨多使他喜欢，而别人心目中却也许产生了相反的印象——这一点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从土岗到我看见它的地方，距离不大。因此，那也不足为怪，考梯梭多一次在斜坡上出现，另一次却又在那迷人的水中央出现。这些地方都是它常去的地点。”

这时候，安东尼奥兴趣更大了：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呢,马利亚·尼埃凡斯?”

“因为这不是亲人在这里出现的方式。我以为那也许是另外一头阿拉瓜托公牛。”

“但是它向着阿尔塔米拉嗅风，然后又向着埃尔一米埃多呼哨，这是应该引起你这个懂事的人的注意的。”安东尼奥坚持着说。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想,但是……”

大鸟打断了他的话说：

“但是有些人要从思想到行动,要等到头发都变白。”

“赶快！红头发的马利亚·尼埃凡斯!”魏南西奥嚷着，“没看见这个尊波已经在踩你的后脚了吗？

“我的伙伴对我开的那个暗藏尖刺的玩笑，我怎么也要报复。”大鸟结束说。

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是生死之交，但是他们只要说上两句话，便免不了彼此讽刺，斗嘴说坏话，使在场的人大家开心。魏南西奥和惯常那样，已经开始在刺激他们。但是这天晚上安东尼奥特别有兴致，不想使谈话岔开，回转话头又问：

“这事有多久了，马利亚·尼埃凡斯？”

“这事吗……我告诉你……是上个星期一。”

“等一等！”安东尼奥喊着，“那恰好正是博士到达圣佛南多的那天。”

“所以说，你看怎么样！”大鸟喊起来。

魏南西奥从吊床里跳出来：

“因此，我也不开玩笑了。”

“我不是这样说的吗？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不只是现在我这样说。好久以前，我就常说，这里有一些奇怪的事情要出现。”

“那是真的。”马利亚·尼埃凡斯帮衬着说。

“那么，你说说，看见了什么？”

“说实话，我并没有看见什么，但是我却嗅着了一些气味，例如，我们大家在上次赶牛时看见的。”

“是把牛群集中的那一次吗？”

“就是那一次！我们这些在那里看守的人，没有一个觉得这可能是自然现象。这群聚在一起的牲畜，哭泣着，尽力

弯起背来跳跃着，闹了整整一夜！我头脑里怎么也去不掉这个印象，总仿佛有什么东西绕着牛栏在打转。我还告诉你们：我听见了脚步的声音，看见了草被压倒在地面上，但是谁也没有看见有人在那儿走路。还有，那没法围起来的一群相当数量的牲畜的事呢？不是吗，望着草原，看见有黑压压的一群牲畜，但是你骑着马跑到那里，它们便四散奔逃,仿佛干葫芦里的种子一样。”

“那是真的。’马利亚·尼埃凡斯又帮着说;“剩下的只是些皂壳。”

但是大鸟却想独自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于是更加提高了他那不能克制的声音，那惯于使别人在远处可以听到的平原人的声音，接着说：

“您记得吗，卡梅利托，那天早晨您和我出去和埃尔一米埃多的几个牧人一同到拉古拉塔草原上围捕的那回事吗？在那里，就是最有本领的熟手也没法套得一头野牲畜。抛得最好的套索也会滑脱，最能放牧的马匹也失蹄跌倒，做出那么多上帝为嘲笑魔鬼而创造的动作。在和我们同去的那方面的人当中，有一个老头儿堂托雷斯，他是阿鲁加最好的套索能手之一。我们每人分配任务时，他看中了一头容易辨认的阿拉瓜托大公牛。老头儿奔驰着，插到丛林边缘和公牛之间，正挥舞着套索，那头公牛却突然站住了，两眼直直地望着他。请您听我告诉您，安东尼奥伙伴，您知道老头儿堂托雷斯是一个英武有力的平原人，曾经几次驯服了埃尔一加勒比的野牲畜，那是阿波累一带最野蛮的牲畜。

但是就在那天早晨，我看见他这个一向那么红光满面的人，竟然吓得脸色发白，不敢抛出套索，并且当场把他的伙伴们召集在一起,只听见他说:‘由于我急于想把它捉住,没有看出它就是阿尔塔米拉的考梯梭多。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这个草原上抛套索了。’”

听了这些话，卡梅利托只是保持着沉默。安东尼奥决定试探他一下，就问他：

“你怎么说，卡梅利托？大鸟说的是不是真话？”

但是他只是规避地回答说：

“当时我在很远的地方，你知道吗？也许我正看着别的东西。”

“这个人还在躲闪。”安东尼奥咕哝着说。

这时候，大鸟又说：

“假使不是象我所说的那样，但愿上帝让我不能再开口说谎话。考梯梭多的事，你们不相信我，那就别相信吧。但是我的伙伴马利亚·尼埃凡斯也看见了，而他是有名不扯谎的。亲人再度出现的这件事，意味着巫术的力量已经完结，现在轮到我们阿尔塔米拉的人时来运转了。因此，卡梅利托伙伴,您就说一声:‘我敢打赌’吧,您不说,赢了也不会给您赌注的。”

卡梅利托在吊床里翻了个身，辛辣地回答说：

“到什么时候你们才谈得完堂娜芭芭拉的什么巫术的力量呢？事实是，这个女人不过胸脯上长着毛罢了①。这

①意思是胆子很大的人。

块土地上所有企图博得别人尊重的人，都是这样的。”

“得啦！这病人开始把他的坏脾气向外发作了。”安东尼奥自己对自己说。

而大鸟却故意说：

“讲到胸脯上长毛，您的话很有道理，卡梅利托。但是，请您听着我对您说的话：不仅仅是显示出有毛的人才有毛，因为有许多人觉得把它掩盖起来反而更加方便些，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穿衣服的道理。那么，堂娜芭芭拉是精通巫术的，这谁也不能否认。如果您愿意相信的话，请您也听我说说这个 这是别人听见了告诉我的,我也照样讲给您听。”

他从牙缝里吐了口唾沫，继续说：

“大约七天以前，一个绝早的早晨，有几个埃尔一米埃多的人准备出去，到柯罗萨尔草原去围一群牲畜。您知道他们是这一带最好的猎手。这时候堂娜芭芭拉在窗口出现了,身上还穿着睡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今天连一头小牛都捉不到。’尽管她这样说，那些雇工因为已经上了马，还是出发了。结果就正象她所说的：连小牛都没有能赶一头回来。在那块一向有很多牲畜的牧草地上，那天却一头也没有。”

他稍停了一会，又说：

“这还不算什么，现在我讲个更好的。几天以后，大约就是前天,公鸡还刚报晓,她就叫醒雇工,对他们说:‘赶快备好马，立刻出发。在拉伽蒂海拉草地上，有一群野牲畜在跳腾,一共七十五头牛,头头都能顺利地到手。’后来果真象

她所说的那样实现了。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卡梅利托，那个女人怎么能够在家里就数清了拉伽蒂海拉的野牲畜的呢？离开那里有两里格还多。”

卡梅利托不愿意回答，马利亚·尼埃凡斯为了使朋友不至于难堪，插嘴说：

“这个女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一些男人都不会的事情。如果她自己不掩藏，为什么我们要否认呢？举例说，我听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对她说，要她注意偷她东西的情人。她回答说：‘不论是那个人或是别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都无法从这里赶走一头牛。他可能把所有的牲畜赶在一起，赶着它们往前走，但是他无法走出牧场的边界。它们会弓着背跳腾起来，重新回到它们的牧草地去，因为我有人帮助。’”

“我相信她是有人帮助的；就是那个孟定伽。她把他叫做‘道友’。不然，为什么每天晚上她在那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不准任何人进去呢？”魏南西奥又插嘴说。

假使不是大鸟转移了话题，关于堂娜芭芭拉的巫术，永远也不会讲完；他这样说：

“但是这一切都要完蛋了。我的伙伴马利亚·尼埃凡斯听到的阿拉瓜托公牛的呼哨声，就是这个日子已经来到的信号。由于博士的来到，我们这里已经一下子取得了许多胜利。堂巴尔比诺的偷窃生意也干不成了。哼！真是个打定主意揩油搞别人财产的人！我们只能说他连阿希雷利托幽魂的东西也要偷，这才算说明了一切。”

马利亚·尼埃凡斯用惯常的“找岔子”的语调顶他说：

“可不是这样,伙伴,因为我知道另外有一个人,他也往那个神圣的幽魂面前的葫芦里伸手。”

阿希雷利托幽魂——在整个平原上，还有许多这样的鬼魂——是阿鲁加河谷的居民中受到最普遍崇拜的神灵。他们没有向他祈祷，决不出门上路。他们不带一支蜡烛去点，不带一些小钱去施舍，决不走近供奉阿希雷利托幽魂的树丛。因此，在那个树丛里的一株树脚下，有一个棕榈叶搭的小棚子，棚子里燃点着许多许愿的蜡烛，还有一个让过路的人放施舍的空葫芦。邻近村子里的神甫过了一个时期就跑来收取，作为每月给这个幽魂做弥撒的费用。没有人在那儿看守这些钱，但是据说里面还免不了有几个翁萨和莫洛各塔，这都是在严重关头许了愿而偿付的。据传说，这个幽魂的来历一点也不神秘：有一个行路人倒毙在那株树底下了；另外有一个行路人，有一天遇到困难走过那里，嘴里偶然说了句‘：阿希雷利托幽魂,救我脱出困难吧。’结果他果然平安无事地脱了险，因此，在又经过阿希雷利托树丛时，他便下马搭了那个小棚子，点燃了第一支蜡烛。其它的事情，就是时间干的了。

听到了马利亚·尼埃凡斯有意的暗示，大鸟回答说：

“别在暗中取笑我，伙伴。往幽魂葫芦里伸手的便是我。但是由于在场的其他各位并不知道那段故事，我就来讲一讲，免得轻信长舌头的话。有一天，我身边一无所有，但是又很想得到一些钱，这是两桩几乎总是碰在一起的事

儿。我经过阿希雷利托树丛时，我忽然想到了取得我正需要的那几个钱的办法。我走近那株树，下了马，口中念着三位一体的名字，向死者致敬：‘您好，伙伴！我们的那笔钱怎么样？’那幽魂不回答，但是那个葫芦却对着我的眼睛说：‘在我这里的许多生太伏当中，有四个福尔特①。’我伸手搔了搔我的脑袋，因为这个念头在使我发痒：‘听着，伙伴。让我们拿这四个福尔特去赌一下。我的两道眉毛中间，有着这样一个信念：到我路上碰到的第一个村子里去，一定会把庄家吃光。我们一人一半：您出银币，我出本领。’幽魂照例用它听不见的话回答说：‘行啊，大鸟！你要多少便拿多少吧。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呢？如果那四个福尔特输掉了，还不是和在神甫手里消失一模一样。’那么，好罢，我拿起了钱，到了阿却瓜斯，走进赌场，把福尔特一个接一个地押了下去。”

“把庄家吃光了吗？”安东尼奥问。

“我到手的和您这个不在场的人一样。我的钱一个一个地被刮去了，因为这些赌场里的魔鬼一点不知道尊敬幽魂。我象只大蜥蜴一样呼呼地睡了一觉，再回到阿希雷利托树丛，对死人说：‘您已经知道我们没有赌赢。我这里带来了一点点礼物。’我就给它点了一支蜡烛——只值一个洛却②的蜡烛！——如果那四个福尔特落在神甫手里，他至多也不过点这么大的一支蜡烛罢了。”

①福尔特，委内瑞拉的银币。

②洛却，委内瑞拉的镍币。

大家笑了很久，祝贺大鸟的这种无赖行为；接着又谈论了这个幽魂最近的奇迹。最后，每个人重新钻进了自己的吊床。

寂静笼罩着棚子。夜已经很深沉；月光使草原更显得辽阔深远。葫芦树的树枝上，公鸡梦见了鹞鹰，它的惊骇声吵醒了扰乱了整个鸡群。睡在院子里的狗，竖起耳朵抬起头来，但是它们只听见蝙蝠在飞舞，猫头鹰在绕着无花果树飞翔，就重新把鼻子埋在两只脚爪里睡着了。畜栏里有一头牛在哞叫。远处，听得见一头公牛在咆哮，也许它嗅着了老虎的气味。

已经沉入睡梦中的大鸟，叫喊起来：

“老公牛！我没骑马也没带套索。人却有的是，我就是一个！”

有一个人笑起来；另一个自言自语地问：

“是考梯梭多来了吗？”

“正需要它来。”安东尼奥回答。

之后，就没有人再作声了。

# 八　　驯马

平原既是美丽的，又是可怕的；那里包含着清闲优美的生活，也包含着凶暴残酷的死亡。死亡到处都埋伏着，但是那里的人谁也不怕它。平原使人惊慌，但是平原的恐怖却并不叫人心里发冷，反而是使人发热；它好象阳光下广漠草原上的大风，也好象沼泽里的寒热。

平原使人发狂；人们在这辽阔自由土地上的疯狂，也永远是平原的产物。这种疯狂，在正义的战争中，就是焚起大火的莫果里塔斯草原上不可抗拒的冲锋，盖塞拉斯·德尔·梅迪奥①的英勇战斗；在劳动中，就是简直不象劳动而是显示鲁莽无畏的驯马和围捕；在休息中，就是“加乔”②的恶作剧，“帕萨赫”③的说大话，和民歌的男女之情的忧伤；在懒散无为中，就是面前伸展着广漠的土地而不去走，地平线全部展开着而什么也不去寻求；在友谊中，就是以怀疑开始，然后是绝对的坦率；在憎恨中，就是猛烈的袭击；在爱情

① 莫果里塔斯和盖塞拉斯·德尔·梅迪奥，都是1819年独立战争时平原人战胜西班牙殖民军的地方。

② 加乔，开玩笑。

③ 帕萨赫，讲故事。

中,就是“我的马第一”。一切的一切,永远离不了平原!

辽阔而广大的土地，是人们努力和奋斗的好地方；它的全部视界，犹如希望那样无尽无穷；它的所有道路，犹如意志那样多种多样。

“起来吧,伙伴们 朝霞已经跟着白天的野兔来到了。”

这是大鸟的声音；他每天早晨起来，总是那么心情舒畅。他说的白天的野兔——这是牧民诗人的天真比喻——指的就是地平线上一个丛林乌黑叶簇后面被初现的曙光映红的一小团一小团的白云。

在厨房里，悬挂在屋顶下的一盏油灯，在满是烟垢的四壁之间发着黄光，照亮着人们在做咖啡。这时候，早起的雇工一个一个地走近门旁，卡西耳达把芬芳的饮料端给他们。他们一口一口地喝着，一面就谈起当天的工作。所有的人似乎都满怀信心，只除了卡梅利托；他已经备好马鞍准备上工。安东尼奥说：

“我们该干的第一桩事，是驯服那匹枣红色小马，因为博士需要一匹好坐骑，而这匹野牲口最合适。”

“那确实是匹好马!”驯马师魏南西奥赞同地说。

大鸟接口说：

“堂巴尔比诺也是识货的，这不能否认；他已经准备把它拿来自己用了。”

这时候，卡梅利托的心里却在这样想：

“这匹牲口真可惜，它是生来给更有男子汉气概的人骑的。”

雇工们向那匹小马的畜栏走去时，他拉住了安东尼奥，对他说：

“我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在阿尔塔米拉待下去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原因。”

“我不问你，因为我已经知道你出了什么事，卡梅利托。”安东尼奥回答，“我也不要求你别走，虽然我一向信任你，比任何人都信任。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再留一会儿。至多一两天，让我安排好你走后留下的工作。”

卡梅利托明白安东尼奥要求他留一两天，是希望看见他改变对主人已经形成的看法；他就答应了：

“好吧。我会使你满意的，因为这是你的事情。我会留下来，直到象你说的那样，一切都安排好。虽然在这块土地上，无法安排好的事情有的是。”

平原上的早晨迅速地来到。清晨凉爽的微风开始在草地上移动，带来薄荷的香味和牲口的气息。母鸡开始从葫芦树和梅雷果雷树的树枝上飞下来；那只永不知足的塔利萨约公鸡，扑着蓬松的金色外衣似的翅膀追逐它们，使它们一只接一只地接受了爱情。鹧鸪在草丛里发出吱吱的叫声。畜栏的木栅上，有一只巴劳拉搭鸟在清脆悦耳地歌唱。贪嘴的鹦鹉，成群地喧嚷着飞过。高空中，是一群群的基里里野鸭和红色念珠一样的柯罗柯拉水鸭在欢叫。更高的空中，是白色的苍鹭，安闲地静静地飞翔着。在下面，成群的小鸟粗野地鼓噪着，它们的翅膀在早晨曦光的照耀下，镀上了金色。辽阔的大地上，野性的牲畜已经四处分散。未

驯的母马驰骋着，以长嘶的号角迎接新的一天，以宽阔而有力的节奏振荡着草原上自由而艰苦的生活。桑托斯·鲁萨多从庄屋的迴廊上观赏着这个景象，他感觉到身体里面一种遗忘了的情绪，现在又在随着这野蛮的节奏而应和了。

畜栏那边，传来了争吵的声音，打断了他的默想：

“这匹野马是属于鲁萨多博士的，因为它是在阿尔塔米拉的草地上捉住的，您用不着拿什么它是埃尔一米埃多的母马生的这类谎话来跟我纠缠。在这里，偷东西的活动已经完蛋了。”

这是安东尼奥·桑多瓦尔，正面对着一个高大的人在说话。这个人刚来到这里，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命令套住刚才他和驯马师提起的那匹枣红色小马。

桑托斯明白这刚来的人准是他的管家巴尔比诺·拜依巴,就向畜栏走去,阻止这场口角。

“什么事?”他问他们。

但是，安东尼奥由于发怒而说不出话来，而另一个人则认为不值得加以解释，因此都没有答复他的话。于是他威严地对着刚来的人追问：

“什么事?”

“这个人对我无礼。”那高大的人回答。

“您是谁？”鲁萨多问，好象根本没有怀疑到他是什么人。

“巴尔比诺·拜依巴,为您效劳。”

“啊!”桑托斯高叫起来,仍然假装着,“原来您便是管

家！您来得正是好时候。您到这里来跟人吵架，却不按照您的义务因为昨晚没有在而向我道歉。”

巴尔比诺作出了在他原来准备一开始便把鲁萨多制服的计划以外的行动：摸摸胡子，回答说：

“我不知道您昨晚回来。现在我才知道您在这里。我这样说，是因为从您对我说的话里，我想到您应该是我的主人。”

“您这样想很好。”

可是拜依巴已经从鲁萨多出乎意外的强硬态度所引起的一时慌张中镇定了下来；他企图恢复他失去的阵地，就说：

“好吧，我已经向您道歉了。现在似乎该轮到您了，因为您对我说话的那个声调……坦白说……这不是人家对我说话时我惯常听到的。”

桑托斯没有失去自己的镇定，他露着点儿讽刺的微笑，回答说：

“那么您的要求倒并不很高。”

“我们有了个真正的主人了！”大鸟自己对自己说。

巴尔比诺已经没有了虚张声势的心情，也没有了继续做管家的希望。

“您的意思是说您已经把我辞退，因此，我的角色便在这里结束了？”

“还没有呢。您还不曾向我报告您当管家时的账目。不过这可以到以后再说。”

他说完便转身走了；这时候巴尔比诺不高兴地结束说：

“随您吩咐便是。”

安东尼奥搜索着卡梅利托的目光；大鸟则看看马利亚·尼埃凡斯，又看看魏南西奥——他们还在畜栏里等待着这个场面的结果，装作忙着准备套索的结头来缚住那头枣红色的小马。安东尼奥对着他们用含有另一种意义的话喊道：

“得啦，伙伴们！你们在干什么呢，还没有把野马绑住吗？你们看它，正气得在发抖，好象害了怕。现在它还只看见了套索。要是我们把它推倒在地上，它不知会怎么样呢？”

“它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倒要看看它能不能还象刚才那样脱出这副套索。”马利亚·尼埃凡斯和魏南西奥接口说。他们大声笑着来欢迎伙伴的意义双关的话；这些话对枣红马,对巴尔比诺,都同样适用。

这匹难驯的马神采奕奕，体态优美，身材健壮，毛片发亮，两眼灼灼有光。的确，刚才在捕捉它的时候，它已经弄断了套住它的绳索；现在它的本能警告着它，它正是雇工们在做的准备工作的目标，它便总是把自己混在那些在畜栏里到处奔来奔去的野马群中间。

最后，大鸟抓住了马身上拖着的那根绳索的绳头，使劲拉住，双脚紧紧踏在地上，身子向后仰着，抵住这野性牲口的推撞，跟着它一起跌倒在地。

“拖住它的尾巴,红头发。”他对马利亚·尼埃凡斯喊，

“别让它站起来。”

但是，枣红马立刻站了起来，愤怒地发着抖。大鸟让它安定一会儿，使它产生信心，然后一步一步走近它，想替它套上眼罩。

马颤抖着，瞳孔里愤怒得冒火，让他走近身来；但是安东尼奥发现了它的企图，对大鸟高叫：

“小心,这畜牲会踢你一脚的。”

大鸟慢慢地伸出胳膊去，但是没有够着套上眼罩，因为他刚触着它的耳朵，野马突然对着他的脸直扑上来。这个人敏捷地一跳，跳出了它所能及到的范围，喊着：

“啊,真他妈的奸刁!”

但是这片刻的时间，就足够让小马再度逃进那些正挺直脖子，竖起耳朵，看着这个场面的野马群里面去保护自己了。

“用绳子套它。”安东尼奥下命令，“抛一根短套索。”

枣红马立刻就被一个活扣套住了。马利亚·尼埃凡斯和魏南西奥迅速地套上绊脚索；这些绳子以及抽紧的套索，把这匹马拉得躺倒在地下；它喘着气，被驯服了。

套上眼罩，缚上笼头，扣紧肚带以后，他们放它站立起来。接着，魏南西奥给它备上驯马师用的简单鞍子。野马举起两只前蹄，又伸脚乱踢，等到它明白这样自卫毫无用处的时候，便安静了下来。它被愤怒弄昏了头，浑身是汗，背脊上受着从未受过的那副鞍子的重压。

桑托斯·鲁萨多站在畜栏的门旁看着这一切。他的精

神被童年时候骑着没有鞍子的马在平原上迎风飞驰的回忆所激动。这时候，魏南西奥刚想跨上枣红马的马背，桑托斯听到安东尼奥用亲热的“你”字称呼着他对他说道：

“桑托斯，你还记得你自己驯服老人家给你挑选的牲口时的情景吗?”

用不着多说，单单这一个问题便足够使他明白这个忠诚雇工的用意了。驯马！这是平原生活最高的考验；这些人希望看到他的勇敢和骑术的表现而尊敬他。他用目光机械地寻找畜栏那一头正用胳膊肘撑着木栅的卡梅利托，以兴奋的决心说：

“让开,魏南西奥,该由我来驯它。”

安东尼奥微笑着，因为自己没有看错主人的男子汉气概而高兴。魏南西奥和马利亚·尼埃凡斯彼此望了望，有点惊讶和难以相信；而大鸟则以粗鲁的直率说：

“没有必要这样,博士。在这里,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一切具备的男子汉。还是让魏南西奥驯它吧。”

但是桑托斯已经不听这些话，就跳到野马背上；野马感觉到背脊上的重量，就屈下身子，几乎触到地面。

卡梅利托作了个惊奇的手势，然后就一动不动，凝神注视着骑者的细微动作。枣红马在他紧压鞍子的两腿之下，受着眼罩的束缚，受着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所执住的笼头的限制，愤怒得直发抖，浑身出汗，伸出了火热的嘴唇。

巴尔比诺·拜依巴仍然在那里等候着，还想趁鲁萨多再和他说话的机会，向对方说明那么冒失地对他说话而招

致的危险还并未消失，现在他看到这个情况，就轻蔑地微笑着，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花花公子要把脑袋撞自己的土地了。”

这时候，安东尼奥正在尽力给他不必要的忠告；这些理论本来不是桑托斯所能忘怀的。

“开始时,随它往哪里跑,然后,用缰绳逐渐逐渐地引着它。除非绝对必要，不要用鞭子抽。要随时准备着它突发脾气，因为这匹枣红马在不大弯背的马中间还算是喜欢腾跃的。但是它跑起来却仿佛灵魂被魔鬼摄去了一样。魏南西奥和我跟着你去。”

但是鲁萨多未加注意，只随着自己的感情，在征服者的情绪的冲动下，使自己的神经象这匹野马的神经一样震荡起来。他俯身揭掉马眼罩，同时喊着：

“让它冲向平原！”

“以上帝的名义!’安东尼奥叫了一声。

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松开牲口，各自迅速地奔到一边。马疯狂地跳跃着，大地也为之震动。人和马结成了一体，一阵尘土扬起；尘土还未消散，马已经呼吸着无垠草原的空气，奔出去老远了。

安东尼奥和魏南西奥骑上训练新牲口用的教导马，伏在马鞍上，在后面紧追，但是逐渐逐渐地落后了。

卡梅利托咕哝着，他感动了：

“我把这个人看错了。”

这时大鸟对他喊着说：

“卡梅利托，我不是对您说过，领带是遮掩这个人胸口上一团乱糟糟的毛的吗？您看他是怎样驾驭这匹马的！马要掀倒他,就得自己四蹄朝天。”

接着，他又以明显的挑衅口吻，故意说给巴尔比诺听：

“穿裙子的人就会知道怎么穿裤子了。现在正是我们看看咆哮的是不是都是老虎的时候。”

但是巴尔比诺假装没有听懂，因为大鸟胆敢挑衅时，决不是说说就算数的。

“时间还有的是。”他心里想，“这花花公子有勇气,但是枣红马还没有回来，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从表面上看，草原很平坦，但是它自有它的坑坑洼洼和使人粉身碎骨的地方。”

虽然如此，他在棚子里兜了几个圈子，找找某些东西没有找着，就重新跨上马背，离开了阿尔塔米拉，不再等待人家强迫他清算那笔贪污的账了。

辽阔的土地，人们努力和奋斗的好地方！围绕着草原的幻景的圆圈，在昏乱的轴心上旋转；耳朵边风声呼呼，地面上的草忽儿分开，忽儿闭合；灯心草扑面而来，割开了肌肤，但是身体上并不感觉到打击或受伤。

马蹄下有时好象没有了土地；但是如飞而过的泥潭和丘陵，对人却是致命的危险。马蹄的奔骤仿佛急急的鼓声，响彻整个平原。整天整夜奔不到头的辽阔土地啊！眼前永远那么广大无垠的平原啊！

最后，牲口的猛劲开始减弱。它缓步小跑，越来越安

详。它低下头，喘着气，摇晃着脑袋，汗水淋漓，满嘴吐沫；它被驯服了，但依然是高傲的。它已经走近房屋，夹在那一对教导马中间骄傲地嘶鸣着，因为它虽然不自由，至少背上带来了一个人。

大鸟以平原人的恭维话上去迎接它：

“烈火般的枣红马,你是至死不会疲累的。”

# 九　草原上的司芬克斯

巴尔比诺·拜依巴丢掉了一宗很好的买卖。正当他开始从中得到真正的利益时，他却失掉了它。一直到那个时候，他当着阿尔塔米拉的管家，而真正得到好处的却是堂娜芭芭拉，因为她从那里赶走成千头未烙印的牛，给它们烙上埃尔一米埃多的印记时，他仅仅为自己“摸到了”三百头左右，牛马都有。这个数目，按他管家的能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他只好希望到埃尔一米埃多去‘管家’了,就象那里的人们这样来叫那些管家们的贪污行为那样。因为尽管他作为堂娜芭芭拉情人的地位是动摇不稳的，但是由于他曾经对她很好地服务过，她总得补偿他丢掉阿尔塔米拉的便宜货的损失。

但是，除此以外，巴尔比诺还在抱怨别的倒楣事。他的撤职等于承认桑托斯·鲁萨多的男子汉气概，这是他前一天晚上还不肯承认的，因此，巫师遇到他时，很可能用这种话来对付他：

“我不是对您说过吗,堂巴尔比诺?收回总比退还好。”

他快到埃尔一米埃多的庄屋时,逢到三个人,正向着和

他相同的方向走去。

“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姓蒙德拉岗的人们？”他问他们。

“什么！您不知道消息吗，堂巴尔比诺？夫人命令我们放弃马加尼雅尔的房子。看来那里用不着我们了。”

这三个人是蒙德拉岗三兄弟，出身于巴里纳斯平原。由于他们的凶猛和强暴，得到了这样三个绰号“‘翁萨’”，‘老虎’和‘狮子’”。他们在那一州的平原上犯了罪，逃到阿波累州来，过了一段时期流浪和偷牲口的生活，后来到了堂娜芭芭拉的手下。在他们的势力下，许许多多落到阿鲁加一带来的惯匪得到了可怜的庇护。

那所马加尼雅尔的房子，座落在和阿尔塔米拉交界的地方，是根据堂娜芭芭拉最近一次诉讼胜利的判决而建筑的。但是房子和界柱却屡次变更地点，逐步深入到阿尔塔米拉的土地。蒙德拉岗兄弟所以在那里居住，便是奉命把分界线过一个时期向前移动一点。这条分界线的依据，在判决词中故意说得很含糊，只说是根据他们所住的“有脚的房子”。这种房子很容易拆掉，花几个钟头又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每次迁动以后，在广漠草原的千遍一律的景象之中，初看上去看不出任何明显的痕迹。由于运用了这个策略，堂娜芭芭拉在六个月之内便多占了阿尔塔米拉将近半里格的土地；为此，她同时在准备再进行一次诉讼。

翁萨讲给他听的消息，使巴尔比诺很不高兴，但老虎所加的几句话，更使他惊奇。

“命令我们让出房子，这还算不了什么。今天早晨墨尔基亚台斯到那里去，命令要我们今晚上把房子拆掉，连同界柱搬回到从前所在的地方。仿佛迁移一栋房子和搬动一根界柱是一个晚上所能做得了的事情。此外，我们只是向前推进，从来不喜欢向后退缩。因此，我们到这里来想对夫人说说,这件小事,最好是另请高明。”

巴尔比诺皱起眉头沉思着；狮子又接口说：

“我说，有些事情我不了解。除非是夫人现在害怕那个邻居了。”

“你们不要拆掉房子,也不要搬动界柱。”巴尔比诺对他们说“你们也不要跟她说话,让我一个人去办。”

当他们走到棚子附近时，他又说：

“你们等在这里,我去对夫人说话。”

蒙德拉岗兄弟留在那里和其他的雇工们闲聊，而巴尔比诺则向庄屋走去。

他的第一个不愉快的印象，是这个女人从昨晚上到今天早晨在外表上发生的改变。她已经不穿那件朴素的白长衣，领口一直扣齐头颈，袖子长得把手臂完全盖住；这件衣服所允许表现的女性，最多也不过这么一点点。现在她穿了另外一件，是巴尔比诺从未看见过的：领口很低，没有袖子，还装饰着丝带和花边。此外，她的头发也梳得好看了一些，甚至有些优美，使她显得年轻和漂亮了。

然而，对巴尔比诺来说，这种改变却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他皱起眉头，发出了表示怀疑的低低的抱怨声。

第二个不愉快的印象，是她向他问话时的讽刺微笑，暗指着昨天晚上他吹嘘的对付鲁萨多的计划，问他：

“你把他压得跟你一样齐了吗？”

这种嘲笑的接待使他厌烦，使他张惶；他粗鲁地回答说：

“我一路跑回去，等他叫我报告账目。但愿他敢要求我这么做，那就可以看看究竟是谁向谁算账了。”

她继续望着他，没有停止微笑；而他则摸了几下胡子，又说：

“我到那里去,只是为了使你高兴。”

女人的脸上不再见到微笑，但仍然保持着高深莫测的沉默。

巴尔比诺心里有点怀疑，自言自语地说：

“这种样子,我可不大喜欢。”

事实上，这个女人的优越感，她对别人的控制力，以及使别人引起的畏惧心，似乎特别是由于她懂得怎么保持沉默的这种本领。要想揭开她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她的计划，谁也不知道一个字；她对一个人的真正感情，谁也无法看透。她宠爱一切，甚至那真正占有着她的永恒的心神不定，也包括在内。一个情人接近她时，决不会知道会遭到怎样的对待。谁要是爱上了她，例如罗伦佐·巴格罗，得到的只有痛苦的生活。

巴尔比诺对她的感情和巴格罗的完全不同，可是堂娜芭芭拉的恩宠还是不可轻视的。此外，这样还可以使他发

财。人们传说的什么有超自然的力量在帮助她，使用某些神秘的办法，任何人都无法偷她一头牛或一匹马，可能就是这种管家兼情夫的狡猾发明。他们拿她的财产干诈骗的买卖，她又是个那么迷信的人，因此，把有那种神力的帮助信以为真,就不加防范,任凭他们偷盗了。

他决定利用蒙德拉岗兄弟所说的话，试探这个谜一样的女人的情绪：

“蒙德拉岗三兄弟在这里,他们刚从马加尼雅尔来。”

“他们来干什么？”她问。

“他们大概想和您说话。”现在他觉得对她尊敬一些比较妥当，“因为他们不十分同意拆掉那里已经在干的一切。”

堂娜芭芭拉以突然的动作和傲慢的姿态转过头来问：

“他们不同意？什么人问过他们同意不同意？叫他们到这里来。”

“我是说：他们并不是不同意干您所吩咐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只有三个人，没有法子在一晚上把房子和界柱都搬好。”

“他们可以把需要的人手都带去，但是明天早晨，一切都必须在原来的地点。”

“我就这样去告诉他们。”巴尔比诺耸耸肩膀回答。

“在那儿你就应该这么做了。你明明知道我不允许别人讨论我的命令。”

巴尔比诺走出院子，把蒙德拉岗兄弟叫到一边，对他们说：

“你们弄错了。并不是象你们所想的，害怕邻居，而是我们要给他一个圈套，让他自鸣得意，来进犯我们。你们赶快到那里去，立刻动手按照她的命令干，把必要的人手带去。明天早晨，房子务必是在原处，界柱也必须在法官原来指定的地点。”

“这还象一句话。”翁萨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已经把房子和界柱一切都搬好了。”

三兄弟带着必要的人手，回到马加尼雅尔去，去把这个工作迅速完成。

巴尔比诺回到堂娜芭芭拉的身边，对她说了几句话，没有得到答复，就决定查明她对鲁萨多究竟怀着怎样的情绪，对她说：

“墨尔基亚台斯好象昏了头。您看他竟然从木船上就回来，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干。阿鲁加河西岸丛林里有那么多的好地方，竟不曾让鲁萨多博士去走走！那条河里又有那么多的鳄鱼，多少死尸都可以吃得下。现在事情就复杂了,因为政府当局必定会进行调查,即使只是例行公事。”

堂娜芭芭拉没有改变态度，以缓慢而阴沉的声音，回答了这个人的恶毒的暗示：

“桑托斯·鲁萨多是属于我的，愿上帝赦免那个胆敢反对他的人。”

# 一〇　巴格罗尼亚的幽灵

这是一座棕榈树林，幽深而爽朗，荫蔽着草原上一块宽阔的洼地，它的名字来自一只小小的蓝色苍鹭。按照古老的传说，它是这个地方的唯一居民，经常在这里出现。这是一个倒霉的地方：一片动人心魄的寂静，许多被闪电烧焦的棕榈，中央是一个泥沼，不知道有多少胆敢穿过它的动物，被淤泥吸了进去而丧命。

根据传说，使它得名的苍鹭，是一个受罪的印第安姑娘的灵魂，她是埃伐里斯托·鲁萨多带着牲口群进入阿鲁加河谷时在那里居住的一个约罗拉部落酋长的女儿。这个古纳维契人埃伐里斯托是个横行霸道的家伙，他从土人手里夺取了他们根据自然权利而拥有的这些土地。当他们企图保卫自己时，他便以血和火消灭了他们。但是那个酋长看着他的村子烧成了一堆瓦砾，便诅咒这个棕榈林，诅咒侵略者和他的子孙会成为雷电的牺牲品，在这里只会遇到毁灭和不幸，同时又预言他的一个同族从地下挖出一块被诅咒的闪光石头时，约罗拉部落便会在那里重新得势。

根据人们传说，这个诅咒已经生效，因为不仅那里的每一场暴风雨都有闪电烧毁棕榈，并且好几次杀死了鲁萨多

家的全部牲畜，而且那个地方又成了鲁萨多家不和的原因，毁了他们一家。至于那个预言，直到桑托斯父亲的时代，还在流传，说是在大风暴以后，总看见有一个印第安人—— 谁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在那里挖掘土地，寻找那块闪光的石头。

这个约罗拉人已经好几年没有在那里出现了。也许，在他的村子里，这个传说也已经消失。在阿尔塔米拉，没有人肯相信这样的传说。但是当人们经过这个被诅咒的地方时，都宁愿绕一个很大的圈子。

桑托斯在沼地边沿发粘的黑色泥地上绕过；泥土在马蹄下发响，实际上并无危险。这个致命的池沼周围，已经又铺上了一层鲜嫩的绿草，虽则这绿草的清新使人悦目，但是这个地方似乎总笼罩着一种阴郁的气氛。在一个水草堆成的孤岛上，孤零零地站着一只鸟，它不是传说中的那只苍鹭，而是一只秃头大鹭鸶，更使凄凉的寂静增加了几分。

桑托斯一边走，一边思考着那引他到这里来的目的而在出神。忽然间，在他的视界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在移动，使他回过头去。原来是一个姑娘，蓬头乱发，穿着肮脏破烂的衣服，头上顶着一捆木柴，正想躲到一株棕榈树后面去。

“姑娘！”他勒住了马，问她，“罗伦佐·巴格罗的家在哪里？”

“难道您不知道吗？”这个乡下姑娘象野生牲口那样哼了几声以后回答。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问你。”

“ 呸 鄂么 ,那个耸起的房顶是什么 ?”

“ 你一开始便可以这样告诉我。’桑托斯对她说 ,继续向前走去。

这是一所可怜的住屋，一半是芦苇棚子，一半是茅草小屋，四壁是未经粉刷的泥土和芦苇，有一扇没有门框的门，这扇门以及那棕榈叶做成的乌黑而破裂的屋顶，都用一些叉形的柱子支撑着，其中的两根柱子上，挂着一张肮脏的吊床；这便是人们称之为“ 巴格罗尼亚的幽灵 ” 的罗伦佐 · 巴格罗的家。

由于在童年时候只见过一面，桑托斯对他仅仅保留着一个模糊的记忆，但是即使这个记忆很清楚，他也无法认出这个看见他来到就从吊床上坐起的人。

这个人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真是只剩了一个躯壳。虽则他刚过四十，但是头发灰白，外貌完全象个老人。他的一双又长又瘦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墨绿色的瞳孔深处闪耀出一股疯狂的光芒。他的脑袋低着，仿佛颈背上挂着一副枷锁；他的脸容以及全身的姿态，都显露出严重的意志萎靡的状况；甚至他的嘴巴，也由于酗酒解愁，萎缩露齿而毁了形状。

他显然很费力地发出喑哑的声音问道：

“ 是哪一位 ?”

来客已经下了马，把马在一根柱子上拴好，走过来说：

“ 我是桑托斯 · 鲁萨多 ,来对您表示友谊。”

但是在这个人类渣滓的内心，仍然燃烧着难以和解的

仇恨：

“一个鲁萨多到了巴格罗的家里！”

桑托斯看见他发着抖到处摸索，也许是在寻找一件武器,就走上前去,向他伸出手来：

“让我们理智一点吧，罗伦佐。如果我们还尽力保持着这种家庭之间的倒霉仇恨，未免太荒诞可笑了。我呢，因为事实上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你呢……”

“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你不正是想这样说吗？”他以一个毁了头脑的人的口吃声反问。

“不,罗伦佐,我的心里没有这种念头。”鲁萨多回答,已经开始对他有了真正的同情，因为当初他到这里来的目的还仅仅是想结束这一场家庭之间的纠纷而已。

但是罗伦佐还坚持着说：

“没有错！没有错！这便是你想讲的话。”

直到这时候，他说话的声音还是粗哑的，态度还是无礼的。忽然间，他又萎靡了下去，仿佛他剩下的一点精力都已在这样的虚张声势中耗尽。他用另一种声音，模糊，痛苦，更加结巴，接下去说：

“你说得对,桑托斯·鲁萨多。我已经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不再生存在世界上的人的幽灵。你要把我怎么样便怎么样吧。”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是来向你表示友谊的。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我办，你尽管吩咐。我是来自己管理阿尔塔米拉的,而且……”

但是罗伦佐又打断了他的话头，把一双瘦骨稜稜的手放在桑托斯的肩上，喊着说：

“你也是吗,桑托斯·鲁萨多！你也听到了那个召唤吗？我们都得听它！”

“我不明白,你指的召唤是什么？”

由于罗伦佐并不把他放开，只是以神志昏迷的眼光望着他，而且也受不住向他喷来的那股酒气，他就又加了一句说：

“可是你还没有让我坐下。”

“这是真的。等一会儿,我去替你拿一把椅子。”

“我自己去拿吧,不麻烦你了。”看着他走路直摇晃,他又说。

“不。请你留在这儿外面。你不能进来，我也不愿让你进来。这不是一间屋子，这只是一头畜牲的洞穴。”

他走进卧房，把脑袋更弯得低一些，才在门楣下走过。

他没有先去拿那把准备献给客人的椅子，却走到房间深处的一张桌子边，那上面放着一个长颈玻璃瓶，瓶口上罩着一只杯子。

“我请求你别喝了,罗伦佐。”桑托斯走到门口,干涉说。

“只喝一口。让我喝一口。这时候我正需要它。我不请你，因为这简直是猫尿。但是，如果你喜欢……”

“谢谢你。我不习惯喝酒。”

“你会习惯的。”

这个不象是人的人深陷的脸上，现出了一个可怕的微

笑，同时他的手把杯子凑到那个长颈玻璃瓶的口上。

桑托斯看见他倒了那么多的甘蔗酒，想拦住他，但是屋子里污浊的空气那么臭，使他无法跨过门槛。此外，罗伦佐已经举起了杯子，一大口一大口地把酒喝干了。

后来，他做出一个还不懂得怎么使用手的小孩子的姿势，用胳膊擦干了胡须，拿起一把扶手椅和一把粗皮坐垫上满是油垢的靠背椅，一面走出来一面说：

“一个鲁萨多怎么会在一个巴格罗的家里！而且两个人都还活着。剩下来的仅有的两个人！”

“我请求你……”

“别说了。你已经对我说过。我知道……鲁萨多来不是为了杀人，而巴格罗也献出了他所有的最好的座位：这把椅子。请坐吧。他自己则坐在这把扶手椅上。就这样。”

他的那把椅子很矮，使他不得不弯起双腿，把胳膊撑在膝盖上，垂着两只发抖的手。这个奇怪的姿势，使得他可怜的身体更加难看。他的全部衣服，只是一条开叉到膝头，平原人称为‘火鸡爪子’的肮脏长裤,和一件条纹布的衬衫,衬衫的破缝里，露出了胸口的软毛。

面对着这一种使人厌恶的堕落现象，桑托斯有一刹那感到了宿命的恐怖。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原来是一个人们引以自豪、寄以希望、怀着热爱的人。

为了找些事做，免得谈话时看着他，桑托斯拿出一支纸烟,一面点着,一面对他说：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罗伦佐。”

“是第二次吗？”这个过去的人以一种精神上正在作痛苦回忆的表情,疑问似地跟着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是认识的？”

“是的,已经是好几年以前了,我几乎不满八岁。”

罗伦佐突然把身子伸直，回答说：

“我是在你家里吗？还没有开始那个……”

“没有。”桑托斯打断他说“就是我们两家之间的争吵也还没有爆发。”

“那时候,我的父亲还活着吗？”

“是的。我的家里，如同你的家里一样，大家都称赞你，说你聪明过人,是家庭的骄傲。”

“我聪明？”罗伦佐问，好象人家说的是他从来不曾有过的某种东西“我聪明!”他叫喊着重复地说了几遍,以痛苦的表情用双手摸着脑袋；最后，又以恳求的眼光盯着桑托斯说：“你为什么来对我说这个？……”

“我刚才突然回想起来了。”桑托斯回答,掩饰着自己想把这个自暴自弃的灵魂刺激起某种良好反应的企图，“我还是一个孩子，但是由于经常听到家里所有的人都那么称赞你,尤其是妈妈,每当她企图鼓励我时,嘴里总离不开‘学学罗伦佐吧’这句话，使我这个八岁孩子的心目中，对你尽能力所及形成了一个最崇高的观念。我并不认识你，但是我心里总有着‘那个在加拉加斯攻读博士学位的表哥’；凡是人们说起你惯常所说的话，以及所有的举止和行为，我没有不立刻开始模仿的。我还记得，有一天妈妈对我说‘来认识

认识你的表哥罗伦佐’时，我经历了我的童年所从未有过的那种深刻的感情。那个情景我还能回想起来：你向我问了三句成人见到孩子时惯常问的话，后来，由于爸爸以平原人的骄傲肯定地对你说，我已经‘够资格骑马’时，你就又以此为题，说了一大篇话答复他。这篇话，对我不啻是天堂的音乐，一方面因为我根本听不懂——你想想看！——同时也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些话就象是表现了我的口才。虽然这样，其中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你说：‘必须把所有平原人身体里隐藏着的桑陶洛杀死。’当然，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桑陶洛，也没有人给我解说为什么平原人的身体里会隐藏着这个东西，但是我很喜欢那句话，所以把它铭记在心，当我——这里我必须向你坦白——当我第一次尝试演讲时——所有的平原人都属于一个语言强硬有力的种族，因此我们多少总有点喜欢雄辩和口才——就是以‘必须把桑陶洛杀死’这句话作为基础的。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朗诵这句话，当然完全不了解它的一点儿涵义，因此也只能到此为止。用不着多说，你的演讲口才的声誉，当时已经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他停顿了一下，看来似乎是弹掉烟灰，事实上，是想让罗伦佐表示出这一番话对他可能发生的作用。

作用也的确已经发生，因为他显示出很大的激动，伸出手用痛苦的动作从前额摸到脑后。桑托斯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便继续说：

“几年以后，在加拉加斯，有一本你在某一个爱国庆祝

集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的小册子落到了我的手里，你可以想象，当我在这本书里读到了这句名言时的印象。你还记得那篇演讲吗？它的题目是：桑陶洛就是野蛮，因此，我们必须使它结束。那时候，我知道你以这个理论，宣布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最有实效的目标，在史诗的传统主义者中间引起了一场骚动。我很满意，因为它证实了你的思想，在评价我国独立史的方法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当时我已经有能力了解那个问题，所以和你有着一致的感觉和思想。因为我经常背诵着它，总是会留下印象的。你说对不对？”

但是罗伦佐只是用发抖的双手在脑壳上摸着，他的头脑里很快地激起了回忆的痛苦。

他的光辉青春，他的锦绣前程，他的全部愿望，人们对他寄托的期待；加拉加斯……大学……消遣和娱乐，对他成就的恭维，羡慕他的朋友，一个爱他的女人，所有能使生活值得向往的一切；很快便会替他加上博士头衔的学业，为了他所应得的胜利而引起的恰当的同情，对幸运的知识的占有所引起的骄傲，以及忽然间：那个召唤！那个致命的野蛮的召唤，以及他的母亲亲笔写的“：你就回来，何塞·鲁萨多杀死了你的父亲。你来给他报仇。”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把你作为仇敌的原因了吧？”桑托斯·鲁萨多说，想帮助这个在深渊中挣扎的人自拔，“你是我童年羡慕的对象，后来，你帮助了我，虽则是间接的，但却是有效的。因为我在加拉加斯的学生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所遇到的许多方便，都是你在那里留下的影响和

同情的后果。最后，在精神的指导方面，我对你负着神圣的债务;由于喜欢模仿你,我得到了高尚的抱负。”

这些话具有良好的意图，但是环境却使它带着巨大的讽刺性，因此加剧了这个过去的人的痛苦。在不幸和痛苦的压力下，他本来弯着腰坐在那里，这时候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奔进里屋。

一会儿，便听见瓶口和杯子相触的玎玎声；这只杯子是在一双颤抖的手里。桑托斯咕哝着：

“没有用。这个不幸的人除了糊里糊涂地酗酒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正准备离开这里，突然罗伦佐又走了出来；酒力的刺激使他振奋起来，他以较为稳定的步伐和较为清醒的模样对他说：

“不！你还不能走；你得听我说话。你已经说了话，现在轮到我了。坐下来，听我怎么答复你。”

“改一天再说吧,罗伦佐,我会时常来和你谈谈的。”

“不,必须在现在;我请求你听着我。”

接着，他更有力地说：

“不要走，我请求你！我命令你听着我！你来刺激了我，现在得听我的。”

“那么,好吧！ 我让你满意。”桑托斯勉强同意说,“我又坐下来了，你愿意说什么就尽管说吧。”

“是的，我会说。最后，我会说的！世界上没有比能说话更伟大的了，桑托斯·鲁萨多！”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吗？你不是和你的女儿同住着吗？”

“现在不要跟我谈我的女儿。你不要说话，你听着，只是听着。就是这样。哼！……好好地看看我，桑托斯·鲁萨多！这一个从前是人的幽灵，这一个你说从前是你的理想人物的躯壳和烂肉。我从前是你刚才说过的那种人，而现在却是你面前看见的这种人。你不害怕我吗，桑托斯·鲁萨多？”

“害怕,为什么？”

“不！我这样问你并不是要你回答，而是要你听着这另一件事：你所说的那个罗伦佐·巴格罗不过是一个假象，真正的罗伦佐·巴格罗却是你现在看见的。你自己也是一个假象，很快便会消失。这个土地是不饶人的。你也一定听说过那个所谓的害人精；我会看到你落进她的怀抱中的。等到她把你放开，你所剩下的也就只是一堆烂肉了……请看！到处都是幻景：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平原上充满着幻景。你有那种以为一个鲁萨多——我也是一个鲁萨多，虽然说起来很惭愧——可能就是人类理想的幻想，难道要归咎于我吗？可是我们不仅仅是两个人，桑托斯。这就是我们尚存的安慰。我认识许多人——当然，你也是其中之一——在二十岁左右，大有作为；让他们度过三十吧，他们便要完蛋，便要消失。他们是热带的幻景。但是请你听着我，我对于自己，从不曾看错。我知道别人称赞我的一切只是谎话。我是从我学生生活里一次最光辉的胜利中发现这

一点的。那是一次我并未准备好的考试，轮到我阐述一个我完全无知的题目，但是我照样开始讲话，纯粹以空洞的话，完成了全部工作。我不仅得到很好的分数，甚至主持考试的教授们也大大地称赞我。多么无耻！从此以后，我开始注意到：我的聪敏，就是大家称为伟大的天才的，只有当我说话时才发生作用；等到我一闭了口，幻景便消失，什么也不懂得了。我感到，我的聪敏和我的诚实，不过是一个假象。你明白吗？一个人欺骗自己的诚实，是最坏的坏事。我感觉到它藏在我的心底深处，犹如一个外表健康的人感觉到身体里藏着遗传的癌症一样。我开始厌恶大学，厌恶城市生活,厌恶夸奖我的朋友们,厌恶我的未婚妻,总之,厌恶一切使我自己这样神秘化的原因或作用。”

桑托斯很有兴趣地倾听着，心里有了乐观的情绪。这个人还能够思想；他这样清晰地表白自己，不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

但是这并不能维持很久。这是由于酒的刺激；这个有机体惯常只在短促的时间内对这种刺激发生反应，接着就迅速地沉沦到无意识的状态中去了。的确，短暂的停顿，就足够使他的幻景再度破灭。

“杀死桑陶洛！哈！哈！你别这样傻，桑托斯·鲁萨多！你以为桑陶洛什么的只是纯粹的修辞上的说法？我向你保证，它是确实存在的。我听见它在嘶叫。每天晚上它都在这里经过。它不仅经过这里，也经过加拉加斯，还经过更远的地方。我们之中，凡是血管里有鲁萨多家的血液的

人，不管在哪里，总听得到那桑陶洛的嘶叫。你也已经听到了它的叫声，所以你到这里来了。谁说过能够把桑陶洛杀死呢？是我吗？你对着我的脸啐唾沫吧，桑托斯·鲁萨多。桑陶洛是一个自在之物。一百年以来，它便在这块土地上驰骋，今后一百年它还要在这里奔跑。我被培养成了一个文明人,是我家的第一个文明人,但是只要对我说:‘你就回来，为你的父亲报仇。’便足够使我身体里的野蛮重现。你的情况也是一样；你听到了那个召唤。我已经看见你落在她的怀抱中，为了她的抚爱而发狂。然后她会把你一脚踢开 当你对她说:‘我准备和你结婚’时,她会嘲笑你的苦恼和……”

他抓着自己的头发。一会儿之前在他话中流露出的固执念头，最后终于支配了他。他的胳膊变得软弱无力，手指中间夹着几根头发，脑袋垂到胸口，喃喃地说：

“害人精!”

桑托斯·鲁萨多沉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对着这个已经毁灭了的人的戏剧性景象，心里感到十分沉重；他企图重新使他振作起来，便问他说：

“你的女儿呢?”

但是罗伦佐凝望着平原尽头的地平线，继续喃喃地在说着：

“平原啊！该诅咒的平原，你就是那个害人精!”

鲁萨多心里在想：

“真的，荒野的野蛮行动对于这个不幸的人的压力，比

那著名的堂娜芭芭拉的诱惑要厉害得多。”

神智突然的清醒，使这个过去是人的人脸上重又容光焕发。他那嘴巴萎缩露齿的可怕醉态，一刹那间都消失了。

“马利塞拉，”他喊“出来，认认你的表叔。”

但是茅屋里没有人回答；他又接着说：

“她不会从里面出来的，即使拖着她的头发也不会。她比一只野猪还粗野……一只野猪。”

他又垂下了脑袋，一条口水开始慢慢地从他那萎缩的嘴巴里流出。

“好吧，罗伦佐，”桑托斯站了起来说“我会时常到这里来的。”

醉汉迅速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冲进屋子。

“让她去吧。”桑托斯以为他是进去寻找女儿，就对他说“改一天我会认识她的。”一面开始解开系马的绳子。

他已经把脚踏上马镫，却看见罗伦佐正把装着甘蔗酒的长颈玻璃瓶举起来对着嘴巴直灌，由于瓶口没有对准，流得浑身是酒。于是他奔进屋子，从他手里把瓶子抢了下来。

但是醉汉已经喝了个够，喝得酩酊大醉。他抓住鲁萨多的胳膊，神志恍惚地盯着他，喊道：

“桑托斯·鲁萨多！看着我！这个土地是不饶人的！”

# 一一　沉睡中的美丽

桑托斯怀着对刚才看见的那个情景的沉痛印象，一路走回阿尔塔米拉。他又遇到了那个向她打听过那屋子的乡下姑娘。只有目睹了罗伦佐·巴格罗家里那种贫困的情况以后，他才有可能猜想这个披头散发的、粗野肮脏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赤脚孩子就是他的女儿。

她把那捆枯焦的树枝放在地上，自己俯伏在旁边，胳膊肘撑在砂土上，双手捧着脸颊，眼光里充满着幻想。

桑托斯停住马凝视着她。从贴在身上的那件稀薄油腻的破烂衣服下面，现出了一个美丽身躯的腰身和大腿的曲线；但是那双粗大的脚，因为赤脚走路而皮肤坚硬开裂，却破坏了魅力。他的怜悯的目光，却正是停留在这个可怜的丑相之上。

鲁萨多牲口的一声喷鼻打断了她的呆想。她发现了这个停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的男人，就把身子蜷缩起来，掩藏住两条裸露的大腿。她发出几声喃喃的抗议和抱怨以后，却扑倒在砂土上，笑了起来。

“是你吗，马利塞拉？”桑托斯问。

她不回答，于是他又问了一遍，她才以心神不安而更加

厉害的粗野，暴躁地回答说：

“ 您知道了我的名字,还问干啥 ?”

“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我猜想你就是罗伦佐 · 巴 格 罗的女儿。她叫这个名字，可是我得证实一下。 ”

她的粗野，就象她父亲用来比拟的野兽一样。她听到这两个她不懂的字，便回答：

“ 您要证实？哼！您弄错了。您还是继续走您的路吧。”

“ 如果她的粗野保住了她的天真,倒不是坏事。”桑托斯心里想,就接着又说“: 你懂得什么叫做证实吗 ?”

“ 哼 !您太喜欢问人了 !”她喊着 ,又笑起来。

“ 天真呢,还是恶意呢?” 桑托斯 · 鲁萨多这时候自问；他了解，她对他停下来和她说话是欢迎的，并不是不喜欢。他不再微笑，继续以怜悯的眼光注视着这一堆蓬乱的头发和破烂的衣裳。

“ 您要在这里呆到什么时候 ?” 马利塞拉咕哝地说“; 为什么不继续走您的路?”

“ 我问你同样的问题：你要在这里呆到什么时候？已经是回家的时候了。在这荒凉的地方，一个人走路，你不害怕吗?”

“ 呸！为什么我要害怕？难道树丛里的虫子会吃掉我吗？我一个人在我愿意走的地方走路，又管您什么事？难道您是我的爹爹，跑来惩罚我吗？ ”

“ 你的态度多么粗鲁，姑娘！难道没有人教过你怎么对

人说话吗？”

“那么您为什么不教我呢？”她的笑声又震动了那俯伏在地上的身躯。

“好吧，我来教你。”桑托斯回答她，他的怜悯已经开始变成了同情。“但是你必须先把学费付给我，那就是把你尽力藏起来的脸给我看看。”

“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喊着，缩得更紧；“快去吧，否则您要在这丛林里过夜了。”

“你不让我看见你的脸，我不离开这个地方。我来只是为了要认识你，因为我听说你长得很丑；我不亲眼看见，我不愿意相信。要我相信我的一个亲戚可能长得丑，可不容易。真的，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我们是表亲。”

“怪话！”她喊道；“除了我的爹爹，我没有别的亲人，因为我连我的妈妈都不认识。”

听到她提起母亲，桑托斯原来在这场闲谈中所有的愉快心情都被驱散了，而她也好象害怕真的引得他不高兴，从掩着脸的胳膊下斜眼对他望了一眼以后，坚持着说：

“我看您并不是我的什么亲戚，象您说的那样。如果是，您不会这么沉默。”

“是的，孩子。”他肯定地说，转用了怜悯的口气；“我是桑托斯·鲁萨多，你父亲的表弟。你可以问他，如果你想证实的话。还有，不要再把这两个字当做坏字。”

“好吧。也许您真的是我表叔……虽然我并不相信，知道吗？哼！人家都说，我们女人是好奇的。等等，那么，让

您马上就走吧。”

她没有等桑托斯坚持让他看她的脸，自己就抬起头来，但立即又低了下去，可是眼睛闭着，抿紧了嘴巴，使自己不发出笑声；这是惶惑的天真的卖弄风情。

她大概有十五岁，虽然食物不够，用水混浊，衣着褴褛，村野粗俗，损害了她的青春，但是在那可怜的肮脏蓬松的头发下，却可以看出一张容貌姣好的脸。

可是这仅仅一刹那的时间，便足够使桑托斯的眼睛看到了显露出来的美丽。

“你真漂亮，孩子！”他喊道，然后，他以另一种不同的同情注视着她；而她呢，也已经不再粗野，而是娇羞忸怩了。他的那声叫喊使她感情的第一个火花人性化了。她以一种甜蜜而恳求的声音对他说：

“那么，请您走吧。”

“还不够。”桑托斯回答，“你还没有给我看眼睛。让我看看它们。啊！我已经明白你为什么不敢当我的面张开眼睛了。这双眼睛一定是斜眼，很难看。”

“我斜眼？等一等。”

她振奋地抬起头来，张开那双漂亮的眼睛——她脸上最美丽的部分，凝神地注视着他，一眨也不眨，而他则又叫起来：

“这孩子真是无价之宝！”

“那么，请您走吧。”马利塞拉又说了一遍，脸颊的污垢下面升起一阵红潮，但眼睛还在注视着他。

“等一等。我马上就给你上第一课，你已经预付了学费。”

他跳下马，走近姑娘。她的乌黑的眼睛表现出害怕的恳求；他却抓住她的胳膊拉她站起来，对她说：

“来，表侄女，我要教给你水有什么用处。你是漂亮的，可是你如果对自己不这么马马虎虎，你就会漂亮得多。”

马利塞拉因为这个和自己谈话的人声调中没有邪恶的暗影，从本能的恐惧中恢复了过来。她觉得他属于一个跟她所习惯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她让他把她带到沼泽旁边的一个清水池塘边沿，用另一只没有被他抓着的胳膊掩着脸，在羞愧与高兴之间笑着。

他们一起到了池边，桑托斯教她弯下腰，自己用手掌捧起水，开始洗她的胳膊，然后洗她的脸颊，好象对待小孩子一样,同时对她说：

“你学学怎样爱上水，它会使你更加漂亮。你的父亲没有给你应得的注意，那是不对的。而且对你的身体这样随便，对造成你这样美丽的大自然，也是有罪的。至少你应当经常保持清洁，大地决不会对你吝啬它的水。我会给你带几件象样的衣服来，让你把这些几乎不能蔽体的东西换掉；还带一把梳子来，让你梳理头发，带一双鞋子来，让你不再赤脚走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有好久没有洗脸了吧？”

马利塞拉闭紧着嘴唇和眼睛，让清凉的池水洗着她的脸；她那处女的肌肤在男人的手的接触下战栗着。接着，桑托斯由于没有毛巾，抽出自己的手帕擦干她的脸，然后，托

着她的下巴，要她抬起头来。她张开了眼睛，望着他，望着他，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好吧。”桑托斯对她说，“现在你回家去吧。我陪你走，因为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一个人单独走路是不谨慎的。”

“不。我一个人走。”她回答，“您先走吧。”

现在她说话时，用的是另外一种声调了。

他的手洗濯了她的面庞，他的话则唤醒了她沉睡的心灵。她发现一切事情都突然改变了，连她自己也是另外一个人了。

她觉得自己肌肤光洁 她听到他说：“你真漂亮，孩子！”她想认识自己的好奇心就突然发作了。她的眼睛，她的嘴巴，她的脸型是什么样的呢？她用双手摸着自己的脸，触着自己的面颊，抚摸着自己，摸索着自己的模样，让双手来告诉她，马利塞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那双手却只对她说：

“我们是粗糙的，什么也感觉不到。那些枯干木柴，那些芒刺，使我们的皮变硬了。”

为什么她自己没有象感觉到自己的痛苦那样，感觉到自己的美丽呢？

两种温柔的印象，她还感觉得到。

脸颊上清水的凉意，现在还产生着一种无以名之的感觉。现在她觉得美丽了！这种崭新温柔的感觉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一棵树皮坚硬而粗糙的树，当嫩枝发芽时，必然

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温柔。一片在三月里烧焦了的大平原，忽然一天早晨发现自己满披新绿，也必然会震颤。此外，直到现在她从未听见过的那些话的感情，她还感觉得到。她反复地念着，听着它们在她心底深处的回响，于是她立刻认识到，自己的心曾经是一个阴暗、深沉、寂静、空虚的东西，可是也是一个有声音的东西，象她家里旁边的那口井，深邃黑暗，而里面却有一片可以鉴照的水。这个孩子是无价之宝！……这声音深沉地回响着，仿佛在井栏圈上对着井里说话一样。

在她周围，世界也不再是从前那时候的样子：一个茂密的丛林，在里面捡拾枯干的树枝；一个孤独的棕榈林，在里面的沙土上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躺着，一动也不动，直到心灵深处没有了感情也没有了思想。现在，鸟儿的歌唱听来那么悦耳；现在，沼泽面上倒映出风景，那个颠倒的棕榈林多么美丽，那个积水形成的深邃天空多么美丽；现在，从这捆枯干的木柴上纠缠着的藤蔓中，发出野花的天然香气，闻着多么愉快。美丽不仅是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到处都是美丽：平原上巴劳拉塔鸟的喉头发出的鸣啭，池塘里和水边上的柔草，幽深而透明的棕榈林，广漠无际的草原，以及甜蜜地下沉的光芒四射的宁静夕阳。而她，竟然一点不知道这为了给她的眼睛欣赏而创造的所有一切的存在！

马利塞拉第一次不能好好地在席子上睡觉。这张粗叶子铺的肮脏破床对她变得陌生了，好象她是换了一个新的身躯睡在上面，对这种不舒适很不习惯；碰着这些睡觉时也

不脱掉的破烂衣服，也使她感到厌恶，好象她现在才开始穿上它一样。她的全部感官，在厌恶这些习惯了的感觉；它们突然变得不能忍受，好象她的身上刚刚产生了一种更加细致的新的感受。

此外，女人的刚刚觉醒的心灵也使她不能入眠；生活变得复杂了，不象以往那样，好似风那么简单，只知道在草原上飘荡。许多杂乱的情绪开始在她的心中活动起来：有一种包含着许多痛苦的快乐，一个因为恐惧而战栗的希望，一种摇着脑袋摆脱一个念头的需要，一个立刻又要那个念头回来保持不动的愿望。还有许许多多她不能辨别的事情。

加拉奥鸟已经在歌唱，宣告白天即将到来。

“起来吧，马利塞拉！井水是清凉的。整晚上在井栏上面经过的星星使它变凉了。井底里还留着几颗呢。去吧，用吊桶把它取出来，倒在你的身上，让你浑身清洁，犹如它总是清洁的一样。”

同时,太阳出来了,月亮下去了,棕榈林在颤动着,仿佛黎明寂静中的一座圣林。

吊桶在井里不停地一起一落，那不见光明的地下的清水，闪烁地在这个成熟的裸露的身体上流遍。

# 一二　有一天总会实现

第二天，安东尼奥领着桑托斯到马加尼雅尔去看埃尔一米埃多的分界线移进到什么样的程度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蒙德拉岗兄弟的房屋已经退回到原来的地点去了。

“昨天晚上他们把它搬走的。”他喊着，“您看界柱是从什么地方移过来的。柱洞还在这里呢。”

“好吧。”鲁萨多说，“现在它是在原来的地点，从这方面来说，至少目前我们不会有什么纠纷。为了防止今后他们再在晚上移过来，我们在这一边筑一道篱笆。”

但是安东尼奥反对：

“那就是说，您要接受这条界线了？您要服从堂娜芭芭拉用不法手段打赢的官司了？”

“这是经过法院判决生效的既成事实。这些法院的判决，其中有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本来是可以经过上诉而得到胜利的，但是我不知道保护自己的利益……此外，不管怎么样，土地我还有的是。我看不见的是牲畜。只是零零落落有几头。”

“牲畜并不缺少。”安东尼奥回答，“事实是，它们几乎全

都变野逃跑了。阿尔塔米拉还有很多野牲畜，我已经对您说过，因为我们—— 您这些仍然愿意留在这里的少数朋友——不愿它们完蛋，就这样来设法繁殖它们。那是保全牲畜的唯一办法：让它们全部变野。这里从前缺少的是主人,现在缺少的是干活的人。”

“真的，我看见阿尔塔米拉已经变成一片真正的荒野了。从前,到处都是房子。”

“少数本来还留在这里的佃户，自从堂巴尔比诺当了管家以后，就被他赶走了。因为边界上没有了忠于鲁萨多家的人在那里看守，邻居们便可以随着自己高兴，随时随地进来赶走所有碰到的小牲畜。”

“那么说,敌人就不仅仅是堂娜芭芭拉了?”

“犹如人们所说：她对您的牲畜，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于是别人也随着自己的高兴插手进来。譬如，阿尔塔米拉的牲口饮水处便是这样完蛋的。他们把饮水处设在他们认为最适当的地方，让这边的牲畜自己跑去，落到他们的手中。因此，在每一个这种饮水处所在的地方，到了中午您就会看见那个牧场的四五个雇工在那儿用套索捕捉鲁萨多家的牲畜。您望望那边。您看见那一群牲畜吗？那些牲畜都是走去寻找勃拉玛陀尔的饮水处的；那些饮水处所在的土地以往都是这边的，现在却属于埃尔—米埃多的了。没有烙印的牛，只要走到了沟渠旁边，便算是丢定了。堂娜芭芭拉的雇工们训练牲畜往那个方向去，甚至使它们养成了习惯，我们无法阻止。如果来的人是巴格罗尼亚牲畜舐盐地

的那个外国佬，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人就是今天早晨我和您谈过的密斯脱丹吉尔①。这个人从狡猾的平原人那里学会了全部盗窃的本领，凡是经过柯罗萨利托深坑的牛，没有一头能够回到这里来的。我认为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原来饮水处的水闸修好，使牲畜习惯，不再去找邻居的饮水处，并且重新树起栅栏——那是直到您父亲那时候还有的——封住柯罗萨利托深坑的路，防止牲畜通过，再到巴格罗尼亚的舐盐地去。如果您愿意，今天便可以开始挖掘木桩的坑洞。”

“不要这样性急。首先，我必须研究一下阿尔塔米拉的文件,确定界线在哪里,再查阅一下《平原法》。”

“《平原法》？”安东尼奥讥讽地回答，“您知道这里的人怎么称呼它的吗？叫它堂娜芭芭拉的法律。因为人家说是她出钱制订，使它符合于她的利益的。”

“照这里发生的事情看来,这不足为奇。”桑托斯说，“但是只要它是法律，便得根据它做。已经没有办法修改它了。”

那天下午，桑托斯研究了阿尔塔米拉产权的文件和《平原法》以后，书面通知堂娜芭芭拉和密斯脱丹吉尔，说他决定把牧场用篱笆围起来，希望他们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赶出他们各自在阿尔塔米拉草地上放牧的牲畜，同时也请他们准许他从埃尔一米埃多和[illegible]盐地撤回他的牲畜。

①密斯脱丹吉尔，英语，意即“危险”先生。

这些信件，是由安东尼奥分别给他们送去的；一路上他这样想：

“这对堂娜芭芭拉说来，等于抢去了她的金钱。这道篱笆，是按照她的法律所规定而做的，我并不很喜欢。但是她更不喜欢。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把牲畜赶进畜栏的。”

第二天傍晚，桑托斯和安东尼奥一起到鲁萨台拉马塔去。骑着马在惯常通行的草原地带走了两小时以后，开始穿进一片杂生着干枯薄荷丛和苦味苕帚草的田野，这里完全没有牲畜的踪迹。

从马塔的黑色丛林后面，升起了月亮的圆盘，把一片凄凉的光辉撒在杂草纠结的广漠原野上。

安东尼奥让他的牲口放慢步伐，然后叫鲁萨多注意缄默，两人上了一个砂丘的斜坡。

“小心些。”这个工头对他说，“您就会听到您都不能想象的声音。”

他把双手合成个传声筒，从砂丘的高处发出一阵尖锐的喊声，冲破了夜空的寂静。

立刻升起了一阵不断增强的巨大闹声，从这里高处所能望见的广阔空间，全部都在无数野生牲畜的冲撞践踏占领下骚动着，颤抖着。

“您听！”雇工叫喊着，“这是成千上万不认识人的也没有打过烙印的牲畜。七年多了，没有马匹进过这块草地。您在这里听到的这个，还远不能和更深入到靠近古纳维契

河那边的野生牲畜群相比。不管怎么样，阿尔塔米拉还能够支持。这些野生牲畜曾经是救星，但是现在不能让它们这样下去了。如果您觉得可以，我想开始对这些吵闹的东西来几下子。在目前，我们缺少使套索的人材，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付野生牲畜的。不过我知道哪里有，我也能够叫他们到这里来干活。此外，我觉得我们要恢复制酪工场也不难；从前我们有过，而且效果也很好。制酪工场有好处，不仅可以有较多的银钱收入，而且它还可以驯服牲畜。这里的牲畜都野蛮得很，许多马都干活累死了。”

这些实际的理由，已经足够成为设立制酪工场的目的，但是桑托斯·鲁萨多还看出了另外一个，一个性质不同，然而对他来说和经济的原因同样有趣。那就是：一切可以用来制服野蛮的手段，对他的精神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最后，第二天和安东尼奥又谈了一次话以后，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和他开化平原的计划更加相符。

“今天,我们使了一场套索,就‘套捕,了十多头没有烙印的牲畜。’桑多瓦尔对他说。

所谓“套捕”，意思就是在牧场范围内用套索捕捉碰到的没有烙印的牲畜。这是阿波累平原人最热衷的工作。在这无垠的草原上，庄园没有篱笆围住，牲畜自由自在地游荡，对牲畜的财产权，便看一个牧场主能够弄得到多少。或者是和邻居们一起在畜栏里协商，谁围捕得来的断乳小牛或无主牲畜,就加上谁的烙印 或者,除此以外,随时依靠那使用套索的手臂的自然权利来决定。这最后一个取得财产

权的原始方式——这是由于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唯一可能通行的方式，法律也予以认可，唯一的限制是占有的土地的面积和牲畜的头数—— 不管怎么样,总带点儿掠夺的性质。它不仅是一种劳动，而且是空旷的平原上人们最喜爱的一种游戏。在那里，武力仍然就是权利。

鲁萨多这样考虑了一会儿，作出结论说：

“这一切妨碍畜牧的发展，因为它们破坏了鼓励的原则，等到平原法规定产权人必须用篱笆把他们的牧场围起来时,这一切都会消失的。”

安东尼奥反对：

“也许您有道理，但是为了这个，首先必须改变平原人的本性。平原人是不肯接受篱笆的。他愿意他的草原敞开着，象上帝创造时那样。而他所以要这样，正是为了围捕落进他套索里的牲畜。如果不让他有这种乐趣，他会愁闷而死。一个平原人能够说：今天我套住了多少牲畜，他就心满意足了。他的邻居在那里说同样的话，他不在乎，因为平原人总相信自己的牲畜是安全的，邻居所捕捉的肯定是别人的东西。”

然而鲁萨多继续在思索养成树立篱笆的习惯的必要性。平原的文明要从它开始。篱笆是反抗武力万能的法权，是人们在原则前面的必要限制。

因此，他已经有了一个文明传播者所有的真正的任务：把建立篱笆的必要性引进《平原法》中去。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些想法，仿佛在那令人头昏的驯

马时，跨在一匹野马的背脊上，使平原的幻景旋转一样。铁丝篱笆的铁丝，这在大自然曲线之内的人为的直线，会在这片土地上，在很久以来使人们以漫无目标的希望在胡乱寻求方向时迷失和幻灭的无数道路中间，划出一条通向未来的唯一的笔直的大路。

这一切打算都是在他热情地自己对自己说话的高声中形成的。的确，这个未来平原的幻景是非常美丽的，它文明,它繁荣,伸展在他的想象前面。

那是一个日光强烈、风势猛劲的下午。牧草在虚幻的水的颤动光环中起伏着，远处的砂丘上和地平线上，灰砂好象一股一股的浓烟一样在飞跑，那是大风扬起的尘土。

突然，这个梦想者在一刹那之间忘记了周围的现实，以想象为真,或与幻景游戏,喊了起来：

“铁路 那里来了铁路。”

接着，他忧郁地微笑起来，好象在欣赏那无法实现的希望以后，嘲笑自己的受骗一样；但是他把砂丘上风的快乐游戏注视了一会儿以后，乐观地喃喃说道：

“有一天总会实现的。进步会渗透平原，野蛮会失败后退。也许我们是无法看到了，可是我们的血一定会在看到的人的心中搏动。”

# 一三“危险”先生的权利

这是一大堆肌肉，红色的皮肤，一双湛蓝的眼睛，一些亚麻色的头发。

他来到这里，已经有好几年，扛着一支来福枪，是一个打老虎和鳄鱼的猎人。这个区域使他喜欢，因为它和他的灵魂一样野蛮，因为它是征服的好地方。这里的居民在他看来是低劣的，因为他们没有浅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虽然他带着枪，人们还相信他是来建立一个牧场和带来新思想的；他们对他抱着许多希望，同情地欢迎他。但是他却在别人的土地上，不经过许可，就树起四根柱子，柱子上面搭起一个棕榈叶的屋顶，建成了这座茅屋。于是他挂起他的吊床和来福枪，躺进吊床里，点上烟斗，摊开胳膊，松一松他有力的肌肉，喊道：

“All right!①我是在自己的家里啦。”

他说他的名字叫威廉·丹吉尔，美国人，出生在阿拉斯加；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丹麦人，都是淘金者；但是人们怀疑这个姓名是否真的，因为他往往立刻接下去说：就是

①英语，“行啦！”

“危险”先生。因为他是一个幽默家——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说——具有孩子的天真，所以人们怀疑他用这个姓名，只是为了便于加上那个使人不安的解释罢了。

另一方面，他这个人周围确实有些神秘的气味。据说他在初到这个地区定居时，曾经好几次把一些纽约报纸上的新闻片断给人看，上面的标题总是 The Man Without Country①，里面为某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公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提出抗议。据他自己说，这指的便是他，虽然他从来没有清楚地和满意地解释过这不公平的事情是什么，也没有解释过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称呼来掩藏自己的姓名。人们给他许许多多的便利，希望美元会象河水一样流到平原上来。

这时候，密斯脱丹吉尔的事业，只是猎捕鳄鱼，每年输出大量的鳄鱼皮。有时候为了娱乐，他也猎一些老虎，美洲狮和别的他枪所能及的野兽。有一天，他打死了一只刚刚产子的母山猫，取得了几只小山猫。他把其中的一只养大驯服，和它嬉戏，以锻炼他这个粗野大孩子的无休止的好脾气。这只山猫为了表示亲热，已经把他抓伤了好几处。但是他却高兴得很，逢人便显示他的伤痕，这也给他带来了和那些新闻一样多的声望。

不久以后，猎人的茅屋变成了一所内部布置得够舒适的房子，四周围绕着很大的畜栏。这个变化似乎表示这个

①英语，“没有祖国的人”。

“没有祖国的人”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扎了根。这是在和堂娜芭芭拉发生了接触以后开始的。

那是阿波里那尔上校的时代，刚刚以埃尔一米埃多命名的牧场正在建立。密斯脱丹吉尔听到了亲人的传说，想亲眼看看这个野蛮的仪式；这个迷信的女人是不可能不举行这样的仪式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便去拜访了她一次。当然，为了另外一个原因，这也是应当的，因为他搭茅屋的那一小块土地，是属于她的财产。见到这个外国人，听到他表示那使她高兴的愿望，爱上他，拟订她的一个计划，这对堂娜芭芭拉来说，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他叫阿波里那尔去邀他来和他们吃饭，殷勤地劝他们喝酒。这杯中物对他们两个人说来都是十分喜爱的，但是这个克里奥约① 酒量较差，醉得稀里糊涂，根本不知道邀来的客人和他的女人在席间挤眉弄眼，商量怎么背叛他的计策。

这时候，雇工们正在很迅速地挖一条沟，准备把一匹背脊受了伤只能用来做亲人的老马活埋在里面。

“我们将在午夜的时候把它埋下去,那是指定的时间,”堂娜芭芭拉在说，“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场，因为雇工们不应该看到这个礼节。根据风俗，是应该这么做的。”

“好吧!'这个外国佬喊道;‘上面是星星,下面是我们,把泥土埋到一匹活马的身上。太好啦！美丽得象图画一样！”

①克里奥约，生长在美洲的白人移民后裔。

至于阿波里那尔，他既不知道那个风俗，也不再是一个有能力反对的人，等到出发的时间到了，他还需要密斯脱丹吉尔把他抱上马背，一路从庄屋走到远处的奠基地点去。

沟已经挖开，正在兴建的畜栏的柱子上，拴着那匹伤了背脊的老马，这个野蛮仪式的牺牲品。沟旁有三把给埋葬者用的铁铲。满天星斗的夜空阴沉地笼罩着这个荒凉的地方。

密斯脱丹吉尔解开老马，把它牵到沟边，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对它说着一些怜悯的话，引起了阿波里那尔的傻笑。接着，他狠命一推，就把马推进沟中。

“现在,堂娜芭芭拉,您祈祷吧,用您所知道的祷词祈求您的那些魔鬼朋友不要让这匹马的灵魂逃走。还有您，上校,请您赶快动手。现在我们是埋葬者,得把事情办好。”

阿波里那尔已经拿起一把铲子，正在和重力规律作斗争，以便能够弯下身子把沟边堆着的土铲起，同时嘴里咕哝着一些下流的话；这些话似乎使他很高兴，因为他每说一句便笑一阵。最后，他终于铲起一铲土，笨拙地端平了，身子随着铲子前后摇晃着。

“看你醉得多厉害,上校!”密斯脱丹吉尔说了一声,他对埋葬者这个角色很热忱，非常迅速地一铲接一铲地铲着；这时候他看见阿波里那尔丢下铲子，用手按着腰部，摇晃了几下，发出一声致命的呻吟，接着便掉进沟里，背后插着他自己的矛头。

“哦!”外国人喊,停住了工作,“这件事节目里可没有。

可怜的上校！”

“不要可怜他，堂威廉。他对我也有此心。我所干的不过是先下手而已。”堂娜芭芭拉说着，拿起上校手中丢下的铁铲；又说：“请您帮助我。您也不是那种为了这类事情而眼睛水汪汪的人。在您本国，您干的事还要坏呢。”

“他妈的！您的舌头没长疮。密斯脱丹吉尔眼睛里从来不水汪汪；但是密斯脱丹吉尔不干节目里没有的事。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埋葬亲人。”

他这样说了以后，丢下铲子，骑上马，回到他的茅屋里和山猫玩儿去了。

但是他保守着秘密，首先是为了不想卷入一场可能使“没有祖国的人”的秘密复杂化的纠纷；其次是，因为对他这样一个轻视一切的外国人来说，阿波里那尔和陪他同葬的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后来流传说，上校是在企图游过勃拉玛陀尔峡口时淹死的，而这种说法的唯一证据，是几天以后在那峡口捉到的一条鳄鱼的肠胃里，发现了一只戒指，堂娜芭芭拉认出就是他的。对于这件事，密斯脱丹吉尔一点未加理会。

为了报答他保守的秘密，她把那间茅屋改成了象样的房子，并且在巴格罗尼亚的土地上筑起了畜栏。这个猎鳄鱼的猎人就变成了畜牧主，或者说得更恰切一些，变成了牲畜的猎人，因为他盖上自己烙印的小牲畜，都是别人的东西，有的属于阿尔塔米拉，有的属于埃尔一米埃多。就这样过了一个时期，堂娜芭芭拉不去麻烦他，他也不再想着她，

直到有一天，他来到埃尔一米埃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听说您想收回您给堂罗伦佐·巴格罗的那一小块苍鹭棕榈林附近的土地。我是来告诉您：您不能做这种专断的事，因为这个人的权利归我保护。我来管理这一小块土地；这是他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了。您也不能派遣您的人到那里去收取在那块土地上吃草的牲畜。”

但是罗伦佐·巴格罗的权利，只是从一个篡夺者的手里转移到另一个篡夺者的手里而已，因为这些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是密斯脱丹吉尔从圣佛南多或加拉加斯回来时和一大批他所喜欢的饮料一起订购的一瓶瓶的威士忌酒，或者他叫埃尔一米埃多酒铺送来的一罐罐的甘蔗酒；这些甘蔗酒，他向来不给堂娜芭芭拉付钱。

相反地，这个外国佬由于随意套捕牲畜，却发了财。那是古老的巴格罗尼亚剩下的一个角落，几乎只是一小块草地，有一条到了夏天便干涸的沟渠流过那里，它名叫“牲畜舐盐地”，因为它那含硝的河床吸引着附近牧场的牲畜，经常有许多跑到这里来舐沟里的碱土。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一小块土地的范围内捕捉没有烙印的牲畜，便是非常容易的事。这块土地面积不够《平原法》所规定的最低限度,因此他无权共有那些在开放的平原上游荡的没有烙印的牲畜。可是密斯脱丹吉尔能够超脱在这些明文规定之外，把邻居的牲畜据为己有，因为鲁萨多家的管家们总是可以用钱收买的，而埃尔一米埃多的主人则不敢向他抗议。

他就这样搜集他的收获，一到冬天就赶去出售。到了

雨季，舐盐地的沟渠里充满了水，牲畜不到这里来了，于是他便留在圣佛南多或加拉加斯，一直等到水退。他在那里大量花钱喝酒，因为他自己并不吝惜金钱，而且他那双大手也总嫌供他挥霍的钱不够。

他正打算作每年照例的出门旅行的时候，接到了鲁萨多通知他决定重新建立柯罗萨利托的栅栏的信；阿尔塔米拉的牲畜正是经过那个地方而在舐盐处消失的。

“噢！他妈的！”他看着信叫起来，“这个人想干什么啊？安东尼奥，请您告诉鲁萨多博士，说密斯脱丹吉尔已经看了他的信，说了这些话。您听清楚了：密斯脱丹吉尔需要柯罗萨利托深坑开放，他有权利阻止他建立任何栅栏。”

桑托斯·鲁萨多可不相信，第二天他就到那里去弄明白这件事情。

狗一叫，美国佬的那副堂皇仪表就在廊檐下出现了，表示出十分客气的态度：

“请进来，我的博士，请进来。我知道您会到这里来的。我非常抱歉，不得不告诉您，您不能把柯罗萨利托深坑的入口封闭。请进来坐吧。”

他把鲁萨多让进一间屋子，里面墙上挂满着他的打猎嗜好得来的纪念品：全副的鹿角，老虎、美洲狮和棕熊的毛皮，还有一张很大的鳄鱼皮。

“请坐，博士。您不用怕；那只小山猫已经关在笼子里了。”

他走到桌边，那上面放着一瓶威士忌酒：

“我们来喝一杯早酒吧，博士。”

“谢谢。”桑托斯回答，拒绝了他的邀请。

“噢！您别说您不喝酒。我很高兴，见到您光临舍间。我想请您赏光，和我一同来那么一个小棍儿①，就象你们这里说的。”

桑托斯讨厌他的这种纠缠，然而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接着就谈到正题，说：

“丹吉尔先生，关于巴格罗尼亚的界线，我相信您是弄错了。”

“噢！不会的，博士。”外国佬回答，“我谈到哪件事，我就决不会错。我有我的地产平面图，我可以给您看。请等一等。”

他走进隔壁的房间，一忽儿又走了出来，把另外几张纸塞进裤袋，以便把手里一张卷起来的纸摊开。

“就是这个，博士。柯罗萨利托和阿尔考诺加尔·德·阿瓦霍都是在我的地产之内，您可以亲眼看得出来。”

这是他画的一张平面图，上面表示出他所讲的那些地方都属于巴格罗尼亚的范围之内。鲁萨多为了礼貌，把它接了过来，但是回答说：

“请您允许我表示意见，我觉得这张平面图不是可靠的证据。必须把它和巴格罗尼亚的以及阿尔塔米拉的产权单

①意即喝一小杯酒。

据互相对照一下 ,可惜我没有把我的带来。”

美国佬依然笑着，反驳说：

“ 噢！糟糕！博士以为我画的这些东西难道都不在我的头脑里吗？除非我完全肯定，我从来不说。 ”

“ 您不应该这样理解我的话，我不过是说这并非是一个证据。我并不否认您拥有其他真实的文件；既然您想把它们给我看 ,就请您给我看看。”

由于这个外国佬不断地吐着烟斗的烟，态度确实无礼，他就以更强硬的语调，接着说：

“ 我告诉您，在采取这个步骤之前，我已经根据我的产权契据，仔细地研究了这个事件。请允许我提醒您，我说柯罗萨利托和阿尔考诺加尔 ·德 ·阿瓦霍是属于阿尔塔米拉所有 ,我也是有把握的 ,因此 ,在深坑树起栅栏 ,是我的无可争辩的权利。此外，直到我父亲那时候为止，那还是不多年以前 ,那里还有着一个栅栏 ,它的空穴有几个到现在还在。”

“ 您父亲那时候 !”密斯脱丹吉尔嚷道“ 我不愿意对您说，您说您肯定还拥有那些权利，您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 您认为已经失去时效了吗 ?”桑托斯质问他 ,并不理会那个人对他说话时的腔调。

“ 噢！我不想继续再凭空说话。 ” 他把塞在裤袋里的几张纸拿出来，接着说：“ 这里写着呢，您可以看看。我很满意 ,您自己的眼睛会说服您 ,您不能树立那个栅栏。”

他把一张文件放在他的手里，那是由罗伦佐 · 巴格罗

和阿尔塔米拉的一个管理人签署的；这个人在何塞·鲁萨多死后接管了阿尔塔米拉。按照这个文件，巴格罗尼亚的主人通过买卖，得到了柯罗萨利托和阿尔考诺加尔·德·阿瓦霍一带的山丘；此外，阿尔塔米拉的主人还承担义务，不得在这界线上树立栅栏或者建筑任何其他足以阻挠牲畜自由通过的建筑物。

这笔买卖的目的，恰恰正是要消除鲁萨多所提到的那个栅栏的障碍，因为它封闭了深坑的入口，阻止阿尔塔米拉的牲畜走到邻居牧场的舐盐地去徘徊。可是桑托斯对这笔交易以及附带的条件一无所知，就象他对他的代理人为了自肥而把他的产业招致了多少其他损害，承担了多少其他义务一样一无所知。在他手中保存着的一捆纸中，根本就不会有这些文件的副本。

密斯脱丹吉尔给他看的文件，是经过合法的证明和注册的。桑托斯惭愧自己行动的冒失，现在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阿尔塔米拉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可是和这张文件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几张载明罗伦佐·巴格罗把‘舐盐地’草地出售给美国佬的文件，这上面所看到的出售者的签名，写得模糊不清，歪歪斜斜，无法辨认，给人的印象，好象是一个不识字的人被别人把着手勉强写的。在他看来，这摆在眼前的，便是外国佬对罗伦佐的软弱意志所施加的压力的一个真凭实据，因此他可以不冒诽谤的危险，肯定这笔交易不过是掠夺，是按照堂娜芭芭拉在其他相同的交易中迫使他签名的方式办理的。

“我忘记了我来到这里的目的。”他注视着这模糊不清的签名时这样想，“我曾经对自己说过，我是来保卫人们被蹂躏的权利的，可是我甚至还没有调查这个可怜的人的权利是否保卫得住。这种买卖的缺点是在于能够翻案，那倒是不足为奇的。”

这时候，密斯脱丹吉尔走近桌子，斟满两杯威士忌酒，来庆祝他对那个前来要求自己已经丧失的权利的邻居所得到的胜利。一种自我优越的满足之感，促使他想侮辱一下这个胆敢和他争论他的权利的劣等民族的人。

“再来个小棍儿吧,博士？”

桑托斯从座位上跳起来，以个人尊严受到侵犯的目光注视着他。但是美国佬对这种态度却毫不在乎，神色自若地斟满了他的杯子。

鲁萨多把文件还给他，对他说：

“我完全不知道柯罗萨利托和阿尔考诺加尔·德·阿瓦霍出售的事。否则的话，我也不会来要求与我无关的东西了。请您原谅。”

“噢！您别在意，鲁萨多博士。我知道您是不了解真相才说的。那么让我们再喝点儿威士忌酒讲和吧，因为我愿意跟您做个朋友，而威士忌酒对这类事情是很有用的。”

鲁萨多这时已经重新控制住自己，回答说：

“我不喝了,请您原谅。”

密斯脱丹吉尔明白，对方也没有接受他表示的友谊，所以等到鲁萨多告辞，看着他走远，就对自己说：

“噢！这些小人儿，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什么。”

桑托斯在回到阿尔塔米拉去的途中，走近罗伦佐·巴格罗的房子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他明白地解释一下失去巴格罗尼亚的经过。

巴格罗陷在他那只肮脏的吊床里，宿酒未醒，还在昏睡。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一阵嘶哑的鼾声从他的喉头发出，一条黏糊的口水从半张着的嘴里淌了下来。在酗酒以后的沉睡中，他那可怜的脸带着临终的痛苦表情。桑托斯被这景象吓了一跳，他走过去，摸着垂在床外的手臂的脉搏，感觉到了手指下动脉血管的搏动。他同情地注视了他一会儿。

“这个不幸的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了，但是我必须为他做一点事情。”

吊床下面有一只卡马萨瓜，里面放着一只毕却瓜①；这是用葫芦一类的壳做成的乡村酒罐和酒勺。只要把胳膊伸下去，加上酒勺的帮助，罗伦佐就能把卡马萨瓜里装的酒喝得精光。他就这样一勺一勺地把酒倾进嘴里；这里的人把这种野蛮的酗酒方式叫做‘浇蜜’。

鲁萨多一脚把酒罐踢开，然后抓住桌子上那只还有不少甘蔗酒的长颈玻璃瓶，丢到屋外。这样做了以后，他看见要叫醒罗伦佐是没有办法的事，就准备离开那里。这时候，

①卡马萨瓜和毕却瓜都是葫芦一类的瓜，晒干后，用作器皿。

出现了那个美国佬的红色肥胖身躯和挂在脸上的微笑。

他假装是凑巧在这里遇着鲁萨多的；但是后者由于看出了他是有意在后面跟踪而表示不大高兴，他就用头向着罗伦佐指了指,问：

“醉了，是吗？无疑地他把我昨天送来的甘蔗酒都喝光了。”

“您把酒供给这个人是不对的。’桑托斯回答。

“这个人无可救药了，博士。您让他自杀完事了吧。他不愿意再活下去了。他还在恋着那个美丽的芭芭丽塔呢。恋得发狂了，就喝了又喝，想忘记她。我已经对他说过许多次：‘堂罗伦佐,你是在杀死你自己。’但是他不愿意听我的话，不肯把那只小小的毕却瓜从嘴边拿开。”

他走近吊床，摇动着绳索：

“喂！堂罗伦佐！有客人来了，好家伙。你预备在这只吊床里躺着打鼾打到什么时候？鲁萨多博士来了，来问候你了。”

“让他去吧。’桑托斯说着,准备走开。

罗伦佐半睁开眼睛，咕哝了几句听不清的话。美国佬粗暴地刮了他一下耳光，大笑起来：

“你该刮一下子啦,好家伙!”

他回转头来，向着棕榈林望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膀，弯起手指,仿佛要抓什么,呲着牙,喷出一个鼻息,学着山猫和他嬉戏时的样子。

“这个人在干什么?桑托斯自己问自己,对这种荒诞的

模样感到奇怪。这时候，这个人却哈哈大笑起来，自己解释说：

“姑娘来了,跳霍罗波舞的漂亮人物。”

那是马利塞拉，顶着一捆木柴回来了，就象那天下午在棕榈林里遇到她时一样。但是她已经是另一个人，不再那么肮脏而蓬头散发了。她穿着桑托斯送来的一件衣服；那是他托梅莱西奥·桑多瓦尔的孙女们替她做的。她浑身显示出清洁，甚至打扮得很好看的样子，虽则她干的活是粗活。桑托斯满意地看到她的这种改变，这是他的几句话的结果。同时，他也看出来，这房子也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肮脏发臭的洞穴了 地下已经打扫过 如果说,贫困仍然没有摆脱,那么至少杂乱肮脏已经消失。

这时候，密斯脱丹吉尔接着说：

“现在该叫马利塞拉小姐了，不过还是粗野得象只山猫。”

他伸出食指，做出责备的姿势：

“昨天你用指甲把我抓出血来了。”

“呸 那么您为什么摸我 ?”马利塞拉回答。

“她对我野极了，因为我说：我从你的父亲那里买下了你，等他死了我便把你带走。我家里有一只公的山猫，我也想要一只母的山猫,可以生小山猫。”

密斯脱丹吉尔高声大笑，炫耀着他的残暴蛮横，而马利塞拉则恼怒地咕哝着。桑托斯看出了这个女孩子在这残酷无情的人的监护下冒着多么大的危险，不禁又一次激起了

对他的深刻的仇恨。

“ 太过分了。’他喊道,已经不能抑制自己;“ 您弄醉她的父亲,掠夺他的产业,还要变本加厉地待她这样毫不尊重。”

密斯脱丹吉尔突然停住不笑；他的蓝眼珠子发暗，脸上没有了血色。但是他没有改变声音地回答：

“ 坏了， 坏了！您要是把我当作敌人，我能禁止您踏上您脚下的这块土地。我有权利禁止您这样做。 ”

“ 我知道您的权利的历史。’桑托斯回答,做出了激烈的决定。

美国佬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他假装不懂得桑托斯的话，取出烟斗，装上烟，用火柴点起围在一双粗大多毛的手掌中间的烟斗，一面抽，一面回答：

“ 您什么也不知道，您这家伙。您甚至不知道您自己的权利。”

他走了，在他那双侵犯无力自卫的国土的征服者的宽脚板下，坚硬而干燥的土地发出了响声。桑托斯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变成了羞愧，但是他即刻反击说：

“ 马上我会叫您相信，我是知道我自己的权利也懂得怎样保卫这些权利的。 ”

他决定把罗伦佐和他的女儿带到自己家里去住，解除他们在外国佬手下的可耻的监护。

# 第　二　部

# 一　一个不平常的事件

堂娜芭芭拉接到鲁萨多通知她决定在阿尔塔米拉筑篱笆的信时，所用的对策是很狡猾的。再也没有比受到这种限制更使她不高兴的事了；因为她这个人，只要有人一说到她的霸占野心，她总是狡猾地回答说：

“可是我并不象别人说的那样有野心。我有了一小块地便满意了，只要我始终是在我所占有的一切东西的中心，不管哪里都可以。”

可是，看完了那封信，她却以一个浑厚纯朴的女人的声调高声说：

“那么，就这样吧！为了这条有福的界线而和阿尔塔米拉引起的纠纷总算可以结束了，因为鲁萨多博士会把他的牧场围起来，以后就不会再有误会了。围篱笆，这是最好的办法。是的，先生！这样一来，谁都可以知道他的地是到哪里为止，这就可以象俗话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家里，而上帝则在所有人的家里。就是这样！很久以来，我便想到围篱笆，可是因为需要很多的钱，一直未能如愿。博士是能够实现他的愿望的，因为他有的是钱，在这上面花费一点也不错。”

巴尔比诺 · 拜依巴听说鲁萨多有信来，以为或者与他有关，便走近前来，凝神地注视着她，不了解她的这一套只是一种狡猾手段，目的在使正在等候答复的安东尼奥 · 桑多瓦尔把她接到信时心情如何舒畅的这种话带回阿尔塔米拉去。

但是安东尼奥早就听说过，她只有在酝酿一个狡诈计谋时，才使用这样的声调说话，所以心里在这样想：

“现在正是这个女人最可怕的时候。”

“那么,请您告诉鲁萨多博士,”她最后说,“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建议；但是，谈到隔开的篱笆，我目前还没有条件支付那笔费用。如果他愿意而且很急迫的话——我已经看出来，博士是象俗语说的那种一到便要推倒牲畜阉割的人——他可以动手先把木桩一下子树好，然后我们再商量。他可以告诉我花了多少钱，我们不会为了这种事而争吵的。”

“还有博士请求您承担的工作,”安东尼奥问,也用着她说话时的特别语调,“您怎么答复他呢？”

“啊,我忘掉了他还对我说过这件事。请您告诉他,我的草地目前还不允许干这件工作；但是一等到能够干了，我便通知他。在这期间，他可以树立木桩。从现在直到我们安装铁丝网，这段时间足够让他收聚他那些在我这里的牲畜，而我也可以收回在他那里的小牛。请您就这样告诉他，还请您代我向他问候。”

安东尼奥刚走，巴尔比诺 · 拜依巴就把自己以为堂娜

芭芭拉准在那么想的邪恶念头表示了出来：

“毫无疑问,鲁萨多博士不会有时间树立这个篱笆的。”

“为什么不会有？”她回答,一面把信摺起来,重新放进信封里，“这不过是几个星期的问题。不过，如果他不搞错，把它筑进这边界线里来的话。”

她回复到天然的声音，不再显得狡猾，因为已经没有了目标。

“把蒙德拉岗兄弟叫来。”

第二天早晨，界柱和马加尼雅尔的房子都搬了家，然而不是搬进阿尔塔米拉，就象以前经常搬的那样，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往后退，搬到一个与最后法定标记不符的地方。

这个策略，目的是让鲁萨多在树立篱笆时，只注意界柱和房屋而超出到范围之外，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划定界线的含混条文中记载得最明确的部分。之后，便很容易证明这样的搬动是鲁萨多搞的，而且那里已经没有人会阻止他，因为这马加尼雅尔荒野上的唯一居民——蒙德拉岗三兄弟，三天以前就迁出了这座会走路的房子。她所设想的计划大概便是这样。

甚至那个不常对任何人作任何让步的巴尔比诺·拜依巴,也不得不承认：

“没有问题！别人只看见牛的地方，这个女人会看见蛆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道友的主意，不过可以肯定，这个计策想得巧妙。”

的确，搬出马加尼雅尔的房子以及把界柱恢复到最后

一次诉讼判决词所指定的地点的这个命令，并不是企图应付后来事态的策略，因为在那个时候，堂娜芭芭拉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想到桑托斯·鲁萨多会有树立篱笆的可能。但是结果发现，这样做对她新近策划的诡计很有用处，她便自己欺骗自己，把它算作她的计划的第一步，好象一开始她便预料到了敌人的企图，所以才这样策划的。她自己相信自己由于道友的帮助，具有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这便是这种能力所发生的作用和显现的奇迹。这些孤立的一时的冲动，与后来偶然发生的事件衔接起来，再加上她经常得到运气的帮助，从表面上看——她自己也正是这样看的——似乎有效的奇异的预见会这样时常地发生。但是，从里面看，堂娜芭芭拉是没有能力想出任何真正的计划来的。她的能力，只是在于知道怎样立刻充分利用她的这些冲动所产生的意外结果。

但是这一次，事件的发展却并没有给她帮助。桑托斯一方面受到被这个女人的虚假态度引起疑虑的安东尼奥的警告，另一方面，受到刚和密斯脱丹吉尔发生的事件的教训，因此，在着手树立篱笆的木桩以前，仔仔细细地把这个事件研究了一番。等到她看见他恰恰树立在应立的地点，没有落进圈套时，她得到了某一种新的东西从那一刻起已经在她身上产生的直觉。

虽然如此，由于自己处境不如意，她反而骄傲起来，选择了公开的暴力。几天以后，鲁萨多再度来请求准许他从埃尔一米埃多草地上撤回牲畜时，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现在，博士，”安东尼奥·桑多瓦尔暗示说，“无疑地，您会付给她同样的价钱，把篱笆围起来，不准她从这里撤回她的牲畜了。不是这样吗？”

“不。在目前，我要请求直接主管当局强迫她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同时我也要民政长官公署传密斯脱丹吉尔到案。这样，两个困难问题可以一起解决。”

“您相信裴尔纳勒特先生会理会您么？”安东尼奥还在反对；阿尔塔米拉和埃尔一米埃多都属于他所说的那位民政长官的管辖范围之内，“裴尔纳勒特先生和堂娜芭芭拉是指甲和肉。”

“我们会看他是不是给我支持正义。”桑托斯最后说。第二天，他便起程到本区的首府去了。

荒原之中的一堆瓦砾，一个古老繁荣市镇的遗址。泥土和棕榈盖的茅屋四散在草原上；那边，另一些茅屋，排列在一条没有人行道的坑坑洼洼的街道旁边；一个广场，是几株衰老的百年萨曼勒树覆荫下的一片野生篾芭荷草的草地；广场的一边，是一座没有完成的建筑——更象一座废墟——那是教堂，对于现在的实际人口来说，未免太大了些；另外几边，是一些古老的建筑结实的房子，大部分没人居住；有一些不知是属于谁的，其中有一所屋顶陷落，墙壁倒塌，多年以前被飓风所吹倒的一株哈皮约树的巨大树干，仍旧照样压在房屋上。一个市镇，它的主要居民已经消失，或者全部迁走。街上不见车马，也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这

是委内瑞拉无数村镇中间的一个，战争，疟疾，关节僵硬症以及其他种种灾祸，已经使它们变成了路旁的一堆瓦砾。本区的首府，鲁萨多家和巴格罗家的血腥斗争的舞台，就是这个模样。

桑托斯几乎走遍了全镇，没有碰到一个行人；最后，他看见一家杂货铺的廊檐下有几个人在那里，他们沉默而悠闲，但是似乎在期待着转瞬间便要发生的某些事件。这是几个大肚子的人，脸色苍白，胡须平直，目光萎靡。

“你们能够告诉我民政长官公署在哪里吗？”他问他们。

他们彼此望望，好象不愿意被迫讲话似的；最后，其中有一个人用抱怨的声音，开始给他指点他所问的地方。这时候，杂货铺里却跑出一个人来，喊着：

“鲁萨多！桑托斯·鲁萨多！你在这里啊，老弟？”

他伸出胳膊想拥抱他，但是看见桑托斯并没有回答他的友谊表示，便站停在他面前，问道：

“你不认识我吗？”

“那么，说实话……”

“请你想想看，老弟，设法想想看……莫希吉塔，老弟！你不记得莫希吉塔吗？大学里的同学，法律系一年级。”

他不记得了，但是看着他张着胳膊等着，未免冷酷无礼，便说：

“为什么不记得！莫希吉塔，是的。”

就象在杂货铺廊檐下的那几个人一样，莫希吉塔也似乎属于与草原居民不同的另一个种族。那里的人，一般总

是强壮而愉快的。正相反，这些平原市镇的居民，却是沉闷的，忧郁的，为疟疾的白血球过多症所毁坏。特别是莫希吉塔，真正是一个可怜虫！他的胡须，头发，瞳仁，皮肤，一切都象蒙上了一层布满市镇街道的黄尘。他的一切，给人的印象就仿佛路边的树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颜色。不能说他本来不整洁，只是他绿中带锈，由于疟疾而萎靡，饮酒过多而红晕。

甚至当他愿意表示高兴时，他口中也只发出埋怨似的叫喊：

“对啦，好家伙！你的同学。那些老时光啊，桑托斯·奥尔托朗，乌尔巴纳哈博士！……莫希吉塔，老弟！你们以前都这样叫我，现在我的朋友们还是这样叫我。你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为什么不是呢！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我们在大学走廊上散步时，你帮助我读《罗马法》的功课吗？Pater est quem nuptiae demostrant。① 有些事情在人们心中竟然象铭刻下的一样！我没有学好《罗马法》，你对我大发脾气，因为我不懂……唉！桑托斯·鲁萨多！那是些什么时光啊！我似乎觉得现在还听得见你的那段演讲，它使我们大家张开嘴都合不拢来。谁想得到我会再看到你呢？你当然已经毕业了？为什么不！你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你到这里来找什么？”

“找民政长官公署。”

①拉丁文，意思是：“婚姻由父亲作主。”

“你刚刚走过。你没有注意到，因为它关着门。因为今天将军不在镇上——他到他的一个牧场去了—— 所以没有开门。你应当知道你是在和他的秘书说话。”

“啊 真的吗 ?那么,我很高兴遇到了你。’桑托斯对他说，立刻向他说明了他这次来的目的。

莫希吉塔沉思了一会，然后说：

“老弟,你运气好,没有遇到上校,因为你跟他打交道只是白费时间。他是堂娜芭芭拉的要好朋友。至于这个密斯脱丹吉尔，你知道这外国佬在这个国家里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会替你把事情办好。为什么不呢，桑托斯！我们既然是朋友就得帮你点儿。我预备以民政长官的名义把堂娜芭芭拉和密斯脱丹吉尔传来。我装着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等他们到达公署，已经没有办法了，你便可以申诉你的怨言了。”

“假使我没有逢着你呢？……”

“你就会碰一个大钉子。唉,桑托斯 · 鲁萨多！你刚才从大学里出来，以为收回权利就象书本上说的那么容易。但是你不要担心，主要的目的就会达到：把堂娜芭芭拉和密斯脱丹吉尔传到民政长官公署来。我利用上校不在这里的机会，自作主张，派一个信差就把传票送去。后天这个时候，他们就应当到这里了。在这期间，你要待在这个地方，不让别人看见你，这样，上校便不会知道你到这里来的目的，我也无须事先向他解释。”

“那么我得把自己关在客店里，如果这镇上有什么客店

的话。”

“这里的客店不很值得介绍，但是……要不是怕将军知道了我们是好朋友会对我们不方便，我会请你住到我家里去的。”

“谢谢你，莫希卡。”

“莫希吉塔，老弟！你还是象从前那样叫我吧。我始终是你的好朋友，将来也总是。你不能想象你所给我带来的快乐。那些大学生活的岁月！老头儿李拉怎么样了，老弟？他还活着么？还有莫台斯托，还是经常祈祷吗？那个莫台斯托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是吗，老弟？”

“是的，很好。那么，听我说，莫希吉塔，我感谢你向我表示的对我有益的好意，可是我来要求的东西是完全合法的，我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躲躲藏藏。这位民政长官，这位我还不知道究竟是将军还是上校的长官，因为你轮流着叫他的这两个头衔，他必须受理我的请求……”

但是莫希卡没有让他把话说完：

“你看，桑托斯，照我说的做吧。你带来了理论，可是我掌握了实际。你还是按照我的劝告做：躲在客店里，假装有病，在我通知你以前，不要上街。”

他几乎和一切干他这一行职位的人一模一样，就象毛色相同的这一头公牛和那一头公牛那样一模一样，因为他正好具备做到这样的一个市镇的民政长官所必需的条件，不多一点儿也不少一点儿：绝对的愚蠢，暴君的脾气，军事

经历得来的头衔。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得到的头衔是上校；虽然他的朋友们和仆人们有时候倾向于把他称为将军，但是本区的其他居民却喜欢称他为裴尔纳勒特先生。

他正在墙上挂着的一把马刀的护佑之下，和莫希吉塔一起办公。这把马刀套在鞘里，但是刀柄上镀的镍已经磨光，表示这把刀是经常使用的，忽然街上传来了马蹄声。

莫希吉塔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虽则他为了这个紧要的关键时刻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他喊了起来：

“啊！他妈的！我忘记告诉您了，将军。”

他就从头讲了起来，说明他立刻把桑托斯的邻居们传来的正当理由，是为了怕这个人——终于把他叫做鲁萨多了——在找不到当局马上给他处理的时候自己动手。

“因为您到拉斯—马宝拉斯去了，没有告诉我要在那里待多久。”他最后说，“我认为最好是立刻执行。”

裴尔纳勒特先生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眼说：

“我已经知道您有着一个诡计，莫希吉塔。因为从昨天起，您就象一条身上长了虫子的狗一样。至于今天这一天，如果您不是到门口去看了一百次，那只是因为您看的次数还不止一百。为什么最好是立刻执行呢？喂，莫希吉塔，您以为我不知道在这儿客店里住着的那个小博士是您的朋友吗？”

这时候，堂娜芭芭拉和密斯脱丹吉尔已经到了公署门口，裴尔纳勒特先生便把他还要对秘书说的一些话保留起来。他不能让被传的人知道这里可以不经他的同意就办什

么事情。于是他便出去迎接他们，接受了莫希吉塔迫使他扮演的角色；可是，得要他付出一笔很高的代价，就是这样！

“请进来，我的夫人。他妈的！要不这样，我们就不会看见您到这里来了。请坐，堂娜芭芭拉，这里舒服一些。莫希吉塔！把您放在这把椅子上的帽子拿走，让密斯脱丹吉尔坐。我已经对您说过好几遍，不要把帽子放在椅子上。”

莫希吉塔殷勤地服从了。这便是代价，这便是他每一次胆敢插手帮助某个要求主持正义的人时，不得不在裴尔纳勒特先生手中忍受的虐待；这是用傲慢地当众高声严厉申斥做成的刺冠，是对他个人尊严的莫大嘲谑。他已经听够了，就只好逆来忍受；可是这个市镇上的居民还不知道欠着莫希吉塔多少这种债务呢。“你代人受罪的勾当要干到什么时候呢？”他的妻子看见他受了这种申斥，垂头丧气，眼泪汪汪地回到家里来，惯常这样问他。然而他却总是这样回答：“可是，亲爱的，如果我不管，谁来挡住上校呢？”

他羞愧得发了呆，花了不少时间找一个放帽子的地方。

“好吧，我们奉您的命令来了。”密斯脱丹吉尔说。

堂娜芭芭拉则毫不掩饰这一切所引起的恼怒，接着说：

“您命令我们到这里来，叫我们走了那么多路，差一点儿把马都晒焦了。”

裴尔纳勒特先生向莫希吉塔愤怒地瞥了一眼，立刻对他说：

“赶快去把鲁萨多博士找来。告诉他不要让我们尽等着，其他的人都在这里了。”

莫希吉塔走出了民政长官公署， 在倒霉的预感的重压下,自言自语地说：

“我活该倒霉，准要丢掉饭碗。我的老婆讲得有理：谁叫我充当替罪羊的？”

一会儿之后，当他陪同鲁萨多回来时，堂娜芭芭拉的态度已经不同了。她已经恢复了她那惯常的淡漠的表情，只有一双极为敏锐的眼睛，才可能在这张脸上发现她和裴尔纳勒特先生已经互相谅解的满意表示。虽然如此，当她一看见鲁萨多时，一瞬间她不禁心神不安起来。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幕戏剧已经开始的一个突然的直觉。

“好吧。”裴尔纳勒特先生说,没有回答鲁萨多的问候，“这几位先生,是来听取您要对他们所作的申诉的。”

“很好。”鲁萨多说;他们没有请他坐,他就自己拿过一把椅子坐下了，因为裴尔纳勒特既不对他客气，而莫希吉塔则刚因为他而受了累，也没有表示友谊，“首先我们谈密斯脱丹吉尔的事情；请夫人原谅，让您多耽搁一会儿。”

他看到民政长官和那被提名的人之间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就明白他们之间已经有所谅解，便稍等了一会儿，让他们去为他们的无赖行为得意。

“关于丹吉尔先生的事件是这样的：他的畜栏里——这一点我很容易证明——有盖着他的烙印的牛，可是这些牛却又都带着阿尔塔米拉的记号。”

“您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外国佬责问,对这个并不是他

原来期待着听到的题目，感到很奇怪。

“很简单,它们并不属于您所有。”

“啊！他妈的！显然您对平原上的事情有点儿幼稚无知。您难道不知道记号是无关紧要的，唯一表示一头牛的产权的是烙印，而且一定要是合法登记过的烙印？”

“那么说，您能够捕捉带着别人家记号的未盖烙印的牛了？”

“为什么不？我这样做已经做得厌倦了，如果您从前就自己管理牧场,也会这样做的。是不是,上校？”

但是不等上校帮助密斯脱丹吉尔肯定，鲁萨多又说：

“够了。我有兴趣的就是您承认在巴格罗尼亚捕捉过未盖烙印的牛。”

“巴格罗尼亚难道不是我的吗？在这里，在我胸前的口袋里，有我的产权单据。您想禁止我在我的地产上做您在您的地产上能够做的事情吗？”

“说实话，我正是这样想。上校，请您要求丹吉尔先生显示他的产权单据。”

“可是,好吧。”裴尔纳勒特先生回答“您的意思是什么呢，博士？”

“证明丹吉尔先生没有遵守法律；因为他并没有《平原法》上所规定的有权利捕捉未盖烙印的牛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土地面积。”

“噢！”密斯脱丹吉尔喊着,同时脸色气得发白,没有话可以反对，因为鲁萨多说的是事实。

而那个人却不让他有时间从惊讶中恢复过来，紧接着说：

“现在您看见了我是不是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且准备怎样保卫它们了吗？您以为我是来谈柯罗萨利托栅栏的问题的吗？现在，必须树立栅栏的是您，因为您没有权利捕捉未盖烙印的牛；您的地产应该围起来。”

“那么,好吧!”裴尔纳勒特先生又喊起来,把面前的办公桌捶了一拳,“我在这儿干的是什么呢,鲁萨多博士?因为您用这种语调说话，好象您就是政府当局。”

“绝对是的，上校。我是用一个在政府当局面前要求按照法律办事的人的语调说话的。现在我已经把丹吉尔先生的事情说明，让我们转移到夫人的事件上来吧。您随后再决定怎么办好了。”

到这时候为止，堂娜芭芭拉并没有参加辩论，她显得对桑托斯说的话越来越有兴趣。从她看见他在公署门口出现的那时候起，她便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虽然她自己很不愿意。最后，她竟然对他强使那个可鄙的外国佬说出他需要的口供的能力，感到了同情。一部分的理由，是由于他的伶俐口才，这是堂娜芭芭拉最能钦佩的；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他对付的是密斯脱丹吉尔，这个人的失败，使她最高兴不过，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自己吹嘘看她不起的一个人，也是直到现在掌握着她的秘密，唯一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的人；最后，又由于他对付的是一个外国人，而堂娜芭芭拉则对一切外国人都痛恨。

但是桑托斯 · 鲁萨多的最后一句话使她脸上的高兴表情消失了，这个人在她眼里又变成了这场殊死战斗中的敌人。

“我所要谈的是这位夫人，”桑托斯继续说，“拒绝让我在她的草地上工作。这是我迫切要干的工作，而《平原法》也使她有义务让我干。”

“博士所说的是事实。”堂娜芭芭拉表明，“我拒绝了他的要求，现在我再一次拒绝。”

“一只雄鸡也没有叫得这么明白！”民政长官喊道。

“然而法律也是清清楚楚和肯定了的。”鲁萨多回答，“要求夫人遵守。”

“我遵守，是的，先生。”

裴尔纳勒特先生因为他们之间已经达成的无赖协定而微笑着，转身对他的秘书说话。这个秘书直到现在似乎只专心致志于桌上一本书籍中所写的东西。

“您瞧瞧，莫希吉塔，把那本现行《平原法》拿来给我。”

他几乎象抢一样，从莫希吉塔手里取过那本小册子，把它打开，用食指蘸着唾沫翻了几页，最后喊起来：

“行啦！在这里！让我们看看这主宰一切的法律是怎么说的吧。是的，夫人，博士有道理：法律是肯定的。请听着：一切牧场和庄园的主人都必须……”

“是的。”堂娜芭芭拉插嘴说，“这一条条文我背得出。”

“那么……”裴尔纳勒特又分辩说，继续装着假。

“那么，怎么样？”

“应当遵守法律。”

“我是遵守的，我已经说过。我拒绝博士向我要求干的工作。请您按照法律规定的处分惩办我。”

“惩办？让我们看看这主宰的法律怎么说。”

但是鲁萨多打断了他，站起来对他说：

“别麻烦了，上校。您不会找到的。法律对这种案件并没有规定罚款或逮捕之类象您这种民政长官所唯一能够行施的处分。”

“那么怎么办呢？现在我要请问您：如果法律没有授权给我，您要求我怎样办？”

“我什么也不要求您。是的，我在原则上要求过您使夫人了解，虽然法律没有规定罚款或者逮捕的处分，法律本身是有约束力的。法律约束所有的人完全地简单地遵守它。如果夫人因为不懂得这一点而不接受我的要求，那么，在八天之后，我要向一个法庭对您提出控告。关于和密斯脱丹吉尔有关的事，我也要提出同样的控告。解释已经足够了。”

说完这些话，他就离开了民政长官公署。

屋子里沉默了片刻；这时候，莫希吉塔心里却在想：

“啊,桑托斯·鲁萨多！事情始终是这个样子的。”

民政长官突然发作起来：

“不能就这样算了！这个小博士这么放肆，总有一天要付出代价的。竟然到这里来对我讲法律！”

特别是这种本身具有约束力，无须借助于manu

militari① 的法律。这种手段，是牵涉到有关法律事件时他惯常使用的。鲁萨多说穿了这一点，使他实在不能饶恕。但是，除了对自己的权威——按照这个野蛮人的理解——的嫉妒外，或者还不如说，正是由于这种嫉妒，裴尔纳勒特先生对于埃尔-米埃多的女主人一向也有些怨恨，因为她总是逼着他把她作为权威看待，于是立即起来对她反抗。因此，当他确信莫希吉塔——刚才的几句话就是说给他听的——已经没有更多的血可以使脸更红时，便换了声调接着说：

"现在，我对您说一件事情，堂娜芭芭拉。我也对您说，密斯脱丹吉尔：那个小博士说的话都是纯粹的真理：法律是必须遵守的，因为它是法律，否则便不成其为法律了。法律便是政府的指示或命令，要人们做某件事情，或者不做某件事情。看来这个小博士很懂得鞋子什么地方挤脚，我劝你们和他妥协了吧。密斯脱丹吉尔，您就树起您的篱笆，因为的确，您是违反了法律的。即使只是敷衍一下也得要树。然后，今天这里倒下一根木桩，明天那里倒下一根木桩，牲畜为了要到舐盐地去，便用不着更大的缺口了。谁会注意到这个呢？如果邻居提出要求，您就可以把木桩再树起来，而它们自己又会再倒下去，因为您的那块土地并不很坚实，不是吗？"

"噢 松软得很，上校，您已经说了。"

①拉丁文，"军事手段"。

他把双手放在民政长官的肩头；他刚才听到的这个耍赖的暗示，使他觉得有权利对他表示亲热；接着说：

“这个上校肚子里的曲折比一只牛的犄角还多呢！我那里有您的两头乳牛，很好，哪天我给您送来。”

“很欢迎，密斯脱丹吉尔。”

“啊，能干的上校！愿意和我一起去喝一杯吗？”

“等一会儿吧。回头我到客店里去找您，因为我想您不会现在就走。”

“那么就这样约定了。我在那里等您。你呢，莫希吉塔，愿意一起去吗？”

“谢谢，密斯脱丹吉尔。”

“噢！这真是稀罕的事，莫希吉塔今天不想喝酒了。好吧，以后再说，就象你们说的。以后再会吧，堂娜芭芭拉。哈！哈！堂娜芭芭拉这一回可得好好想一想啦。”

的确，这个女人正皱着眉头在沉思默想，手放在刚才裴尔纳勒特先生为了嘲弄鲁萨多而事先商量好假装查阅的那本《平原法》上。这本法律，在那里被人们称为‘堂娜芭芭拉的法律”，就是因为她用了金钱的力量，依照她的横行不法的意图而制订的。桑托斯·鲁萨多的话，引起了她的怒火，使她还在思索考虑。

这一类的威胁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而使她更为怒不可遏的，恰恰正是她花了钱而制定的这部法律；她已经企图拒绝的东西，它却迫使她接受。她愤怒地捏着这本小册子的纸页，咕哝着说：

“看这些纸吧，这些我能够捏成碎屑的纸片，竟然有力量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可是这些气愤的话，除了表示恼怒以外，还表示了另一个东西：一个不平常的事件——堂娜芭芭拉从来不曾感到过的对人的尊敬。

# 二　驯马师

卡梅利托对“黑尾巴”马群的卡梯娜的守候，已经进行了好几天了。在阿尔塔米拉，没有一匹公马比这匹“黑尾巴”野黄马更淫荡的，因此，它出了名，有了它自己的名字。它不能看见别的马群中有漂亮母马而不设法去诱拐的。别的种马要想抵抗它那脚踢口咬的猛烈进攻，也很不容易。另一方面，人们还没有找到捕捉它的方法。已经对它进行了好几次围捕，但是不管丛林里的畜栏伪装得多么巧妙，总会被它发现而及时逃开。

卡梯娜，毛色纯白漂亮，犹如一只苍鹭，是它的马群中最好看的幼母马；但是禁止女儿爱上这匹野马的时间已经到来，必须把它从马群中赶出去。“黑尾巴”对它竖起耳朵，露出牙齿，要它懂得，从今以后它们不能继续再在一起，它已经不再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份子了。于是它就停住在草原中央，把瘦长的四腿并在一起，玫瑰色的嘴唇战栗着，明亮的眼睛现出悲哀的神色，看着它的家族越走越远。

它在那些习惯了的地方游荡着，神态沮丧，脚步迟缓。卡梅利托在回牧场的途中，远远地看见它在凝视远处地平线上那正在逐渐消失的马群欢乐地奔跑时扬起的金色尘

士。

第二天早晨，卡梅利托到饮水处守着，爬上一株霍波树，在枝叶中间躲藏起来，手里准备好套索，但是这匹幼马也和它的父亲一样调皮，需要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守候它。

最后它落进了套索；卡梅利托替它扣上马绊子时，安慰着它,对它说：

“你不会后悔的,卡梯娜。安静点儿。”

马利塞拉看见这雇工马后牵着的这匹漂亮牲口，喊了起来：

“多么好看的马！谁能有这样的一匹好马啊！”

“我向您买它,卡梅利托。’桑托斯提出。

但是这孤僻的雇工冷淡地回答说：

“它不是出卖的,博士。”

在平原上——照俗话说，那里凡是活动的财产就不算是财产——捉住野兽的人便是它的主人。按照习惯，牧场的主人如果自己想要得到它，就必须出钱购买，付的价钱，实际上就等于偿付捕捉它和驯服它的工资。但是捕捉的人也完全可以拒绝出售，假使他准备自己要用的话。

驯服是很费力的，因为卡梯娜有一个“很厉害的弯背跳腾”，只有对马很有办法的人才能在马背上保得住，但是卡梅利托驯服的牲口，不管怎么桀骜，也会变得象丝绸一样柔滑,从不张口咬人。

“那卡梯娜怎么样啦,卡梅利托？’鲁萨多时常问他。

“还好，博士！它已经在学步了。您的呢，怎么样了？”

他指的是桑托斯所担负的教育马利塞拉的工作。

马利塞拉也有她的“很厉害的弯背跳腾”。这并不是因为她学习费力，而是因为她很容易向老师发脾气。

“让我回到我的丛林里去吧。”

“那么，你去吧。可是我还是要跟着你到那里去，继续对你说不应当说‘撞到’，而应当说‘碰到’或‘遇到’不应当说‘瞅瞅’，而应当说‘看见’或‘望见’。”

“这是我不自觉地说出来的。那么，您听着：正好碰到我在那里……检查。放点儿花在桌子上您不觉得好看吗？”

“实在说，这花瓶并不好看。”

“不是吗？我知道您总会发现一些缺点的。”

“等一等，孩子。你没有让我说完。花瓶不好看并不是你的过错。正相反，你能够想到在桌子上放一些花，我很高兴。”

“那么，您已经看见我不是那么蠢了。这您并没有教过我。”

“我从来没有认为你蠢。恰恰相反，我总是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

“是的，这句话您已经对我说得够多的了。”

“似乎你并不喜欢听它。你要我再对你说些什么呢？”

“呸！我还要些什么？那么，难道我是在要求什么别的吗？”

“你又在说‘呸’！”

“嗯！”

“别性急。”他最后说，“我把你说的‘呸’都记下来了，这个数字一天天地在减少。今天你只说了一次。”

这是她说话的词汇，他随时随地帮助她改正。正式的功课是在晚上。尽管长久荒废，她现在念书和写字的成绩已经不算坏，那还是小时候她父亲唯一教过她的东西。至于其他的，那对她来说就全都是新鲜而有趣的东西，她很容易地便学会了。至于她的仪态和习惯，就以加拉加斯的小姐们为模范。她们是桑托斯的女朋友，都优美而文雅，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在饭后高兴地谈话时，总是恰如其时地提起她们。

马利塞拉微笑着，因为他这样长篇大论地谈着加拉加斯的女朋友，无非是建议她应该向她们学习，已经逃不过她的觉醒了的想象。他们一般是：先开始授课，最后则以城市生活的追忆和怀念结束。如果桑托斯在描摹那些模范时过份高兴，有时候也会使她生气。可是那种时候，总是马利塞拉学得最多的时候，因为老师如果分了心，她的本能却警觉起来。

她已经清洁，娇美，然而还是野生的，可是象伞树的花一样，使树林的空气和野蜂的蜜发出芬芳的香气。现在的马利塞拉已经没有一点点那个蓬乱的头上顶着一捆枯干木柴的女孩子的影子了。

每年在这个时期走遍阿鲁加河谷牧场的那个土耳其小贩货囊里的最好东西，都被桑托斯买来，以便让她穿上象样

的鞋子和象样的衣服。最初的几件衣服，是梅莱西奥·桑多瓦尔的孙女们在匆忙之中担任了缝制的工作的，其他的衣服则由桑托斯自己做时装设计师，自己绘出的图样。这样便引起了一些有趣的场面，因为如果说图样并不是绘得很坏的话，那些式样却总是无法模仿的，而且有时候还有一种可悲的风格。

“哼！我可不想穿这件滑稽的东西。”她抗议。

“你有理。”他承认，“我这件衣服花样太多了一些。它什么都有：折缝，花边。我们把这个去掉。”

“这个也去掉。我不要这个围住脖子的衣头。”

“关于衣头，我们可以同意，但是你最好是说‘衣领’。你也把它去掉吧。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如同在许多别的事情上面一样，你的本能迅速地也正确地指导着你。”桑托斯结束说，为了这个既坚强又柔软的秉性的良好倾向而高兴；同时，他也在马利塞拉身上看出了这个种族的灵魂的化身，它象大地一样开阔，接受一切进步的东西。

此外，他也在努力使罗伦佐·巴格罗得到新生，使他的精神有所寄托，以抵销牧场上的粗野工作。他给他定时定量饮酒，使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锻炼，已经开始做到使他自己有能力逐渐革去这个恶习。白天，他带他到草原上去，晚上，在饭后的闲谈中，他尽力设法以能够唤醒他昏睡的智慧的题材引起他的兴趣；多年以来，他的智慧只有在酒力刺激之下才能发生作用。

但是，马利塞拉除了在完成一切工作方面使他得到无

可比拟的满意以外，还把喜气带进了家里，也满足了他安排个人生活的要求。当她来到阿尔塔米拉时，那里已经不再是他几天以前钻进来的那个蝙蝠洞穴了，因为被牲畜粪便弄脏的墙壁已经粉刷得雪白，不知道多少年来被雇工们的脚踩结实的一层坚硬泥土的地面，也已经洗刷干净，可是这仍然是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在物质方面，是一根没有人知道怎么用以缝补衣服的针，是一顿由一个男雇工伺候的饭；在精神方面——这对桑托斯·鲁萨多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家；在那里能够随随便便，寂静中雇工嚷一句猥亵的话也无关紧要；每个人对自己也不关心注意，许多习惯也越来越根深蒂固。

现在就恰恰相反，在驱赶牲畜和围捕牲畜的粗野工作完毕以后，必须为了家里的姑娘采一束草原的鲜花带回家来；必须换掉衣服，除去黏在皮肤上的牛马的刺鼻气味，坐到桌子旁边，做出良好的榜样，主持一场愉快而精选的谈话。

因此，就这样，当他不断地修整她的野生的情况时，马利塞拉却起到了防止他被生活环境的粗野同化的作用。这种粗野是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荒野的简单而野蛮的生活，就以此给委身于它的人们盖上它的印记。

有时候，这个女学生也会象马用后脚立起一样，她的血液在反抗，就象她自己说的。她拒绝接受功课，对他的劝告粗鲁地答复说：

“让我回到我的丛林里去吧。”

然而这不过是片刻的强项，是个性的表现，来自桑托斯在她的精神中唤醒的那个感情。立刻她又会自动地回到她刚才拒绝的东西：

“好吧。今天晚上我没有功课吗？”

卡梯娜也正是这样，弯着背跳腾了几下以后，就自己规规矩矩地走起路来了。

因而卡梅利托的工作首先完成。一天下午，他牵着训练好的小马来见桑托斯，对他说：

“我想请您允许我一件事，博士。由于这里没有一匹可以给马利塞拉小姐骑乘的好牲口，我驯养了卡梯娜供她代步。现在它已经在这里了，如果您愿意在给她之前自己先试试的话。为了这个原因，我没有把它备好鞍子带来。但是我那里已有了女鞍和它的全套马具。”

一时之间，桑托斯从这件事情中只看到它是卡梅利托个性的一个表现。当他提出要购买他的马时，他不愿意卖，为了想把它训练好以后送给马利塞拉，因此那么粗暴地拒绝了他。但是后来他想到卡梅利托选择了马利塞拉，通过她向他表示好感，以补偿过去对他的冷淡态度，也可能意味着雇工们认为他是在和表侄女恋爱，虽则他对她的感情完全是无私的，并没有掺杂别的成份在内，但是他不喜欢别人把他的感情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他把马利塞拉叫出来，应该让她自己道谢。

“多么好啊，”她喊着，快乐得拍着掌，“那么是给我的了！为什么以前您没有告诉我呢，卡梅利托？这些天来，我

一直在为您有着这么一匹好马而嫉妒呢。请您备上马鞍，让我骑一会儿。”

她接着又说：

“可是爸爸今天脾气不好,不会愿意陪我出去的。”

“那不要紧。’桑托斯对她说‘我可以陪你！”

卡梅利托说：

“请允许我也去，博士。我想看看卡梯娜怎么为小姐服务。因为牲口怎么对待一个男人和怎么对待一个女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理由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却并不是真正推动卡梅利托的理由。

在一路上的谈话中，桑托斯尽力设法使他坦白地说出心里的话。安东尼奥·桑多瓦尔不嫌麻烦地介绍过这个人，而这个人也博得了他的信任，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仅仅能够得到几句简短而冷淡的答复。最后，桑托斯的一句问话，使他终于把很久以来就想说的一个秘密说了出来：

“我并不是生来便是雇工，鲁萨多博士。我的家庭是阿却瓜镇上最好的家庭之一，在圣佛南多和加拉加斯，我有许多亲戚,也许您是认识的。’他举出了几个姓名,确实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物。“我的父亲虽然不是富翁，经济上还可以过得去。他的牧场名叫‘福哉马利亚’。有一天——那时我至多不过十五岁——有一帮偷马贼来进犯我们的牧场。这一帮人就是在涨水期间走遍整个平原，到处打家劫舍的那群

偷马贼的一部分。他们是来寻找马匹的；但是我的父亲及时看见了他们,便对我说：‘卡梅利托,必须马上把畜栏里的四十匹未烙印的马赶出来，藏到丛林里去。你把这里的雇工都带去，不等我通知，你们不要回来。’我们把牲口赶出去，在它们的尾巴上绑了树枝，让它们自己扫去留下的蹄印，于是三个雇工和我，便躲进了丛林。白天我们放牧牲口，到了晚上便守望着。好几次，水都涨到椅子板那么高—— 因为那年冬天的雨水特别多，几乎淹没了整个丛林—— 我们一个多星期都挨着饿。我们又都得了热病；波育虫把我们叮得彼此都认不出来了，脸肿得很厉害。那些牲口也都很瘦弱，遍体伤痕，因为都被吸血蝙蝠咬伤了，身上又生了蛆虫。后来，老头儿老不来通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我便决定一个人先回家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您知道出了什么事？事情已经发生好几天了。我踏上廊檐，一只兀鹰从我家飞了出来。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只剩下了两具骷髅，我的弟弟拉法埃尔 —— 便是有一天我对您说过，我已经叫他到这里来为您效劳的那个弟弟 —— 则在一个角落里爬着；他那时只出生了几个月；我把他从地下抱起来时,他都几乎已经快饿死。”

停顿了片刻之后，他继续说：

“那个人们叫作裴尔纳勒特先生的人，也在这一帮杀人的偷马贼之中。他现在还活着，因为据我后来查明，虽然他和他们合在一起，他却是唯一没有对我双亲动手的人。其他的人，一个一个地都已偿付了他们的血债。我知道报仇

不是好事，但是在这里，这是我们索还血债的唯一方法。我用不着多说，您便了解为什么我当了一个雇工。虽然我在您手下干活,很感到高兴。”

他说完又默不作声了，这时候鲁萨多则以激烈的语言评论着这件事情。他每当谈到一切涉及支配着平原的暴力行为时，总是使用着这种语言的。

马利塞拉静静地听着；但是由于她对桑托斯专心谈论的题目很少兴趣，而且，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也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使她实在不能原谅他，她便刺了一下卡梯娜的侧腹，使它更起劲地驰骋起来，自己则唱起一首平原歌手用来发抒感情而唱的那种歌谣。

歌词听不清楚，但是悦耳的声音赋与它以优美的情调。桑托斯停住了讲话，注意地倾听着，而卡梅利托也已经忘记了回忆的痛苦，为了这首音调抑扬的歌谣而高兴起来。马利塞拉唱完时,他说：

“啊，博士！我们都并不是那么坏的驯马师。您请看看卡梯娜的步伐吧。”

# 三　屡布殃鸟

要行凶杀人，有墨尔基亚台斯；要谎骗讹诈，有巴尔比诺要差遣传命，有胡安·普里米托。只是胡安·普里米托接受的有些差遣，就如同行凶杀人一样而已。

他头发蓬乱，满是虱子，一嘴芒刺似的胡子，谁也没法说服他把它剃掉。堂娜芭芭拉的这个信使是一个疯劲十足的傻瓜，虽然他并不缺乏对邪恶的预见。他的最奇怪的癖好之一，是不饮埃尔一米埃多人家的水，因此他得走好几里格的路到别人家里去取。另一个癖好是在棚子屋顶上放些土锅，锅中装满了最奇怪的饮料，供他称为屡布殃鸟的一种幻想中的鸟来喝。

人们从他那胡说八道的话中可以推知，所谓屡布殃鸟，就是堂娜芭芭拉的恶毒本能的化身，因为她所干的邪恶活动的性质，与他给这些鸟解渴用的饮料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如果企图杀人，喝的便是血；如果准备打官司，喝的便是油和醋；如果要对某一个未来的牺牲者施展她的迷功，便是野蜂蜜和牛胆汁的混合物。

“畜生，喝吧！”胡安·普里米托把土锅放到棚顶上去时嘟囔地说，“喝饱了，让基督徒平安！”

由于屡布殃鸟几乎总是那么口渴，胡安·普里米托便不喝埃尔一米埃多的水，免得改变了命运，因为他确信给这种魔鬼似的鸟啄的水便是它们喜爱的饮料，如果基督徒——他的意思是说人类——后来喝了它，便会把给别人的惩罚转到自己的身上。

“屡布殃鸟又要来闹了。”他一听到阿尔塔米拉的主人回来的消息以后就这样对自己说。从那一天起，他就时常探望天空，等待着这个魔鬼的鸟群；土锅都已经准备好，要装必要的东西。

“怎么了,胡安·普里米托？”芭芭拉的雇工们时常问他,拿他开心,“还没有出现吗？”

“那边好象来了一只。”他回答着,把手遮到眉头,好象在他望着的明亮的天际确实有着什么东西一样。

虽然这样，在埃尔一米埃多的雇工们中间，胡安·普里米托与其说是被认为愚蠢，不如说是被认为狡黠。只有唯一不知其中秘密的堂娜芭芭拉，以为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傻瓜。

最后,有一天下午,胡安·普里米托喊了起来：

“屡布殃鸟已经来到这里了！纯洁的圣母马利亚！伙伴们,快看这群乌黑的小东西,黑鸦鸦地把天都遮住了。”

但是那些知道其中秘密的人都了解，应当看的不是天空，而是堂娜芭芭拉的脸；她正从市镇上回来，眉心中间紧皱起一道愤怒的直纹。

从那时候起,一连几天,胡安·普里米托便在疯狂和欺

骗之间过日子——他自己也不能决定怎么结束前者，开始后者——他观察着这些不祥怪鸟的飞翔，想发现它们渴望的是什么。他痴呆地向天空探望，又不时地以怀疑的眼光偷看堂娜芭芭拉的脸。

“这些小东西想喝油和醋吗？不象。因为手里有了一件诉讼案子，现在就得查阅文件。这种飞翔很容易看出来……它们要的是蜂蜜和胆汁吗？可是如果是这样，一定会飞得很起劲，而现在这些屡布殃鸟却沉默着……哼！难道它们来找的不是血吗！”

这样过了好些日子，献祭的土锅没有片刻停止，不是带到宰杀牧场食用的牛时流成的血潭边，便是到了野蜂的蜂房下面或者杂货铺里去装油和醋。但是随着日子过去，堂娜芭芭拉额头上愤怒的双眉却并未舒展，胡安·普里米托的痴呆怪癖就变成了狂暴的疯癫。

同样的狂暴也正在支配着堂娜芭芭拉的心灵。由于她无法把那对她发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威胁：“如果夫人不接受我的要求，那么，在八天之后，我要向一个法庭对您提出控告，”把那张说出这话来的嘴巴叫它永远缄默，而在强烈地愤怒着。

在白天，她投身于狂热的活动，跨在马上，象一个令人厌恶的阿马宋①，披在鞍架上的裙子下面，穿着长达脚踝的男人裤子，手里拿着套索，追赶着在她草地上吃草的阿尔塔

①阿马宋，希腊神话中一个善于骑马的女人国的女人。

米拉的牛群。有时，她为了一点疏忽，就辱骂那些雇工。她的马刺，把她骑的牲口的侧腹都刺伤了。到了晚上，她就把自己锁在那间与道友通神的房间里，彻夜不眠，直到雄鸡第一次报晓。

“我们会看到他敢这样做吗？”她从房间的这一头踱到那一头，长时期地自言自语着，不断地这样说。而胡安·普里米托则几乎经常在房门外听着，他肯定好几次听到了道友在一遍一遍地答复说：

“他敢！”

这是她内心确实的信念，是她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的，于是就以无能为力的恼怒的嘶哑声音说了出来：桑托斯会实现他的话的。

到了限期的最后一天快过去时，她把信使叫了来。

“夫人，听您吩咐。”胡安·普里米托说着，微笑地站在她的面前。他那傻里傻气的脸上显示出迷信的畏惧和无条件的顺从，同时，乌黑的指甲神经质地搔着他肮脏的胡子。

“你现在马上到阿尔塔米拉去，找鲁萨多博士，代表我对他说，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进行他向我要求的工作，只要他把时间和地点通知我，以便我派人去。”

胡安·普里米托看出来，她的黑瞳仁中闪耀着恶毒的企图，因此，他在起程之前，赶忙把所有的土锅都装满了宰牛的血，放到棚子的顶上，喃喃地说：

“它们要的原来是血！小东西，来喝吧！喝个饱，让基

督徒平安！”

谁也不会象胡安·普里米托这样飞快地疾驰。他跑了好几里格路，还不时地转过头来，好象觉得后面有人在追赶着一样，嘴里咕哝着说：

“这些魔鬼一样的女人!”

他这样说，倒并不是专门指堂娜芭芭拉，也不是为了刚才她给他的任务，而是指一般的女人。这是一种奇怪的迫害狂，是他经常在荒僻草原上疾驰时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题目。

此外，那天下午，想看看马利塞拉的愿望也在督促着他。

对于胡安·普里米托来说，没有比和马利塞拉谈话更快乐的事了；这是他单纯心灵的唯一柔情。只有对她，他才把自己心灵之中有理性的一小部分显示出来；那就是：在傻瓜的外表下隐藏着的人的痛苦。他看着她出生，在他的建议之下取了她现在的名字。她被母亲所抛弃，被父亲所厌恶，就以他的双臂做摇篮。他以傻里傻气的笨拙的温柔，担当了保姆的职务。如果马利塞拉还听到过一些甜蜜的话，那便是他叫她的“我的心肝宝贝”。这句话从他那马嘴一样的嘴唇和肮脏的毛茸茸的胡子中间说出来，就好象野蜂的蜜从乌黑的蜂房中流出来一样。落到胡安·普里米托手中的钱，总是被他用来从那些路过牧场的小贩货囊里购买一些好看的小玩意儿送给他的心肝宝贝。后来罗伦佐·巴格罗被赶了出来，栖身到棕榈林的茅屋里去，完全沉溺在酗酒

之中，如果大部分的日子她没有挨饿，那也是由于他，他每天把埃尔一米埃多雇工们剩下的饭菜带来给她。

“这儿是我给你带来的粮食，我的心肝宝贝。”他对她说，把满满的罐子递给她。在他的傻笑后面，谁知道有多少的悲哀。

然后，他就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大堆废话，把她引得哈哈大笑，而他则喜欢听到她的笑声。然后她又高兴地故意逗他再说，可是，在内心里，他们有着相互的同情；这是单纯的生活的光明。

桑托斯·鲁萨多把马利塞拉带到了阿尔塔米拉去，就剥夺了他的这种乐趣。即使在那边，他也会每天去看她的，因为对他说来距离并不存在。但是埃尔一米埃多的雇工，在粗鲁地开玩笑时，对他说：

“他们夺去了你的爱人，胡安·普里米托。”

这句话激怒了他，好象搅动了一个平静的水池。兽性的嫉妒和卑劣的思想，一种原始心灵的污泥，冲乱了纯洁的柔情，于是马利塞拉在他的眼里就立刻变成了他的迫害狂的对象之一：他在想象中看见她在荒僻的草原上赤裸裸地跟在他后面狂奔。

受着这种残酷的幻景的折磨，他几乎到了疯狂的边缘。堂娜芭芭拉差一点点下令把他当作疯人锁起来。

狂怒过后，他不再提起马利塞拉的名字。人们问起她时，他回答：

“呸！您不知道她已经死了吗？在阿尔塔米拉的是另

一个。”

虽然如此，那天下午，为了要看她，他只觉得两条腿还不够迅速。真的，那个出来迎接他的马利塞拉似乎是另外一个人。

“我的心肝宝贝!”他喊着,呆呆地站住了,“是你吗?”

“不是我是谁呢,胡安·普里米托?”她回答,半惊半喜地笑起来。

“你真是长得漂亮了,姑娘!你甚至还长胖了!可以看出来你现在吃得够饱了！多么漂亮的衬衣，谁给你买的？还有这双鞋子？你穿着鞋子呢，我的心肝宝贝！”

“嗯!”马利塞拉哼了一声,他这些当面的赞美话使她羞惭得脸都发红了,“你这样喜欢盘问,多么讨厌,胡安·普里米托!”

“我看见你这模样，心里喜欢。你比金盏花还美丽。打扮一下有多么大的作用哟！”

“那么，你既然已经知道，也该换换你身上这些惹人厌的东西了。”

“要我穿得干干净净吗？这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有人可以炫耀。他很爱你吗？把真话告诉我。”

“别少见多怪啦，胡安·普里米托。”她重新红着脸回答。

但是现在使她面颊泛红、美目流盼的，却是另外一种羞涩了。

“哼!”傻瓜以淘气的声调说,“你不要否认,一切我都知

道。”

马利塞拉正想抗议，让这个愉快的玩笑继续下去，可是胡安·普里米托却接着说：

“是一只常到那儿去的小鸟告诉我的。”

她随口回答说：

“是一只屡布殃鸟吗？”

这句机械地说出口来的话使她自己沉重地思考起来。她马上认真地问：

“那些屡布殃鸟正在那儿吵闹吗？”

“那儿”，是她不得不提到母亲的时候常用的字 她从来不明说她。

“别说了，姑娘！”胡安·普里米托回答，“在埃尔一米埃多几乎不能过日子了。这些小东西整天在棚子上面飞来飞去，吵闹不堪。最纯洁的圣母马利亚！为着这些地狱里的鸟那么费心，已经叫我厌烦了。我真愿意到这里来，时常在你的身边。但是我不能够，姑娘。我必须待在那里，伺候那些屡布殃鸟，到时候给它们喝，否则……啊，活见鬼！你不知道屡布殃鸟是什么。这些小东西是很坏的，我的心肝宝贝。真是些坏蛋。”

“这几天里，你把什么东西给它们喝呢？”马利塞拉问，她的声调显出了她刚才突然产生的关怀。

“血，姑娘。”他笑得更起劲了，“这些屡布殃鸟自有它们的一套，姑娘！只要看它们那么喜欢喝血，就应当是很坏的，不是吗，姑娘？我到这里来之前，给它们当面装满了锅

子。现在它们应当都喝饱了。”

他接着又说：

“免得我忘记，我问你：鲁萨多博士在哪里？夫人叫我带一个口信给他。”

这句话是在他说了上面的那一番话之后继续说的，这是胡安·普里米托的一个应急之策，想在传达堂娜芭芭拉的口信时把她的企图提醒对方注意，可是却使马利塞拉战栗起来。

“你这愚蠢的工作要干到什么时候呢？”她愤怒地质问他，“马上离开这里！”

但是，桑托斯·鲁萨多这时候插身进来了。他在那里已经站了好一会儿，听着傻瓜和姑娘的谈话。

“让他去，马利塞拉。你说吧，胡安·普里米托，你带给我的口信是什么？”

他假装惊讶，扭转身来——其实他早在怀疑这个在廊子上看着他们的人就是鲁萨多——一面开始用指甲乱搔胡子，一面用堂娜芭芭拉的话完成了他的使命。

“请你告诉她，明天，黎明的时候，我和我的人到奥斯果拉马塔①去。”鲁萨多回答，说罢就走进屋里去了。

马利塞拉等着让他听不到她要对胡安·普里米托说应当怎么做的话，但是胡安·普里米托看见她还那么愤怒，却走过来安慰她说：

①奥斯果拉马塔，意即黑暗的树丛。

“不要怕，姑娘。那些屡布殃鸟干不了什么啦。这个时候,它们该喝饱血了。”

但是她却抓住他的双臂，愤怒地摇撼着：

“听我说：如果你再带着那儿的口信到这里来，我就放狗咬你。”

“咬我,我的心肝宝贝?”他喊起来，又是震惊，又是恼怒。

“是的,咬你。现在赶快走。走吧,别再到这里来了!”

胡安·普里米托一路走回埃尔一米埃多去，为了他的心肝宝贝这样向他告别而伤心，但他来的时候却因为能够重新看见她而多么高兴。此外，他把那些关于血的话告诉鲁萨多，让他知道怎么应付，难道不是好事吗？

但是等他到了埃尔一米埃多，他的恼怒就消失了。他把桑托斯·鲁萨多的回话向堂娜芭芭拉重述一遍之后，却突然谈起了马利塞拉：

“假使您看见了她的话，堂娜！您不会认识她了。啊，真是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啦！那双眼睛那么美丽;比您的还要好看，堂娜。而且干净利索，叫人看了高兴。博士给她穿得不错，从头到脚都齐全。一个男人——嗯，堂娜？——身边有着象姑娘这样的一个漂亮女人，该有多么好啊!”

凡是有关马利塞拉的事情，堂娜芭芭拉从来不感到兴趣，因为对她说来，她甚至没有体验过母兽对哺乳的小兽的本能挚爱。但是，在这并不存在母女感情的地方，胡安·普

里米托的话却一下子引起了女人的嫉妒的冲动。

“得啦。这个对我没有兴趣。’她对这个鲁莽的信使说，“你可以走了。”

但是,胡安·普里米托如果稍许注意一点，他会立刻发现这时候屡布殃鸟渴望的是什么了。

# 四　　围场

那天晚上，阿尔塔米拉的雇工们把这件事情谈了很久。堂娜芭芭拉让步的消息，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第二天黎明，他们正在备马，安东尼奥就对他们建议说：

“有手枪的人都带着手枪。这不会是坏事，因为很可能我们需要对付的不只是牲畜。”

大鸟却这样回答：

“我不带手枪，因为我的手枪已经当掉了，不过凑巧我鞍囊里有把小矛头。它不太长，但是加上刀鞘便长了四分之一,其余的只要伸伸胳膊就行。”

天还没有破晓，他们便这样精神奋发地向奥斯果拉马塔骑去，带头的是桑托斯·鲁萨多。

鲁萨多只带着五个忠心的雇工，另外只找到了三个平原人；这些人是安东尼奥再三请求才雇到的，因为这一带能找到的所有工作人手，都被堂娜芭芭拉为了不让阿尔塔米拉增加雇工的人数而雇下了。然而这几个人都是十足地道的平原人，骑的是好马，都衷心地愿意为这个对抗阿鲁加的加西克的人效劳。

平原还在沉睡，在星星的闪烁之下，一片漆黑，一片寂

静；骑马的队伍离开房舍越来越远，他们的蹄声使远处传来了畜群杂沓奔驰和野生牲畜嗅到人味而逃匿的响动。那只是比夜还要黑的一大群乌黑的东西在干草中间移动，或者只是由于牲畜奔逃而引起的干草的沙沙响声，但是平原人的最敏锐的感觉用不着更可靠的标记，便可以肯定地说出：

“这是深红色的乌维里托牛群在喧闹。那里有一百头以上的牛在奔逃。”

“那是‘黑尾巴’马群,向柯罗萨利托跑去了。”

黎明时，他们到达约定的集会地点。埃尔一米埃多的人已经在那里了，为首的是堂娜芭芭拉。她已经教好他们把鲁萨多企图围集的牛群吓跑，因为在这里栖宿的阿尔塔米拉的牲畜里，有大量的母牛，它们的仍在吃奶的小牛，已经盖上了埃尔一米埃多的烙印。这是堂娜芭芭拉在那些不由主人亲自管理的庄园的管家们共谋的掩护下，偷盗别人牛只时最喜欢使用的手段。

但是安东尼奥的机警，使他识破了这个女人的诡计。他看见她带着那么一大群牧牛人，就对桑托斯说：

“她带来了那么多的人，是为了使您相信，可以一开始就赶起一大群牛，然后他们却把牛群往外面轰，吓散它们，从前几次就都是这样干的。”

得到了安东尼奥的说明以后，桑托斯再一次迅速地拟定了他的计划。他向女邻居脱帽问候，但是没有走近她。她却走上前来，带着奸诈的微笑，向他伸出了手；而他则现出了一个十分惊讶的表情。她几乎是另一个女人了，和几天

以前在民政长官公署第一次看见的那个男人似的难看模样完全不同。

一双富于感情的诱人的女人眼睛在闪闪发光，丰满的双唇在嘴角闭成一个谜一般的皱纹，好象预备接吻一样，脸色显出热情，一头紫黑而平直的丰美头发，脖子上围着一条蓝色的丝围巾，打着一个结，结头盖住上衣敞开的领口，穿着骑马的裙子，甚至她的衣着中唯一的男性表现：一顶平原人典型的帽子“瓜玛帽”，也带着一些女性的柔媚。最后，她骑的是女鞍，这是干活时不惯用的东西。这一切，使人几乎忘记了那个著名的男人气概的女子。

桑托斯很容易地看出来，现在她这样显示出女性的品质，目的是在于使他产生一个良好的印象。但是，虽然他很审慎，他也不能不有点赞美她。

在她那一方面，一看到他的那双眼睛，也立刻使她抹去了脸上带着的那种奸诈的微笑，又一次感觉到——可是现在是以适合于宿命论者精神的全部直觉的力量——从这个时候起，她的生活走上了一个未曾预料的方向。她忘掉了原来准备好的那副阿谀奉承的态度；她的生活的基本激情——对男人的仇恨——引起的企图，在她阴沉的心里撞得粉碎了。但是她自己只觉得，她惯有的感情迅速地离开了她。代替它们的是什么呢？这是她一下子还不能理解的东西。

他们交谈了几句。桑托斯·鲁萨多似乎尽力做得彬彬有礼，仿佛在客厅里和一位尊贵的夫人谈话。她听到了这

些正确的，然而同时又是冷淡的话语时，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答复的。这种特殊的男性的表征，这种她和别的男人打交道时从未碰到过的庄重和谨慎的结合，这种从他目光里隐含的热火中，从他正派的风度中，从他的清楚地说出来的语言中透露出来的精力充沛、善于自制的印象，把她征服了。虽然他谈的话很少牵涉到必要的有关的工作，在她看来，却似乎觉得他很愿意和她谈话，其实只是她自己喜欢听而已。

与此同时，巴尔比诺·拜依巴的目光没有离开过他们。他用嘲笑鲁萨多来掩饰自己的愤怒，引得埃尔一米埃多的雇工们哈哈大笑。稍远一点，阿尔塔米拉的雇工们也正在互相交换对这一切情况的印象。

后来，鲁萨多开始发布有关工作的命令，但是那个头脑里装着任何念头都无法安静的巴尔比诺，立刻上来打断了他说：

“我们有三十三个人，可以把大群的牛惊起，赶到开阔的地方去。”

安东尼奥为自己的预见感到满意，和桑托斯交换了一下眼色；桑托斯便回答说：

“没有必要这样做。此外，我们准备按照比例分组工作：每一组由我们一个，你们三个组成，因为在数量上你们比我们多三倍。”

“这样混在一起,为了什么呢?”巴尔比诺反对,“在这里,一向是分开干活的,每个牧场用一个烙印。”

“是的,但是今天的工作,使用的方法不同。”

“是不是您不相信我们呢?”拜依巴坚持着,反抗这个打破了堂娜芭芭拉计谋的方法，因为在阿尔塔米拉的人的牵制之下，埃尔一米埃多的牧牛人是不能够按照原来的指示玩弄花样的。

但是鲁萨多还没有来得及答复这个傲慢的质问，堂娜芭芭拉就插嘴进来说：

“就按照您的意思办罢，博士。如果您觉得我的人太多,我可以叫他们立刻撤退。”

“没有必要,夫人。”桑托斯冷淡地回答。

埃尔一米埃多的人由于这个不合时宜的事件而大为惊讶，他们彼此相望，有的则现出心怀鬼胎的样子，按照他们归依堂娜芭芭拉的程度而异。同时，巴尔比诺·拜依巴则习惯地用手摸摸胡子。在对方的人群中，大鸟显然是心不在焉，半张着嘴在哼着一个淘气小调的开头两句：

老公牛对着母牛呼啸，
小牛只得转身逃走……

这两句诗表明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心里所想的话：

“这个女人已经爱上了博士，巴尔比诺可以向他的饭厅告别了。”

这时候，鲁萨多已经在这样说：

“安东尼奥,你负责指挥工作。”

安东尼奥立即执行草原工头的职权，开始发布命令：

“你,骑黑白马的那个,你过来,带着五个伙伴,连同卡梅利托和大鸟，到那个哈里扎尔树丛后面去赶；所有在这里栖宿的牲口都向上面跑，因此必须把它们赶起。我在对你说话,朋友。”

他是在对那个诨名“翁萨”的蒙德拉岗说话。他让他带着他的两个兄弟，但是强制他们和卡梅利托以及大鸟合作，这两个人和他们一样强壮勇敢。

“我有我的姓名。’他回答,气虎虎地一动不动,拒绝执行命令。这时候阿尔塔米拉的人们互相交换了警惕的眼色,好象在说：

“要出乱子了。”

但是堂娜芭芭拉又来干涉了：

“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要不然,便回去。”

蒙德拉岗服从了，虽然嘴里在喃喃地抱怨。他挑了他的两个兄弟作为伙伴，然后说：

“谁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这里还要两个人。”

这时候，卡梅利托和大鸟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大鸟在牙齿缝里低声地说：

“现在我们要看看他们究竟是裤子还是裙子了。”

安东尼奥继续把牧牛人按照不同的方向分成小组派出去，然后他邀请巴尔比诺说：“如果您愿意跟我一道……”

他这样做，是保持着对埃尔—米埃多的工头或管家的礼貌，因为他和他处在同等的地位；然而，同时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取得一个与他给卡梅利托和大鸟的同样的机会，因

为他和巴尔比诺之间，还有那笔帐要算，就是驯服枣红马那天早晨后者说的傲慢无礼的话。

但是巴尔比诺拒绝了这个邀请，狡猾地说：

“谢谢,堂安东尼奥。我和‘布仑加海’待在这里。”

“布仑加海”，是平原人用来称呼牧场主人的集会的名词；他们参加围场，并不插手工作，只是在分配围集的牲畜时，看视自己的财产。在何塞·鲁萨多那个时代，一般围场的时候，构成布仑加海的有阿鲁加这一带的二十多个庄园主，他们的庄园现在都已经合并到堂娜芭芭拉的大地产里面去了，只留下他们的名字标明着埃尔一米埃多的马塔和草地。

桑托斯在沉思这些事情，好一会儿没有参加聊天。他的女邻居却想借此引起一场友好的谈话，外表上她是在和巴尔比诺说话，但是说的题目却会使他按照礼貌不得不参加交谈。

最后，她决定坦白地问他：

“您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次围场吗，鲁萨多博士？”

“还是在孩子的时候看见过。”他回答,并没有转过头来看她,“现在,这一切对于我几乎都是新鲜的。”

“真的吗？您忘记了故乡的风俗吗？”

“您可以想象,这么多年在外面。”

她以爱慕的眼睛注视着他好一会儿，接着说：

“是的，我听见人家赞扬您那枣红马的事；您那时还刚到这里。您并不象您自己所形容的那么健忘。”

堂娜芭芭拉的声音，是她心灵中活跃着的半男半女魔鬼的笛子，是丛林的低沉的呢喃，是平原的尖厉的哀号，它具有一种特殊的音调，使听到它的男人要受到它的迷惑。但是桑托斯·鲁萨多却并没有留在那里欣赏它。可以断定，在一时之间，他经验着一种纯粹是智慧方面的好奇心，想窥测一下这个心灵的深渊，试探一下这个喜欢与恐惧相混的谜，毫无疑问，它一定犹如大自然的一切怪异那样有趣。但是，他立刻感到了和这个女人相处的一种突然产生的厌恶情绪，这倒并不是因为她是他的敌人，而是因为某种更亲切更深刻的原因，一时之间，他还不能辨别是什么，但是却使他突然中断这种可笑的闲谈，离开这里，走向几个埃尔一米埃多的雇工看守着的那些作引导的小公牛的地方，那里是围场的中心。

巴尔比诺·拜依巴理着他的胡子，微笑着，可是，虽然他长时间地偷眼看着她，却并没有在这张脸上发见两道眉毛迅速合拢又分开的表示恼怒的拍翅，而是一种他所没有看见过的表情，一种沉思默想的神态。

同时，牛群已被牧牛人赶起，直到现在还显得零零落落的草原上，开始有它们的集中和活动了。无数的牲口从丛林中和远处的低洼地里走出来，那些习惯于驱赶的牛组成的牛群高兴地走着，公牛在前面，还在吃奶的小牛则在母牛身旁欢跳。另外一些比较野性的，则分散成为小群，惊慌地吼叫着。

可以听到牧牛人的喊声。已经到处都有零星的牛只在

游荡，企图从逐渐收缩的马匹圈子中逃出来。这里那里，都有大胆的公牛野性发作，想要冲撞。但是这些一时间无法阻拦的莽撞的牲口，在驯顺的牲畜成群的推挤下，回头退向远处，那些在头里的大胆的牛企图抵抗，但是它们的愤怒变成了恐惧。

已经有一些牛群开始在作引导的小公牛所在的地点集合，可是有一些则还在抗拒，于是那些已经赶拢来的骑者不得不从不同的方向反复地推挤它们。他们圈转马头突然改变方向时，猛烈地勒着马缰，竟然使马匹坐到自己后腿的关节上了。

围场不断地进展着，成群的牲畜从各方面向场上集中，骚动和喧嚷也越来越厉害。尘土飞扬，牧牛人的叫喊也更加激昂：

“唏哟！唏哟！把那儿挡住，噢！围拢去！围拢去！”

桑托斯·鲁萨多注视着这个活跃的景象，他的目光由于童年生活的回忆而热烈起来。那时候他在父亲的身边，和雇工们分担着赶起牲畜的危险。他的已经忘掉这种野蛮激情的神经，现在重新体验着它，跟撼动平原人畜的勇敢震战合拍地波动着。这个平原，在他看来似乎更加宽广，更加庄严，更加美丽了，因为在它的广阔的范围内，人正在征服着兽，而且任何人都有活动的余地。

围场已经停止。场上集中着成千成百的牛。这工作是艰苦的，马匹喘着气，浑身是汗，满嘴泡沫，侧腹流出血来，许多马都被牛角顶撞而受了伤。但是还没有结束，因为野

性的牛很多，它们动荡不安，在驯顺的牛群旁边游转，或者以猛烈的冲击冲进牛群中间，嗅着草原上的自由空气，企图离群逃走，不让征服者休息。平原的空间，充满着震耳欲聋的喧闹：母牛叫唤走散了的牛犊的哞哞声，牛犊在混乱中寻找母牛的哀鸣声，种牛因为失去带领的牛群而发出的咆哮怒吼声，以及那群牛答应回群的哞叫声，牛头上角尖的碰撞声，结实的肋骨的格格声，哑了嗓子的牧牛人的叫喊声，连成一片。

畜群似乎逐渐平静下来了。种牛开始认领各自的牛群，那些牲口集中到公牛周围，凶猛地打转的牛也温顺下来，归群的哞声也在减低，“支援者”的安抚牛群的歌声也可以听得见了。这些当支援者的牧牛人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围场之外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同时，那些马匹受伤的牧牛人则走向附近的一个马塔，去更换他们的坐骑。安东尼奥正想发布命令，把那些作引导的公牛抽出来，以便开始分牛，突然，有一个支援者下了马，束紧马肚带，一不注意，有一头公牛从引导的畜群中心猛烈地冲出来，立刻引起了畜群的溃散。

“围拢去！”大家齐声叫喊，都看出了当前的危险；许多牧牛人成群地猛冲上来阻止那迫在眉睫的溃散。

但是已经太迟，畜群以一个可怕的冲撞，一下子跟着那头公牛从它闯开的缺口里冲了出来，散成小股，奔向草原。

“该诅咒的女巫!”阿尔塔米拉的雇工叫喊着,把这个事件归咎于堂娜芭芭拉的巫术。但是安东尼奥已经发现那个

支援者——他就是诨名“翁萨”的蒙德拉岗——表面上是疏忽大意，实际上是故意这样做的。

事实是，翁萨看见有许许多多阿尔塔米拉的母牛都带着已经烙上埃尔一米埃多骗人烙印的哺乳小牛，因此，就在那头公牛想从引导牛群中间冲开一条路，威胁它们跟着它冲出来的紧要关头，借口给马束紧马肚带而下了马。

他这样为堂娜芭芭拉效劳，结果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为在溃散的时候，他被连人带马一起卷了进去，等到兽蹄所扬起的尘土消散，在他跌倒的地方就只看见一堆不成形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气，满是鲜血和尘土。

与此同时,桑托斯·鲁萨多被平原人的本能所控制，放松缰绳纵马奔骤，参加到牧牛人的队伍中去了。

有人对他叫喊：

“牛群会跑到那个树丛头上散开的，领头的就是那头危险的公牛。”

那是大鸟，正在疾驰而来，和他会合。

安东尼奥、卡梅利托以及埃尔一米埃多的两个牧人也向他这里赶来。他们的右手都拿着套索，准备套住那头引起溃乱的公牛。

桑托斯发现自己忘掉了戒备，就迅速地解开坐骑马鞍上系住绳卷的活扣，甩开套索，寻找大鸟指出的树丛头上的空地。

牛群立刻开始从那树丛头上走出来了。在牧牛人的叫喊声中，它们往上走去，寻找一条横过草原上沟渠的浅滩。

从纷乱的牛群中，走出来一头身躯庞大、孔武有力的公牛，预备搏斗。

“这就是两年来一直麻烦我们的浅栗色白嘴公牛，”大鸟警告说“但是这一次它可逃不过我们了。”

这头畜牲停住了片刻，然后这里那里跑了一会儿，伸长着脖子向各个不同方向迫近前来的人们张望一下，最后，向鲁萨多正从那儿走来的丛林边缘猛冲。

“赶快抛出套索,它已经到您旁边来了。”大鸟喊着说。

这时候，卡梅利托和安东尼奥看见了他夹在树丛和公牛之间之危险，一面飞奔上来帮助他，一面劝告他说：

“离开丛林的边沿,那畜牲会把您挤到里面去的。”

“把您的马一下子赶出来。”

桑托斯·鲁萨多没有听见这些劝告，而且他也用不着；十五岁时的本领，他还没有完全忘记。他以一个有经验骑者的迅速动作，避开了冲撞，截断了公牛的退路，从马屁股上抛出了套索。这野牛刚好在两角之间接住了它。大鸟热情地喊起来：

“正套在脑袋上,就是要有这样的能耐!”

接着，桑托斯突然勒住了马，使它稳住。然而这头公牛是强有力的，要它倒下，需要一根以上的套索。因此，当桑托斯的套索在公牛的猛烈挣扎下收紧着，颤动着时，他的马突然被向后拖，前蹄抬起，坐到了自己的后腿关节上面，发出一声窒息的呻吟。公牛已经回转身来向它进攻；这时候，安东尼奥、卡梅利托和大鸟同时抛出套索。他们看见套索

落到牛角上，三个人同声喊起来：

“我们把它套住啦!”

马匹稳住了，绳索颤动着，公牛被四根绳子扯倒在地上,扬起一股尘土。

公牛刚倒下，雇工们已经扑到它身上。

“你,大鸟,从两腿之间拉住它的尾巴。”安东尼奥命令说“压住它的犄角,卡梅利托把它捆起来。”

鲁萨多记起了他的童年，说：

“当场把它穿了鼻子,阉掉。”

大鸟抓住公牛的尾巴，在它的两条后腿中间用全身的力量扯住，坐到牛肋骨上。安东尼奥则把它的两只角压到地上。这样，公牛就无法抵抗了。它还没有时间从跌倒的昏眩中恢复过来，卡梅利托已经刺穿它的鼻子，把穿鼻绳的一头穿过了伤口，并且机敏而迅速地一刀阉割了它，还在它的耳朵上加上阿尔塔米拉的记号。

“这家伙不再跟我们斗了。”他结束了手术说“现在我们把它系在一株树脚下。”

“这头大牛天生是鲁萨多家的，它不愿意盖上跟它母亲不一样的烙印。”大鸟接着说“它等候它的主人到来,投到他的手里。由于这个道理，我们从前围捕时没有能够套住它。”

“现在你们那么漂亮地把它套住了。”卡梅利托最后说，“如果没有这个习惯的人都这样地抛套索，我们还有什么活儿可干?”

安东尼奥·桑多瓦尔欣赏主人的英武：

“直到第五代,平原人还是平原人。”

这时候，堂娜芭芭拉走了过来，面带微笑地说：

“嗳，您真是个豪迈的平原人！您还说您已经忘掉了故乡的习俗。”

她这样说着，没有想起片刻之前遭受到的蔑视，也不曾想到她自己也会，而且比鲁萨多更高明，用套索套住一头公牛，在宽广的平原上阉割它。她不过是一个看见她对之有兴趣的男人表现了英武气概的女人而已。

“这不是我独自干的,因此,我不应该居功。”桑托斯回答“正相反,我听说,您拉倒一头牛就象您最有能耐的牧牛人一样。”

这个回答是粗鲁的，然而堂娜芭芭拉却微笑地听着。

“我看得出来，人们对您谈起过我。他们对您谈了多少事情呢？我也可以告诉您一些，也许他们还没有谈起过，而对您却有兴趣。可是,以后有的是时间,不是吗？”

“时间当然不会缺少。”鲁萨多回答，他的声调要使她了解，他对于她的谈话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是，堂娜芭芭拉却并不是这样理解，她对自己说：

“这个人也落到围场里来了。”

可是鲁萨多把那头没有烙印的公牛在丛林一株树的树脚拴好以后，用马刺刺着马，向已经远去的雇工们追去了，再一次把她一个人丢在草原的中央。

她在那里停留了好一会儿，眼望着那个粗鲁的人远远

而去，脸上带着幻想的胜利的微笑，嘴里喃喃地说：

“让他走吧。他后面已经拖着一根套索了。”

那边，那头受了伤的公牛低着前额顶住树脚，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堂娜芭芭拉则以另一种方式在微笑。

# 五　　堂娜芭芭拉的转变

从那天起，堂娜芭芭拉身上开始发生的特殊转变，引起了埃尔一米埃多的雇工们中间狡猾的评论。

“啊，伙伴！夫人出了什么事啦？每当她的白人和印第安人的血液在沸腾时，她不象以前那样，到这里来跟一只母水鸭似的发脾气叫嚷了。她也不象从前高兴的时候喜欢的那样来弹着弦琴，和我们对歌赛诗了。现在她只是在家里过日子，装得象个真正的夫人，甚至对那个堂巴尔比诺也是,好象在对他说 即使我见过你,我也记不得你了。”

“啊,他妈的,伙伴 难道您不知道,什么样的鱼应当用什么样的钓丝吗？现在的这一条鱼，可不是跟着鱼群游来游去，随随便便开开玩笑便会落进网里的。必须用细致的钓丝来干,让他上钩。”

但是，好些日子过去了，鲁萨多却并没有到那里去。

“啊，伙伴！这条鱼看来并没有上钩。到处连水纹儿都不见。”

“这是一条属于那种既不会醉倒也不能在水中药死的那一类鱼。”被询问的人这样答复，指的是堂娜芭芭拉为了摧毁她所爱的男人的意志而给他们喝的巫术的饮料。

当然，也不缺少对那间巫术屋子的神秘夜晚的暗示：

“这几天晚上，那个道友都没有休息过。他被留住了不能回到地狱去，总留到很晚。每天晚上他回去的时候都已经公鸡报晓了。”

“是不是对方在进行抵抗？”

“也许这一方面用力过度,力量消竭了。”

“哼！谁也不会相信你,”胡安 · 普里米托这样回答;“在奥斯果拉马塔围场的那天早晨，夫人在那儿留给他的眼睛，不管他怎样抗拒,总得带来还给她。”

这个女人手下的雇工们，对于她所发生的变化，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然而她在他们身上引起的尊敬，以及他们为她服务的忠诚，却并没有减少。

她自己也无法对此进行解释，因为在她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某种感情所起的作用，是她生活中的新的东西，她还不能予以支配。

她第一次在一个男人面前，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她到奥斯果拉马塔去，是准备引诱桑托斯 · 鲁萨多,把他缠进那致命的情网，让他重演罗伦佐 · 巴格罗的故事。她虽然以为鼓动她的只是贪欲和对男人的深刻仇恨，然而在她那为这个感情所折磨的心灵的动荡中，在她的爱情所促使的天性的欲念中，也带着一种真正的热情未能满足的渴望。直到那时候，她所有的情人，她的贪欲的牺牲品或者她的残暴的工具，如同她打上烙印的牲口一样，都属于她所有。但是当她看见自己一再被那个既不怕她也不喜欢她的人所轻

视，她感觉到——以一向推动着她去毁灭她所厌恶的男人的冲动相同的征服力量——她愿意属于他所有，即使她必须跟那些牛在属于他所有时一样，要在肋旁打上个阿尔塔米拉的火印。

在开始的时候，这是一种激荡的骚动的需要；但并不是那种从前推动她放纵劫掠本能的痛苦而阴沉的需要，而是一种享受自己心灵上出乎意外地显示出来的前所未有的领域的热烈渴望。许多天来，她整天在草原上游荡，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只是消磨她正在发展的情欲的过多的精力。这是女人到了四十岁的关头，陶醉于日光、自由空气和开敞的空间中，被真正爱情的愿望所鼓动起来的情欲。

同时，一种高兴的情绪，而并不是善心，更谈不上很多的善心，促使她干了一些慷慨的事情。有一次，她拿一把一把的钱分给雇工们，让他们消遣消遣。他们呆呆地看着满手的钱，用牙齿咬，在石头上敲，但是仍然不能相信这是合法的钱。堂娜芭芭拉那么贪婪，谁会相信她的慷慨呢？

她准备轮到桑托斯·鲁萨多到埃尔一米埃多来围赶牲畜时，举行一个真正的盛会招待他。她想以殷勤来压服他，用尽一切方法，使他和他的牧牛人心满意足地离开这里，从此结束隔离两家庄园主人和雇工的仇恨。

要被这个男人所爱。这个念头使她颠三倒四了。这个男人和她以前所认识的男人完全不同：他没有从一开始就在罗伦佐·巴格罗目光中看出的可憎的肉欲，也没有别的男人那种男性的粗野。这样一比较，使她因为在猥亵粗野

的情人怀抱中糟踏自己而感到惭愧。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和那个人一样，她投去的第一个微笑，并不能使他们神魂颠倒。

有一个时候，她想使用巫术的‘力量”,求助听命于妖人的恶魔，恳请道友把这个冥顽的人摄来，但是她又立刻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憎恶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天早晨，在奥斯果拉马塔显现于她身上的那个女人，只愿意以女人的一切艺术来获得他。

然而桑托斯·鲁萨多没有到这里来，使她满腹狐疑，但她总是浓装艳抹地打扮一番，在庄屋的廊檐下踱来踱去，眼睛凝视着地下，胳膊交叉在胸前，或者一连几小时地靠着畜栏，目光向着阿尔塔米拉那边的地平线，或者就出去到草原上游荡。但是她回来时马匹却已经不象从前那样，泡沫满口，侧腹鲜血淋漓了。她只不过是平静地在沉思默想中闲荡了一会儿而已。

有时候，她的目光并不是对着草原，她所想象的也不是阿尔塔米拉，而是那一条大河和那一只独木船；在那里，阿斯特鲁巴的话使她感觉到了这个美好热望的第一次震动。现在，这个美好的热望却正在想支配这颗已经被狂暴所餍足的心。

最后，有一天上午，她看见桑托斯·鲁萨多到这里来了。

“事情应该是这样。”她自己对自己说。

在想着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自以为得到了超自然力量帮助的迷信女人，充满着感情地把它说出口来的时候也会是这句话—— 她的身心内在的深沉的真实，压倒了她要求新生而产生的热望。

桑托斯在庄屋前面种的豆子树旁边下了马，手里拿着帽子,向廊檐走来。

只要望一眼，便应当足够使堂娜芭芭拉了解，这次访问并不存在很多希望，因为鲁萨多的态度显露着他自己的克制。但是她除了自己的感情以外不注意别的，因而高高兴兴地接待了他。

“好事总是使人如愿。鲁萨多博士，我的眼睛能够看到您，是多么幸福！请进来吧。别客气，请坐。您总算让我有这样的快乐,在我的家里招待您。”

“谢谢您,夫人。您太客气了。”桑托斯以讥讽的语调答复,接着,不给她以更多甜言蜜语的时间,就说“我是来向您要求一件事情和请求一件事情的。首先，是关于我已经写信给您提过的篱笆的事。”

“您还在想这个吗，博士？我以为您已经相信，这东西在这里是不可能办到，也是不方便的。”

“讲到可能，那要看各人的财力如何。在目前，我十分拮据，因此，不得不等待一个时期以后再把阿尔塔米拉围起来。至于方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在目前，我愿意知道的是：你是不是准备负担建立我们牧场之间分界的篱笆所应该负担的一半费用。在采取别的办法之前，我

愿意先谈谈这个问题……”

“您友好地说说吧,朋友!”她微笑着接口说。

桑托斯做出尊严受到冒犯的姿态，回答说：

“用不着很多的钱，您不会没有……”

“要花多少钱，那无关紧要，鲁萨多博士。一定有人告诉过您，说我很有钱。然而也一定有人告诉过您，我很吝啬，是不是？但是如果一个人光靠听闲话……”

“夫人,”桑托斯调皮地说“我请求您只谈我向您提出的事情。我绝对没有兴趣知道您是不是有钱，也不想调查人家说您的缺点是不是真实。我只是来向您提出一个问题,等待您的答复。”

“了不起,博士!您真是个好支配别人的人!”这个女人喊着，恢复了愉快的表情；这并不是假装的甜言蜜语，而是她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了权威而真正体验到的快乐，“您不允许别人片刻离开本题。”

桑托斯看到自己开始不能控制局势，反而要处在她的支配之下，这是轻视一切或者诸如此类做法的结果。然而不管怎么样，它是一种很有节制的天性的表现；他就谴责自己所采取的过分严厉的态度，微笑着转圜地说：

“没有这样的事，夫人。但是我请求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事情上来。”

“好吧。树立篱笆的意思，我觉得很好。这样，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我们之间的不愉快的界线问题。这条界线一向总是那么含糊。”

她以另一种音调，着重地说出了最后的几个字，重新试验一下对方的自制能力。

“十分正确，”对方回答，“我们可以造成一个既成事实，那就不算是法律问题了。”

“您是律师，对这个当然比我知道得多。”

“然而我并非一个喜欢打官司的人，这您就会了解的。”

“是的。我已经看出来，您是一个少见的人。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象您这么有趣的人。不，不要性急。我不会离开正题。上帝保佑我！但是在我能够答复您之前，我得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将在哪里树立这道篱笆呢？是在马加尼雅尔的房子那里吗？”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您不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树立界柱的吗？除非您认为那条界线已经不在它应在的位置上了。”

“是不在了，博士。”

她抬起眼睛注视着他。

“那就是说，您不愿意使自己处在……友好的……地位，就象您自己刚才说的那样？”

但是她在声音中加进了取悦的调子，说：

“为什么您要加一句：就象我说的那样呢？为什么您不就简单地说友好呢？”

“夫人，”鲁萨多抗议说，“您很明白，我们不能是朋友。我是能够妥协的，所以我亲自登门来和您商谈；但是您不要以为我很健忘。”

他说这句话时所具备的镇静的力量，终于压倒了这个女人。她脸上的那种暗示性的微笑——轻蔑和淫荡的混合—— 消逝了，她以尊敬的同时也是热情的眼光，继续注视着这个胆敢这样对她说话的人。

“要是我对您说，鲁萨多博士，那个篱笆应该建立在离马加尼雅尔远得多的地方呢？那是使您不把我当朋友对待的诉讼之前阿尔塔米拉的界线所在。”

桑托斯皱皱眉头；但是，他再度保持住了镇静。

“或者您是在跟我开玩笑,或者我是在做梦。”他从容不迫地,然而并不困难地对她说“我懂得,您是在答应我物归原主。但是我看不出您怎么能够这样做而不损伤我的自尊心。”

“我并不是和您开玩笑，您也不是在做梦。事实是，您还没有很好地了解我，鲁萨多博士。您很明白，我不正当地夺去了现在我们谈到的土地，心里很不痛快。但是，听我讲一句话,鲁萨多博士,这件事情,其咎在您。”

“我们的意见相同。可是，这件事已经具有法庭判决的约束,最好不要谈它。”

“所有我要对您说的话还没有说完。请您听我说吧：如果在我的生活道路上碰到过象您这样的人，我的历史就会不一样了。”

桑托斯·鲁萨多又体验到在奥斯果拉马塔围场上的那种好奇的冲动，当时几乎促使他去探测这个心灵的深渊。它是那么顽强无畏，就象它所在的平原；但是，它也许和平

原一样，也有它的纯洁荫凉的隐蔽之处，从那里，突然会发出这种既是忏悔又是抗议的话来。

事实上，堂娜芭芭拉的这句话，完全是表现了她的坦率和一个坚强的心灵对其命运的反叛，因为在说出这句话时，她的心里并没有欺骗的企图，也没有柔弱的感情。在那时候，那个在怀春中的需要抚爱的女人消失了；她就是她自己，勇猛地披露出真正的内心。

而桑托斯·鲁萨多则感到了从一句话中发现了一个心灵的那种感情。

但是她立刻恢复了她的鄙俗作风，说：

“我假装做一笔买卖，把那些土地归还给您。如果您接受，我们马上就写好文件。那就是说，由您来拟它。我这里有盖好了印章的纸和印花。等您方便的时候再去办理公证和注册。您愿意我去把纸拿来吗？”

这时候，鲁萨多认为利用这个时机提出他访问的第二个目的很适当，就对她说：

“请等一会儿。我感谢您对我表示的良好意图，因为您先说的那几句话，确实是打动了我；但是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到您家里来拜访的目的有两个。请您做一件使我更为感激的事，来代替把这些我在道义上认为已经归还了的土地归还给我，那就是把巴格罗尼亚的土地还给您的女儿。”

但是内在的深刻的现实，立刻粉碎了要求新生的热望。堂娜芭芭拉坐到刚从那里站起来的摇椅里，注视着自己的指甲，以一种不愉快的声调说：

“朋友，现在您提到了她。人家对我说，马利塞拉出落得很漂亮。自从她和您同居以来，她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她用“同居”这个意义双关的话，以掩蔽她的猥亵和诬蔑的含意，并且用那么邪恶的语气说了出来，使得桑托斯·鲁萨多以一个机械的动作站了起来。

“她居住在我的家里，在我的保护之下，这与您想说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他以愤怒的颤动的声音更正说，“她在我的保护之下生活，是因为她没有面包吃，而您却很富裕，就象刚才您对我说的。但是我错了，竟然到这里来向您请求您所不能给予的东西：母亲的感情。不管是这件事或者别的事，您就只当我们从未谈过一句吧。”

他没有告辞便走了。

堂娜芭芭拉奔到写字桌前面；她的手枪不带在身边时就放在这张桌子的抽屉里。但是有人扯住了她的手，对她说：

“你不要杀人。你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 六　勃拉玛多尔的恐怖

神圣的星期四。这是忌食陆地上动物的肉的一天，因为陆地就是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上帝的身体，谁吃了它所滋养的肉，他的牙齿便亵渎了折磨了上帝自己的身体。这是不做工作的一天,草原上,畜栏中,都没有工作,否则就会败坏整个的一生。这也是制酪工场停工的一天，因为在神圣的日子掏的牛奶不会凝结，只会变成血。这一天，只有捞乌龟,猎鳄鱼,采蜂蜜。

这第一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在神圣的星期四和星期五得到平原人所喜爱的食物。这第二件工作，则是按照传统的习惯，利用这几天的休息，在繁殖鳄鱼的沟渠里进行捕捉；一方面清除了沟渠，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种日子里弄到的鳄鱼油和鳄鱼牙，具有较高的治病功效；如果用作符箓，其作用也较大。

用树枝伪装的栅栏已经安装好，从这一边沟沿伸到另一边沟沿,拦住了沟渠,中央留着一个空处或者‘门”,守门人已经在‘门’旁站好,水深及腰,同时,在沟渠的上游,手执棍子的人则大声叫喊着，用棍子在水面上拍击，把藏在浑浊水波下面的猎物惊起，向下游逃遁。

守门人一声不响地躲在树枝后面，双手伸在水里，一感

到他们所渴望的猎物在手边经过，即刻合拢双手把它捉住。有时候，他们脸上的肌肉会突然抽搐一下，或者显出暂时的苍白，这是表明：有一条鳄鱼正从他们一动不动的双手中间经过。

桑托斯停下来，观看这个轻率的游戏。不一会儿功夫，他便看见沟渠沙滩边上挖的水池里装满了乌龟。然后，他走到了其他雇工们正在打鳄鱼的地方。

如同平原上所有的沟渠一样，这条沟渠也是鳄鱼繁殖的地方。这几天里，有几头牛被鳄鱼咬死了，因此安东尼奥选择它作为神圣星期四的传统捕捞的场所。

他们从岸上用枪击或鱼叉猎鳄鱼，但是鲁萨多来到时，射击已经停止了好一会，一大堆沟渠里的这种可怕的动物在沙滩上躺着，肚子向天。

“节日已经结束了吗？”安东尼奥问，“博士有兴趣来打几枪哩。”

所有的猎手都默默地从岸边散开，但是都注视着沟渠内正在发生的某件事情，做出叫人肃静的手势。安东尼奥向他们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对鲁萨多说：

“您看见浮在沟渠中央的那两个葫芦吗？它们底下有两个人，正在等候一条鳄鱼浮到水面上来，以便从水下用矛头刺它的前腿肩胛。这是猎鳄鱼最高超的本领。藏在葫芦下面的准是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

“是他们，”卡梅利托回答，“他们想猎的不是别的，就是勃拉玛多尔的独眼，它一直溜到了这里。”

这一条，便是鲁萨多到达的那一天，在水柱树的午睡地方想开枪射击的那条鳄鱼。它是阿鲁加河上的恐怖，它的牺牲品——人和牛——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人们说它有几个世纪的寿命，而且，由于子弹总是在它坚硬的背脊上反弹回来，使它不受损伤，所以形成了一种传说，说它因为是一条有巫术的鳄鱼，所以枪弹不入。它的经常栖息地点是勃拉玛多尔沟渠的峡口，现在属于埃尔一米埃多的范围，但是它从那里统治着整个阿鲁加河和它的支流，经常到很远的地方去劫掠，肚子里塞饱了食物，回来慢慢地消化，躺在勃拉玛多尔沙滩上的阳光下睡觉。那地方是它安全的栖息之所，因为堂娜芭芭拉迷信这条鳄鱼有巫术，禁止向它攻击，而更重要的理由，却是因为它游进沟渠去猎取的喜爱食物，是阿尔塔米拉的牛。

“卡梅利托,不应当让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这样拿生命冒险,”桑托斯说,“你招呼他们,要他们上来。”

“在这个时候招呼也没有用,”安东尼奥插嘴说,“因为葫芦上他们向外张望的洞孔，是在那一边。而且，已经晚了，现在谁也不能动弹一下。鳄鱼已经浮起，离他们很近。您看水面上的波纹。”

真的，离葫芦几米远的地方，平静的沟渠水面上开始出现了波纹。

“嘘!”周围的人同时发出这个警告,弯下腰来,避免被鳄鱼发见。紧张的期待，使片刻的沉寂显得无限地长久。

鳄鱼带着它那高龄和凶暴的威严，慢慢地把它披着粗

硬鳞甲的头部和巨大的背脊浮上水面。

葫芦缓缓地向沟渠对岸移去，仿佛有一股轻柔的水流在拖曳它们。可以听到观众把抑制着的呼吸透出来的声音，同时，安东尼奥却在嘀咕：

“他们已经到了鳄鱼眼睛看不见的那一边。”

葫芦继续向鳄鱼滑去。虽然鳄鱼看不见他们，因为它已经全身浮在水面，那只健全的独眼注视着沙滩，但是危险仍然没有过去，这两个人已在它的咬啮所及的范围之内，只要稍不小心，就会牺牲生命。

果然，鳄鱼突然转过头来，望着那个浮在水面上的东西。三支来福枪同时从沙滩上向它射击，冒着瞄准稍有偏差便会危及这畜生附近两个人的生命的危险。这条鳄鱼正企图重新潜入水里，这时候葫芦忽然转动起来，表明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已经抛开它们，孤注一掷，发动了攻击。这是他们保全生命的唯一希望。一股浑浊的泥水翻腾起来，一堆巨大的东西痉挛地骚动着，一条可怕的尾巴好几次翘到空中，发着震耳的响声再落到水面。最后，鳄鱼翻了转来，不再动弹，庞大的白肚皮浮在水面上，刺破了的肋部还在流血。同时，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在那里伸出头来，高喊：

“上帝与人同在！”

岸边的人齐声欢呼，庆贺这英勇的功绩。

“勃拉玛多尔的恐怖完蛋了！”

“埃尔一米埃多的所有巫术也会这样完蛋的，因为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它的对手。”

# 七　　野蜂的蜜

路边的阿尔伽洛波树在野蜂的嗡嗡声中颤动着，好象一架美妙的竖琴。

梅莱西奥的孙子爬上野蜂筑了窝的树枝，用涂了油脂的粗灯芯的臭烟把它们赶走，于是那些棕色的蜂房便从男孩子的手里递到聚集在树底下的姐妹们的手里。

如果她们有一个人的头发被一只发怒的野蜂缠住了，大家就发出尖锐的叫声，四散奔逃；但是不一会儿又都跑了回来，笑得要死，争夺这种既甜又辣的好吃的东西。

“你已经有了,现在该给我啦!”

“不,该给我!该给我!”

在那里争夺蜂房的是七个人，因为最大的赫诺凡瓦正在那个长凳围着桌子的芦苇棚子里和马利塞拉谈话，或者还不如说，正把两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捧着脸，静听马利塞拉说话。

“一清早我便起来洗澡。那凉水真够味儿！你只要听听那一片喧闹，因为水淋到我身上时，我便唱了又唱，而那些公鸡、母鸡、鸭子,和落在大松树上的鹦鹉,也都跟着我一起唱。然后我便到厨房里去看咖啡是否已经滤好，等到桑托

斯从卧室里出来，我便给他一杯最浓最烈的咖啡，因为他喜欢这样。然后我就收拾屋子。我用扫帚使劲地那么扫，我的手都好象有火在烧灼。如果须要缝补，我就缝补；接着我便温习我的功课。到了他要从草原上回来的时候，我又走进厨房，给他做饭，因为他讨厌那个女厨师，只吃我做的饭。他有点儿洁癖。我得整天赶苍蝇，轰母鸡，不让它们到屋子里来。我已经使它们习惯了在窝里下蛋。他总是从草原上带花回来，但是花瓶里已经插满了我从屋子周围摘来的花。起先我想把花一直插到齐屋顶，让屋子里从上到下都是花！他看见了这模样，那个笑啊！这教我生了气，但是后来我明白是他有理。唉！我在对你说什么啊，姑娘？你不知道昨天印第安人闯到我家里来了吗？那时候我正是孤单单地一个人在家，因为他跟爸爸和雇工们出去了，厨房里的妇女又都在沟边洗衣服。忽然我听见有人在说：

“‘老哥,系住你的狗。’我出来,看见二十来个约罗拉部落的印第安人闯进了客厅，他们的弓箭已经放在屋角，大模大样地在往里面走。”

“你不怕吗,女人?”

“怕什么?我出去迎住他们,对他们喊:‘出去吧,大胆的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允许便闯进来？我要放狗了。’可怜的家伙！他们是善良的印第安人，在草原上跑来跑去捡些野薯过活，到家里来不过是讨一些盐和废纸。你知道，对他们没有比一张废纸更好的礼物了。可是，要是你给这个多给那个少可不行!必须给他们平均分配。不过，我装出一

副凶相,对他们嚷:‘ 猪猡！大胆的家伙！瞧你们的脏脚把地下搞得多么脏！还不如让这里附近的葛依华部落来了的好。’这就仿佛对他们提起了魔鬼的名字。他们瞪着眼睛问我:‘ 姑娘,你看见葛依华部落了吗？’可是……我干吗对你讲这个呢？唉！我明白啦。桑托斯知道了印第安人在我一个人在家时意外地闯来的事，如果你看见他显出的那种关心就好了。直到晚上,我在做功课了,他还在思考。”

赫诺凡瓦默默地注视着她。她有点难为情，笑起来：

“ 不，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那么回事。耶稣！干吗这样看我,女人?”

“ 你很漂亮。不过你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已经有人对你说得够多的了。”

“ 可是,你瞧:你又弄错了。”

“ 我不相信。至少今天有人在赞美你。”

“ 刚才赞美我的便是你。他对我所说的只是我很聪明。我已经听得厌烦了。有时候我真想不念那些功课了，看他是不是换一个调调。可是，你干吗这样瞧我，姑娘?”

“ 你的衬衫很合身。”

“ 多亏你的帮助。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接着她讲起了桑托斯的衣服图样，两个人把“ 他画的图样上那脖子里的多余东西 ”大笑了一阵。后来，赫诺凡瓦垂下眼睛,用手指敲着桌子,过了一会儿,才说：

“ 不管怎么样,你真是幸福!”

“哼！”马利塞拉发出了这个声音，“那么，小心点儿！”

“小心什么？”

“你知道我要对你说的是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呢，女人？”

“不要作假。对我坦白吧。你也爱上他了。”

“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爱上了博士！”赫诺凡瓦嚷起来，“你疯了，女人？他是一个引人好感的小伙子，但是蜂蜜不是给驴子酿的。”

马利塞拉把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又提出来问，只是为了自己也说一遍的快乐：

“他真的很引人好感吗？”

但是她的话不由自主地带着谈到不大可能的事情的声调。她自己听着，发现自己也在作着某些幻想，因为，桑托斯对她的行为可能表示一切，然而并不表示爱情。他给她劝告或训诫时，就象父亲或老师那样严肃；他在性情愉快活泼时，又象兄长那样亲热，而如果有时候她默默地在注视着他，而他也默然地望着她的眼睛时，他的脸上显出的微笑有着那么优越的神情，使她的爱情的甜蜜痛苦会得变成羞惭。此外，特别是最近几天来，桑托斯在饭桌上谈的只是他在加拉加斯的女朋友，而且已经不是提出来作为她的榜样，而是在用对她们的回忆以自慰了。其中特别有一个叫路易莎娜·洛亨的，他谈到了她之后，总是马上就沉思起来。

“我也和你说的一样，赫诺凡瓦：蜂蜜不是给驴子酿的。”

现在敲着桌子的是两个人了，同时，在那里盘旋着的野蜂又飞来占住了蜂房，贪吃的指头已经不再伸向它那甜辣的滋味了。

马利塞拉的喉咙有点发哑，掩饰着硬忍住的哭泣。赫诺凡瓦问：

“你怎么了,女人？”

“我吃蜂蜜吃得太多,喉咙有点发烧。”

赫诺凡瓦最后说：

“野蜂的蜜有个缺点。它很甜，但是烧起来却象一把火。”

# 八　火与芽

在深沉的寂静中，已经听得到宣告雨季即将来临的雷声。地平线上的云层向西移动，将在山岭上空凝集，从那里开始下雨，然后降到平原。夜晚降临的初时，地平线上可以看见光芒四射的闪电。旱季开始随着枯干橡树林中的蝉鸣消逝，牧草逐渐萎黄，直至消失不见；在灼热的阳光下，水潭里的土块开裂了，犹如干渴的喉咙。空气中充塞着开始在草原上蔓延的大火的烟雾，在窒息的平静里整天一动不动；只是偶然地刮一阵短暂的热风，象热病的哮喘一样。

这天下午，炎热达到顶点，阳光的反射，使草原上充满了幻景。笼罩着荒野的寂静中，只有稀薄的空气在振荡着移动。忽然间，一阵疾风把牧草刮倒，一些怪事开始出现：一群群的水鸟发出惊慌的叫声，飞向下风而去；许多马群，以及零散的或成群的牛，也奔向同一的方向。它们有一些朝着牧场的畜栏而来，有一些则向着开阔的地平线急急忙忙地奔逃。

桑托斯在庄屋前面廊檐的荫凉之下，快要沉湎在午睡之中，正好看到了牲畜的这种奇怪的行动，他高声地自问：

“为什么牲畜在这个时候来寻找畜栏呢？”

已经两次走到这里来探望草原，好象在期待着什么的卡梅利托，解释说：

“它们嗅到了火的气味。瞧，那边，那个树丛后面，已经冒出了火头。在这里后面，也看得出烟雾。这都是从马加尼雅尔烧到这里来的。”

这是委内瑞拉乡村民间根深蒂固的幼稚想法，以及平原上稀少的人口对付需要劳力的巨大土地的无能为力，使得人们每当该年雨季初临时，利用火来作为促使旱季枯萎的牧草重新茁长的唯一有效方法。这样做，同时也消灭了那些为害牲畜的寄生虫和扁虱；因此，所有的平原人把他路上所碰到的干草，即使是属于别人庄园的干草也一样，都放火烧掉，成为一种习惯，或者几乎是互相帮助的义务。

但是桑托斯不允许在阿尔塔米拉这样放火。他认为放火这种原始的方法是有害的；他反对安东尼奥·桑多瓦尔的意见，坚持进行试验，用畜群轮换的办法消灭扁虱，并且等待雨季开始时让牧草自己重新生长，以比较其结果，同时还研究如何拟订一个开垦大草原的合理的制度。

由于这个原因，整个阿尔塔米拉是干枯的，火的蔓延当然十分猛烈。果然，不一会儿，这个红圈就在地平线上流遍，短短的一会儿之间，就扩展到整个广大的草原。这里那里，有些橡树林在进行绝望的抵抗，但是火焰很快地便扑了上来，狂暴地盘旋着，呼啸着，使它在冲击中蜷曲起来，披上了黑烟的羽毛，震响着藤蔓爆裂时的噼啪声。等到这个抵抗中心已经消失，胜利的火焰便重新合围，继续迅速前进，

威胁着要包围庄屋。

亏得有周围的沼泽地区和牲畜停留场等等天然的防火障碍，庄屋才没有危险，但是，吹过来的炙热空气，有时已经使人无法呼吸。

“似乎是有目的的行动。”桑托斯说。

“是的，先生。”卡梅利托咕哝着说，“这些火怎么也不会自己到这里来。”

他是留在这里的唯一雇工。其他的人，包括安东尼奥·桑多瓦尔，午饭以后都继续去清除沟渠里的鳄鱼了。他留在这里，在庄屋周围打转，好象放哨一样，因为头天晚上他在路上碰到的一个牧牛人告诉他，在埃尔一米埃多的酒店里听到蒙德拉岗两兄弟在谈论，计划第二天搞些不利于阿尔塔米拉的事情。他把这消息保守秘密，因为他想单独一个人让桑托斯毫无错误地证明他的忠实，然而他也不想以此夸耀。

“不管那边来多少人，”他曾经这样想，“有了博士和我，他有来福枪，我有短刀，我们就不会让他们走近。”

可是到现在他才明白，从埃尔一米埃多来的是火。他对自己说：

“还不那么糟，因为平原上割过草的地方可以把它切断。”

果然，火被切断了；但是，等到火焰在沼泽地区散成了零星的火舌，又在黄昏的平静中失去了风，终于熄灭的时候，这片在乌黑的天空下一直伸展到地平线的枯焦的广漠

草原，在马加尼雅尔那边一长串垂灭的火炬的照耀下，显出一幅悲哀的凄惨景象。这串火炬，就是为了建立篱笆而树在那里的界柱。这是平原的反抗，是无垠大地上不可克服的风反抗文明革新的结果。它把它毁灭了，现在休息下来，仿佛一个满足了的巨人，喘着气，掀起了灰烬的漩涡。

但是第二天和后来接连几天，火在几处不同的地方重新出现。野性的牲畜从荆棘丛中被赶了出来，散到四处，给那些急忙地把牲畜群赶到火所烧不到的牧场去的牧牛人增加了危险，还有整批的野性牲畜在不断的奔逃中中暑倒毙，而那些没有被野性牲畜引起骚动的驯顺的牛群，傍晚回到畜栏时也都又憔悴，又饥饿。只有一部分被分割开庄园的沟渠所保护的小片草地，得免于火灾。但是为了把没有走散逃到邻近牧场上去的牲畜赶到那里去避难，花费了无法估计的力气。

“这是堂娜芭芭拉搞的把戏。”阿尔塔米拉的雇工们肯定说“这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火。”

大鸟建议说：

“请允许我们，鲁萨多博士，带上两盒火柴。我和我的伙伴马利亚·尼埃凡斯只要这点儿东西，就能从四面把埃尔一米埃多放火烧了。”

但是，这个报复主义的敌人，再次地答复说：

“不，大鸟。我们要想法子把罪犯抓住，要是真有的话，把他们送到官府，给以应得的惩罚。”

甚至罗伦佐·巴格罗也不象惯常那样沉思默想，建议

采取报复手段：

“你说：要是真有的话？你还怀疑这一切不是你的敌人所干的吗？难道这火不是从埃尔一米埃多那边来的吗？”

“是的。可是要进行这种性质的控告，我需要证据。到现在为止,我却只有简单的假定。”

“控告？谁说过需要官府帮助？你不是鲁萨多家的人吗？就象所有鲁萨多家的人经常干的那样干：杀死你的敌人。这个地方的法律就是凶猛的武力；你就以它来博取人家对你的尊重吧。把这个已经向你宣战的女人杀死。要杀她,你还等什么？”

这是这个人的突然的反抗，是多年以来掩埋在自卑的心灵深处的怨恨。这有点儿男子汉气概，甚至有点儿野蛮，可是虽然如此，却总比以酒浇愁的自暴自弃少点儿卑贱，少点儿颓唐。这种健全的反抗，自从他搬到阿尔塔米拉来的最初的日子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直到那时候，他还从来不敢稍微有一点儿提到堂娜芭芭拉。他的谈话只是环绕着他学生时代的回忆，而且在这样回忆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地提到他当时的朋友们的姓名和相貌特征，描述了他所讲到的事件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痛苦的渴望。有时候，他的思路忽然使他谈到这个不应该谈的题目，但是他总及时把话头收住，而且为了使桑托斯不觉得不连贯，就胡言乱语，说些自相矛盾的转弯抹角的话。这样一来，这些思想给人的印象好象是在他头脑的垃圾中活动，仿佛疯狂的幽灵，既在寻求，又在逃避。现在，他第一次提到了这个使他毁灭

的女人。桑托斯在他的瞳孔里看见有一种癫狂的凶恶神情在闪耀。

“不能这样，罗伦佐，”他对他说，接着，为了避开这个讨厌的题目，又说：“的确，火是从埃尔一米埃多过来的，然而我也应该负点儿责任，这也是真的，因为如果我没有反对按照习惯一部分一部分地焚烧，全部草地就不会一下子烧光。试验轮换牧草，必然是要我们付出很高代价的一种革新。平原还停留在习惯的陋规之内。”

但是罗伦佐·巴格罗已经有了一种激情，它的激昂的强度，在他丧失重建生活的愿望，而智慧的微光向他闪烁的时候，能够代替他所缺少的酒精的鞭笞，从而产生这种疯狂幽灵似的舞蹈。他的头脑的垃圾既在寻求，又在逃避。桑托斯徒然地企图劝他打消这种杀人的念头。

“不。别说那些空话了。这里只有两条路：杀人或者屈服。你强壮勇敢，能够使人家怕你。杀死她，使你自己成为阿鲁加的加西克。鲁萨多家的人向来是加西克，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也不能做别的。在这个地方，只有杀人的人受到尊敬。你不要厌恶那杀人的红色光荣。”

与此同时，在埃尔一米埃多，老根也在长出新芽。堂娜芭芭拉那天下午和鲁萨多谈话，企图重建她的生活的打算失败以后，好几天来心情抑郁，完全从事于策划可怕的报复，整晚整晚地呆在通神的房间里，但是由于这道友并未应召而来，她的怒气达到那样的程度，以致谁也不敢接近她。

巴尔比诺·拜依巴把这个情况了解为对桑托斯·鲁萨

多发动一场明确战争的标志，就策划了放火焚烧阿尔塔米拉的计划，企图重新得到情妇的宠爱，预料这样做会符合她的意图。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蒙德拉岗还活着的两兄弟去执行；他们已经重新住在马加尼雅尔的房子里，而且是埃尔一米埃多唯一服从他命令的两个人。但是由于堂娜芭芭拉曾经说过："愿上帝赦免那个胆敢反对桑托斯·鲁萨多的人。"他就把他的这个创作保守着秘密，因此，在堂娜芭芭拉这一方面，她就把大火烧焦阿尔塔米拉这件事了解为"神力"帮助她的结果。既然鲁萨多企图用来限制她横行霸道的篱笆已被烧毁，这也实现了她的一个愿望。她心里这样自慰：到了恰当的时候，那些阻隔着她心爱的人的其它障碍，也会这样消除，于是她只要心里想他，他就会自己投身前来。

的确，好象有一个邪恶的力量在统治着阿尔塔米拉。白天，在四散的野性牲畜中冒着生命的危险，花了好大的力气，把干渴的牲畜赶到没有干涸的饮水处，使它们习惯以后，到了晚上，还要提防那些成群在草原上奔走的暴怒的狐狸闯进屋子，提防那些逃避火烧而侵入室内的蛇蝎。而且好象这一切都还不够，一回到家里，又得忍受罗伦佐·巴格罗现在作出的那种令人不愉快的态度。他颤动着声音，结结巴巴地说着无能为力的怨言，顽固地要求桑托斯立刻对堂娜芭芭拉采取报复手段，使他能以正在胸中沸腾着的报仇愿望助一臂之力。

最后，也是最不能忍受的，是马利塞拉。幻想中的爱情的怨艾，使她变得令人很不愉快。在她的言谈中，重新出现

了他花费了那么多力气使她改掉的所有粗野的惊叹词和发音不正确的字句。她一开口答复他询问的某些事情，就先是一阵故意发出的喃喃抱怨。这是一个预定的计谋，要使他感到她对什么都不愉快，脾气总是那么坏；只要他一提出某种劝告，她便冲撞地回答：

“那么,为什么你不让我再回到丛林里去呢？”

但是，这个时候，云层继续在天际移动，而且越来越浓密，地平线上夜晚光芒四射的闪电，越来越频繁；每天黎明，总听见卡拉奥鸟在啼唱，宣告雨季即将来临。

安东尼奥观察着天时的这些特征，最后这样说：

“山岭上已经在下雨。闪电立刻要改变方向，巴里纳高原的风不久就会来到。”

果然，第二天，经过一阵气闷的宁静以后，从巴里纳高原下来的不爽快的风开始吹动，确定地宣布雨季的到来。闪电改变了方向，听得见阿波累河下游那边沉闷的雷声，不一会儿就开始看到远处的轻雨在草原上飞驰，奔向古纳维契河去，在那里集结，变成了夹着狂风的暴雨。铅色的乌云不久就布满了整个天空，一股强风在草原上空向它们冲击，闪电象一株树把它们从中间劈裂，发出不断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不大一会儿功夫，整个草原就布满了水池和水沼。

一天早晨，大地全部变成了绿色。

“没有坏事,好事不来。”安东尼奥说,“一场大火使阿尔塔米拉变得崭新。现在牧草会有力地长出新芽，因为，不管人家怎么说，总没有比用火烧的好。等到烙印分牛时，这里

又会挤满牲畜了，因为自己的牲畜，会回到原来的牧草地来,而别人的牲畜,则会来补充给火烧死的牛只。”

野性的牲畜回到它们习惯的藏身之处去了，驯顺的畜群则在它们熟悉的牧草地上平静地徘徊，马群也恢复了它们吵闹的快乐的嬉戏。晚上，雇工们在棚子里重新弹起吉他，而马利塞拉也在客厅的灯下恢复了她的良好举止和每天的功课。

这一切，都犹如火烧以后长出的新芽。

# 九　分牛的晚会

已经到了进行雨季分牛烙印的时候。这个习惯，是由于没有边界篱笆而形成的，并且得到了《平原法》的尊重。它规定毗连的牧场每年一两次联合进行工作。这个工作包括在全地区内进行围捕，把分散的畜群集中起来，给尚未烙印的牛烙印。工作在各个庄园轮流进行，由各个牧牛人小组事先开会选定的一个分牛首领担任指挥。这项工作要继续好几天，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平原的赛会。因为每个牧场都尽可能选派最熟练的雇工到围捕的地方去，而这些雇工则带着最善于围捕的马匹，备上最华丽的马具，尽力炫耀他们的桑陶洛的能耐。

雄鸡开始报晓时，在阿尔塔米拉也开始了准备工作的喧嚷。这个牧场现在所有的雇工已经达到三十多人，此外，还有霍凡罗·邦多和福哉马利亚两个牧场的同样数目的牧牛人也在这里。

他们急忙地备上马鞍，因为他们必须到牛群宿夜的地方，在它们开始分散之前便围赶它们。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叫嚷着寻找不在手中的工具。

“我的鞭子呢！我找不到了，它在哪里？谁拿的，快拿

出来吧。它很容易认，头上有个记号，如果砍了它，我从砍的地方也认得出。”

“咖啡好了没有？”大鸟喊着，“天都快亮了，我们还在这儿兜圈子。”

他一面给马束紧肚带，一面对它说：

“我的白额栗色马啊，咱们瞧瞧你今天怎么干吧。我的套索比黑人的头发还坚牢，可是我不给它涂油，因为牛群一赶起，我们俩要推倒的那头萨隆考老牛的鼻子会叫我的套索变软的，变得比白人的头发还软哩。”

“快一点吧，伙伴们。”安东尼奥要求说，“谁的马剪了尾巴的，赶快再编一编好，因为我们一到就要赶牲畜的。”

“给我们咖啡，卡西耳达太太。”那些已经备好马鞍的人走进厨房，说着。

含有树脂的木柴烧起一把旺火，在两块黑砖之间的灶膛里爆着火花，上面托着那把咖啡壶。沸腾的芳香的饮料在壶里唱歌。一只瓢儿在卡西耳达的手里不停地把它盛起，倒进用一根铁丝挂在房梁上的陶制过滤器里，同时，其他的妇女则忙着洗涤杯子，斟满咖啡，递给那些不耐烦的雇工。一时之间，厨房里由于淘气调皮的谈话，男人们粗鲁俏皮的献媚，女人们的笑声和回答，洋溢着一种热闹活跃的气氛。

咖啡喝完以后——这些人喝了咖啡以后，直到傍晚回牧场吃晚饭，除了一点儿浊水和嚼烟的苦汁以外，什么东西也不再下肚——桑托斯·鲁萨多带领着这一队牧牛人出发

了。他们在想望这一天的热闹的刺激下兴高采烈，彼此开着玩笑，说一些意义含蓄的淘气话，互相回忆着一些从前分牛时的倒霉事情，或者是生命在公牛两角之间的千钧一发的危险，或者是几乎落在马下被撕破肚子的经历，以一些英勇的竞赛互相激励。

“我们瞧瞧谁敢跟我比，”大鸟说“我打了赌,一个人推翻二十头牲畜,拿睾丸来作证据。”

斗争是激烈的，一直进行到中午。套索在牧牛人的手中没有停住过，许多马都死了，剩下的也四肢抽筋几乎不能支持；但是围赶已经停止，周围安静下来，牛群因为奔驰太多，蹄子也受了伤。只有人还是完整的，挺直地骑着气喘吁吁的马匹，不感觉到饥饿口渴；他们的喊声已经嘶哑，但是仍然起劲地唱着安抚畜群的歌曲。

到了下午，安东尼奥下令进行分牛的工作。马利亚·尼埃凡斯穿进围场，呼叫那些做引导牛的小牛。那些牛已经认得出引导人的声音，习惯了这种工作，就从牲畜群中走出来，停留在构成本牧场的引导畜群的所在地。那是被分出来的第一批。

好象围赶的那场激烈劳动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分牛的工作仍然给他们表现平原人的能力的机会，在一组一组的领导牛群中，公牛都被拖住尾巴，推翻在地。

接着就开始分开埃尔一米埃多和霍凡罗·邦多的牛，它们也这样在牧牛人的呼喊中形成了引导的牛群。最后，出

现了一些盖着拉一阿马雷涅牧场烙印的小牛和母牛。那个牧场离阿尔塔米拉很远，没有参加分牛，于是巴尔比诺·拜依巴开始来分走它们。

桑托斯参加了这个工作，没有说一句话，但是每当一头拉一阿马雷涅的牛经过，他就看看牛身上的烙印，立刻又看看拜依巴骑的马的烙印。那家伙到后来不耐烦起来，就问他道：

“为什么每次走过一头牲口，博士您总要看看我的马屁股？”

“因为从这匹马的烙印看来，似乎您所分去的牲畜，它们的烙印并不都是跟它相同。”

但是，他听着自己说的这几句话，好象觉得是别人说的。安东尼奥或任何哪个真正的平原人，是会这么表示的，然而城里人却不会这么说。

巴尔比诺不得不解释：

“我被授权把拉一阿马雷涅的牛带走。”

这时候是城里的人在回答了：

“您把委托书给我看看，如果您不能证明自己合乎手续，您不能从这里带走一条别人的牛。”

“那么,您想把这些都留下吗？”

“对于您这么一个放肆的人,不应当作什么解释。”他回答“但是,虽然如此,我还是对您说 这些牛在草原上自由游荡，所以走到这里来的；如果那边没有人来寻找，它们还会这样跑回拉一阿马雷涅去。”

“他妈的！’拜依巴嚷道；“您在想改变平原的习惯吗？”

“正是。我准备这么做 革除平原的某些习惯。”

巴尔比诺·拜依巴不得不服从桑托斯。这个人打断了他想拿阿尔塔米拉的牛做的买卖以后，现在又不准他带走别人的牛。这些牛为数不多，但是只要用他所知道的方法“改变一下’烙印,也会替他弄到一些好处的。

牛群已经在进入畜栏，这是最动人的时刻。野性的牲畜在栅栏里打旋；这些栅栏象漏斗一样，越来越狭，直通到畜栏的门口。马匹赶着牛群，在驯服它们的工作中，共享着骑者的热情。在牛蹄马蹄所扬起的尘雾中间，在犄角相撞的闹声，小牛的哞哞声，公牛的怒吼声，以及马匹前蹄顿地和后腿耸立的响声之上，升起了牧牛人震耳欲聋的高声喊叫：

“这儿!推过去!推过去！”

他们就近地推着，把不驯服的牲畜推进畜栏，用马的臀部挤它们，不让它们有反攻的余地，回身的冲撞；他们一面使劲抽打，一面叫喊：

“嘻罗！”

牛都关了起来，畜栏的栅门上了闩，看守人高唱起歌曲，其余的牧牛人则走回庄屋卸下马鞍，洗刷马匹。

“今天你干得不错，白额栗色马啊。”大鸟对他的马说着,轻轻地拍它的脖子；“在你赶的那一群牲畜中,没有一头没有受到应得的处理。今天上午，埃尔一米埃多的那些嫉

妒者还把你叫做老马哩。我感到难过的是没有发现说那句话的是谁,不能给你出气。”

工作完毕，棚子前的院子里就热闹起来。黄昏时，一群一群吵吵嚷嚷的牧牛人来到了，开始互相谈论一些事情，最后就唱起了对句。因为每一件须要谈论的事情，在平原上都有一首对句已经谈到了它，而且更好地表达了它；这原因是由于平原上生活简单，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也由于平原的精神倾向于想象的美丽如画的形式。

洗刷了马匹，把它们放到牧草丰茂的地方以后，牧牛人都回到院子里，那里炉火已经升起，嫩牛肉挂在烤肉叉上，发出令人垂涎的香气。厨房里预备了一些“乳汁辣椒”，一些香蕉和一些煮熟的丝兰。人们就拿着这些东西和烤熟的肉，在炉火周围或站或蹲地满足他们空虚的肚子的饥饿。自从黎明时喝过一杯咖啡以后，他们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一点东西。

他们一口一口地吃着，谈起工作时的事件，有的挖苦，有的吹嘘；有真诚嘲笑的讽刺话头，也有迅速尖锐的回答；有牧牛人和赶牲畜人坎坷生活的奇闻，也有人们的艰苦劳动和风尘漂泊的历史，同时嘴上离不了对句和民歌。

这时候,在那边,畜栏周围,看守人在来回巡逻,不断地歌唱着，呼啸着，因为牛群仍然并不安静，向着自由的草原嗅风，突然地来一下跳跃，就可能冲破栅栏。在这里，在棚子下面，后来就开起另一个热闹的晚会：四弦琴和马拉

加，民歌和十行诗。诗歌诞生了。

通常总是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这一个弹四弦琴，那一个摇马拉加，交替着即兴吟诗。

基督来到世界上，
骑着一匹栗色马。
为了捉一头无主的野牛，
差一点儿丢掉了性命。
基督来到世界上，
那是正在八月间。
这位基督是多么起劲，
大吃野浆果和新玉米。

就这样，每一个人都拿对方的一句诗来起头，而在每一双对句之中，平原，这个从人们与大自然接触而产生的天真机敏的缪斯，从敏捷的答句里跳了出来，有时温柔，有时调皮,有时愉快,有时悲哀,只要四弦琴上还有着琴弦,马拉加里还有着子核，就决不会停止或者犹豫，因为如果才能枯竭了或者灵感没有立刻到来，他们就靠着佛罗仑蒂诺来摆脱窘境。佛罗仑蒂诺这个阿鲁加人，是平原上的伟大歌唱家，他的话出口成诗，甚至便是魔鬼，在对口赛诗时也无法胜得过他。有一天晚上，魔鬼装成一个基督徒来了。因为他，佛罗仑蒂诺，虽则嗓音已经不济，才能却还有余，正在雄鸡快要报晓之前，在一双对句中对魔鬼唱出了三位一体的圣名，魔鬼就连同他的马拉加以及其他一切，抱头鼠窜地被赶回

地狱里去了。

还有是大鸟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了鬼火。那是在梅泰河上航行的时候，忽然我们看见一个山岗上有一些亮光，我们以为是人家的房屋，就把船靠了岸，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因为我们的粮食吃光了，正饿得要死。这个山岗原来是一个沙丘，而那些亮光，你们以为是什么东西？好象一千条蛇堆成的一团东西——最圣洁的圣母马利亚！——它们还在沙子上互相摩擦，仿佛用手擦一根火柴一样。”

“别胡说八道啦，伙伴。”马利亚·尼埃凡斯对他说。

“哼，他妈的！您真是少见多怪，印第安人！您自己到那些河上去看看那奇怪的东西吧。跟我在奥林诺各河上捕捉乌龟时对您讲的那件事情一模一样。”

“那是什么事情呢？”有一个新来的雇工问。

“好吧！今年有一天，日子现在我记不清了，正当半夜，有一个老头儿，坐着条小船驶过，孤零零的一个人。谁也没有能够发现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人说，他便是我主耶稣基督本人。的确，他在河滩的一角上停住，发出一声呼叫，奥林诺各河里所有的乌龟，从罗拉依玛河上游它的源头起，直到河口，都听得见。这是乌龟等着出来到河边沙滩上下蛋的信号。也就正是在那些沙滩上，开始可以听到上百万只乌龟壳互相碰撞发出来的响声。这也是人们等着出来轻而易举地捕捉它们的信号。”

人们沉默了片刻，好似相信了他的话，然后就爆发出一

阵笑声。

“还有西班牙人看见的黄金地呢？我也看见了。它那光彩，在有些个晚上，从这里，从梅泰河流过的两岸，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草原在燃烧，大鸟。”

“先生，不是的。安东尼奥伙伴，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便是有一次您念给我听的那些书上讲的黄金地。在梅泰河上看去，又清楚又广大，犹如一座黄金的城市。”

“这个大鸟什么都看见过。”有一个人评论说，其他的人却笑了起来。

“您讲讲，伙伴，您是怎么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没有被枪毙的？”马利亚·尼埃凡斯问。

“问得好！”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喊起来，“你说罢，大鸟，这里有许多人还没有听说过呢。”

“好吧。那时候，我们落到了政府方面的所谓革命军手里，由于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碰到他们，总给他们找许多麻烦。”大鸟有点夸口地说，“他们就把我干的和别人干的事一股脑儿都加在我的头上了，决定要枪毙我。那是在阿波累河河口附近，两岸都是丛林。那些逮捕我的人走到河边，给牲口饮水。我们大家都浑身泥污，连鼻子上都是泥了。这个连队的连长颇有兴趣洗个澡，但是只敢在河边，因为他不识水性。我突然心生一计，故意自言自语地说给他听：

“‘哼，这连长胆子真大！假使我是他，我是不会在那儿安安稳稳地洗澡的，河里鳄鱼那么多。’

“那家伙听见了我说的话，就象一个人要设法摆脱困境，上帝就会来帮忙一样，连长心里也有了一个念头，但可不是个好念头；他问我：

“‘那么,您不是平原人吗？’

“‘不是的,我的连长先生，’我恭顺地回答,‘我是平原人，不过是骑马的；那不是一回事。您要找我，得在陆地上；可是在水里，您怎么也碰不到我，即使在岸边。’

“那个家伙相信了我的话，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上帝的意志。为了拿我开心，或者为了避免那枪毙我的不愉快的片刻，他下令解掉绑住我的绳子，把我丢进水里，要我洗澡。他对我说：

“‘过来,朋友,把你的蹄子洗洗干净,明天圣彼得叫您上天时,不要把天堂弄脏了。’

“那些兵士都笑起来,我却对自己说:‘大鸟,你救了自己了。’就继续扮演我的角色。

“‘不行，我的连长！您自己洗吧！假使那是我的命运，我也宁愿你们把我枪毙，不愿被一条鳄鱼吃掉。’

“但是他向他的兵士大叫：

“‘把这胆小鬼丢进水里。’他们把我丢进水里,叫我淹死。那是在阿波累河的那一边。我装得好象已经没顶的样子……,,

大鸟把故事停住不讲了；听众之中有一个要求说：

“后来怎么样了，伙伴？你便这样不让这只犄角长尖儿吗？”

“可是，您不是看见我是在河的这一边吗？我在河对岸伸出头来，对他们高叫：

“‘下一回可不要忘掉再这样吓我一下。’他们对我发射了不知多少子弹；可是大鸟到了能说‘脚啊，为什么我喜欢你？’的时候,谁还能打得中他呢？”

“那么你,为什么要闹事呢？”卡梅利托问。

“为了不再和野性牲畜斗争；为了可以休息；也因为葫芦已经装满，和平已经很久，到了分配生太伏的时候了。”

葫芦，说的就是平原人的斗争。讲到战争和分配财产的含意，大鸟具有典型的平原人的观念。

星期六的晚上。跳舞的晚会要一直继续到黎明。

放马鞍的棚子腾空了，地下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一根柱子上挂着一盏油灯。已经在那儿炸肉，卡西耳达也准备好了玉米甜酒和梅子酱。此外，还有一坛子甘蔗酒。拉斯一比尼亚斯的拉蒙·诺拉斯柯已经来到；他是整个阿鲁加河谷最好的竖琴演奏家；他带来了独眼的安勃罗西奥，演奏马拉加和唱歌；这个人是佛罗仑蒂诺之后，这一带人人都知道的最能干的即兴诗人。

阿尔伽洛波峡口,福哉马利亚,和霍凡罗·邦多的姑娘们，兴高采烈地骑着马来了。沿着这个宽敞的棚子的柱子放着的一排长凳，还不够女人们坐的。

马利塞拉担负起女主人的责任。她一会儿跑东，一会儿跑西，大家都有些话要对她说，而对她说话时大家又都是

耳语。她羞得脸上发红，笑着回答说：

“但是,你们是从什么地方看出这些事情来的？”

她从这一群走到那一群，听着玩笑和奉承。

“真的吗？”赫诺凡瓦坚持着说，“什么也没有吗？”

“什么也没有。现在更少了。这几天来,他变得很冷淡。”

“我不能相信你的这句话,你那么漂亮。”

“我会告诉你的。”

竖琴演奏家已经在调音；独眼的安勃罗西奥已经把马拉加摇了两三摇。

“听着,伙伴！”大鸟叫着，“这个人是摇马拉加的妙手。”

“那你说弹竖琴的人怎么样？听听那些细弦怎么在响吧！”

拉蒙·诺拉斯柯对摇马拉加的人打了个手势。那个人从牙缝里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就说：

“演奏契包拉舞曲。”他宣布了。

他开口唱歌，同时男人们便奔向长凳找舞伴。

契包拉,把胸怀给我，
我要藏在你的怀里；
别人没有到手，
我要前来占先。

霍罗波舞会开始了，步子非常活泼，妇女们的裙幅飞了起来。只有马利塞拉一个人在那里坐着。桑托斯是唯一能够邀她跳舞的人，因为雇工们都不敢这样做，可是他甚至不

曾走近过她。他也不跳舞。

他们在低音弦的嘶哑哼声中唱出了最高音的歌。竖琴手那一双黑手在琴弦上滚动，好象两只黑蜘蛛彼此追逐着在织网。逐渐逐渐地他的演奏落进了萎靡音乐的忧郁节奏中去了。跳舞的人简直并不移动一寸土地，只以腰部的动作来配合节拍。神妙的马拉加的沙沙声，有着一些痛苦的间歇。歌手三番四复地唱着：

如果圣父知道了
契包拉的回旋，
准会脱掉长袍，
让那教堂空空如也。

这是竖琴手早已准备着的“回旋”的宣告。最后，巧妙的手指从高音弦跳到低音弦，又从低音弦跳回高音弦；跳舞的人发出一声满意的叫喊，霍罗波舞会恢复了原始的动作。土地在狂热的践踏下发出轰轰的响声，一对对的舞伴分了开来，在混乱中彼此追逐。他们又重新合在一起，在音乐的最后回旋中裙子再度飞舞起来。

女人们回到长凳上坐下，男人们则聚到甘蔗酒坛子的旁边。酒意加强了兴致，大鸟要求说：

“来一个兀鹰舞吧，拉蒙·诺拉斯柯。博士，您会看到好看的东西的。卡西耳达太太！卡西耳达太太在哪里？到这里来。请您扮死尸，帮个忙，让大家看看这只兀鹰怎么吃您的肉。”

兀鹰舞——这是许多以动物为名的舞蹈之一——它是一种带哑剧表演的舞蹈，只要有某个丑角愿意做笑话的资料，便总是奏起这种舞蹈的音乐。这个哑剧，是随着音乐的节奏，以模仿兀鹰在扑向草原上死牛所提供的盛宴之前所作的种种可笑动作构成。大鸟在这一带地方以扮演兀鹰最好的舞蹈家著名，而且的确，他的瘦长而且模样难看的腿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至于在哑剧中扮演死尸的卡西耳达，也是唯一能够和他搭配的一个人。她总是随时帮助大鸟的戏谑，凡是有他们两人在场的舞会，没有一次不表演这个舞蹈的。

人们为他们腾空了棚子，竖琴手奏起了这个曲子：

泥地里的兀鹰，
来自下面的软木树林。
先生们，现在请看吧，
魔鬼都遭到了困难。

泥地里的兀鹰，
来自寒冷的软木树林。
先生们，我要求礼物，
因为佛罗仑蒂诺已经是我的人。

这就是传说中魔鬼与著名的阿鲁加歌手之间赛诗时的对句。

卡西耳达站在棚子的中央，挺直着身子，闭上了眼睛，

用肩膀的动作来配合音乐的节拍。大鸟则以双臂的可笑动作和大步的跳跃，模仿着这恶鸟在腐肉周围拍着翅膀的犹疑姿态，环绕着她跳舞。

旁观的人都笑痛了肚子；但是桑托斯却并没有开心，过了一会儿以后，他说：

“够了，大鸟。您已经让我们笑够了。”

竖琴手换了曲子，跳舞继续进行。马利塞拉又一次孤零零地坐在那儿。桑托斯正听着安东尼奥在讲大鸟的某一桩出名的事件，大鸟走了过来，马利塞拉突然打断他们，对他建议说：

“你愿意和我跳舞吗，大鸟？”

“死人，你愿意有弥撒吗？”雇工喊着这句话作为回答。但是，接着，他在安东尼奥的目光注视下，加了一句说：“这对我可是太荣耀了，马利塞拉姑娘。”

“你跳罢，”桑托斯对他说，“和她跳舞吧。”

马利塞拉咬了一下嘴唇，大鸟用胳膊搂着她，在经过竖琴手的时候对他高叫：

“拿出你的全副本领来，拉蒙·诺拉斯柯，独眼的安勃罗西奥，好好地摇马拉加，就当它是金子做的。大鸟在这里和阿尔塔米拉之花跳舞呢。其实这是不敢当的。让路，孩子们，让路！”

# 一○ 无以名之的激情

“赫诺凡瓦,亲爱的 想想我逢到的事情!”

“什么事,上帝的女人?”

“你来,让我告诉你。在那边,靠近木栅,谁也听不见我们。摸摸我的手。听听我的心跳。”

“啊 我已经知道了 最后,他终于对你说了。”

“不是的。一个字也没有说。我向你发誓!是我对他宣布了。”

“女人!难道是鹿在后面追狗吗?”

“我没有想,就那么做了。你听我说。我对他很生气,因为他不请我跳舞。”

“为了使他嫉妒,你就去引大鸟。是的,我们都看出来了。后来,博士商请大鸟让他,他就和你跳起舞来。”

“可是让我对你说啊。就象我对你说的,我非常生气,气得我都掉眼泪。忽然他望着我,我为了掩饰,让他不要以为我心里有气,我就笑。不过不是我愿意笑的时候那种笑。你懂得吗?”

“我懂。我想象得出你是怎么在笑的。”

“那么好。你知道那时候我是怎么进行补救的吗?我

搞得比原来更糟了 我继续望着他,对他说:‘ 冷淡的人!’”

她羞红了脸，接着说：

“你觉得怎样，亲爱的？你看见过比我更无礼的女人吗？”

这句话显露出了她的天真，但是却引起了赫诺凡瓦的另外一个念头。

“怎么没有象我爷爷所说的那种结果呢：谁继承了这个,谁就摆脱不掉!”

“你怎么了，赫诺凡瓦？你为什么沉思起来了？你认为我做的是坏事吗？”

“不是的,亲爱的。我在等着你继续说下去。”

“为什么还要？你觉得还少吗？那一句话已经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他会这样来理解吗？”

“让我来告诉你。他是一向很注意跳舞的音乐的，那时候竟然乱了节拍。他没有回答我一句话，他的眼睛也没有再望我……那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望着我，因为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再抬起我的眼睛来了。”

赫诺凡瓦又沉思起来。马利塞拉也保持着沉默，而她的眼光却沉浸于沉睡在明亮月光之下的皎洁草原的远处。忽然间，她拍着手叫喊说：

“我对他说了！我把一切都对他说了！以后我就不管了。”

这时候赫诺凡瓦却问她：

“那么现在呢,马利塞拉?”

“什么现在?”她问,仿佛不懂,接着又说:“可是,亲爱的!我能怎么办呢?你替我想一想:整天我都拿这次舞会的幻景在想象:今天他会对我说了。此外，我再对你说一遍，那句话不是我愿意，而是脱口而出的。你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每次我们逢到,你总是问我:‘他还没有对你说吗?’最后,你是为了嫉妒。”

“不是的,马利塞拉。我在想的是你。”

“就凭你那副这么忧虑的面孔,在我这么高兴的时候?”

大鸟来寻找赫诺凡瓦,因为他想和她跳舞的那支曲子，已经开始在演奏，这就打断了她们两人的密谈。

马利塞拉靠着木栅站着，等候人们也来请她跳舞，但是由于没有人来，赫诺凡瓦的话却乘机涌上了心头：

“那么现在呢，马利塞拉？你以为发生了那件事以后，一切还能照旧下去吗？你以为由于你坦率地说出了人家不敢对你说的话，问题便解决了吗？你没有看见，你恰恰反而把它复杂化了吗？假使今天晚上桑托斯不走近你向你承认他爱你,你明天有什么脸见他?”

“他没有来，整晚上他也不会来。你变得多么愚蠢？这都是由于你不知道掩饰自己内心的感情。你想想，他会把你当做怎么样的人。他，他是个那么……冷淡的人！”

“我已经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了。刚才你已经告诉过我。”

“啊!您在这里吗?”

“是的。我在这里。没有看见我吗?”

“您为什么蹑手蹑脚地来偷听别人心里在想的话？”

“我既不是这样来的，我也没有偷听别人心里在想的话的天才。可是，你用高声在思想的时候，你是冒着被别人知道的危险的。”

“我什么也没有说过。”

“那么,我也什么都没有听见。”

等了一会儿。“可是，他这样沉默着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他似乎不是这么胆怯的。是不是有必要套出他的话来呢？”

“好吧。”

“什么?”

“没有什么。”

“就没有什么吧。”他微笑着。

“您为什么笑？”

“不为什么。”他继续笑着。

“呸！那么,您是疯了。”

“人家说，平原的月亮会扰乱一个人的判断力。”

“那就是您。我的判断力是很健全的。”

“但是,你那样不加考虑,便爱上了大鸟,只能是一个疯子。大鸟就象他那样子，是很好的，但是，作为你的爱人……”

“呸！那么,有什么不好？您收留我的时候,我不还是树丛中的一条虫子？就象俗话说的：什么样的父亲，配上什么样的母亲。”

“我已经知道今天晚上你会说许多的‘呸’和许多的粗话，但是我老早便发现你是有目的的。所以如果你想骗我，最好发明一些更巧妙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也发明一些比说我爱上了大鸟更巧妙的东西呢？现在笑的是我了。学生抓住了老师的筋斗！”

“不要说‘筋斗’。”

“那么，就说疏忽……这也说错了吗？……”

“没有错。”他回答，继续望着她，后来就问：“你已经笑完了吗？”

“在目前，是的。您再说一桩事，那种您惯常说的巧妙事情，看看能不能重新引起我的兴致。譬如说，您到这里来，靠着木栅站住，想念您在加拉加斯的一个女朋友，她已经不仅仅是女朋友，而是一个爱人了。”

“那么你就会嘲笑我了。”

“即使您不说，我已经又在笑了。您没有听见吗？”

“笑吧，笑吧，我喜欢你的笑。”

“这样，我可又得严肃了。我不是给人开心的猴子。”

“那么我更挨近你，问你：你爱我吗，马利塞拉？”

“我疼爱着你呢，冷淡的人！”

但是这一切只是在马利塞拉的想象中存在。如果桑托斯走到这个木栅边来，也许真的会变成事实，然而这事却根本没有发生。

“但是，谁说过必需要他向我表示呢？我不能继续由我这样地爱他吗？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对他的好感称之为爱情

呢？好感吗？不是的，马利塞拉。好感对任何人都可以有，而且可以同时对许多人有。那么是敬慕吗？……可是，为了什么理由一切东西都必须有一个名称呢？”

在她复杂而又单纯的心灵之中，这个困难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此外，马利塞拉的爱情，与单纯的物质欲望之间的距离，与单纯的精神敬慕之间的距离，很可能都是相等的。生活，或者倾向这一面，或者倾向另一面，决定于未来的发展，然而在这个现实与梦想的等距离的一点上，依然只是一个无以名之的激情。

## 一一　想象中的解决办法

奇怪的是，桑托斯·鲁萨多也产生了想象中的解决办法 。

他以分析自己感情和困难形势的不偏不倚的冷静态度，研究当前的问题。他坐在写字桌前，把不久以前刚放在桌上的一堆纸张和书籍搬走，把它们按照次序一一叠好，又按照种类一一分开，仿佛企图区别和分析这些法律书籍和牧场帐册的内容，然后又把手放在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上面，似乎必需把正在思考的感情表露出来，使它变成无生气的东西。他望望左手下面的东西，心里想：

“马利塞拉爱上了我,这很明显,请恕我虚荣。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合乎逻辑的,‘那个年龄,那种机缘……’她是漂亮的，一个真正土生美人的典型，一个使人有好感的精神上有趣的愉快伴侣。毫无疑问，她对于一个必须无休无止地和雇工与牲畜一起过孤寂、粗野日子的人是有用的。她又勤劳，也有勇气面对困难的形势。但是……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他的手在纸上移动，好象要擦去上面写的东西。后来，他又把右手压在书籍上：

“这里没有别的，只有一种很自然的同情，以及拯救一个注定命运悲惨的可怜姑娘的无私愿望。也许，至多不过是对一个纯粹精神上的女伴的需要。可是如果这样一来，可能引起以后复杂的感情，那么，最谨慎的办法是立刻予以补救。”

他缩回了放在书上和纸上的双手，靠上椅背，头向后仰着，继续他内心的独白：

“马利塞拉不应当继续留在家里。回到棕榈林的茅屋去，即使是片刻，显然也不能。那等于是把她交给了密斯脱丹吉尔。如果我在圣佛南多的两个老婶母同意收留她呢？马利塞拉对她们会大有用处，而她们，同样地，会对她做一件好事。她们会完成她的教育，会以只有女人的手才能作出的给予一个女人心灵的东西，以补充我所开始的工作。这就是她所缺乏的那种柔情，那种我所不可能达到的心的深处。至于罗伦佐，当然我不会要求我的婶母们也接待他。他可以和我留在这里。我已经背起了这个包袱，我就得背到底。而况，这也不会很久了。因此，必须设法解决马利塞拉的问题。罗伦佐活着，即使他钻在屋子里，甚至不愿意出来同桌吃饭，马利塞拉和我住在一起是正当的；但是一旦她父亲死了，事情便改变了面貌。而且，马利塞拉对我来说会是一个障碍，使我不能自由支配我的生活。譬如说，如果我决定回到加拉加斯去，或者到欧洲去，就象我从前设想过，而且有时候还在设想的那样，那么，马利塞拉怎么办呢？就这样把她丢开不管，那是不近人情的。从某一点上来说，我是承担

了一个道义上的责任，开始了对她的教育工作，改变了一个灵魂的命运。她本来已经是密斯脱丹吉尔选定的猎物，会从这条道路上重蹈她母亲的覆辙。难道我现在可以去对她说 你回头走你的老路 ?’

他点起一支烟，一面思考，一面望着一缕轻烟在空气中消散。真是令人愉快，特别是当那些相应地构成的思维也逐渐地消散了的时候。

“ 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我的婶母们同意收留马利塞拉。但是必须事先亲自去作好准备，因为写信给她们只是浪费时间。我已经可以想象到她们看了我的信时会喊起来 :‘ 把一个巫婆的女儿留在家里 !’ 只有亲自把这个情况向她们解释，说服她们，让她们能够收留她而心中没有疑虑，也不再惧怕妖术。 ”

他丢开纸烟，因为它的烟味忽然变苦了。他以一种心不在焉的动作，整理桌上的纸张，把它们一张张地叠整齐，同时说着 —— 不过已经不是心里想，而是真的说出来了：

“ 但是要到圣佛南多去，必须等到牛群围赶结束。现在我不能离开这里。这期间，如果能够把埃尔一勃鲁斯卡尔的小房子修理好，罗伦佐和他的女儿就可以住到那里去了。”

他喊：

“ 安东尼奥 ,”

“ 安东尼奥不在这儿。’马利塞拉在那边回答。

“ 怪事 !’问题忽然消失了 ,或者至少失去了立刻要解决

它的迫切要求。

也许，昨天晚上邀马利塞拉跳舞时的发现，使事情真正发生了变化？她对他以‘冷淡的人！’这句话来默认爱情的那种真诚，不是给予马利塞拉的爱情以一种特殊的性质，明确了她的幼稚的感情，使他的重重顾虑显得很不相称了吗？

也可能刚才从里面那边回答他的那声清脆的声音，使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将来这个孤独而静寂的家。

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或者两个同时都是，不管怎么样,桑托斯·鲁萨多就这样来结束了他的思考：

“男子汉！我忙于为这个问题寻求解答是好的，然而用不着那么急忙。再过分一点，结果就要和我的婶母一样胆小了。马利塞拉和我同住在一个屋顶下面，既接近也疏远，就象直到现在为止这样，有什么不方便呢？从某一点上来说，这会使生活增加更大的魅力：一种不求其他，只求心心相印的爱情，它不改变事物，也不会为事物所改变。单单有了它,便已经足够,无须把它变成为语言或行动。这样,它就有些象吝啬鬼的金币；这个吝啬鬼也许是人们中间最高的理想主义者。财富都不过是梦，可以肯定，要用它来买觉悟,那是买不到的。”

但是在实际上，如果没有马利塞拉这样纯朴的心灵，也没有桑托斯·鲁萨多这样过分复杂的头脑，问题的解决倒会总是积极的。否则的话，他就会遭到他所遭到过的那种情况：失去对自己感情的控制，成为矛盾的冲动的玩物。

马利塞拉既接近又疏远吗？她越来越接近了，甚至到了没有法子在那座屋子里而不感到她的存在的地步。她是在厨房里，给他做他所喜欢的菜吗？但是在这里就听得到她的声音：她的笑声，她唱的歌。屋子里寂静无声，把眼光随便注视哪个地方吗？几乎可以肯定就在附近有她放着的一朵花。你要坐下，就得拿开她留在椅子上的那本书或者那件手工。你要找什么东西，几乎还没有动胳膊，就在那里找到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随手就能拿到。你要走进去，肯定地会在门口碰到她，因为那时候她正走出来。你要走出去，就得让在一边，否则她就会在她路上把你推着向前。你想睡个午觉吗？便是苍蝇的飞翔也不会骚扰你，因为马利塞拉对它们宣布的是那么一种战争，使它们都不敢再飞到屋子里来。你在睡觉的时候，她就踮起脚尖走路，咬住舌头不让自己唱出歌来。就是这样，当你几乎已经没有寂静的必要，她就唱起歌来，唱得自己就象是平原上有着银样嗓子的画眉鸟。她想做什么事情，总是大声地自己对自己说着，你没有必要看见她便知道她是在干什么。

“现在我要补衣服了；现在我要打扫客厅了；现在我要浇花了 现在我要做功课了。”

但是,正由于这样,要使中间有一些距离,就很方便。桑托斯忘掉了把马利塞拉送到婶母家去的计划，有一天在吃饭闲谈中提出来说：

“好吧，罗伦佐。马利塞拉已经具备了开始接受真正教育的必要基础，最好是把她送进一所学校去。在加拉加斯有

很好的女子学校，我相信我们应当把她送去，越早越好。”

“我拿什么缴付学费呢？”罗伦佐问。

“这个由我负责。我向你请求的是授权让我进行。”

“你觉得好，你就这么办吧。”

这时候，马利塞拉却咬着嘴唇，正想生气地站起来离开餐桌，忽然“心生一计”，继续若无其事地吃饭，桑托斯以为她接受了他的计划。

但是就在那天傍晚回到家里时，他在门上发现一张小纸片，马利塞拉在上面这样写着：

“女子学校。共和国最好的。”

他心里很高兴，取下纸片，再也不提它了。

只有他们两个人在餐桌上。这样，没有讨厌的罗伦佐·巴格罗在场，当然更加愉快。她给他上菜，引起他的食欲，对他说：

“这一个不错!”

她给他斟满水杯，不让他有时间自己动手，同时，她谈着，谈着，不停地谈着。

她的声音清脆悦耳，她的微笑活泼愉快，她的谈话有声有色，她的神态优雅美妙，特别是那一双眼睛，活溜溜发出火花似的闪光！

“姑娘，你使我头都发晕了！”

“可是您也说话啊，上帝的人。”

“跟你同时说吗？真的，我不得不那么做了。”

“您太夸大了！今天上午吃午饭的时候，就是您一个人在说话。”

“但是等于没有说，因为那时候你想的根本是别的东西。假使我问你我对你说的是什么，准会使你发窘。”

“看您说得多漂亮！您也不能重述我现在说过的话吧？”

“那也当然。不过不是因为没有注意听你，而是因为无法跟上你讲演的线索。你以令人发昏的速度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

“那么，单独一个人讲的话就应当是讲演吗？”

“的确，它使人厌烦。就象我今天上午那样。”

“我并不想这样对您说，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思想方式；他怎么想，便怎么说。您能够不断地说两个钟头，就象阴天的雨一样。”

“谢谢你的这个比喻。你没有说我叫人厌烦。”

“不是那样，先生。我想说的是：您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同时却不使人看出您在变换题目。我的方法不一样。”

“是的。你的谈话可以和一连串一阵接一阵的阵雨相比。而且，还是和太阳一起来的阵雨。我也以一句客气话来回敬你的比喻。”

“魔鬼和他的老婆在打架吗？但是我们并没有打架啊。啊哟，我说了什么话啊？”

她的脸羞得通红，笑了出来。

“说得很对。”桑托斯对她说，同时微笑地望着她，“我也

不是魔鬼……,,

但是她不让他说完：

“ 您知道吗 ?”

“ 什么 ?”

“ 我忘了要对您说的话。”

由于桑托斯继续在注视着她，她喊起来：

“ 啊 ,对了 !”但是立刻又重新做出忘掉的神气 ;这纯粹是假装的，是掩饰的办法。

桑托斯学着她，喊起来：

“ 啊 !不对。”

她长得多么漂亮！一天比一天漂亮了！虽然这样，他却突然专注于故意以一个枯燥无味或者深奥难懂的题目为内容的谈话上去了，目的要使她厌烦或者引起她智慧方面的兴趣；这两方面都是反抗爱情的勇敢救星。

但是她却并不厌烦，也不依照那个方式而发生兴趣。在他说话时，她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同时想着涌上心头来的一切。

在最适当的时间，她打断话头：

“ 您知道吗？您送给我的那头小母鹿？它并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东西，它要生小鹿了。 ”

桑托斯不知回答了一些什么，然后继续沉默地吃饭，但是却突然地笑了起来。她不了解他为什么高兴，惊讶地注视着他。最后 ,她明白了这意思 ,不禁两颊发红 ,同时 ,急忙寻找某些能转到别的事情上去的东西来掩饰，然而同样突

然地来到口边的却是笑声，这就使桑托斯没有法子再改变情势，因为，不管他一开口说什么，她便哈哈大笑，结果他也只好模仿她了。

但是马利塞拉的调皮的嘻笑，明澈得如同那句天真的话一样，跟道德毫无关系，犹如那头小母鹿的罪过。

这就是大自然本身，无所谓好，无所谓恶；但是城里的人却不能就这样予以接受。

一方面，是随便哪个具有中等判断力的人会作出的考虑：马利塞拉，不道德结合的一个果实，也许是父母双方邪恶条件的继承者，不可能成为被一个明智的男人倾心相爱的女人；另一方面，是一个桑托斯·鲁萨多这样的人所不得不作出的考虑。她纯朴得象大自然，但是，有时候也不安定，如同大自然的怪异一样。马利塞拉似乎把她的温柔的泉源锁住在她的心底里了。她高兴，愉快，豁达，但是在她和父亲的关系上，却从来没有看见一种父女之爱的行为。通常，她对父亲的痛苦显得漠不关心，至多，是和罗伦佐在一起时，对他说一两句调皮的话，装出小孩子的声音，但是这种话里从不透露真正的柔情。

“这个女孩子是没有心肝的，”桑托斯时常这样想，“她还不会有母亲的阴沉的残忍，但是有着一只小野兽的淘气的残忍，而从这个残忍到那个残忍，如果环境插手干预，那就只是一步之差而已。也许由于缺少适当的教育，缺少只有女人的手才能给予的对潜伏感情的指拨。”

但是桑托斯·鲁萨多不得不承认这种悲观的考虑使他

产生了特别的不愉快。他觉得这样考虑过于严厉，过于残酷，就是对他自己也显得残酷。相反地，把理性撇在一边，有时候心里放点儿诗人的诗意，重复说说她就是吝啬鬼的金钱这样的话，倒还是使他感到愉快的。

# 一二　诗歌和故事

但是虽然这样，这些想象中的解决办法却只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对桑托斯·鲁萨多来说，在那座房子里，生活已经变得不能忍受。

幸亏，在房子外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牲畜围赶完毕以后，就开始打烙印。黎明的时候，分群，或者说，把母牛和牛犊分到两个相连的牛栏里去的喧闹声,就响起来了。

这边的母牛在咆哮，那边的牛犊发出了可怜的哞叫，好象已经预感到了这个酷刑。铁印已经烧得通红，将由大鸟掌握。一支歌唱了起来，宣告工作开始，雇工们就动手给牛犊隔栏。他们把牛犊推倒在地，在耳朵上割一个牧场的记号，踩住脑袋使它们无法动弹，同时大鸟就把火红的烙铁按上，一面按照它们的毛色和记号唱着不同的歌：它们惯常的吃草地点，它们所属的畜群，它们被套住的那次围场。每一头牛的历史，平原人都记得很清楚，好象他自己的历史一样。

每打上一个烙印，就用刀尖在一块皮子上做一个记号，记上数目，因为在阿尔塔米拉，一切还是和古纳维契人堂埃伐里斯托那个遥远的时代所做的一模一样。

桑托斯·鲁萨多考虑到这一点，心里想，现在已经是把平原启蒙者推迟到现在的勇敢改革计划，开始实行的时候了。

烙印接连地打了几天才打完；安东尼奥把打烙印的人记数的牌子拿给他看，对他说：

“事情的结果比我们预计的好得多。三千头牛犊和六百多头断奶的小牛，现在可以开始设立制酪工场了。”

勃拉玛多尔水渠的岸边树起了几根柱子，上面搭了一个草原的树叶屋顶，用一块牛皮做了一个桶凝结牛乳，用一些棕榈叶编成框子压紧干酪，把一些废弃不用的畜栏的铁丝加固，放进了奥斯果拉马塔围场上得来的一些驯顺的或者还未驯顺的母牛，交给雷米希奥老头看管。他是一个制酪老工人，恰巧带着他的孙子牧牛童赫苏斯到这里来找工作。

桑托斯看到这个工作仅仅停留在这所孤立于草原广阔河岸中央的“有脚房子”这样的原始程度，跟二十年前在同一个地方存在过的另一个形状相同用途相同的建筑物一样，他就明白，目前的干酪制造业，还是和以往一样，仅仅是一个原始手工业的简陋制造过程，因而自己感觉到惭愧。阿尔塔米拉这样的一个牧场，能够变成一个现代化的企业——这是他决定致力于经营这个牧场时所说的话——拥有文明国家畜牧业所具备的一切进步技术吗？

“这里制干酪便是这样的。”安东尼奥回答说，“使用平原本身出产的东西：加拉马加特树或马加尼雅树的树干，棕榈叶子，牛皮。”

“几个世纪的老规矩，”桑托斯接口说，“奇怪的是，牲畜依旧存在，然而这却是西班牙殖民者引进来的革新。说起来话可能说得太重，但是平原人的确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进这个企业。他的理想只是把落到他手里的所有的钱变成黄金，藏在一只坛子里，埋在地下。我的祖先这样做过，我也会这样做，因为这片土地是一块磨石，它会把最严肃的意志的锋芒磨掉。凭着这个制酪工场和其它一切，我们从二十年前的同一地点重新开始。同时，由于没有配种和过多的疾病而引起的大量死亡，牲畜的繁殖正在退化。人们还在企图以祈祷医治病虫害，而且巫师那么多，甚至知识分子也相信他们，不想解救的办法。”

“一切都应当象您所说的那样，博士，”安东尼奥回答说，“可是试试牲畜的配种看。提起配种，自从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便听说那是必要的。为了让那些所谓‘革命分子’吃牛肉吗？就让它们是纯粹的土种罢，博士，因为肉越好吃，‘革命’就越多。至于别的，虽然不是战争，却很象战争，譬如那些官员，都喜欢来插一手。”

“这是诡辩。”桑托斯回答，“这是在为我们血液中印第安人的惰性辩护。恰恰正是为了这一切原因，我们才必需开化平原，取消那老一套的办法和加西克制度，结束那对大自然对人都束手无策的态度。”

“会有时间来办这一切的。”安东尼奥最后说，“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干酪也会得做出来。只要牲畜驯顺一些，我们便能赚到足够的钱。主要的是我们要迅速养成牛

群自归畜栏的习惯。”

瓜里加人雷米希奥对建立这一类的工作很有实际经验，但是要拿阿尔塔米拉这样的野性牲口来做干酪，却很辛苦。

“马拉维亚,马拉维亚,马拉维亚。”

“黑点儿,黑点儿,黑点儿。”

整天这样喊着，抚摸那拴在木桩上的粗野母牛，不停地叫它们新取的名字，让它们听得习惯。

在牛栏里，在放牧时，每一次他或者赫苏斯走近了某一头牛,就喊：

“金扣子,金扣子,金扣子。”

有些牛开始领会，它们听着时，从它们的眼睛可以看出它们的驯顺，但是大部分牲畜的充血的瞳孔里，仍然有着原封未动的野性。

就在制酪工场开始驯服牲畜的野性的同时，套捕野性牲畜的套索也未休止。

在牧牛人的驱赶下，受惊的牲畜四散奔逃，使薄荷草丛不住地晃动。但是喧闹的牛群有时候会发起怒来，猛然转身攻击马匹，尽管骑师技巧熟练，还是有许多马匹在冲击中死去，或者由于牛的可怕顶撞的痛苦而突然倒下。

也有许多公牛，感到被人压服，愤怒得抽筋而死；也有的公牛被阉割后的痛苦所压倒，躲进丛林的深处，等候着饥渴所招致的死亡；它们想到已经丧失浓密薄荷草丛里的自由粗野生活中对畜群的率领权，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哞声。

桑托斯·鲁萨多和雇工们一起冒着这些斗争的危险，紧张的情绪使他又一次忘掉了开化的计划。平原就这样粗暴而狂野，不也很好吗。它就是野蛮；但是，如果要使这一切改变，一个人干一辈子都不够，那为什么他要浪费自己的生命来和它斗争呢？无论如何——他对自己说——野蛮也有它的魅力，它是个美丽的东西，值得人们在它里面生活；它就是人们反抗一切限制的气概。

是马利亚·尼埃凡斯，担当起了横渡潜伏着死亡的大河的任务。他只带着手中的一根木棍和嘴里的一首诗歌，就下去冒被鳄鱼咬伤的致命危险。

阿尔伽洛波峡口的畜栏装满着牲畜。一群牛正在被赶下阿鲁加河，骑师们沿着畜栏的通道排立着，保护畜栏不受牛的冲撞。马利亚·尼埃凡斯准备牵着它们下水游泳，带它们到河对岸去。他是整个阿波累一带最好的“识水性的人”；他最高兴的就是这样牵着牛脖子，身子背后紧随着领头的引导牛的犄角，向着前面远处的河对岸游去，因为河水已经高涨，淹没了两岸的草丛。

他已经跨着光背的马进入水中，高声呼喊着跟在牛群两边划船不让它们向下游流散的船夫们谈话。

畜栏里，可以听到雇工们在赶牛的喊声。引导的公牛已经走下通道，它的后面，是一群新牛。马利亚·尼埃凡斯唱起歌来，跳到水里，因为他的左手牵着那匹马，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他只能用右手紧握木棍挥动着，防止鳄鱼的袭

击。那些引导牛跟着他投进水里，开始游泳，几乎只有牛角和口鼻浮在水面上。

“赶快 赶快！”牧牛人叫喊着。

马推撞着，牛不断地落入水中。它们慌慌张张地咆哮着，有一些想回转身来，有一些却被水流冲下。可是岸边上的牧牛人和宽阔河面上独木舟的木桨，挡住了它们，把它们赶进行列。一串浮在水面上的牛角，标明着渡河应走的方向。前面，浮现了马利亚·尼埃凡斯和他的马的脑袋。广阔的河面上，只听得他的歌声在响，在这河下的浑浊水流里，潜伏着害人的鳄鱼、电鳗、鳐鱼，以及成群吃人的鹰鱼和食肉鱼。

最后，这群牛到达了几百米外的对岸。它们一头一头地从水里出来，发出可怜的哞哞声，就这样长时间地聚集在沙滩上，同时，那个牵牛的人重新投入水中，去引渡另外的一群牛。

峡口的牛栏已经腾空了，而在阿鲁加河的对岸，干燥而荒凉的沙滩上，青石板一般的天空下，集中了一个几百头的牛群；它要一步一步地在茫茫的草原上走过无数里格的路，随着赶牲畜人的歌声，走到加拉加斯去。

小牛啊，排好队，排好队，
跟着牵牛人的足迹，
数着你的脚步，
从畜栏走到屠场去。

同时，还有其它许多这样的牛群，从不同的方向，送到考迪叶拉去，就象在老鲁萨多家的幸运时代那样，那时候，阿尔塔米拉是阿鲁加河谷里最富裕的牧场。

这是在大河上，在广阔的草原上的美丽而强壮的生活，在那里，人们在危险之中也总是歌唱。这便是史诗本身。那以它最令人敬畏的外貌出现的野蛮平原，那要求最大的耐性和勇敢的冬天，那增加了几百倍的危险，那使人会在一小块缩小的土地上感觉到荒野之巨大的洪水，同样，都使人感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伟大，觉得随之俱来的优越感，因为在他不能向任何人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敢于自己挺身面对一切。

下雨，下雨，下雨……—连几天没有其它的事情。在屋子外面的平原人已经回到了屋子里面来，因为沟渠和河道泛上了草原，很快便不会有可以通行的道路。而且也没有必要上路啦已经到了“一口烟叶，一瓢好酒，一只吊床”的时候了。棕榈屋顶的房屋里有了这三样东西，平原人便感到心满意足，尽管外面乌云重重，大雨滂沱。

大雨初降，白鹭就开始飞回来。它们在南方出现——每到变天，它们就向南移居，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移到哪里—— 已经一群一群地不知飞来了多少群。

长途的飞行使它们疲倦。它们停下来，栖息在白鹭树丛的柔软树枝上，或者由于口渴，来到沼泽的岸边，于是，树丛与水面就变成一片白色。

好象它们彼此是认识的，交换过旅行的印象：这一群白鹭望着另一群移居到不同地区去过的白鹭，伸长了脖子，拍击着翅膀，发出刺耳的闹声，接着就安静下来，彼此互相望着，睁圆了玛瑙似的眼睛，一动也不动。有时候，它们为了一株栖宿的树枝，为了上季残留的一个窝，争吵不休，但是到了后来，就都在一向住惯的原来地点栖宿了。

那些没有移居的野鸭，柯罗柯拉鸟，苍鹭，柯托亚鸟，伽文鸟，兰鸡，都来欢迎这些旅行者。它们也是数不清地一群一群地从天空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长腿的鹤也回来了，在讲述它们的旅行印象。

池塘里已经都是水，冬雨有力地把它们灌满了。有一天，一只乌龟的黑鼻子从水面上伸出来。不久鳄鱼也会出现，因为水很快地涨满了沟渠，流遍平原上所有的地方。鳄鱼也是从远处来的，有许多来自奥林诺各河；可是它们什么也不说，因为它们整天就在睡觉，或者假装睡觉。说好一点，它们是默不作声的。它们除了罪恶，也没有什么可说。

换毛的时期开始了。黎明的时候，白鹭林成了一个白皑皑的树丛。在树上，在它们所搭的巢里，在水潭的周围，成千上万的白鹭，一片雪白。任何地方：栖宿的树枝上，沼泽浊水上面浮着的草堆上，都是夜晚脱下的霜也似的羽毛。

曙光初现，就开始捡羽毛。捡毛的人划着小船出发，可是最后都跳到水里，水深及腰，在乌龟、鳄鱼、鳐鱼、电鳗和食肉鱼中间叫喊着或者歌唱着向死亡挑战，因为平原人从来不在沉默中工作。他不是叫喊，便是唱歌。

雨下着,雨下着,雨下着 ,沟渠氾滥了,池沼涨满了,人们一个个地开始倒下来,受到‘ 寒热病 ’的打击,浑身冷得发抖,牙齿捉对儿厮打,脸色一会儿惨白,一会儿发青,于是开始给阿尔塔米拉的墓地制造十字架。这个墓地不过是平原中央一小方块用有刺铁丝围起来的土地，因为对平原人来说，即使死后，也只要是在他的草原的中央便足够了。

但是,最后,河水开始退落,泛滥的流水开始溜跑,鳄鱼开始离开沟渠，游向阿鲁加河，游向奥林诺各河，它们吃饱了阿尔塔米拉的牛，又回到那里去了。寒热病也离开了，于是重新响起四弦琴和马拉加，唱起民歌和谣曲；强壮而快活的灵魂，以对句唱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劳动和他们的淘气。

“ 平原人的肝火这么旺，他能够骑在马上坚持终日，追在牛的后面，或者浸在齐腰的水中，在倒霉的时候脸上还是高高兴兴，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向您解释一下，博士。”安东尼奥 · 桑多瓦尔对他说“ 就是从我要对您讲的这段故事的格言里来的。有一天，古纳维契那边来了一个人，要找工作。他一点也不客气，自己说自己是驯马师，自己骑的却是匹劣马。这匹劣马已经瘦得毫无精神，它的马具只是一堆破烂。我望着它，对他说：

“‘ 好吧,朋友。牲口我给您 ,给你一匹在草原上闲逛的野马。您自己去套一匹您最欢喜的，然后驯服它做您的坐骑 ,但是马具由您自己负责。’

“‘ 我有马具。’ 那个人回答我说 ,把手放在他的破烂上。

‘我没有踏镫带，我失掉了护鞍索，不知怎么地被偷掉了鞍架和鞍垫，但是我还剩着鞍褥。’”

安东尼奥意味深长地结束说：

“那个这样地回答我的人，就是大鸟。他剩下的只是鞍褥，他还说他有马具。因此，您就能懂得这个故事了。所谓鞍褥①，就是能够忍受苦难的意志。平原人的力量就是从这里来的。”

的确，桑托斯·鲁萨多看见他们这样生活着，看见手掌那么大一小块耕地上的忧伤而粗野的农民，看见广阔的草原中心高兴而夸耀的牧牛人，他们和大自然斗争，共享那俭约生活的一片肉，一块木薯，只用一杯咖啡和一口烟叶送了下去；有了一只吊床，一条毛毯，就感到无比舒适。就是这样！对于他们，马匹总是好的，鞍子总是美的——在赶牛驰马的辛苦劳动之后，到了晚上，他们弹起弦琴，拨弄吉他，一直唱到声音嘶哑；他们跳起霍罗波舞，一直跳到天明；屋子里有着漂亮的姑娘，值得以这几句调皮的对句为证：

公牛看弯弯的犄角，
马儿看驰骋的迅速，
至于漂亮的姑娘啊，
那要看她婀娜的身段。

他看出来，平原的人，在生活面前，是既不驯顺又能忍

① “鞍褥”和“忍受苦难的人”，原文是同一个字：El sufridor。

受苦难的，是既懒散又不知道疲倦的；在斗争中，是既冲动又机灵的；在领导者面前，是既不守纪律又忠诚的；对于朋友，是既疑惧又克己的；对于女人，是既风流又粗暴的；对于自己，是既放浪又节制的。他的谈话，既有俏皮又有天真，既有怀疑又有迷信；逢到任何事情，既有高兴又有伤感，既是实证主义者又是空想主义者。地下走路的时候他谦恭，一上马便骄傲。一切同时存在，并不互相妨碍，就象新生的灵魂里，缺点和美德同时存在一样。

诗歌使他们显露了这样的一些情绪。在诗歌里，平原的歌手倾泻出安达鲁西亚人的自负的欢乐，顺从的黑人的微笑的宿命观点，和印第安人的忧郁的反抗。一切用以构成他们的心灵的特征，在诗歌里都没有说得清楚，桑托斯·鲁萨多可能遗漏了的，那么，在他和他们共同进行艰苦的劳动，分享吵嚷的休息的时候，从他们给他讲的那些故事中，他也能够领会。

从这一切，以及从他对平原的强大、美丽和痛苦开放着的心灵的全部力量，促使他产生了爱上这一切，这既野蛮又美丽的平原的愿望，把自己献身给它，让它来锻冶自己，放弃那种不使自己适应牧场简单粗野生活的警惕态度。

当然，在平原上，不付出代价，便驯服不了一匹马，套捕不了一头公牛；谁完成了这个工作，从此便属于平原所有。而况，它并不是要他这样做，而是他自己投进来的。安东尼奥·桑多瓦尔已经说过："平原人始终是平原人，直到第五代还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别的东西，还有一个没有考虑

**到的东西；它在那里，在那心灵的深处，它改变城里人的感情，推倒了一切障碍，它便是：马利塞拉，平原竖琴的歌曲；心灵天真而淘气的马利塞拉，野得犹如伞树的花朵，然而它使树丛的空气芬芳，使野蜂的蜂蜜馨香！**

# 一三　巫者及其影子

天快黑的时候，马利塞拉走到厨房里去给桑托斯做饭。刚走进去，她听见印第安女人欧法拉西亚正在对卡西耳达说：

“那么,这是为了什么呢,这个胡安·普里米托一定要求博士让他量一量身长？除了那个大家都在说爱上了博士的堂娜芭芭拉以外，谁会对他的身长发生兴趣呢？”

“那么你信不信量身长这种事情，女人？”卡西耳达反问。

“你问我信不信？难道我没有亲眼看见过？女人把男人身长的尺寸系在腰里，就能要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契瓜卡尔的小多明各被印第安女人胡斯丁娜缠上了以后，就倒了霉。她用一条麻绳量了他的身长，束在腰里。小多明各便完蛋了！”

“女人！”卡西耳达嚷起来，“既然你信,你为什么不告诉博士,别让胡安·普里米托量他的身长呢？”

“是啊,我也想到了,但是博士不相信这种事情,而且他对这傻瓜的胡言乱语听得那么有趣，使我都不敢说话。我本来想夺掉胡安·普里米托的麻绳,可是等我去找他时,就象

人们说的，他用灰尘迷了我的眼睛。连灰尘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功夫，他就跑得老远。他说走就走，谁也赶他不上。”

要讲迷信，这种事情已经是最粗鲁最陈旧的了，可是马利塞拉一听见就发起抖来。虽然桑托斯曾经力图破除她的迷信，而她自己也保证不相信那些东西，但是迷信还是在她的灵魂里生着根。另一方面，她屏住呼吸，连心都要夺腔而出地听到的女厨子们说的那些话，使她本来心上存着的一个可怕怀疑，变得确实了：她的母亲，爱上了她自己所钟情的那个男人。

她用颤栗的手按住自己的嘴，压下了要脱口而出的恐怖的喊叫，完全忘记了到厨房里来的目的。她穿过院子，向屋子走去，又走回来，一次再次地在这条路上走着，好象这些为良心所憎恶的可怕念头，变成了机械的动作。

这时候，她看见大鸟来了，就迎上去，问他：

“你在路上看见了胡安·普里米托吗？”

“我在软木树丛那边碰到他的。他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埃尔一米埃多了，因为他跑得好象魔鬼在赶着他一样。”

马利塞拉想了一会儿，立刻说：

“我现在必需要到埃尔一米埃多去一趟。您愿意陪我去吗？”

“博士呢？”大鸟反问，“他不在吗？”

“不，他在屋里。但是不应当让他知道。我要偷偷地去。您替我把卡梯娜备上鞍子，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可是，马利塞拉姑娘。”大鸟反对。

“不。这没有用，大鸟。您不要白费时间企图来劝阻我。我现在必需要到埃尔一米埃多去。如果您不敢陪我去……”

“您不用再多说了。我就去把卡梯娜备上鞍子。您在小香蕉树丛后面等着我，这样，便没有人会看见您出去了。”

大鸟想象这事情一定很严重，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马利塞拉说了“如果你不敢。”他就决定陪她去，不再问个究竟。因为天下还没有一个人能说：这件事大鸟不敢做。

在小香蕉树丛的掩蔽下，他们离开了庄屋，没有被人看见。天色已经开始黑下来，由于不想和她的母亲见面，马利塞拉说：

“您想，如果我们跑快一点，我们能在胡安·普里米托到达以前赶上他吗？”

“即使我们把牲口弄成碎片，我们也赶他不上。”大鸟回答，“他比我们先走，而且脚步又快，假使他还没有到，那也差不远了。”

的确，这时候，胡安·普里米托已经到了埃尔一米埃多。他看见堂娜芭芭拉正在桌子旁边坐着。她独自一个人，因为这几天以来，巴尔比诺·拜依巴害怕自己的在场会引起迫在眉睫的决裂，没有让她经常看见他。

“这就是您叫我去取的东西，”胡安·普里米托说，从口袋里取出一团麻绳，放在桌子上，“一根头发不多，一根头发不少。”

接着他就讲起为了量鲁萨多的身长而花费的功夫。

“好吧，”堂娜芭芭拉对他说，“你可以去了。你要什么

东西就到酒店里去要吧。”

她沉思地呆望着这一团油污的麻绳，那里面有着某些桑托斯·鲁萨多的东西，根据在她心灵中深深扎根的一个信念，它应当把他带来，落到她的怀抱之中。她的欲念已经变成了激情。既然她所想的那个应当以“数得清的脚步”投向她来的人，并没有来，从她迷信妖术的心灵的黑暗深处，就出现了以巫师的法术来获得他的凶恶决定。

这时候，马利塞拉已经走近庄屋。最后，她打破了一路上深思的沉默，对大鸟说：

“我必需和……我的母亲说话。我一个人到屋子里去。请您在那边稍远的地方等着，假使您看见我有了困难……您听着我叫您。”

“如果您愿意这样,那么就这样吧。”雇工回答,为了姑娘的勇敢而高兴“:您不要担心,用不着您喊我第二次。”

他们在一些树木的荫蔽下停住了。马利塞拉下了马，沿着畜栏木栅上穿的铁丝，坚决前进。

当她踏上她还是第一次来到的这座房子的廊檐时，一时之间她几乎气馁下来。她的心似乎麻痹了，两条腿摇晃起来。她忍不住要发出跟大鸟约好的叫喊。但是她已经踏进了这间屋子的门槛，它既是客厅又是饭厅。

堂娜芭芭拉刚离开桌子，走进毗连的房间。

马利塞拉恢复了镇静，先探头进去。她静静地一步又一步地向前走着，眼睛望着周围。她的心脏的搏动在头脑

里鸣响，但是她已经并无畏惧。

在通神的房间里，供着神像和粗劣符箓的祭坛上，放着一支刚刚点起的蜡烛，堂娜芭芭拉面对它站在那里，注视着量了鲁萨多身长的绳子，嘴里喃喃地念着巫术的咒语：

“两遍我看着你；三遍我绑住你；凭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男子汉！我要看着你在我的面前屈服，比基督在彼拉多的面前还要驯顺。”

她解开绳团，正想把绳子束在自己的腰部，突然有人从她手中把它抢了过去。

她猛地回过头来，惊讶得呆住了。

自从罗伦佐·巴格罗被迫迁出这座房子以后，母女俩面对面地相见，这还是第一次。堂娜芭芭拉已经知道马利塞拉自从到阿尔塔米拉去以后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但是这突然的出现引起的惊讶，再加上看到女儿的美丽而引起的惊讶，不允许她向女儿立刻反扑上去，夺回绳子。

一时的惊讶过去以后，她正想去夺，马利塞拉又挡住了她,高声喊道：

“巫婆！”

就象两团东西互相碰撞，撞碎了，纷纷地落下，成了一堆碎片；女儿的嘴里爆发出这个谁也不敢当她的面说出来的辱骂的名词的时候，堂娜芭芭拉的心里就是这个样子：邪恶的习惯和善良的愿望，她的过去和她为了使桑托斯，鲁萨多能够爱她而渴望的未来，两者冲撞起来，纠缠在一起，混成一片，完全粉碎，成了一堆不成形状的基本感情。

这时候，马利塞拉已经冲到祭坛前面，一掌把祭坛上所有乱七八糟的可怕东西扫落地上：神像，印第安人的圣物和符箓，在全能上帝神像前面点着的长明灯，以及那支照明的蜡烛。同时，她用嘶哑的声音，在愤怒和压制着的眼泪中，吼叫道：

“巫婆!巫婆!”

堂娜芭芭拉勃然大怒，咆哮如雷，扑上去抓住她的双臂，企图抢回绳子。

姑娘在一双男人那样的手掌的压力下奋勇自卫。这双手为了取得藏在衣裙里的那根绳子，已经撕破了她的上衣，袒露了她的处女胸脯。这时候，有一个镇定而有力的声音命令说：

“放开她!”

这是桑托斯·鲁萨多；他刚好在门槛上出现。

堂娜芭芭拉服从了；她以一种超人的努力掩饰着，企图把凶狠的面孔变成和蔼的笑容，但是出现在她脸上的不是微笑，而是丑恶而悲惨的失意的鬼脸。

那天晚上，她的精神混乱到这样程度，甚至便是和道友在一起时，也不能了解自己了。

她已经把马利塞拉推在地下的那些神像、粗劣的圣物和符箓捡了起来，重新放到祭坛上，又重新点上了那盏许愿的长明灯。虽然房间紧闭着，没有一丝最轻微的空气在流动，但是由于灯芯里的油混着水，火焰不断地爆响着，晃动

着。她已经把咒语念了好几遍，那熟悉的妖魔一向是那么顺从的，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来，因为也象长明灯里的灯芯一样，在她祈召妖魔的思想中，混和着不可调和的其他事物。

“镇静!”她在心里对自己说，“镇静!”

立刻，她得到了一个印象，好象听到了一句并不是她自己想说的话：

“一切事物从何处来,便回到何处去。”

她想说的那些话，是为了平静自己的激动，但是道友却把那些话从她的唇边夺了去，以这种既熟悉又生疏的语调说出了这句话来，就象她自己声音的回声一样。

堂娜芭芭拉抬起眼睛，望着自己的影子所在的地方；这个影子是油灯闪熠的光投射到墙壁上来的，现在它就是这个道友的黑色侧影。她同惯常一样，不能看清它的面貌，但是她感觉到那准是一副丑陋而忧伤的苦笑鬼脸。

她相信她听到的这句话是这个鬼怪发出来的以后，就把这句话重新构思，现在采用了疑问的方式。这句话，她当初想到的时候，是用来镇定自己的，但是被这个鬼怪说了出来，就具有哲学的神秘意味了。

“一切事物从何处来,便回到何处去吗?”

以后，她就应该放弃从奥斯果拉马塔带回来的那个感情吗？这是一个做作的感情，决不会成为真正属于她的感情。她还是不要再以怀春女人的正当手段来征服桑托斯·鲁萨多，然后象强迫罗伦佐·巴格罗那样支配他的意志呢，还是用武力的手段消灭他，犹如她对付所有胆敢阻挠她的

意志的男人那样呢？

但是，她的内心突然产生的这种对新生活的渴望，这种具有她一向用以发作她邪恶的征服一切的本能同样狂暴的渴望，是不是真正做作的呢？不管她过去是怎么样，她是不是以她天性的全部力量，正在实现把这个手染血污的邪恶女人—— 或者象马利塞拉刚才所称呼的巫婆——永远埋葬的渴望呢？

从心灵所展现的两个部分：过去的她以及她所渴望成为的她——如果“蛤蟆”的一刀没有结束阿斯特鲁巴的生命，也许她已经成为这样的她了 —— 前一部分是阴暗的，没有一点星光的黑夜，那里显示出一个由于邪术而变得自暴自弃的人，以及一个背脊被矛头深深刺穿，扑倒在沟里的活生生的幽灵；后一部分是仍然在采香豆荚的木船上那幸福爱情的光辉照耀的夜晚，这个爱情闪耀了一会儿，突然被粗暴地打断了。从这两个不能调和的部分，响起了这样的答复：

“难道蛇能回到它的窝,河就不能回到它的源头去吗？”

“牛回到牛栏，而迷路的人却要回到迷失方向的十字路口去吗？”

“回到奥斯果拉马塔的围场上去吗？”

“回到采香豆荚人的怀抱中去吗？”

不能说什么时候是她发问，什么时候是道友在回答，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迷失了道路。

她寻找，不断地寻找，但是没有发现。她愿意听到道友

的劝告，但是她刚开始，自己就已经作了答复。两句话互相重叠，互相践踏；两句话在她耳朵里听来都是别人的，但也觉得都是自己的，好象她的思想是处在一个狂暴的潮汐的涨落中，从她这里冲到妖魔那里，又从妖魔那里拉回到她这里。

这个熟悉的妖魔的这种行为，很是特别。在以前，它的劝告和预言，堂娜芭芭拉都能领会得清清楚楚，好象来自另一个思想，和她的思想并无直接的联系。那是另一个人说出的话，由她来领会；那是她心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念头。但是现在，她却感到她所说的一切和听到的一切，都是在她自己的身体里面，具备着她的精神的亲切的热力，尽管这些东西变得不可理解，好象道友说出来时，已经失去了属于她的一切特性。

“镇静,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无法彼此了解了。”

她把火热的前额放在一双麻木的手掌中间，就这样长时间地沉默着，也不思考。

长明灯的火焰以更大的力量爆裂出火花，快要熄灭了。堂娜芭芭拉的充满幻觉的耳朵里，听到了这样清楚明晰的一句话：

“如果你希望他来就你,你就得放弃你所干的坏事。”

她重新把眼睛对着那个到最后对她说出了这句她没有想到过的话的阴影，但是长明灯已经熄灭，她的周围一片黑暗。

# 第　三　部



# 一　草原幽灵

可以叫墨尔基亚台斯终年工作，不给报酬，只要这种工作总是损害别人。可是如果是其它别的活动，即使报酬从丰，他也很快就会厌倦。堂娜芭芭拉指定他的最干净的工作，是夜间赶马。

这项工作包括吓唬在平原上露宿的马群，在晚上追赶它们，有时候接连地日夜追赶它们，使它们不得不走向丛林中为了它们而隐蔽着的畜栏。由于他具有巫师的能耐，也由于他是把这种简单的捕捉野生牲口的工作方法介绍到这个地区来的人，人们就不加区别地把这项工作称为夜间赶马或对马施巫术。

此外，凭着这个夜晚的工作，使他很容易偷窃邻近庄园的牲口，而没有被人发现的危险。

鲁萨多来到以后，堂娜芭芭拉认为应该停止斗争，以实现她勾引他的计划，因此，阿尔塔米拉的马匹就不再受到巫师的迫害。墨尔基亚台斯看到和平拖得那么长久，不禁有了髀肉复生之感，正想离开埃尔一米埃多，这时候巴尔比诺来了，传达了重新开始活动的命令。

“夫人要我通知您，准备就在今天晚上出去工作。在深

角的草地上会看到一大群牲口。”

“她到那边去看过了吗？”墨尔基亚台斯问，他从来不是高高兴兴地接受巴尔比诺传达的命令的。

“不是。但是您知道她没必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了才说是在什么地方。”

这一群牲口，他自己不久以前亲眼看见过，可是他作出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堂娜芭芭拉的管家们一向是这么做的，目的在于使她的仆人们精神上不会有一点儿减弱对她的巫术能力的信任。

但是，讲到巫术，对墨尔基亚台斯可没法“编故事来骗他，因为他知道历史”。他不否认夫人在人们所说的一切能力中间有一些真的本领，但是在他和巴尔比诺用来和他混为一谈的胡安·普里米托之间，是有着若干距离的。此外，他也不需要相信这种能力，才能对她忠诚服役，因为他具有一个真正打手的灵魂，那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他的身上，有两个似乎互相排斥的条件结合在一起：绝对的没有良心和经得起一切考验的忠实。他就这样来给堂娜芭芭拉服役，不仅仅是在对马匹施巫术方面，这是任何别人都能做的工作，而是在更为重要的事情上。而且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金钱的刺激，因为做打手不是一件工作，而是一种自然的功能。

巴尔比诺·拜依巴却正相反。他什么都能，就是不能这样，因为他只想占便宜，而且是天生的叛徒。他是另一类型的人；对于这种人，墨尔基亚台斯感到最深刻的轻蔑。

“好吧。如果夫人这样命令，我们就准备今天晚上工作。不过从这里到深角，路相当远，而时间已经很少，我们立刻便得备马。”

他已经在路上时，巴尔比诺赶上了他，对他说：

“您看，墨尔基亚台斯，您能不能把野生牲口赶几匹到拉一马蒂加的畜栏里去。这是给鲁萨多博士梳掉几根头发。您可什么也不要告诉夫人；我想让她吃一惊。”

拉一马蒂加的畜栏是巴尔比诺存放从堂娜芭芭拉那里偷来的牛马的地方；这种偷盗，由于是管家们干的，在埃尔一米埃多,人们称之为‘管家工作’。

巴尔比诺是从来不敢向墨尔基亚台斯提出这种要求的，所以后者便这样答复他：

“您弄错了，堂巴尔比诺，我是一向不喜欢做管家工作的。”

他便向草原骑去，步伐不快不慢，就象他的马经常走的那样；这匹马已经驮惯了这个从来不改变主意或者急急忙忙的人的悲剧性的沉静。

巴尔比诺脸上做出他特有的表情，嘴里咕哝着一些雇工们听不清楚的话；这些雇工们目睹着这简短的一幕，互相交换嘲笑的眼色。

在深角，在草原的一个洼地里，巫师碰到了管家所说的那群牲口。这群牲口数目很多，在露天里睡着，信任畜群公马的灵敏耳朵。

公马感觉到有人走近，就发声嘶叫，那些母马和幼马很快地站立起来。墨尔基亚台斯吓唬着它们，让它们向埃尔一米埃多那边逃去。

这群牲口一方面为平原上扰人感官的梦幻似的月光所刺激，另一方面被这个以固执的阴影来引起恐怖的沉默骑者所威吓和追赶，开始向平原奔驰。这时候，墨尔基亚台斯披着被夜露打湿的毯子，仍然以他坐骑的平静的小跑步子追着它们，肯定知道它们到了前面就会停下来，以为已经摆脱了追赶。

的确，正是这样。起先，他追上它们时，发现它们已经又躺了下来；但是，每追上一次，便使母马的恐怖增加了一分，使它们不敢再躺下来，只是站停在那里。母马和幼马组成一个不动的群体,跟在公马后面,伸长脖子,竖起耳朵,一起注视着这个慢慢地近来的阴影。在明净天空的衬托下，它显得寂静,巨大,乌黑。就这样,他追赶了一整夜。

天开始亮的时候，墨尔基亚台斯已经把牲口群赶进草原上的一个角落，在那里尽头，掩藏在丛林之间象喇叭口那样狭窄的口子里的，就是伪装的畜栏的通道。为了使牲口群驰进这唯一的出路而不怀疑是个骗局，他奔驰着，喊叫着,驱赶它们。

牲口群已经跟在公马后面走进了通道，但是这匹公马大概看出了丛林里一段伪装得不很好的栅栏，立刻停住了，发出一声短促的嘶叫。母马听懂了，就回头奔向敞开的草原。但是巫师已经到了，拦阻住牲口群的冲散。只有公马

和两匹小母马逃了出来。墨尔基亚台斯关上栅门，离开那里，让这些关闭着的骚动的牲口安静下来。

他走开时，看见那公马正在草原角落的紧对面，伸着脖子,挑战似地直望着他。原来它就是‘黑尾巴”。

“好漂亮的牲口啊!’墨尔基亚台斯喊起来,勒住马注视着它“也是匹好种马这是到现在为止,我带到这儿来的最大的一个牲口群。让我们看看我能不能在它恋着自己的母马的时候把它抓住，因为它是有兴趣回来找它们的。”

但是“黑尾巴”停在那里，只是为了要把草原幽灵的印象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它注视了一会儿，它脸上发光的皮肤忿怒地颤抖着，瞳孔发红，嘴唇伸出。之后，它就扭转屁股，带着跟随着它的小母马走了。

“它会回来的,’墨尔基亚台斯对自己说“可是得另外有一个人在这里看守着。该我做的工作我已经做完，现在轮到我睡觉了。”

这伪装的畜栏是在埃尔一米埃多的土地上，离开庄屋不很远。墨尔基亚台斯走到那里，碰到了巴尔比诺。巴尔比诺正在等候着他，想在他把经过报告堂娜芭芭拉之前，叫他把昨天自己提出的不谨慎的要求忘掉。他以一种他们之间颇为少见的友好态度迎接着他。

但是墨尔基亚台斯以自己认为值得对他说的几句话，象惯常那样冷冰冰地回答：

“派几个雇工去，把那匹公马套住。它逃走了，可是它会回来找它的母马的。值得费点功夫去套它，因为它是一

匹很漂亮的马,夫人会喜欢拿它代步的。”

但是巴尔比诺已经在想把它占为己有了，尽管还没有看见过它。他立即向伪装的畜栏走去使套索。

但是“黑尾巴”已经找到了报复的方法。它走不多远，还在埃尔一米埃多的土地上，就看见了一群牲口，其数量之多，和它失去的那群一样。在曦微的晨光下，它们正吃着草嬉戏。

它向那里奔去，用颤动的嘶声对那一群的公马宣布，它是来进行征服的。那里的那匹公马迅速集中了它那些散布在草地上吃草的母马和幼马，然后自己站到马群的前头，准备迎击。那是一匹有斑点的灰马。

“黑尾巴”猛烈地进攻。野性的发作，以及刚才被夺去自己马群而引起的愤怒，倍增了它的勇气，使它占了上风。它们互相用蹄子踢着，扬起一股股尘土，一面颤声地嘶叫着。斑点马的牙齿咬空了,发出锤击似的声音,而‘黑尾巴”的牙齿却咬上了对方脖子上的肉。它第二次的攻击对准着颈背，接连又来一次，不让对方有回击的时间。斑点马的腿在撞击中已经受伤，后来又被“黑尾巴”咬住了想咬的地方，它愤怒地摇撼着，终于摆脱了它，逃走了。

“黑尾巴”追赶了一大段路，然后回转头来对付那站在原地不动观望斗争的母马群。它向它们冲去，围着它们转，对它们露牙齿，就这样把它们赶到它丢下两匹小母马的地方，一起并入新的牲口群，率领着走向阿尔塔米拉的喜爱的食草地。

斑点马远远地跟着，跟了一会儿。但是最后它在草原中央停住了，一直看着它所失去的牲口群扬起的灰尘在天际逐渐消散。

过了几夜，巫师在他把所有阿尔塔米拉的马群赶走的任务中，有一次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那匹公马只带着马群在广阔的平原上走，大步地奔驰着，避免走近树丛，而且那晚上又是浓雾弥漫，便是短距离内也看不清楚。天亮的时候，牲口群正好回到了原来赶起的地方，而墨尔基亚台斯也刚明白那匹公马原来就是‘黑尾巴’;它变得‘会耍无赖’了。

这是巫师第一次被一匹马所欺骗；这对于他似乎是不好的预兆，于是他就去报告了堂娜芭芭拉。

她的解释也是这样。“一切事物从何处来，便回到何处去。’道友已经这样说过。

虽然如此，她却愤怒地回答说：

“您也是吗，墨尔基亚台斯？牲口群回到了原地，您还不知道？您怎么不知道阿尔塔米拉现在有了一个不怕草原幽灵的人！”

这几句话表明了支配着她心灵的感情的混乱。墨尔基亚台斯不露声色地听着，然后答复说：

“如果您愿意证明墨尔基亚台斯·加玛拉是个不怕别人的人,您只要说一句‘不管是死是活,把他带来。便够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

堂娜芭芭拉沉思着，好象企图要在她激荡的感情中安排一个新的计划。

# 二　飞沙卷尘

这并不是那种在沙丘上随风嬉戏的风沙，那种有一次引得桑托斯·鲁萨多在幻想中叫喊起来的风沙，而是另一种，另一种很坏的卷尘，卷走希望的卷尘。

马利塞拉已经不是家里一个淘气愉快的心灵。那天晚上她垂头丧气地从埃尔一米埃多回来，桑托斯在责备她以后随便怎么鼓励她，都没有用。他对她说：

“好吧，责备完了。抬起头来，振作起来。你唯一的真正错误是相信了那么可笑和荒唐的骗人的话。我不会由于你带回来的这一段绳子而招致任何损害。不过，你的行为是高尚而勇敢的，我必须感谢你。如果你这样保卫了我身长的尺寸，那么你看到我生命真正处于危险之中时，你不知会怎样来保护我呢！”

但是她还是低头不语，因为在埃尔一米埃多，她得到了一个经验，破灭了她的生活所赖以建立的幻景。

起先，在野生的无知中，在埋没了灵魂的黑暗中，后来，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光彩中，以及有了那个只能叫做无以名之的激情的爱情之后——因为这个爱情是建立在一个现实与梦想的平衡之点上的——她从来没有好好想一想巫婆的

女儿究竟是什么意义。如果不得不提到她时——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她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她”。这个字在她的心中既不引起爱，也不引起恨或者羞耻。在她要求大鸟陪她去，第一次称她为母亲时，她为了使自己的嘴唇发出这个从未用过，没有任何感情，缺乏任何意义的名词，作了很大的努力。

相反地，现在她得到了一个可怕的名字，每时每刻都会来到她的嘴边，伴随着的是一种本能的厌恶的表情。这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灵魂——然而已经不再同大自然那样，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 —— 在激烈地抗拒作为一个迷惑男人的巫婆女儿的一切丑恶，而况，这个巫婆正爱着她自己所爱的那个人。

逐渐逐渐地，由于她纯洁无瑕的思想中经常存在着的一种力量，这个可厌的念头被同情心所掩盖了。也许她的母亲也是个牺牲者呢？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幻景是破灭了；平衡之点也不复存在了。现在不是梦想，而是残酷与不可调和的现实。

这期间，桑托斯也深陷在沉思之中。最后，他有一天对她说：

“我们必须正式地谈一谈,马利塞拉。”

她以为他要对她说那些以前很愿意听的话了，就急急忙忙地打断他的话头，用“你”字来称呼他—— 她已经能够这样做而不脸红：

“多么凑巧！我也必须和你说说。我很感谢你为我们

所做的一切；但是爸爸已经想回到棕榈林去了……我也愿意你让我去。”

桑托斯沉默地望了她一会儿，然后微笑地回答她：

“假使我不让你去呢？”

“不管怎么样，我是要去的。”

她突然哭起来。桑托斯了解她，就握住了她的双手。

“到这里来。”他对她说，“坦白地对我说，究竟怎么了？”

“我是巫婆的女儿！”

这个抗议是公正的，然而没有一点怜悯，使桑托斯产生了不愉快。那是马利塞拉心中否定了一切温情而引起来的，所以他就机械地放松了她的手。她奔进她的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

他在门外叫她，想继续中断了的谈话，又想以后重新再和她谈，都没有用处，因为在他在家的期间，她就没有再开门出来。

桑托斯即使爱她，也没有办法对她说这句话：要补救从迷惑男人的巫婆肚子里生下来的不公道命运，还不太晚。

这时候，屋外，飞沙卷尘也带走了寄托在物质生产上的希望。

制造干酪已经在开始。畜栏里的牲畜仍然很倔强，但是一天天地有越来越多的牲畜服从放牧；母牛也注意到自己的名字，其中一些野性的也不再把奶汁藏在乳房里了。

雄鸡初啼，就开始挤奶。赫苏斯在小牛畜栏门口怕冷地站着，挤牛奶的人则走进母牛的畜栏，手里带着绳子和奶

桶，唱起了已经到了嘴边的对句：

黎明晶亮的晨星，
请给我以你的光明，
为了照亮我爱人的脚步，
她正告别了我离去。

放小牛的牧童就以他的童声在温馨的空气中叫唤着：

“光明,光明,光明!”

被喊到名字的母牛哞叫着，小牛答应了母牛的叫唤，把头伸进栅门里来。牧童把门推开，让小牛进来，开始帮着在那藏着奶汁的乳房上拍打，而挤奶的人则用手摸着母牛，对它说：

“放奶吧,光明,放奶吧。”

乳房已经膨胀，就把小牛系在母牛的腿上，这时候，母牛舐着小牛,抚爱着它,挤奶开始,直到奶桶装满。

于是唱起另外的一首对句：

在葫芦里喝水的人，
又到异乡去结了婚，
不知道水是不是清洁，
也不知道老婆是不是个好女人。

那小牧童在和谐的诗韵引导下，又喊：

“阿苏塞纳,阿苏塞纳。”

另一头母牛走来让人挤奶了。

那寒冷的黎明，那牛粪的气味，那挤奶的歌声，在草原的广漠沉寂中，与空气的移动，初现的晨光相呼应，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气味和声音：为夜露所浸软的薄荷的芬芳，伞树开花的香气，沟渠两岸树丛中的加拉奥鸟的刺耳啼声，远处公鸡的报晓，以及金鹰和画眉的颤音。

到了傍晚，牛群回到畜栏。它们带回来了草原上太阳倾泻下的光线和牧人们的歌声。它们也带回来了饱胀的乳房，而在小牛集中的小畜栏的栅栏里，正有渴望的嫩嘴在等待。雷米希奥望着那些乳房，在估计可以得到的干酪的数量。赫苏斯则爬在栅栏上，遥望着草原，倾听着歌曲。拖长音调的歌曲啊，广阔而孤寂的土地上的音乐……

但是有一天，雷米希奥到阿尔塔米拉来了。他神情悲伤，一言不发地坐着。

“什么事情把您带到这里来了,老人家 ?桑托斯问。

制酪工人以缓慢而沉重的话语回答说：

“我来向您报告，昨天晚上老虎杀害了我的小孙儿。挤奶工人都去参加霍罗波舞会了，制酪工场里只剩下我们，我和赫苏斯两个人。等到我听见孩子的叫声把我惊醒，老虎已经一爪抓住了他的脑袋。我用矛头刺中了老虎。天亮的时候死在那里的是两个：赫苏斯和老虎。我来向您报告，我已经失去为他而工作的人了。”

“停了制酪工场吧，雷米希奥。这里没有谁能够来办它。让那些牛变野了吧。”

捡羽毛的工作结束了，安东尼奥向他报告结果。

“两个阿罗巴①。现在您能够实现建立篱笆的愿望了，按照现在羽毛的价格，可以收入两万多比索。如果您没有别的吩咐，我想派卡梅利托去。他可以在圣佛南多购买树立篱笆所需要的有刺铁丝；我已经把数量估计过了。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重新把被火烧掉的柱子树起来。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您仍然在想这件事的话。”

这种文明人的想法，已经在执于常规的人的头脑中产生了萌芽。安东尼奥·桑多瓦尔信服了树立篱笆的必要性，这就是工作的一个开端，而桑托斯也就重新回到了他那些被迫切的日常工作所耽误的勇敢计划上来。

过了几天，看见有两个骑马的人走来。

“这不是这一带的人。”大鸟观察着说。

“他们是谁？”魏南西奥问。

“他们到了这里便会说的,因为他们是朝着这里来的。”安东尼奥说。

这两个陌生人来到了。其中一个牵着一匹暴跳的马。

“这匹马是卡梅利托的。”桑托斯出来到了廊檐上的时候，阿尔塔米拉的人正在这样谈论。

“您是鲁萨多博士吗？”刚来的人中有一个问。“我们从本区民政长官裴尔纳勒特将军那里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在那边，埃尔一陶托莫牧场旁边的一个橡树林中，发现

①阿罗巴，重量单位，约合十一公斤。

一个尸体，好象是这边的人。没有人能够认出他是谁，因为尸体已经腐烂，被兀鹰吃掉了一半，但是后来在草原上看见了这匹备着马具的马有您的烙印。将军吩咐我们把它带来交给您,并且把这件事情通知您。”

“他们暗杀了卡梅利托！”安东尼奥以愤怒的痛苦喊了起来。

“这匹马的主人的同伴——他的兄弟呢？他们带着的白鹭羽毛怎么样了呢？”大鸟问。

信使们面面相觑。

“在那边，不知道死者还有同伴，也不知道他带着什么东西被抢去了。在那边，认为他是在草原上得了病。但是如果你们说死者带着的东西被抢，我们会向将军报告的，因为这就须要进行调查了。”

“难道还没有进行调查吗？”鲁萨多问。

“我已经对您说过在那边,认为……”

“是的。不用继续说下去了。在那边，总是相信一切有助于使罪行不受惩处的说法。”桑托斯说，“但是这一次不会这样收场的。”

第二天，他就起程到本区的首府去了。为了使这被暴力占领的广阔大地上，有一天正义能够进行统治，展开斗争的时候已经到了。

马利塞拉一知道桑托斯不在家里，就决定实现离开这所房子的意图。她认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住下去，决定回

到苍鹭棕榈林的茅屋里去，过从前那样的生活。根据她嘴里不断地在说着的这句话，这是她唯一应得的结果：

“与其委曲求全,不如破裂拉倒。”

罗伦佐·巴格罗以神志昏沉的决定同意了这个想法。现在已经到了停止他的道德会重生的这种谎言的时候；他的生活已经无可救药地毁灭了。在那个棕榈林的茅屋里，他可以重新沉溺于酗酒；那里就是一个把它吸下去的泥沼。

“是的,明天我们就走。”

第二天早晨，趁着安东尼奥不在——因为他是不会让他们逃走的——父女两人骑着马向苍鹭棕榈林走去。他们沉默地走着这一段路程：罗伦佐在他的牲口上摇摇晃晃，而马利塞拉则郁郁不乐。只有在他们已经到了棕榈林的边上，她才回过头来，看见阿尔塔米拉的庄屋已经模糊不清，就喃喃地说：

“我会明白的,那不过是一场梦。”

她到了茅屋所在的地方；它那肮脏的模样，现在和她在鲁萨多家里学到的高尚趣味和习惯相比，使她禁不住厌恶。她的父亲走去凝望着沼泽，就象从前他在清醒时经常做的那样。她卸下马鞍，让它们留在这里，等阿尔塔米拉派人来取。她正想把她自己的那匹马系住时，忽然记起卡梅利托曾经把驯服它的工作和桑托斯担负的除去她粗野习性的工作做过比拟，因而想到卡梯娜也应当回到它的原始状态中去。

她解掉了它的笼头，噙着眼泪抚摩着它，对它说：

“这件事结束了，卡梯娜。你又回到你的草原，我又回到我的丛林来了。”

她把牲口轰走以后，坐在井栏圈上，放声大哭。

卡梯娜游荡了一会儿，以谨慎的跳跃来尝试自己的自由，还不敢完全相信已经重新得到。它在沙子里打滚，然后高兴地摇动身子把沙子从白毛里抖落，发出一声长嘶。它又游荡了一会儿,又在那儿停住,竖起脖子,叠紧耳朵,回头望着马利塞拉。直到最后，它相信真正是自由了，才长嘶一声和女主人告别，消失在广大的草原上。

“好吧。”马利塞拉自己对自己说，“现在去捡枯枝吧,象从前那样。一个生来悲惨的人，连歌也不是给他唱的。”

然而，如果说卡梯娜还能回到马群的自由生活，马利塞拉却不能这样回复到她过去的简单的粗野生活。当前的需要和对将来的担心，使她的生活复杂化了。

当前的需要是那么多，那么迫切，当她见到这些需要就在面前时，她就奇怪回到棕榈林的茅屋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不仅是枯枝需要采集，就是怎么用它们生火，和在吃饭的时候应该在这火上烧些什么东西，以及这所房子里所缺乏的一切——假使我们把巴格罗尼亚的幽灵的这个可怜而污浊地方能够叫做房子的话——都得想办法。怨忿所形成的一个固执念头，阻挠了想象：离开鲁萨多的家，却没有预想到在苍鹭棕榈林的茅屋里，到了吃饭的时候会没有东西可以吃，到了睡觉的时候会没有地方可以睡。因为对她说来，一条席子已经不能算是床铺，而况，它破烂到这个样子，

已经不成其为席子了。

至于罗伦佐，他很久以来便生活在现实之外，不可能预见这些需要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只要不缺少甘蔗酒——密斯脱丹吉尔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别的东西没有也不要紧。

当然，现在也和从前一样，丛林里的野豆子和面包树会给他们做粗劣面包的淀粉，在收割后的土地里刨一刨总可以捡一些木薯和香蕉；但是她的舌头已经拒绝这种粗粝的食物，而且要取得它们，她也已经不是象野猪那样的一个野生动物，会不怕丛林中的孤独，进入它的深处，让牛蒡草在她宽宽的赤脚下噼啪发响，会攀登树木，和咆哮的猴子争夺野生的果子了。

她并不缺少精力，但是在阿尔塔米拉，她已经学会了怎样更好地使用。现在这已经不是到收割后的土地上去捡东西，或者“拿着一根棍子”想法子充饥的事，而是怎样设法获得固定而长久的维持生活的方法。因为在现在，想象力发生了作用；也由于这个原因，对前途的渺茫使目前的贫乏更加痛苦。因此，必须想出一个生活资料的来源；她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样问：

“爸爸，我有权利要求我的母亲照顾我吗？她把金翁萨一坛一坛地埋起来，我们却什么也没得吃。”

罗伦佐·巴格罗以一种超人的努力来使自己与这个答覆中的含意相一致：

“权利是没有的，因为你并没有作为她的女儿进行民事

登记。她不愿意那上面提到你，我就把你当做……”

但是她不让他说完：

“您的意思是说，我甚至没有权利证明我自己是巫婆的女儿？”

父亲凝视着她，过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

这句话只是把她所用的字机械地重述一遍罢了，并不带着最轻微的责任心的感情。他说完以后，就离开茅屋，向密斯脱丹吉尔的屋子走去。

马利塞拉后悔这个控诉似的问题的残酷性，喃喃地说：“可怜的爸爸！”这时候，这个爸爸则愈走愈远，步子踉跄不定，两条胳膊在那‘没有骨架’的身子——就象他自己常说自己感觉到的那样——旁边晃荡。

她看出了父亲是在向密斯脱丹吉尔家里走去，立即跑出去拦住了他，对他说：

“别去，爸爸。别到那个人的家里去。我求求你。你是想去向他要酒吗？等一会儿。我给你到阿尔塔米拉去找酒。一会儿我便回来。”

她去把堂罗伦佐骑来的马备上鞍子时，他已经走了，去满足对酒精的迫切需要了；他并没有想到，要偿付向密斯脱丹吉尔要来的酒，就只剩下自己的女儿了。

飞砂卷尘已经带走了一切希望！

# 三　裴尔纳勒特先生和其它灾祸

莫希吉塔看见桑托斯·鲁萨多来了，想躲到杂货铺的柜台下面去，虽则他没有理由,却有他的动机。首先,因为他在鲁萨多要求工作遭到拒绝而控告堂娜芭芭拉的案件中，进行了友谊的干预，得到的代价是被裴尔纳勒特先生革去了民政长官公署的秘书职位。其次，是因为他如果不躲开这个老同学现在手中可能带着的什么案件，就会看到自己的这只小小饭碗又处于危险之中。这只饭碗还是经过他和他的女人多次恳求，并且作出了许多的诺言，答应不再做这种愚蠢鲁莽的事以后，裴尔纳勒特先生才再给了他的。

但是桑托斯没有使他来得及躲藏，他只好假装高兴地出来见他：

“看到你,眼睛就有福气!你很少到这里来,老弟!我能怎么为你服务呢?”

“如果人们告诉我的没有错，你应该知道我来的目的。他们对我说,你是本区的法官。”

“是的,老弟!”莫希吉塔顿了一会儿以后说,“我已经知道你手中带来的是什么。那个雇工死亡的案件，是不是？”

“那两个雇工的案件,”鲁萨多纠正说,“因为被暗杀的

是两个人。”

“暗杀 别这样对我说,桑托斯 好罢,和我一同到法庭去，把事情的经过情形讲给我听。”

“为什么要我讲给你听？”

“不是，请原谅我。为了请你给我一点线索。为了请你指示该怎么办。”

“可是,莫希吉塔,你到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吗？”

“可是,老弟!”

莫希吉塔答覆时的态度，好象是以雄辩的口气用这种无用的话在央求：

“你不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吗?”

他们到了法庭。莫希吉塔用力一推，推开了那扇经常关闭着的门。这门的凹凸不平的模样，反倒保护着它，使人们不敢去碰。他们进入一间用麦秆盖顶、石灰刷墙的大厅，里面有一只写字桌，一只柜子，三把椅子和一只在角落里孵蛋的母鸡。为了让桑托斯坐，莫希吉塔打扫了一把椅子上积着的灰尘，弄得满屋尘土飞扬。桑托斯明白，在这里，谁也没有出席法庭的习惯。

桑托斯坐了下来，气馁了，并不是由于疲劳，而是由于这个市镇、这个法庭、这个法官产生的印象。

虽然如此，他还是尽力而为，设法得到莫希吉塔一切可能的支持。他对他说明，卡梅利托是怎样出发的，由他的弟弟拉法埃尔伴送，带着多少数量的羽毛，准备到圣佛南多去。

莫希吉塔搔着头，然后，拿起帽子准备出去，对他说：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让我去把这件事告诉将军。他应该在民政长官公署里。你用不着等候很长时间。”

“但是，你干吗为了这件事去见民政长官呢？”桑托斯反对，“难道还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交与主管法官起诉的日子吗？”

“唉！他妈的，老弟！”莫希吉塔喊起来，接着又说：“你瞧，将军不是坏人。但是，说一句心腹话，他想把一切都抓在手里。民政案件和司法案件都一个样。在这里，一切都要照他的安排办。将军固执己见，认定那个人是生病死的，就象他说的那种，那便是说：由于心脏病致死的。怎么说都行，因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雇工有心脏病吗？”

“什么鬼心脏病！”桑托斯喊道，猛地站起来，“那是你，假使你还没有得心脏病，你就会因为害怕而很快得到这种病的。”

莫希吉塔微笑着说：

“不要发脾气，老弟。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也替将军想一想，因为在生活里各方面都是要想到的。几天以前，这里接到州长发给所属各民政长官的一个通令，小小地责备了他们一顿，因为在荒僻的地方发生了几宗刑事案件，没有能把凶犯捕获，并且责令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将军答复说，这个与他无关，因为在他的管区内没有犯罪存在。那篇复文是我本人起草的，他对此极为满意，下令印成单页张

贴，在你那里应当也看见过。当然，我和你谈的这一切，是三十三度的秘密。你会明白，你雇工的这个案件，或者说好一点，雇工们的案件，我并不是没有想到暗杀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时候，布告刚刚发出，就说要办一宗刑事案件，那是不礼貌的，而且…… ”

“ 好象你在这里为的是讨好裴尔纳勒特先生，而不是主持正义。”桑托斯打断他说。

莫希吉塔耸了耸肩头：

“ 我在这里是为了让我的儿女吃饱肚皮，因为杂货铺的收入不够。”他一面说一面往外走着，“ 你等我一会儿。也许还有希望。让我去逗一逗我的公牛。 ”

几分钟以后，他满脸失望地回来了。

“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很清楚地了解我的那个人。将军不喜欢你来找我而不去找他。因此，我劝你到他那里去，要求他的保护。这便是托他办事的方法。 ”

但是鲁萨多还没有来得及反驳他的劝告，民政长官已经出现。

就如莫希吉塔所说，他并不喜欢桑托斯找的是法官而不是他，尤其因为桑托斯来提供的材料，使他用作借口的那个因病死亡的假定失去了价值，因而更显得严重。事实是，如果说，他不能容忍别人不跟他这个野蛮人一样，认为权力就是暴力，那么，他就更不能容忍，有人胆敢引用法律的权力反抗他的横行不法。

他走进法庭，头上戴着帽子，双手都拿着东西：左手是

一支已经熄灭的雪茄烟，右手是一盒火柴。此外，左胳膊下还夹着那把既无必要也没有理由惯常要带的皮刀鞘马刀。

他不对鲁萨多打招呼，就走近桌子，把他的马刀放在桌子上，一面擦火柴点雪茄，一面说：

“我已经对您说过，莫希吉塔，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事情。这位先生手中带来的那个案件，我正在办，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请允许我提醒您，这件案子已经归入司法的权力范围，”桑托斯·鲁萨多表示说，做起恰恰与莫希吉塔的劝告完全相反的事来，因为向裴尔纳勒特先生提出不属于他管的司法权，等于是对他宣战。

“但是，桑托斯，”法官插嘴说，几乎是结结巴巴了，“你知道……”

但是裴尔纳勒特先生用不着帮忙。

“是的，我听见那里谈起过这种事，”他一口一口地吸着烟，狡猾地回答着，“但是我看到的却经常是：凡是一个法官和一个律师插手的地方，如果任他们去干，会把本来清楚的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本来一天可以了结的事情，一年还完不了。因此，只要有人在这里起诉，我就跑到街上打听是谁有理，然后到这里来，对这位先生说：莫希吉塔学士，有理的是某人，现在马上便判他胜诉。”

他说这些话时，把表示他独裁威风的马刀用力地掷到法官的写字桌上；这是他为了加强他所叙说的经过的全部详情，事先拿了起来的。

桑托斯在一刹那间失去了自制，答复说：

“虽然我不是到这里来起诉，而只是为了要求主持正义，我却很有兴趣知道您以这种方式对待它时，是怎么称呼它的。”

“我就叫它为 h 上面加个点儿。”裴尔纳勒特先生回答；他本来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您不知道这个故事吧？我现在就来说，因为它很短。有那么一个大家叫做粗坯的人，但是距离愚蠢并不很远。他不懂得拼法；他不会说 halar，只会说 jalar，不会说 hediondo，只会说 jediondo①。当他的秘书——因为他是长官，他有秘书——把一个他只会发 J 音的一个字写了个 h，他就对他说：‘很好，但是……在这个 h 上面替我加个点儿吧！’”

莫希吉塔听了将军的话笑起来，而桑托斯则这样答复：

“如果这是这里所用的拼法规则，那么，我是白费时间到这里来请求主持正义了。”

裴尔纳勒特先生生了气。

“正义是会有的。”他对他说，声音更象是威胁。

他具有暴君的天性，然而同时又是狡猾的。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意见或办法的反驳，可是一旦对方确有说服他的理由，他也立即会寻求采纳的方式，如果从中他也能得到某些利益的话。不过他总是让对方明白，那些东西他早

① halar，原意是拉扯；jalar，原意是献殷勤。hediondo，原意是肮脏的；jediondo，原意是讨厌的。

已想到，从来是他自己所有，而且用最原始的方式表现出来。目前的这个案件，根据州长的通令，他的利益劝告他不要再坚持自然死亡的假定，这是他直到现在还在设法使之流传的说法。因此，这时候他立刻加了一句，不过仍然用着同样傲慢的声调：

“您没有必要那么老远跑来，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那个人有人伴同。这正是我们在追踪的线索。”

但是桑托斯明白，他现在是想以拉法埃尔杀死了卡梅利托的假定来掩护自己了，就立刻回答说：

“那个同伴是卡梅利托的兄弟，两个人都是我十分信任的,我毫不犹疑地肯定他也被暗杀了。”

“您说的是一回事,事情的真相又是一回事。”裴尔纳勒特先生回答，感到自己在这新的失策中又被套住了。他又对那个心神不定的法官说了一遍：“莫希吉塔学士，您已经知道了,别来捅我这个马蜂窝!”说完之后,就离开了法庭。留下来的是一片寂静，那是鲁萨多的愤怒和莫希吉塔的恐怖。它静得那么绝对，甚至连墙角孵蛋母鸡翼下的小鸡，为了要出来享受这个快乐世界，正在啄着蛋壳的轻微敲击声，都听得见了。

后来，莫希吉塔向街上望了一眼，确定裴尔纳勒特先生真已走掉，就说：

“你说雇工带着两个阿罗巴的羽毛是吗？大约两万比索左右，是不是？……但是这不会有损失的，桑托斯。那个拿到这些羽毛的人会想法子赶快脱手，给多少便卖多少，这样

一来,事情便会破获。”

但是桑托斯只注意着自己的思路；他站起来准备走，这样表示说：

“假使我的母亲没有把我带到加拉加斯去，让我留在这里，学习裴尔纳勒特先生讲的拼法规则，那么我今天就不会是博士,而会是桑托斯·鲁萨多上校，至少跟这个野蛮人平等了，他就不会胆敢以他刚才的那种傲慢态度来和我说话。”

“我对你说，老弟，”莫希吉塔暗示，“将军不是那么……,,

但是他看到了桑托斯·鲁萨多射来的目光，就不敢再继续说下去，结束说：

“好吧,老弟。我们去喝一杯,上次我没有机会请你。”

这种建议，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显得绝对地象是一个嘲笑；桑托斯把他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下，对他说：

“这也是真理：裴尔纳勒特先生这类人不会存在，假使不存在…… ”

他想说：假使不存在莫希吉塔这类人的话；但是他明白这个不幸的人也是那个野蛮吃人者的牺牲品，他的愤怒就变成了同情，于是这样答复他这个无意义的邀请说：

“不,莫希吉塔,我还没有开始喝上甘蔗酒。”

这个老同学望着他，以他向他讲解《罗马法》功课时表示不理解的同一神情望着他；后来，他以一种不确定的神情微笑着说：

“ 唉 ,桑托斯 · 鲁萨多！你一点也没有变，老弟。我甚至想和你作一次长谈……回忆那些过去的时光，老弟。当然，你还不会马上就走？不，老弟，你不要现在便上路。在这里留下，留到明天吧。现在你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会去客店找你。我现在不陪你去，因为我得处理一件紧急的事情。”

等到鲁萨多已经转过街角，他就关上法庭的门，向民政长官公署走去，去探测一下裴尔纳勒特先生对他的意见。

他发现他非常激动，独自一人在屋里从这一头踱到那一头，自言自语地说着：

“ 从第一次看见他起，我就有点不大喜欢这个小博士。这些恶讼师！我应当把他们统统关进监牢里去。”

“ 莫希吉塔 ,”他看见他出现 ,对他说“ 您替我把那起诉书……那麻烦的埃尔一陶托莫死人案件的起诉书拿来。”

莫希吉塔去了，带回来一个案卷。裴尔纳勒特先生还在来回踱步。

“ 您把这个给我念念，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跳过前面那些话，直到说怎样发现死尸的那一段。”

莫希吉塔念着：

“ 死尸表现出正在腐烂的迹象…… ”

“ 迹象 ?”裴尔纳勒特先生打断了他说“ 已经完全腐烂了。您总是喜欢舞文弄墨，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好吧，念下去。”

“ 已经不能看出外伤或内伤…… ”

“ 我不是对你说了吗 !”裴尔纳勒特先生脱下帽子 ,又把

帽子戴上,步子越走越快,发出咆哮的声音;“已经不能看出了吗？那么，如果不是为了去看那是什么东西，您到那里去干吗？怎么现在倒说不能看出了？”

“将军，”莫希吉塔含糊地说，“请您记着，您对我说……”

但是长官不让他说完：

“现在您不要拿‘您对我说’这句话来搪塞。您在执行您的职务时，有什么必要让别人来教您该怎么做呢？为了这个，才给您一份薪水。或者您以为该由我来做您这法官应做的工作，再让这个小博士以后来对我讲司法权吗？您没有看过几天前我送给州长的报告吗？在那份报告里，我把我作为公务员的行为守则表现得很明白，因为按照我的见解，我并不和漂亮的愚蠢的字眼纠缠，只是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州长接到我的那件公文以后，他就会知道，我们没有清楚查明那个人是因为本来该死而死的呢还是因为抢劫被暗杀而死的……好吧！把起诉书拿来。”

他从他的手里突然抢了过来，开始看着，随着眼睛的注视，喉头作出吞咽的动作。莫希吉塔从这一切中猜到了裴尔纳勒特先生是在“想搭一座桥”，就鼓起勇气来提醒他说：

“将军,请您注意,那里并没有说是自然的死亡。”

但是，说要放弃一个曾经坚持过的意见，裴尔纳勒特先生却象马一样，把骑者掀下地以后，还要踢他几脚。他一听见提起这个直到这时候他还在想法传布开去的解释，就反过来斥责莫希吉塔：

“您准备怎么说呢？难道您能够保证那个人不是被暗杀的吗？是不是一个审讯的法官不得不插手这些细微末节，而不以把他亲眼目睹的东西放进起诉书里去作为自己的义务呢？或者是您自己想对死亡的原因参加一些意见呢？”

“绝对不是，将军。”

“那么，为什么呢？这样纠缠不清为了什么？如果您把您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好，您就可以放心。我也告诉了您的朋友那个小博士，他可以放心，因为正义会得到支持的。您到他那里去，您应当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只当您自己的话，对他这样说：正义会得到支持的，因为我正在办理这宗案件。这样他便会放心回家，不再来招惹我们的耐心。”

“如果您愿意，将军，我也可以问问他，他怀疑哪些人。”莫希吉塔建议。

“用不着，先生。照我吩咐的那样去做，就行了。”

“只当是我的话好了，我说过。”

“您做傻瓜要做到什么时候？莫希吉塔？您没有想到如果我们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堂娜芭芭拉在其中有一手吗？”

“我说的是州长的通令的事情。”莫希吉塔咕哝地说。

“我不是对您说过吗，莫希吉塔，人们会拿表示十足天真的白色尸灰瓮来埋葬您的。您不知道通令是不到埃尔—米埃多去的，因为州长是堂娜芭芭拉的朋友吗？他欠着她永不能忘的恩惠，她用一些她所知道的药草救了他一

个孩子的命，还有另外一些并不完全是药草的事情。您去照着我的吩咐办。您去拿一碗扎扎实实的汤给您的朋友吃,叫他放心回家去,让我们在这里办这件事情。”

莫希吉塔走出公署，确信自己虽则为了和上帝和魔鬼都有来往,挨了将军一顿‘射击’,人们还是会拿白色尸灰瓮来埋葬他的。

“可怜的桑托斯·鲁萨多！他想出售羽毛而得到的两万比索，连一个里尔也不会看见了。而我却必须得告诉他放心回去。”

但是他走到客店时，桑托斯的脚已经踏上了马镫。

“那么急，老弟？明天再走吧。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

“等我们再见面时告诉我吧，”桑托斯回答，已经上了马,“那时候我会手里拿着一把马刀,放在你的写字桌上,对你说：‘莫希吉塔学士，有理的是某人，现在马上判他胜诉。’”

莫希吉塔好象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话，问道：

“你这句话想对我说明什么呢,桑托斯·鲁萨多？”

“暴力驱使我走向暴力，我就接受了这条道路。再见吧，莫希吉塔。也许我们很快便会见面。”

他走了，马蹄扬起一股尘土。

# 四　　寻找相反的方向

把埃尔一陶托莫事件的消息通知桑托斯·鲁萨多的信使之一，得到了裴尔纳勒特先生的这个私人口头命令：

“路过的时候，您顺便到埃尔一米埃多的庄屋去一下，借个什么口实都可以。在闲谈时，您只当做您自己的话，把这个事件讲给堂娜芭芭拉听。让她也知道，有好处。但是只让她一个人听见,懂得吗？”

堂娜芭芭拉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反应，是因为鲁萨多受到损失而高兴。

几小时以后，马利塞拉和她的父亲回到苍鹭棕榈林茅屋的消息也到了。她听到这个消息时，道友的那句神秘哲学的话涌上了她的心头，不过带着一个有希望的解释：马利塞拉,夺去桑托斯·鲁萨多爱情的情敌，回到棕榈林的茅屋里去了，这便是一切事情从何处来，便应该回到何处去的结果。从这件事情里，她看出一个征象：她的吉星还没有熄灭。她对自己说：

“上帝会继续帮助我的。”

她已经准备制订一个适合新形势的计划，这时候，巴尔比诺·拜依巴走了过来，对她说：

“ 您知道消息吗 ?”

她迅速得象闪电一样，打断了他的话：

“ 在埃尔一陶托莫的橡树丛里，有人暗杀了卡梅利托·洛贝斯。”

巴尔比诺做出一副奇怪的姿态，接着奉承地喊了起来：

“ 了不起！对您没有法子可以出售新鲜的消息。您怎么知道的 ?”

“ 昨晚上有人告诉我的，”她回答，用含糊的话和神秘的声调让他明白，这是那个道友告诉她的。

“ 但是这个消息错了，”巴尔比诺稍停以后回答说，“ 因为根据现象看来，卡梅利托不是被暗杀的，而是自然死亡的。 ”

“ 背上挨一刀，或者挨一块石头，在埃尔一陶托莫橡树丛这么一个地方，不也是一个基督徒很自然的死亡方式吗？ ”

她的这些话，连带说这些话时的一个狡猾微笑，使巴尔比诺听到了变得那么慌张失措，以致使他以为唯一摆脱窘境的方式是假装相信她是在使他了解这个罪行是她干的，竟然这样愚蠢地答复：

“ 毫无疑问，它帮助您干的事比活人所能做的多得多。 ”

堂娜芭芭拉听到这种对她巫术能力的暗示，眉头忽然威胁地皱紧又张开。但是巴尔比诺已经开始，不得不这样结束：

“ 鲁萨多博士企图改掉在敞开的草原上捕捉断乳小牛

的习惯，于是卡梅利托死在埃尔一陶托莫的橡树丛中，想卖得树立阿尔塔米拉篱笆所必需的钱的羽毛也被风吹走了。”

“是这样的，”她回答，重新采取了狡猾的态度，“在埃尔一陶托莫的草原上经常刮着许多的风。”

“而且那些羽毛又那么轻……”拜依巴以同样讽刺的语调接着说。

“我看是。”她结束说。

她凝视了他一会儿，微笑着，然后发出一阵大笑。巴尔比诺以特有的不自主的摸胡须的动作暴露了自己，因此而引得堂娜芭芭拉更加开心大笑，结果他失去了自制力，生气地问：

“您笑什么？”

“笑你这样无赖。你来告诉我橡树丛的事情，你应该知道这对我已经不是新闻，但是你很谨慎，没有提起你自己的恶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几天没有见你的面，你究竟在干什么呢？”

她一停一顿地说着这些话，一面注视着巴尔比诺脸上面色的变化和不可抑制的动作。他正想解释这段时间里作了些什么，给自己不在牧场找个适当的理由，她却很快地结束说：

“有人也已经告诉过我，说你和巴索一里阿尔的一个姑娘胡闹了一场。我知道你在那里跳霍罗波舞，一夜夜地连着狂欢。你这个大流氓，你为什么不说这个，倒来告诉我一些我没有兴趣的消息呢？”

这些话使巴尔比诺的灵魂回进了身体。但是恢复了镇静以后，他所做的却比平常更加愚蠢，因为他相信了他的情妇真正对他和巴索一里阿尔的姑娘的放荡行为有着兴趣。

“那是我的敌人制造的诽谤。准是墨尔基亚台斯，因为我已经注意到他在跟踪侦察我。我是在巴索一里阿尔跳了两天霍罗波，可是我确实并没有和那里的任何哪个姑娘闹恋爱。事实的经过是，这几天里人家只要接近你，便碰你一鼻子灰，因此，我办得到的最好办法，是别在你的眼前出现。”

他停住了一会儿，探测他冒险使用“你”称呼她所能引起的影响，这是只有她在爱情的狂喜中才惯于忍受的待遇。他看到她并没有表示不愿意，胆子更大了一些：

“的确就是这样，我已经想离开这里，因为自从鲁萨多博士来了以后，你要我扮演的角色并不总是很漂亮的。”

堂娜芭芭拉以莫测高深的意图，以虚伪作假的完美艺术，做出一副情人嫉妒的模样，回答说：

“这是借口。我和鲁萨多博士打交道的目的，你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你和巴索一里阿尔的姑娘以为你们可以嘲弄我，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已经派人告诉她，如果她再勾搭你，我就揭她的丑。”

“我向你保证，这是诽谤。’巴尔比诺抗议。

“不管是不是诽谤，我已经对你说了我必须告诉你的是什么：谁也别想嘲弄我。所以你别再到巴索一里阿尔去

了。”

她扭转身子,背对着他,心里在说:

“这个人不会看见他将要掉进去的深坑的。”

的确,巴尔比诺·拜依巴还在这样深思:

“我把事情搞得很好。我用一块石头打死了两只鸟。巴索一里阿尔的霍罗波舞帮助我到埃尔一陶托莫来回一趟，没有引起怀疑，同时也使她在嫉妒的驱使下回到了原来的食草地。现在，我又是在埃尔一米埃多院子里高啼的公鸡了。但是如果她是在耍手段，让人求她，那么我也来耍耍我的。我把事情干得很好，拉法埃尔不会留下一点痕迹，因为如果鳄鱼不喜欢吃他，钦契纳尔河里的食肉鱼也会吃掉他的。他现在会担上杀死哥哥和抢劫羽毛的罪名。这期间，羽毛埋在那里地下，很安全。我能够等一些日子，然后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卖掉，同时，埃尔一米埃多的买卖也可以照样进行。”

这时候，在那边，堂娜芭芭拉也在对自己说:

“真是上帝帮助了我。我刚刚心里开始在想:‘谁是凶手呢?’这个流氓脸上挂着这个罪行就来把事情告诉我了。现在，我得施用手段，想法子发现埋藏羽毛的地方。一旦我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我就把他反绑胳膊捆起来交给鲁萨多博士,听凭他怎么处分。”

她准备做这一切:放弃她干的坏事，改变生活，因为推动她的已经不是一时的任性,而是一个激情,象她一向所有的那样激烈，象秋天的热情同样的自然，但是其中并不完全

是对爱情的渴求，也有对新生的渴望，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好奇。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要实现被延迟了的改变生活的潜伏的可能性。

“我会成为另一个女人的，”她几次对自己说，“我对自己已经厌倦：我想变成另一个人，过另一种生活。我还觉得年轻，我可以回头重新开始。”

这便是她的心灵的状态。两天以后快近黄昏时，她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桑托斯·鲁萨多正从镇上回来。

“你在这里等着我。”她对现在总是设法伴着她的巴尔比诺说，一面穿过那块隔着她和鲁萨多经过的路之间的饲草地，迎上他去。

她微微低下头向他致敬，没有微笑，也没有阿谀，问他说：

“听说您那两名送羽毛到圣佛南多去的雇工在路上被人暗杀了，是真的吗？”

桑托斯对她轻蔑地看了一眼，回答说：

“绝对是真的，您问得很有策略。”

然而她没有注意这句话末尾的字，已经又问了一个问题：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他紧紧地盯住她的双眼，斟酌了字句，答复说：

“我白花掉了时间，以为正义能够得到支持；但是关于法律的途径，您可以放心。”

“我？”堂娜芭芭拉喊起来，突然满脸通红，好象被人打

了耳光一样;“您的意思是说…… ?”

“ 我想告诉您 ,我们现在走上另一条路了。”

他踢了踢马，继续前进，把她独自丢在草原的中央。

# 五　人的时机

一会儿以后,桑托斯·鲁萨多手执手枪，冲进了马加尼雅尔的房子。

这所房子是在堂娜芭芭拉命令撤回的那个地点，但是并不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地方，因为法官在判定这条界线时，也是根据武断的决定。

他发现可怕的蒙德拉岗三兄弟中存下的两个，正躺在吊床里摇晃着，安静地聊天。桑托斯不让他们有拿武器的时间，就迫使他们投降。他们两人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色，那个诨名“老虎”的以欺诈的温顺说道：

“好吧，鲁萨多博士。我们已经投降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放火烧掉这所房子。”他把一盒火柴扔到他们的脚下，“动手吧！”

这个命令是专横的；蒙德拉岗兄弟不能不想到，对他们发出命令的是一个鲁萨多，那一家人从来不用武器进行威胁而不真正动手的。

“他妈的,博士！”“狮子”喊着说，“这房子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放了火，堂娜芭芭拉会要我们赔偿损失的。”

“算在我的账上。”桑托斯回答，“快动手，不要噜苏。”

这时候，“老虎”已经设法溜到放着一支来福枪的地方，正想扑过去抓起它，忽然鲁萨多瞄准一枪，打中了他的一条大腿，他跌倒在地，发出一声诅咒。

他的兄弟在猛烈的愤怒中企图向鲁萨多扑上去，但是鲁萨多右手的手枪正指着他的胸口，它的效能他们刚刚领教过，于是便不敢再动。他回头对着他的哥哥，脸色因为无能为力而气得发紫，说：

“总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把这笔账算回来的，哥哥。爬起来吧，帮助我放火烧房子。每个人都有他的时机，鲁萨多博士正在享受他的时机。到后来，我们的时机也会来的。你拿着这一半火柴，从那一头点起，我从这一头点起，我们按照吩咐办事。我们这是活该，因为我们被他毫无准备地捉住了。”

火一点上芦苇屋顶的边檐，草原上的风很快地便把它变成一团熊熊的烈火，立刻把这间只有四根柱子架着一个屋顶的房子烧成灰烬。

“得啦。”“狮子”又说，“房子照您的吩咐已经在烧，现在，您还想怎样？”

“现在您背起您的哥哥，在我前面走。其余的，等到了阿尔塔米拉以后再告诉您。”

蒙得拉岗兄弟又彼此望望，但是他们都觉得似乎谁也没有准备拿生命作儿戏，进行鲁莽的抵抗，因为鲁萨多除了骑马有枪占着他们的优势外，他的脸上还显现着极大的决

心。受伤的那个说：

“你没有背我的必要，兄弟。我自己走，让我这样一路上流点血。”

他们出身于巴里纳高原，在那里干了许多罪行，逃到阿鲁加来，堂娜芭芭拉庇护了他们，使他们逍遥法外。现在他们要受到清算了，因为桑托斯准备把他们送交本地区的当局。这便是他们到了阿尔塔米拉后他所告诉他们的。

“您会知道您干的是什么的，”“狮子”回答，“我已经对您说过，现在是您的时机。”

桑托斯不睬这些话的傲慢，却叫安东尼奥给伤者包扎。这家伙回答说：

“不麻烦您了，博士。我流掉的血正是我所多余的。现在我一身轻松了。”

大鸟听见这句话，插嘴说：

“那么在路上便用不着费那么多力气赶他了。”

他又以夸口对付夸口，对鲁萨多说：

“请把这个小任务交给我，博士。这两个人由我负责。我只需要两根绳子，把他们的胳膊反绑住，其余的由我自己来。哼！要是正象俗话说的，人是那么轻，想要逃跑，那就倒楣了。我想您会写一张条子和他们一起送去的。如果是这样，请您立刻就写。因为我已经准备马上就押着他们上路。拖到明天是不好的。虽然我不相信别的爪牙会胆敢为了救这两个家伙而今晚上到这里来。那也不是坏事！假使我能分成两半，一半把这两个吹牛的人赶着上路，另一半在

这里等着埃尔一米埃多来救他们的人，那就好了。可是这里用不着我了，因为你已经显示出，一个阿尔塔米拉的人赶两个埃尔一米埃多的人，不仅足够，而且有余。这一边所有的人都会照着这个调子唱歌的。”

他回到家里已经好一会儿，然而还没有知道马利塞拉和她的父亲已经没有在家。

“您出发到镇上去时,他们就走了。”安东尼奥解释说，“这念头是马利塞拉的，我白花费了时间去找她。她怎么也不愿意回来。”

“这是她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桑托斯说，“现在我们走上另一条路了。”

他立刻命令第二天动手树立柯罗萨利托的栅栏，那是密斯脱丹吉尔听从了裴尔纳勒特先生劝告的诡计而拖延下来的。

“不管密斯脱丹吉尔拿出来看的文件吗？”安东尼奥等了一会儿之后问。

“什么也不管；一切反对都不管。以暴力对付暴力，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法律。”

安东尼奥沉思了一会儿，后来说：

“我没有什么可对您说的，博士。您已经知道，您在前面走什么路,我总是在后面跟着。”

可是他走出去时，心里却在想：

“我不喜欢看见桑托斯的这种腔调。但愿这是一场夏

天的阵雨才好。”

那天晚上，一群狗围着桌子摇尾巴的时候，给桑托斯·鲁萨多伺候吃饭的是一个带着厨房油腻气味的女人。他把卡西耳达做的粗劣食物只尝了几口。他没有法子再在这个房子里待着。这里，在惨淡灯光的映照下，以前整洁发光的东西，已经蒙上一层灰尘，爬满了苍蝇。他走出来，到了廊檐下。

阴云密布的夜晚，草原在黑暗中休息着。没有四弦琴声，没有诗歌，也没有故事。雇工们在寂静中想念着这个在埃尔一陶托莫橡树丛中被暗杀的沉默的同伴；想念着这个“孤僻的”,然而总是可以信赖的人,他为了在困难中拯救别人，总是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想念着这个生前总是仗义执言而死后却无法伸冤的好人。

他们也想到主人。他对这个事业有着多么大的希望，但是现在他准备用于这个事业的金钱却被夺走了。他回来时变成了另一个人，凶暴而忧郁。

远处传来了鹭鸶报时的刺耳的叫声；魏南西奥打破了沉默说：

“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带着他们的行李应该已经走得很远了。”

另外一个人谈起了主人现在冲上的办事道路说：

“在这片土地上,办事只有这样,因为要对付坏事,只有使用同样的手段。在平原上，一个男子汉应当知道干一个男子汉所干的一切。但愿博士从此永远放弃了那个树立篱

笆的念头，放弃了干别的平原国家所干的事情的念头，照这里大家一向干惯的办法那样干：捕捉所有踏上他的土地的未盖烙印的牲畜，从吃奶的小牛一直到老牛。”

“而且要到别人的土地上去，”第三个人接着说，“把面前碰到的一切有蹄有角的牲畜都从那里赶来。人家拿他的牲畜既然也这样干，那就彼此彼此，谁也不要责备谁。”

“可是我不象你，”安东尼奥·桑多瓦尔插嘴说，“我赞成博士使我了解的办法。到处都建起篱笆来，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范围内养自己的牲畜。”

听到了这些话，桑托斯体验到一种印象，和刚才灯光照在马利塞拉丢下的东西上那忧郁的反光所产生的印象相仿。安东尼奥的那种信念，是一个已经不复生存的人的事业。这个人从城里来，怀抱着开化的计划，尊重法律的手续，虽然这些手续帮助堂娜芭芭拉夺去了他的产业，反对报复的手段——他的警惕的良心以圣洁的恐惧拒绝这种暗示，因为他如果让他内在的冲动自由发展，这种暗示能够引起他精神上的巨大灾祸——尽管这样会使他冒着把自己变成统治着这个地区的暴力的牺牲品的危险。

这个人现在听着他的雇工们的谈话，他的思想，他的感受，就象刚才那个说了“一个男子汉应当知道干一个男子汉所干的一切”的人一样。

他已经显示出，他是知道怎么干的：他以武装了的手的工作，使马加尼雅尔的房子不复存在，使蒙德拉岗兄弟在法庭上供出罪行的详情。第二天，会轮到密斯脱丹吉尔。即

使这是人的时机而不是原则的时机，但是为了施行独断和暴力，荒野并不限制个人的行动，而人却会自己限制自己。这里进行一个打击，那里进行一个打击，立刻，每一个出现的机会都是对实力的肯定，于是广阔的封建土地会归他所有，以进行未来的开化工作。

这是一个良好的加西克制度的开始。人的时机被很好地利用了。

# 六　难以描摹的发现

桑托斯离开了牧场三天，在这期间，马利塞拉暗中怀着希望，想他回到阿尔塔米拉发现她不在之后，会来找她。她固执着那促使她回到棕榈林茅屋来的阴沉的怨恨，不愿意承认自己抱着这种希望，然而她也不肯应付新的情势。她只花很少时间处理那些当前的需要，好象在那里暂时路过一样，余下的时间就是坐在井栏圈上，或者在棕榈林中游荡，经常望着阿尔塔米拉来人可能出现的方向。

有时候，她驱散了那阴沉的忧郁，想到桑托斯回家发现她不在时的懊恼而笑了起来，仿佛她做的只是一场恶作剧，用来报复他的粗鲁责备。她以爱情的力量把他从母亲的巫术中解救出来，他却以这种责备作为酬报。但是当她自言自语说到了这一点时，那个场面的可恨景象重新又来打击着她，使她的精神又阴沉下来。

最后，她知道桑托斯已经回来。过了两天，这个有时候在她心弦上闪烁的小小的希望之光，就完全熄灭了。

“我知道他是不会来找我的,也不会再关心我的,’她对自己说“现在千真万确,只是一场幻梦了。”

正相反，密斯脱丹吉尔却不时来到这里。他为她在他

面前所表现的严肃和高尚态度所抑制，没有从前那么大胆，已经不敢再用大手碰她。但是他对这个再度自己置于他的魔爪所及范围内的猎物的包围圈，却越来越紧了，因为这个猎物现在更加使他垂涎欲滴了。他的态度，一会儿是他那无止境寻开心的惯常戏谑，一会儿又变成业已偿付代价的买主的倨傲。

有时候，怨恨使马利塞拉自己顺从地思忖，她的命运迟早会使她落入这个人的怀抱，但是那可厌的未来景象立刻促使她去寻求迅速而有效的挽救形势的办法。

有一天，她看见了胡安·普里米托。他游荡到这里来，但是并不敢走近茅屋，害怕她还没有原谅他量鲁萨多身长的这件事。她却喊住了他，托他办这么一件事：

“你对……好吧，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就是夫人，你所谓的夫人。你对她说我吩咐你告诉她，我们回到了棕榈林，但是我想离开这里，离开这一切。我要她给钱给我，但并不是四个生太伏的小恩惠，因为我向她要求的不是施舍，而是足够给我和爸爸到圣佛南多去的钱。你预备怎么说呢？你把我刚才对你说的再说一遍。好吧，你就照这样对她说，否则，你就不要再到这里来了。”

胡安·普里米托为了不忘记马利塞拉姑娘说的每一个字，一路背诵着这个口信，就这样转达给堂娜芭芭拉。起初，堂娜芭芭拉想以缄默来回答，或者粗暴地答复她，但是她更好地想了一下之后，了解到马利塞拉到圣佛南多去对她是有利的，就从柜子里拿出一把金币——卖掉一批牲畜

刚收到的钱——交给胡安·普里米托。

“拿着，把这个带给她。这是三百个比索，要她和她的父亲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一切。要她尽一切可能使我不再知道有她。”

胡安·普里米托由于急急忙忙地赶着这段路，也由于他完成了使命而引起的快乐，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取出包着钱的手巾包，对她说：

“你摸摸，马利塞拉，这是金子啊！夫人给你的三百个比索!你数一数,是不是足数。”

“放在桌子上,”马利塞拉对他说,为了不得不采用这个手段来摆脱密斯脱丹吉尔，以及拒绝安东尼奥继续从阿尔塔米拉施舍来的食物而感到屈辱。

“你嫌那块手巾脏吗，马利塞拉？你等一等，我洗干净了交给你。”胡安·普里米托说，走到水缸那里去用水洗。

“不管你怎么洗，我总讨厌去碰它们。放在那里吧，并不是你的手巾叫我恶心。”

“别淘气,马利塞拉姑娘,”傻瓜回答;“金子就是金子，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总是亮光光的。三百个比索哩！拿了这笔钱，你能做点儿买卖。在勃拉玛多尔峡口的阿鲁加河对岸，有一家杂货铺在出盘。如果你有意，我马上去给你打听价钱。那是个好买卖，马利塞拉姑娘。凡是到这里来的人都在那家铺子门口停住，至少要喝上一杯甘蔗酒。如果你买下了它，我就到那里去给你服务，当伙计，你用不着付我一个工钱。你让我到那里去打听吧。”

“不，不，让我先想一想。现在你回去吧。今天我没有兴趣和你谈话。你可以自己拿一个金币，余下的留在桌子上。”

“我能为我自己而碰一碰这金币吗？那算是什么手啊，马利塞拉姑娘？最圣洁的圣母马利亚！最好还是让我走吧！唉！我忘了夫人吩咐我对你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照我对你说的干吧，买下峡口对岸的杂货铺，从此离开这里，永远不回来。”

胡安·普里米托走了，那笔钱留在他放下的地方，而马利塞拉则在思考着那个人的建议。

“杂货铺！可是，除了在一家杂货铺的柜台后面谋生而外，我还能希望什么呢？最后，我会结婚，或者和一个雇工同居。有一天，桑托斯·鲁萨多博士从那里经过，要我卖给他……不对，不是甘蔗酒，因为他不喝酒，而是任何其它的东西，于是我卖给他，他甚至对那个马利塞拉看都不看一眼，那个卖东西给他的马利塞拉。”

几小时后，密斯脱丹吉尔来了。他对仍然放在桌子上的金币说了几句笑话，准备要走时，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写了一些字的纸，交给堂罗伦佐，对他说：

“在这里签个字，老弟。这是昨天我们达成的协议的文件。”

罗伦佐很费力气地抬起头来，在沉醉中望着这张纸，并不明白上面写的是什么。但是丹吉尔先生却把钢笔夹在他的手指中间，提起他的手，强迫他在下面签上他的姓名，虽

然他写的字并不是自己的字，而只是这个外国佬通过他右手的震动而写下的字。

“All right!①”他喊着，一面把钢笔插到胸口的衣袋里，立刻把写着字的纸高声念起来：“兹证明我已经以五瓶威士忌酒的代价把我的女儿马利塞拉卖给威廉·丹吉尔先生。”

这是他惯闹的野蛮玩笑，但是马利塞拉却认真起来，冲上去抢来了这个“文件”。堂罗伦佐又重新沉入神志昏迷的状态，现出一个无意识的微笑，一条口水从嘴角挂了下来。

堂威廉让她把纸抢去，撕得粉碎，只是望着她微笑；但是这种微笑更激起了她的愤怒：

“滚出去,不要脸的家伙!”她咆哮着,声音嘶哑,眼睛里冒出火来，满脸气得通红。堂威廉叉开腿，两手撑着腰，继续哈哈大笑。她直扑上去，用力推他，想把他撵出去。

但是她的气力不足以推动这个结结实实地站在地上的肥大东西，于是她更加激怒，也使她更加美丽。她在堂威廉的运动员似的发响的胸脯上如雨般地乱捶，但是这并没有止住他的笑声，也没有改变他的姿态。她的拳头碰在结实的胸脯上，只能使自己的手疼痛。她气得满眼泪珠，拔出了他胸口衣袋上的那支钢笔，想刺到他的脖子里去。但是他伸出胳膊抓住了她，让她无法动弹，一面继续笑着，一面把她举在空中，在原地打转，把她头昏目眩地旋着圈子。后

①英语,意即“很好!”

来，他看见她头晕得昏迷了，啼哭得憔悴了，才把她放下，自己又手撑着腰站在她的面前，但是已经不再笑了，沉重地呼吸着，用燃烧着欲火的眼光注视着她。

这时候，堂罗伦佐被这些笑声和女儿的喊声所惊醒，已经从吊床上费力地爬了起来，把茅屋芦苇干编的泥墙缝里插着的一把砍刀拔了出来，以一种精神错乱的神态，向密斯脱丹吉尔直扑上去。

马利塞拉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叫喊，密斯脱丹吉尔很快地转过身躯，一巴掌就使这个摇晃着的醉汉失掉了平衡，一把骨头跌倒在茅屋的地上，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无能为力的愤怒的咆哮。密斯脱丹吉尔拿出烟斗，安详地点着，从一口一口的烟雾中，背对着马利塞拉，说：

“我是开玩笑，马利塞拉。密斯脱丹吉尔不喜欢用武力得到东西，但是你应该知道密斯脱丹吉尔是爱你的。”

走出去时，他又说：

“堂罗伦佐，不要再拿起刀子来对付密斯脱丹吉尔，因为这样一来，威士忌酒和甘蔗酒和其他一切都会完蛋的。”

外国佬就这样走了；罗伦佐从地下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马利塞拉正在啜泣的角落里，一手抱住她，用痴呆而痛苦的声音对她说：

“我们走吧,女儿。我们离开这里。”

一时之间，马利塞拉以为他想回到阿尔塔米拉去。她从地上站起来，擦干眼泪，往外走。但是堂罗伦佐却继续说：

“那里……那里就是结束一切的泥沼。我们到那里去

结束这可恶的生活吧。”

于是她克服了自己的痛苦，企图微笑着回答说：

“不，爸爸，你放心吧。那是密斯脱丹吉尔开的玩笑。你没有听见他说吗？安静下来，躺下来再睡吧。那是开玩笑。但是请你答应我不要再喝酒，不要再向那个人要酒。”

“不，我不喝了，但是我要杀死他……那不是开玩笑……那不是开玩笑……你看……给我……给我那个瓶子！”

“不。你已经答应我不喝酒了。躺下吧，睡觉吧……那是开玩笑……”

她把手伸向他那汗淋淋的发黏的额头，轻轻地抚摩着他的头发，一面摇着吊床。她靠着他，坐在地上，直到看见他沉沉地睡去。后来，她擦掉了他嘴角流出来的唾沫，吻着他的前额。在这样做的时候，她感到了她的心灵里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她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心事也没有，只是贪恋幸福的女孩子了。那时候，她在阿尔塔米拉过活，能够整天脸上带着笑容，嘴里唱着歌曲，面对着这个讨厌而痛苦的肉体和精神的惨象，漠然无动于衷，跟这个心灵的痛苦毫无关系，因为在她的前面正在展现一个光明的世界，充满了美好的东西，辉煌得使她眼花缭乱。这个世界，就是她自己的抱着幻想的心；它是桑托斯显示给她的，也只有他能使它美满。他用手去掉了她脸上的污垢，他用话说出了她自己不知道的美丽，他用功课和忠告修整她的粗野，使她得到了一个优美心

灵的良好的举止、习惯和仪表。但是在她的幸福的心的光辉深处，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还处在黑暗之中。这就是那个温情的源泉；它还在黑暗里，因为只有痛苦能够使它显示出来。

她现在已经得到机会认识了它，从那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马利塞拉。这个马利塞拉因为重新认识了自己而显得光采焕发。她的脸上表现出仁爱的神圣之光；她手上的温暖感情，第一次以真正的天伦之爱，抚摩着父亲的受尽折磨的额头。

堂罗伦佐已经和他的痛苦一同沉浸到女儿的抚爱所引起的平静的梦里去了。她仍然继续用手掠着他的头发，而她的眼光却转向别处，落到了胡安·普里米托放在桌子一角正在闪闪发光的金币上。这时候，安东尼奥·桑多瓦尔在门口出现了。

马利塞拉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叫他别作声，以免惊动父亲的宁静睡梦。然后她从地上起来，走到外面去迎他；在那里，谈话不会使他的安睡受到打扰。她脸上的表情和安详的动作，流露出精神上的深沉的转变，其严重的程度，引起了安东尼奥的注意：

“今天您怎么了，马利塞拉姑娘？我看您的脸色有点不寻常。”

“那么您已经看出来了，安东尼奥，我也感觉到有点不一样。”

“您不要染上沼泽热。”

“不是的，是另一回事。当然，沼泽也有关系。一种和平，一种惬意的宁静，我感觉到一直宁静到心底深处，就象沼泽反映着棕榈树，反映着有云的天空，反映着停息在岸边的白鹭时会感觉到的一样。”

“马利塞拉姑娘,’安东尼奥说,更感到奇怪了;“让我把我的感想讲给您听：我从来没有听见您这样说过话。我很高兴，发现您用这种调子说话，因为我现在确实有了更大的勇气把我带到您家里来的话讲给您听了。阿尔塔米拉需要您，马利塞拉姑娘。博士正在走上一条不属于他自己的路，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在以前，您知道，他是赞成尊重别人权利的做法的，虽然那些权利被不公正地占有，而且他也愿意一切按照法律途径办事。可是现在恰恰相反，没有一种横行霸道的事不刺激着他去干。这使我很担心，因为一个人说自己准备要流血，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很快就会沉痛地看见他得到所有鲁萨多家的人一样的下场。我并不是说他用不着别人尊重他的权利，但是他也没有必要对所有的人逞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有它的过与不及，现在博士所做的便是太过了。尽管堂威廉是这么一个坏蛋,他想对堂威廉干的,坦白地说,也是坏事。对您,我不说别的；然而那是真理。他不管柯罗萨利托已经不属于他所有，吩咐竖立栅栏，那是够过份的了；但是他还对他说：‘您准备用枪弹来阻止我这样做吗？’这就不是一个桑托斯•鲁萨多该说的话。因为外国佬背后总有靠山，而本地人却没有。他这样做必然招来不好的结果。这决不是算不了什

么的事；从博士嘴里说出我对您说的这种话来，就是意味着这个。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想呢？后来，就在这几天里，他已经两次进入堂娜芭芭拉的牧场进行围捕，并不按照规定事先向她请求工作。他带走的当然是他自己的牛，但是比较自然的方式是，他得按照大家在别人草原上寻找自己的牛时的习惯，先请求别人的允许。我并不是扯他的后腿，因为我已经对他说过：‘不管您向哪里走，我一定跟在您后面。’我觉得每一株树都应该结它自己的果子,一个桑托斯·鲁萨多致力于干堂娜芭芭拉那样的事，那是不自然的。”

“安东尼奥，您认为如果我在那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吗？”马利塞拉问,羞得红了脸,但是并未失去对那个难以描摹的发现所保持的庄重沉静。

“您瞧,马利塞拉姑娘,”桑多瓦尔回答,“一个没有才学的人，却并不缺乏观察某些事情的机灵性。您和他之间究竟存在着些什么，或者没有存在着什么，不是我应该调查的，但是除此而外，我能对您说的就是……我怎么说呢？……好吧，我就依照我的方式来说。在改善目前情况这件事上，您对于博士，就象歌曲之对于牲畜，它们如果听不到歌声，随时都想溃跑。我解释清楚了吗？”

“是的,我懂得。”马利塞拉回答,脸都通红了,她满意安东尼奥的譬喻。

“那么好吧。我从什么地方开始，便在什么地方结束：阿尔塔米拉现在需要您。”

马利塞拉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很遗憾，安东尼奥；但是，在目前，我不能回到阿尔塔米拉去。爸爸不会愿意回去，此外，我还要履行别的义务。我想把爸爸送到圣佛南多去，看看那里的医生有没有办法除掉他的恶习，恢复他的健康，因为他越来越衰弱了。”

“我看不出这一桩事情会妨碍另一桩事情。”安东尼奥提出说。

“是的，爸爸不愿意回阿尔塔米拉去，我不能违背他。此外，在阿尔塔米拉已经做过一番试验，您已经看见，并没有结果。您看他现在是怎么一个模样。可能那里需要我，象您说的，但是这里却更需要我。”

“那是真的。首先要考虑的是您的父亲。但是，您靠着什么带他到圣佛南多去看医生呢？您愿意我把这事和博士谈一谈吗？”

“不，您什么也不要谈。我有足够的钱；我是向那个有义务给我钱的人要来的。”

“好吧，”安东尼奥说，站起身来，“只得让桑托斯没有歌曲了。但是您说得有理：首先要考虑您的父亲。但愿您得到您给堂罗伦佐寻求的治疗方法。但是要动身上路，还缺少牲口和一个伴送您的人。如果您不愿意我把这件事对博士说，我可以自己负责派一个可靠的雇工和两匹好马，给您和您父亲使用。不过坐船要好一些，因为堂罗伦佐似乎支持不住这么长途的旅行。”

“那是真的，他非常衰弱。”

“那么，把这件事让我去办吧。今天或者明天，有一艘

木船从阿鲁加河上游下来经过这里。我相信它是空的，你们可以搭它到圣佛南多去。”

安东尼奥走了，马利塞拉回进屋里，在堂罗伦佐睡的吊床前面站了一会，用爱怜的眼光注视着这张瘦削的脸。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地注视过他。后来，她收起了桌子上的金币，这些金币使她有可能实现她的计划。她把金币拿在手中，并不再感到有任何的厌恶。胡安·普里米托没有把它们洗干净，但是从那新近发生的柔情的隐密源泉里，流出了涤罪的汁液，落到她母亲的这些金钱之上了。

# 七　不可思议的计划

落日的余晖把院子里的树干，栅栏，畜栏，和陈旧屋顶的紫色暗影下的棚子支柱，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等到这天上的发光圆盘躲到地平线后面去后，草原越来越黑暗了。在广大的弯弯的地平线上，只留下金属铸成似的一长条一长条云带，色调强烈的红霞，和远方一株孤独的棕榈树在暮色的衬托下显出来的坚定的黑色轮廓。

向着那边，阿尔塔米拉所在的地方，向着远远的那边，堂娜芭芭拉的目光深沉地注视着。

马加尼雅尔房子被毁和蒙德拉岗兄弟被俘的消息来到埃尔—米埃多已经三天；那两兄弟已被桑托斯·鲁萨多送到主管机关关了起来。桑托斯本人已经两次率领雇工未经请求允许的手续就到埃尔—米埃多的牧场进行围捕。她的雇工们还在等候着她的命令发动报复。

巴尔比诺·拜依巴看到她并没有打起精神来发布命令，最后决定以管家的身份向她请求。他走到栅栏边；她正在那里靠着，沉溺在寂静中，凝视着景色。

在开口之前，他花费了不少功夫，寻求谈话的口实。她只是以单音节的字眼回答，而字眼之间的停顿则越来越长。

这时候，有一群牲畜向畜栏走来。寂静的广大草原上，响着牧牛人的歌声。

第一群牛来到了。领头的是一头长耳公牛。它走到畜栏门口附近的一株大无花果树前面，突然停住了，发出一阵激动的吼声。它嗅到了这天早晨宰杀的一头牛的血腥气。牛群团团打转，开始蠢动，同时那带群的牛绕树兜着圈子，嗅着刨着地面，想确定这个地点发生过的凶残的事情。等到它没有任何怀疑，它就发出另外一声咆哮，但已经不是由于恐怖或者痛苦。它带领着牛群，回头向草原冲去。

“ 谁挑了畜栏门口作为宰牛地点的 ?”巴尔比诺喊着 ,发起管家的威风来；同时，牧牛人急忙催动马匹，冲上去拦阻这群溃逃的牛。

最后，他们制服了牛群，重新把它们赶向一个畜栏，但是离无花果树要远一些。

牛群已经关起来了，仍然在发着可怜的哞哞之声。堂娜芭芭拉突然说道：

“ 甚至牲畜也害怕同类的血。”

巴尔比诺以惊讶的神态偷眼看着她，心里自问：

“ 说这句话的竟然是她吗 ?”

过了一会儿，巴尔比诺想起了这个念头：

“ 哼！跟这个女人打交道就没有指南针可用。即使是一匹马，一头牲口，只要看见它竖起的是哪只耳朵，便能知道它想的是什么。但是跟这个女人周旋，就总象站在玉米棒子顶上跳舞一样。 ”

他就从她身边走开了。

但是,不仅是巴尔比诺 · 拜依巴，他这个人本来就是够笨的了，甚至是她本人，也不能说出她自己的计划究竟是什么。

她的工作又一次出了偏差，堵塞了她坚持寻求的道路。桑托斯 · 鲁萨多当面对她表示怀疑的激烈的话，仍旧在她的耳朵里响着，而恰恰就是在那个时候，她正想告诉他：她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罪行的主犯，一俟获得证据，立刻亲自把他交给他处置。这种怀疑是不公道的，诽谤性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合乎正义的，因为，难道只有在埃尔一陶托莫，在那里的丛林和橡树林里才保持着埋伏暗杀的秘密吗？如果在那里是巴尔比诺·拜依巴按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动了手，那么，在别的地方，墨尔基亚台斯把毫无戒备的过路人开枪杀死，难道不是出于她的谋划吗？巴尔比诺 · 拜依巴难道不也是她的迂回曲折的工作的一个工具，因此就是她自己干的坏事堵塞了通向光明大道的出路吗？

在那三天之中，愤怒的鞭策，一鞭接一鞭地抽打着她的心。她恨情夫，因为桑托斯 · 鲁萨多竟把他的罪行归咎于她；她恨那凶恶的打手，因为他保守着她派他去干的罪行的秘密；她恨自己的贪婪和残忍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竟然阻碍了她的道路，使她不得不压制自己；她恨所有现在来向她建议报复，好象干的坏事还不够多的人：巴尔比诺，墨尔基亚台斯，她的每一个雇工，她的这些杀人帮凶、同谋和走狗。他们的目光针对着她，不时地对她在说

“派我们去杀死鲁萨多博士吧，您还在等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不就是为了干这件事的吗？您不是已经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流血的诺言吗？”

于是胡安·普里米托向阿尔塔米拉走去，带着给鲁萨多的这个口信：

“今天晚上,月出的时候,在深角有一个人等着您,关于埃尔一陶托莫的罪行，他有话要对您说。如果您有胆量，您单独一个人去听。”

胡安·普里米托去了，又带着鲁萨多的答复回来了：

“告诉她,很好。我单独一个人去。”

那是早晨的事情；不一会，她叫来墨尔基亚台斯，对他说：

“您记得几天前您对我说过的话吗？”

“我记得很清楚,夫人。”

“那很好。今天晚上，月出的时候，鲁萨多博士会到深角去。”

“我把他带到这里来,不管是死是活。”

夜晚将近。凶恶的打手立刻便要起程，但是堂娜芭芭拉还没有能够发现自己所安排的这场埋伏追求的究竟是什么目的，也不知道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感情来期待明月从地平线上升起。

甚至那个地方，对别人来说一向是草原之谜的那个地方，现在对她说来也是如此：她自己的计划变得不可思议了。

# 八　红色的光荣

桑托斯·鲁萨多不能不想到，只有糊涂的脑袋才会产生这种念头，用这么可笑的方法来邀他，让他落进圈套。可是他也显示出自己缺乏谨慎，竟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堂娜芭芭拉表明：她以威胁的手段不可能得到任何便宜，因为他既然未能在受暴力支配的正义面前伸张他的被蹂躏的权利，今后他却会懂得用野蛮的凶暴法律：蛮横的武力，来保卫它们。他带着这个鲁莽的目的，在那天渐近黄昏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冒险向深角走去；他在约定的时间以前到了那里，免得在黑夜的荫蔽下受到偷袭。

但是，当那个地点已经在望时，他却看见有一个骑马的人，站在围着草原的这个孤独角落的树丛旁边；他心里说：

"总是比我先到。"

接着，他发现这个骑马的人原来是大鸟。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们走到一起时，他严厉地问。

"我想向您解释，博士，"雇工回答，"今天上午，胡安·普里米托来传那个口信时，我猜想不会是什么好事，我就在后面跟着他，等他到了您看不见的地方，把他追上，用手枪顶住他的胸脯。我这样做只是吓唬他，因为我知道他看见

手枪就会吓得要死。我强迫他把带给您的口信重说了一遍。从他那里，我知道您已经答应到这里来了。我本来想对您说：‘别睬这个,博士。’可是从您的脸上我看出了您的决心，我便对自己说：我唯一能做的是比他先到那里，和他一起对付。”

“你做得不对,干涉了我的事情。”桑托斯冷淡地回答。

“我不反对您的话，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您尽管勇气有余，我相信您还不够精明。您知道来和您谈话的只是一个人吗？”

“即使是好几个人也罢,你回去吧。”

“您瞧,博士,”大鸟搔着头回答，“雇工是雇工,应该服从主人的命令。但是请准许我提醒您：平原人只有在工作时才是雇工。在这里，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候和这个地点，我们并不是一个主人和一个雇工，而是一个人——您——和另一个愿意为了您的生命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因此他并没有去找别的伙伴来同您一起对付这件事。那个人就是我，我决不离开这里。”

桑托斯·鲁萨多为这种直率的忠诚的表示所感动，心里想，把平原的法律认为只是蛮横的武力，那是不确实的，就接受了大鸟的陪伴，默不作声地和他握了握手。大鸟最后说：

“记住这个经验,博士:平原人在人家对他说‘您带着人来吧’；那是能够单独到那地方去的。但是反过来，却永远不行。前面总会有埋伏。我已经检查了这些丛林。他们还没

有来，但是不会得耽搁太久。他们应该从我们现在望着的方向进来。我们埋伏在那些萨拉迪约树的后面，他们一出现,我们就出其不意地冲出去,推翻他们,阉割他们,因为先下手的，一次打击就等于两次。”

他们在大鸟所选择的地点埋伏好，在那里长久地监视着埃尔一米埃多的人将要出现的丛林入口，静听着那些成群地来到宿处的猴子的动人哀鸣。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月亮从草原的边缘开始放出光辉，这时候，在明朗的地方出现了巫师骑着马的剪影。

“实际上,他是单独来的,而我却有人伴着。”鲁萨多咕哝着，表现出不满意的态度。

大鸟为了祛除他的过虑，说：

“博士，记着我刚才对您说的话：前面总会有埋伏。这个人是单独来的，如果他的同伴们没有在那里埋伏着的话。然而来的是巫师，派到他绝对不会只是来谈话的。既然他是一个人来的，那便是坏中之坏，因为他执行某种任务时，从来不要人跟随。让他产生信心，走到草原明亮的地方，我们到那里去迎他。不过我对您说，让我来对付他。对这个幽灵，我一个人就能把他剥光，不管他有着什么名气等等，因为比他更厉害的家伙都把衬衣留在我手里了。”

“不。”桑托斯反对说“这个人是来找我的,他只应该见到我。你在这里留下。”

他走出树丛，驰向那开阔的草原。

巫师安闲地骑着马小跑着向前进，但是突然停住了。

鲁萨多学着他，两个人这样相持了一会儿，彼此远远相望。后来，那个人好象不准备再向前走了；桑托斯被这个景象所鼓舞，就催动马匹迎上前去，缩短了中间的距离。

已经离巫师很近，只听得他在说：

“那么，我被派到这里来，是给您和您的手下把我象条狗那样杀死吗？如果是这样，那便动手吧。”

桑托斯明白大鸟正跟在他的后面，虽然他已经吩咐他躲藏着；他正想转过头来命令他回去，忽然看见巫师从搭在马鞍上的毯子里抽出的手枪在闪光。

他用迅速的动作举起自己的手枪。枪声同时响了，墨尔基亚台斯倒在牲口的脖子上，牲口受了惊，把他掀落在地下。他在草地上俯伏着，一动不动。

对于桑托斯·鲁萨多来说，这个清楚的念头就象当头一棒：他杀死一个人了！

大鸟走到他身边，把躺着的死尸看了一会儿以后，咕哝着说：

“好吧，博士，现在我们把这个死人怎么办？”

这句很明白的话，却很久才透进桑托斯·鲁萨多的良心所隐藏的深处；大鸟自己回答自己说：

“我们把他横搁在他的牲口上，牵在我的牲口后面，到了埃尔一米埃多庄屋附近放开它，把它往那里赶，然后我大叫一声：从深角给你们送东西来了！”

桑托斯·鲁萨多很快从呆想中恢复过来，下了马说：

“你把这土匪的牲口带过来。我来把他的尸体送到派

他来杀我的人那里去。”

大鸟把他打量了一会儿。桑托斯·鲁萨多说这句话时的声调使他惊讶，脸上显出的凶暴的阴沉表情也似乎不象是他自己的。

“你照我的命令做。把牲口带过来。”

大鸟服从了，但是在鲁萨多俯身要从地下搬起死尸来的时候,他拦住他,说：

“不,博士,这不是您的事情。假如您愿意把这个礼物给堂娜芭芭拉送去，那就去送吧；但是把这个死人搬上马去的人应该是大鸟。您拉住牲口，我把他搬上去。”

大鸟搬好以后，把巫师的牲口系在鲁萨多的牲口后面，希望主人因为他熟悉路径，不会拒绝他陪伴，就提议说：

“这里应该有一条牛蹄踏出的小路，很快便能走到埃尔一米埃多的庄屋。我们就从这条路走。”

桑托斯同意他伴送；但是等到来到看得见堂娜芭芭拉庄屋的地方，就对雇工说：

“你在这里等着我。”

最后，终于超越了他的意志，他开始有了一种预感，觉得自己要回复到折磨他少年时代的野蛮的行为上来了。为了摆脱使他的生命有危险的威胁，为了压制鲁萨多家的人只知道使用暴力的血的冲动——这一家人除了蛮横的武力，不知道其他的法律——为了得到使本能服从于有原则的纪律的文明人的适当态度，他作了一切的努力。这一切在他生命史上最美好的年头里艰苦而坚持的工作，现在却

被推动他去对付深角的诡计的那种鲁莽的男子汉的自负气概，完全摧毁而消失了。

这种野蛮的情况，迫使他采取了与他精神上最根深蒂固的原则相冲突的行动，因而引起了他的恐惧，但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杀人的自然而然的顾虑，而是怕从此永远失去这些原则，一辈子身染污点，无法避免悲惨的命运。前一种恐惧，便是事件的本身，虽然他可以设法避免，但还有酌量减轻罪名的理由：这是一个合法的自卫手段，因为首先举枪的是墨尔基亚台斯。但是后一种担心就不是出于意志，也不是冲动的结果，而是平原的野蛮产生的某种环境所造成。只要参加了不得不以武力求得正义的人的不祥行列，就是无法挽救，无法减罪。由于杀死了堂娜芭芭拉的可怕打手，阿鲁加一带会流传他得到的围绕着红色光晕的名声。从此以后，他的整个生命将受这光荣之累，因为野蛮并不宽恕采用野蛮的手段企图征服它的人。他向野蛮请求武器的时候，他不得不从它的手中把一切都接受下来，毫不保留。

但是，他决定在牧场住下，放弃文明生活的幻梦，难道不是准备为了压制加西克的野蛮权威而把自己也变成平原上的首领吗？他难道不是准备为了消灭他们而需要武装的胳膊和流血的英勇事迹的红色光荣来进行斗争吗？他不是自己说过，已经采纳了以暴力来对付暴力的道路吗？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

他以悲剧的愤怒单独向前走。他是孤独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 九　密斯脱丹吉尔的玩笑

密斯脱丹吉尔已经上床睡了，这时候外面的狗叫了起来，听到一匹马的马蹄声。

“谁在这个时候还到这里来呢?”他心里想,到门口去张望。

月亮开始升起，但是在牲畜舐盐地的草地上，还是一片深沉的黑暗,满天是云,空气闷热。

“啊,堂巴尔比诺!”密斯脱丹吉尔终于喊了起来,认出了这个不速之客，“在这个时候，有什么事让您到这里来的啊?”

“来向您问候,堂威廉。我从这里附近经过,心里想:我得到那里去问候一下堂威廉，自从他打圣佛南多回来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他呢。”

密斯脱丹吉尔不可能相信巴尔比诺·拜依巴这种友谊的表示是真诚的，也不把它予以看重。因为，除了某些共同的计谋外，巴尔比诺不过是一个被他称为威士忌酒的酒友的人而已。他嘲笑地嚷着，迎接他进来：

“啊!他妈的!在我要睡觉的时候您来向我问候,对我真是莫大的荣幸！谢谢您，堂巴尔比诺。真值得来个小棍儿。

请进来坐，让我来侍候您。现在已经没有那只小山猫的危险了。因为它死掉了，可怜的小东西！”

“真的吗？多么可惜！”巴尔比诺坐了下来，喊道：“这小东西真是只漂亮的野兽，您挺爱它的。您必然会觉得缺少了一个好东西。”

“啊！您想！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我总要跟它玩好一会儿。”密斯脱丹吉尔回答说，一面从写字桌上新打开的瓶子里斟了两杯威士忌酒。

他们喝干了酒，巴尔比诺擦了擦胡子，说：

“谢谢您，堂威廉。您近来身体怎样啊？”接着又说：“日子过得好不好？这一次您在圣佛南多待了很久，是为了忘掉那只小山猫吗？这里有人在说，您回国去了。可是我说：堂威廉是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他比我们还土生土长呢，而且捣乱的事是少不了他的。”

“这个嘛，堂巴尔比诺！这是这个国家的好东西！我也跟你们的那位将军——我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一样地说：‘如果捣乱没有了，我就走了。’”说着，就纵声大笑，红脸盘上张开了一张大嘴。

“我不是说吗？您比辣酱还土生土长。”

“辣酱味道也不错。一切以‘瓜’字开头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瓜却非塔，瓜沙加加，漂亮的瓜丽察①……得啦，密斯脱丹吉尔！让我们还是再来一个小棍儿吧，就象我的朋友

① 捣乱，原文是guachafita（瓜却非塔）辣酱，原文是guasacaca（瓜沙加加）妓女，原文是guaricha（瓜丽察）。

跟我在一起时对我说的那样。”

“啊，密斯脱丹吉尔！但愿所有到这里来的外国人都象您这样就好了！”巴尔比诺得意忘形地说，已经留好了后步。

“您呢，怎么样，堂巴尔比诺？买卖做得怎样了？”密斯脱丹吉尔问，拿出了他的烟斗，开始抽起烟来，“堂娜芭芭拉还是那么好吗？她的名字开头没有‘瓜’字，可是她也是那么有味道。是真的吗，堂巴尔比诺？您这个无赖的堂巴尔比诺。”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就象坏蛋庆祝他们干的坏事那样。巴尔比诺先用手照例地摸了摸胡子，接着就谈起了正题：

“今年的买卖还不坏。不过，您知道，堂威廉，穷人就是穷人，永远是没有钱使的。”

“啊！您不用哭穷了，堂巴尔比诺。您的钱都埋在地下。钱多的是！密斯脱丹吉尔知道。”

巴尔比诺做了个不由自主的动作，急忙回答说：

“但愿如此！混混日子，如此而已。做笔四个生太伏的买卖，我还有能力办到，那也无须积钱。至于那种买卖，只有芭芭拉，只有您才行；你们有土地，还有够多的牲畜。这一年里，我几乎只弄到了四十头走散的牲畜。我们既然已经谈起了这个，那么您就买下了吧，堂威廉。我需要钱用，价钱便宜。”

“都重新打过了烙印吗？”把一头牲畜重新打上烙印，或者把原来的烙印弄掉，当作自己的卖出去，这是巴尔比诺·拜依巴的主要伎俩之一。虽然在朋友之间谈谈这些并不使

他着恼，这一次密斯脱丹吉尔这样一问，倒使他不高兴了。

“ 确实都是我的东西。”他高傲地肯定说。

“ 那是另一回事。”密斯脱丹吉尔回答，“ 因为假定它们是鲁萨多家的，即使烙印已经看不清，我也不做这个买卖。”

巴尔比诺回答说：

“ 这么小心啊，堂威廉？您也曾经买过重新打了烙印的鲁萨多家的牲畜，没有使您有什么不便。是不是您也被阿尔塔米拉那个花花公子强迫着把您的牲畜关进您的畜栏里去了？”

“ 我没有必要向您解释我是不是把牲畜关进畜栏里，象您说的那样。”密斯脱丹吉尔生气地抗议，“ 我说过，我不要买阿尔塔米拉的牛马，或者羽毛。这就是我要讲的话。 ”

“ 我要卖给您的不是羽毛。”巴尔比诺急忙提醒他。

密斯脱丹吉尔正要回答，发生了一件事情，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些原来蹲在他们谈话的房间门外廊檐下的狗，都站了起来，不知走到哪儿去了，它们没有叫，反而摇着尾巴，好象出去迎接什么熟人似的。

巴尔比诺没有注意到这个，因为他刚巧背向着门口。密斯脱丹吉尔为了弄清楚这个人究竟是谁，就说：

“ 再来一个小棍儿吧，拜依巴朋友？”

说着就拿起刚才他们喝过的杯子，假装去把里面剩下的酒倒掉，走到廊檐下，很快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发现了那个到这里来的人原来是胡安 · 普里米托。他在一株树后没有藏好，身旁正围着一群友好的狗。在那里，所有人家的狗

都是他的朋友。

他很快地想到“：他是奉命来侦察堂巴尔比诺的。’接着就起了个恶念头“：让我们叫这个流氓开口吧。’他并不错过使自己娱乐一下的机会，就回进了屋子，斟了酒，喝干了自己的杯子，坐在巴尔比诺对面，沉默了一会儿，不停地抽着烟斗，然后回复到刚才打断了的话头，开口说道：

“我提到羽毛，是因为您去年卖了一些给我。您还记得吗？”

“对了。但是，很不幸，今年我却不能卖。我已经说过：我的本钱总共只有四十头牛。”

“您说得很幸运，因为自从埃尔一陶托莫的案件发生以后，而且在没有查明那里发生的究竟是什么事件之前，提出羽毛来，总是危险的。不是真的吗，堂巴尔比诺？”

“是真的,那是危险的!”

密斯脱丹吉尔在椅子里坐坐舒服，伸出两条腿，也没有拿下嘴里的烟斗，仿佛突然想到似地说：

“现在我们谈到正题了。告诉我，堂巴尔比诺，您从来没有在埃尔一陶托莫的橡树丛那里经过吗？”

巴尔比诺壮起胆子，用那种谈起无关紧要事情的声调回答说：

“橡树丛，实在说，没有过。不过我在去圣佛南多的时候,曾经在附近经过。”

“真奇怪。’密斯脱丹吉尔搔着头说。

“为什么奇怪？巴尔比诺问,对他锐利地看了一眼。

可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

“我也在那里经过。我从圣佛南多回来时，正是官员们在那里的第二天。我检查了整个橡树丛，这又一次向我证明，就象我在圣佛南多的一个朋友说的，这个国家的执法者不过是白长了一双眼睛。”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把头靠上他舒适地躺着的那只椅子背上，显然是在看他烟斗里出来的烟，但是却一眼也不放过巴尔比诺的脸色，一面打开他写字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件对方没有来得及看见的东西，抓在紧握的大手掌里。

巴尔比诺失去了时间的观念，他觉得他的回答仿佛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事实上，正相反，他几乎是在密斯脱丹吉尔刚说完时就说的。

“您看见了官员们没有看见的东西,是什么？”

“我看见……”

但是他停住话头，望望他从写字桌里拿出来的东西，那种神情就仿佛一个人出乎意外地在手中发现了他以为得不到的东西一样。

“这不是您的吗，堂巴尔比诺？我相信这个装嚼烟的小玩意正是您的。”

他说着，拿出一只用黑木心雕成的小盒，里面装的是嚼烟；这种脏东西是那些嚼惯了的人才欣赏的。

巴尔比诺以一个机械的动作，摸了摸上衣的口袋，要证实这个“小玩意”是否带在身边，一点也没有想到它已经掉了很久。

“对了，”密斯脱丹吉尔看了看这个艺术品盖子上画着的缩写字母后,说道,“这是您的,堂巴尔比诺。”

巴尔比诺已经失去自制的能力，站了起来，伸出右手要拔手枪。但是密斯脱丹吉尔嘲笑地说：

“啊！用不着这样，堂巴尔比诺。把您的小玩意拿去。我一点也不想把它占为己有。”

巴尔比诺以显然的努力克制住自己，责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密斯脱丹吉尔?”

“这很明白，朋友！您掉了这个玩意，忘了，我发现了它，对自己说：这是堂巴尔比诺的东西，他会到这里来找的，让我代他保存着吧，可是我看见您却想成另一码事了。不，堂巴尔比诺，您用不着怕。这个小玩意不是在埃尔一陶托莫的橡树丛里发现的，也不是在玛蒂加的伞树脚下发现的。”

他后面所指的便是巴尔比诺埋羽毛的地方。

“我干的事很好。”巴尔比诺心里曾经这样想过,“橡树丛里没有留下一点我的痕迹；至于羽毛，就连巫者也无法找到我埋藏的地方。”

现在可不是这样了，虽然他相信密斯脱丹吉尔还给他的那个盒子他并没有随身带到橡树丛去，他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是在那里遗失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对玛蒂加的伞树的暗示，已经使他没有怀疑的余地：密斯脱丹吉尔已经知道了他罪行的秘密，而且也知道了罪证藏在什么地方。

“该死的！”他心里想，“是谁叫我来向这个人卖我的牛的？贪心总要挤破口袋！”

的确，巴尔比诺在离开堂娜芭芭拉之前一会儿，听到了这样的话“：甚至牲畜也害怕同类的血。”他就决定带着赃物逃出牧场，逃到哥伦比亚边境去，只等到晚上乘着黑暗到玛蒂加去把羽毛挖出来。但是他在这里还有几头牛，都是他从情妇的财产中偷偷地掠夺来的，他的贪心使他想把这些牲口卖给密斯脱丹吉尔。

他明白，既然已经揭穿，最好还是大胆地把事情谈出来，他就问：

“请告诉我，堂威廉，您说起玛蒂加的伞树，那是什么意思？”

“啊！十分简单。完全是一件意外的事。那天晚上我正猎一只虎，就是人家对我说过常到那里去的那只，我看见您在伞树脚下埋一只箱子。我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您是知道的，堂威廉。用不着跟我作假了。”巴尔比诺下定决心，回答说，“我现在是在这个时候，是在这个地方，而且和我说话的又是您这样的人，还是老老实实，把面包叫作面包，酒叫作酒吧。我不是来卖牲口的，而是来卖白鹭羽毛的。整整两包，上等货色。您出一个公道的价钱，东西便算您的。您不是第一次买偷来的羽毛。”

他的计划是想把这个外国人拖下水，作为他的同谋。他准备接受对方提出来的任何价钱，任何最可笑的价钱，约好在第二天成交，而事实上他却立刻去拿出赃物，溜之大吉。他有兴趣的，而且正在催迫着他的，是如何摆脱自己陷入的

困境。

但是密斯脱丹吉尔一阵大笑，说：

“你错了，堂巴尔比诺。密斯脱丹吉尔不做他计划以外的买卖。我不过是想跟您开一开玩笑。这个放嚼烟的小玩意儿是您忘在这里的，就在我写字桌上，已经有几天了。我没有到埃尔一陶托莫的橡树丛去过。除了玛蒂加的伞树的事以外,一切全是我闹着玩的。啊？”

巴尔比诺恼怒得变了脸色，回答道：

“您意思是说您挑选了我来代替小山猫吗？您不知道这种玩笑是十分危险的吗？”

可是，这时候，那些狗咆哮起来了。巴尔比诺气得满脸通红，走到门口，向黑暗中搜寻了一番，结果什么也没有看见。他说：

“刚刚有一个偷听我们谈话的人从这里走掉。”

密斯脱丹吉尔又笑了起来，说：

“您瞧见了吧,堂巴尔比诺,今天是不能吓唬人的吧？现在最危险的还是卖羽毛。密斯脱丹吉尔不说，不是因为害怕您的吓唬，而是因为密斯脱丹吉尔并不把埃尔一陶托莫橡树丛里发生的事看得很重要。现在……”

他弹了一下手指，指着门口……

巴尔比诺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在走的时候，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还加上必不可少的摸胡子。到了外面，他跨上马，一路向玛蒂加而去，心里在想：“现在是不能浪费时间了。我去把我的羽毛挖出来，有多少眼睛会来看你啊，我的

小鸽子！我晚上走路，白天藏在树丛里，在他们跟踪追上我之前,我已经过了哥伦比亚的边界。”

这时候，密斯脱丹吉尔笑着自言自语地说：

“胡安·普里米托已经把他听到的话带到埃尔一米埃多去了。现在堂娜芭芭拉会叫巴尔比诺把羽毛分给她了。可怜的巴尔比诺！”

经过这场有益健康的玩笑之后，他安静地酣畅地睡着了，就象那只山猫活着的时候和他在席子上闹了一场以后一样。

# 一〇　放弃所干的坏事

黑夜的沉寂中，深角传来的枪声已经听见了好一会儿，堂娜芭芭拉挂念着那里发生的事，感到自己并没有别人所说的具有对远处发生的事情的特殊直觉能力，正在极度激动地从廊檐这一头到那一头来回走着，随时细察着黑暗的平原。这时候，胡安·普里米托跑得气喘吁吁地来报告消息说：

“在玛蒂加,一株伞树脚下,埋着羽毛。”

接着他就解释说这是怎么发现的，但是他还刚几乎开始，根本没有注意着他的堂娜芭芭拉就冲出了廊檐。这时候,狗都跑了出来,大声吠着,迎向一个骑马的人,这个人后面还牵着一匹马。

“是墨尔基亚台斯吗?”她问。

“不是墨尔基亚台斯。”桑托斯·鲁萨多回答。

他停住马，开始解开后面牵的马，用着一种悲剧的镇定的神情，就象巫师如果和他换了命运所必然会表示的一样。

堂娜芭芭拉走上前来，走到他身边，把打手的尸首很快地看了一眼，仿佛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然后就把眼光盯着那个只注意着双手动作的人。这种眼光，同时表现着惊

讶和羡慕。

这个她所爱的人的性格中出乎意外的新面貌，使她把她一切可能有的爱情和善良的渴望，都激动起来了，混合成为一种唯一的可怕的感情。

“我知道您会把他带来的。”她喃喃地说。

桑托斯猛地转过头来。他刚刚心里明白了这个凶悍女人的复杂意图。她要摆脱掉这个打手，因为他是她的罪行的同谋，因此，她命令他到深角去，借桑托斯的手把这个人杀死。于是，她使桑托斯变成了她的工具。现在，她竟有这个胆量让他自己明白这回事。照道义上讲，他也成了阿鲁加河上这个加西克的杀人匪帮的一分子了。

一时之间，有一种冲动，促使他要向这个女人扑上去，把她扯到马下，让马推撞她，践踏她，但是随后就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消沉使他摆脱了胸中沸腾着的凶暴念头。他把巫师那匹马的缰绳丢在地下，拉了拉自己的马的缰绳,就离开走了。他心里很沉重，反复想着刚才得到的念头：深角的事件并没有给他带来血和火的统治者的那种红色的光荣，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暗杀者的悲惨名声，成为这个凶悍女人的意志的执行者了。

巫师的马，鞍上驮着死者，静静地待了很久。它的头转向堂娜芭芭拉，仿佛在等待着她怎么决定。那些狗也是如此，它们嗅了嗅死者下垂的手和脚，就一动不动地呆着，期待地聚在一堆，望着女主人的脸。但是，由于女主人一声不发，只是凝神地注视着在深沉夜色中桑托斯·鲁萨多的影

子所去的地方，这匹马便决定自己走到畜栏里去。它一步一步地走着，仿佛丝毫没有感觉到背上的可怕东西；那群狗跟在后面，一路咆哮着。

堂娜芭芭拉还是一动不动，但是她望着鲁萨多时脸上的惊讶和羡慕的神情，已经消失，现在她正紧蹙眉头，表明她的思维中正在进行着一个阴沉的活动。

她的本能又一次仿佛在正确地引导着她，虽然深角的那个计谋显得很可笑，然而却得到了和她的意图十分适合的结果。这倒并不由于这样解决，实际上符合了她的企求，因为在这个计谋中，就象在她几乎所有别的计划中一样，只是单纯的冲动所引起的结果。不管结果如何，只是为了结束一种复杂的情况。但是，如同经常发生的一样，这种出乎意外的结果，使她哄骗了自己，以为这就是她预见如此，原来就是如此要求的。

一方面，她是在两种相反的对鲁萨多的感情支配之下：爱慕的热情和报仇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对完美计划的破灭引起的过分怨恨。这些计划处处出轨，挡住道路。她设下深角的埋伏，只是为了引起出乎意外的事件：或是鲁萨多死，或是巫师死，这两个结果，都可以决定她的命运。的确，现在她手里就有桑托斯•鲁萨多的命运，她只要控告他杀死了墨尔基亚台斯，只要稍稍利用一下她在本区当局和法院的影响，就足够使他身败名裂，送去做苦役。然而这样一来，却是绝对放弃正路，回到过去的那些坏事中去；这种不幸的命运正是她所要摆脱的。

她已经在开始放弃她干的那些坏事；她让蒙德拉岗兄弟们任凭命运的支配；让墨尔基亚台斯横在马背上……

雇工们的一阵骚动，打断了她的思路。雇工棚子里来了一个牧牛人，报告消息。

她转过头来，看见了胡安·普里米托。他在廊檐下目睹了这一切，吓得直划十字。她突然想起来，对他说道：

“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明白吗？马上从这里走开，要是把你看到的说了出来，那可得小心。”

这个傻瓜迈着大步，消失在平原的黑暗中了。堂娜芭芭拉仿佛不知道这件事一样，以惯常的冷漠听着那个牧牛人的报告，她知道这样可以隐藏住自己的感情。然后，她就向雇工棚子走去。

一个雇工看见了驮着巫师尸身的马匹到来，就嚷着唤醒了其他的牧牛人，厨房里的妇女，以及几个孩子，他们大半都已睡下。现在他们围着这匹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叫嚷着。但是堂娜芭芭拉一来，他们就都沉默了，呆呆地瞧着她，期待着她谜一样的脸上一点点最微小的表情。

她走近尸身，看见左太阳穴有一个伤口，还流着一丝稠黏的紫血，就说：

“把他抬下马来,放到地上,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伤口。”

他们就照她的吩咐做了。一个雇工检查着尸首。她却仿佛并没有注意他的动作，只是在思考那使她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的计谋。

“只有太阳穴上一个。”最后,那个雇工直起身子说“这

个伤口可了不起，准是一下子就把他打死的。”

另一个又说：

“开枪的人真好眼力；但是可以看出他不是跟他面对面的。无疑是躲在树后打的。”

“或者是在他身旁。”堂娜芭芭拉回答说，转过头来看着那个这样猜想的雇工。

“也办得到。”那个牧牛人喃喃地说，接受了这种强加的解释。她是一个用不着亲身在场，就会知道事情怎么发生的人。

堂娜芭芭拉转过头来看着尸体，它的脸上混和着月亮的暗蓝色光线，以及一个妇女颤抖着的手中擎着的蜡烛的黄色反光。这时候，周围沉默的旁观者正在等待着这个思考的结果。

她突然抬起眼睛，向周围望着，仿佛在寻找什么人。

“巴尔比诺在哪里？”

虽然大家都知道巴尔比诺不在这里，然而所有人的目光还是在人群中间寻找着，用的都是同样的机械的动作。然后，他们都被这个狡猾的问题挑起了对管家的敌意，都以同样的怀疑，互相交换着询问的目光：“可能是巴尔比诺干的吗？”

“行啦！”堂娜芭芭拉心里想，看到她的话已经发生了需要的效果，接着就以使她得到巫术名声的幻想的声调，对着她的两个雇工——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她已经可以挑出一个人来代替墨尔基亚台斯·加玛拉了——说：

“在玛蒂加，一株伞树脚下，埋着鲁萨多博士的白鹭羽毛。巴尔比诺准是在那里，在挖掘羽毛。你们赶快到那里去。带两支温彻斯脱枪……把羽毛带来给我。明白了吗？”然后,她对其余的人说“:你们把尸首抬起,抬到他家里,看着他。”

她回到房间里去了，给雇工们留下了一个好题目，给为墨尔基亚台斯守灵的人谈论。

“我向你们保证,这准是巴尔比诺。那里有粗大的树木，他可以躲藏，因为如果是面对面地一个对一个，死者比他强有力得多。”

“让我们看看，对于现在去拘捕他的人，他是否也躲在树后对付他们。”

很久很久，期待使他们沉默着不作声，倾听远处的声息。最后，他们听见了玛蒂加那边传来的枪声。

“温彻斯脱枪已经开始干活了。”有一个人说。

“有一支左轮手枪在回击。”另一个人接口说“;我们到那里去给弟兄们帮忙，不好吗？”

已经有几个人向玛蒂加那儿走去了；这时候，堂娜芭芭拉走了出来，对他们说：

“用不着了,巴尔比诺已经倒下。”

牧牛人都你瞧着我，我瞧着你，面面相觑，心里怀着使他们认为这个凶悍女人有未卜先知能力的迷信恐惧。这时候，她重又走进了屋子。有人试着解释说：

“你们没有注意到手枪是首先不响的？最后几枪是温

**彻斯脱枪打的。”**

**可是，阿鲁加这个女巫的仆人们的头脑里，已经有了认为她是“预先知道”玛蒂加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有谁会来给他们除去呢？**

## 一一　　洞穴里的光明

已经午夜，他们默默地骑着马走了一个多钟头。这时候,大鸟望着苍鹭棕榈林,这样说“:堂罗伦佐的屋子到现在这时候还点着灯？那里准发生了什么事。”

桑托斯从埃尔一米埃多一路走来，垂头丧气，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现在听见了这话，抬起头来，仿佛从梦中惊醒一样。

自从那天晚上，安东尼奥·桑多瓦尔对他说，马利塞拉回到棕榈林的屋子里去了，已经过了三天。由于企图使用暴力，造成了刚才的事件，使他消沉，引得他现在这样沉默和抑郁。他的头脑有些昏乱，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姑娘可能会遭到的困难和危险，尽管这几个月来，她始终在他思想中占着主要的地位。

他认识到，让她自己去碰运气的做法很不好。他也发现，当他把温柔的情感重新在自己心胸里占着位置时，就减轻了自己的痛苦。于是他就走上了通向棕榈林的路。

一会儿之后，他停在茅屋门口的门槛上，面对着一间悲惨的房间，里面被一盏快要熄灭的油灯照亮着。罗伦佐·巴格罗变了脸色，深深地陷在吊床里，现着死亡的征象。马利

塞拉在旁边陪着他，坐在地上，摸着他的额头，美丽的眼睛凝视着他，默默的眼泪如泉淌下，流满一脸。

她以温柔的天伦之爱这样地抚摸着他，帮助他毫无痛苦地死去了。虽然已经有一会儿，他的额头已经感觉不到那手的温柔的接触，但是她还在大量地滥施女儿对父亲的抚爱。

比起这一幅凄惨的景象，这一个已经消失的戏剧性的生命，这间屋子的贫困状况，以及这个悲痛的脸上的如泉的泪水，更使鲁萨多感动的，却是这里的柔情：那抚摸的手和那满含着泪的眼睛里表现出来的爱，以及那使人不相信马利塞拉可能有的深情。

“爸爸离我而去了!”她看见了桑托斯,就以肠断心碎的声音哭着,把双手掩住了脸,伏到地上。

桑托斯在证实了罗伦佐确实已经死去后，就拉起马利塞拉，让她坐在一只椅子上；但是她却扑到他的怀里，号哭着，泪涌如泉。

他们就这样一句话不说，待了很久。然后，马利塞拉克服了说话的困难，开始解释说：

“我想就在明天带他到圣佛南多去，让医生们瞧瞧他。我相信他会治得好的，因此才想带他去。我把这件事对安东尼奥说了，今天下午他正在这里，他答应替我雇一条上游下来的木船。安东尼奥刚走，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他准备一些吃的，便走进来再看看爸爸，因为从今天早晨起，他的病就很重，我怕让他一个人在屋里待得很久。突然间，他使劲地

从吊床上坐了起来，瞪大眼睛望着我，喊道：‘泥沼吞下了我！……救救我，别让我陷下去！’这真是可怕的叫喊，仿佛现在还在我耳朵里响。然后他又躺了下去，开始了临死的挣扎，隔一会儿就叫：‘我陷下去啦！我陷下去啦！我陷下去啦！’一面以极大的痛苦紧握着我的手。”

“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大鸟插嘴说，“泥沼吞没了他。”

桑托斯默不作声，心里责备自己不应当把罗伦佐和马利塞拉丢弃不管。马利塞拉又激动地重复着说：

“我想就在明天带他到圣佛南多去。安东尼奥答应给我们在一条去那里的船上找个位置……”

但是桑托斯打断了她，把她拉在怀里，慈祥地说：

“够了，别说啦。”

“可是我默默地忍受了一整夜的痛苦。我一整夜孤零零地瞧着他愈陷愈深，愈陷愈深，仿佛他真是陷在沼泽里一样。我的上帝！死亡是多么可怕的事！而我，孤零零地一个，帮助他减轻死亡的痛苦！我从今以后要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了！现在叫我怎么办呢，我的上帝！”

“现在我们回到阿尔塔米拉去，然后再看怎么办。你不会象你所想的那样孤立无助的。去，大鸟，去找些人来帮忙，再给马利塞拉备一匹马。你呢，好好休息一会，想法子睡一觉。”

但是马利塞拉并不想离开她的父亲，却坐到了一张椅子上。那天下午桑托斯第一次到这里来拜访时，罗伦佐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的。她让桑托斯还坐在直到那时他坐着

的那张椅子上。这样，他们两人被罗伦佐躺着的吊床隔开了，默默地待了很久。

外面，月光泻在屋子周围一片寂静的棕榈林里，棕榈树在黑夜的静谧中一动不动。远处，沼泽的积水上反映着月光。月色下的景物宁静、深沉而澄澈，但是人们的心却在痛苦，却感觉着这宁静的压抑和不祥。

马利塞拉断断续续地在啜泣，而桑托斯则在沉思，蹙着眉头，精神阴沉，他的脑海里重复着他第一次到巴格罗尼亚来拜访时罗伦佐说的那些话：“你也是这样，桑托斯·鲁萨多！你也听见了那召唤？”

罗伦佐已经垮了，成为那个害人精的牺牲。这个害人精也许并不完全是堂娜芭芭拉，而是这无情的土地，这野蛮的孤寂的粗野的土地，这吞没了这个巴格罗家引以自豪的人的沼泽。现在他自己也已经陷在那另一个野蛮的沼泽里了，它不饶恕任何一个自投进来的人。他也已经成了一个害人精的牺牲。罗伦佐已经完了，现在要轮到他了。

“桑托斯·鲁萨多 瞧我。这土地是不饶人的!’他凝视着这张变了色的盖满死亡的土色斑点的脸，在想象中把罗伦佐的脸容换上自己的脸容，心里想：“很快我也会开始酗酒浇愁，很快我也会变成这个样子，脸上挂着一副丑恶的死相 这是一个人的鬼魂的死亡,一具尸体的死亡。”

他正在这样把自己当作罗伦佐·巴格罗时，马利塞拉却把他当作一个活人那样对他说起话来，使他吃了一惊。

“人家对我说，你这几天非常特别，做了些与你不相称

的事……”

“他们对你说的还算不了什么。今天晚上我杀了一个人。”

“你……不，这不可能！”

“这有什么奇怪呢？鲁萨多家的人都是杀人者。”

“这不可能。”马利塞拉回答，“讲给我听听。讲给我听听。”

鲁萨多就谈起了那件事的经过，按照他激动的想象所能想的那样，说了它是怎样发生的，但是由于他兴奋而且昏乱，说得很不清楚。她就这样重复地说：

“你不看见这是不可能的吗？如果事情就象你所讲的那样，那么杀死巫师的就是大鸟。你不是说巫师是在你的右手，跟你面对面，而伤口是在左太阳穴吗？如果是在那一边，那就只有大鸟能够伤着他。”

连着好几个钟头，他继续在想象中和固执的回忆中把那个事件的细节重新衔接起来。但是桑托斯发现，这样做的结果，还远不及马利塞拉在一会儿功夫中所作的推论，于是他就这样呆呆地充满希望地望着她，仿佛一个迷失在黑暗洞穴深处的人，看见了救命的光明在接近。

这种光明，是他自己在马利塞拉的心灵里点燃起的，是由他予以美化了的智慧所产生的直觉的光亮，是那照耀理智的起宁静作用的语言带到受苦的心灵中来的柔情的火花，是他做的工作——他的真正的工作，因为他的真正工作不是用血和火来消灭罪恶，而是到处去发现他的土地和他

的人们所隐藏着的善良的源泉—— 这是他尚未完成的，因为一时绝望而放弃的工作。这个工作把受到的恩惠还给了他，使他重新自己尊重自己。他这样做，并非由于杀死巫师的，是大鸟的一颗子弹而不是他的子弹这个事实改变了情况，而且恰恰符合于他一向反对乱用暴力的纯粹理想秩序，而是由于马利塞拉的那些发生宁静作用的劝慰的话。这些话，是从她对他的信任中产生，而这种信任又有些象属于他自己的，是他本人最美好的一部分，不过是放到了别人的心坎里而已。

他接受了这个和平的礼物，并且以一句表示爱情的话来报答她。

这天晚上，对马利塞拉来说，也是洞穴深处透进了光明。

# 一二 h上的点儿

天色已近黄昏，大鸟正在棚子前面的院子里割皮带子，他抬头对草原望了一眼，说：

“我不知道有些基督徒怎么会喜欢住在乱山岗里，或者住在房子挤紧的不透气的村镇里。平原就是上帝给魔鬼手下的人所居住的土地。”

其余的人停住工作，放下了把发臭的粗皮革割成带子的刀子，眼睛疑问地望着这个喜欢诙谐笑谈的牧牛人。他又这样说：

“然而这很清楚，就象泥地上的水坑。在平原上，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观察得到，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知道。然而在山区里，弯弯曲曲的道路就象牛角，把人夹住了。在不透气的房子里，基督徒就象瞎子，人家把他绊了个跟头，他还得问一声是谁。”

人们都怀着同样的疑惑，同时向草原转过了目光，看见远处有一个骑者，正向庄屋走来。

知道了深角发生的事件后，阿尔塔米拉的雇工们已经在等待着地平线上随时会出现的警察，来逮捕鲁萨多博士。虽然现在来的不过是单独一个人，不能猜测是不是，然而有

外人出现，却总会引起他们的恐惧。

相反的，大鸟却做出根本不在乎的样子，重新埋头工作，心中暗笑那些尽力要看清走近前来的人是谁的同伴们。自从那个人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起，他就不时地对他观察，当时别人都还没有觉得。他准备一发现来者有可疑的迹象，就跑进茂密的树丛中去躲藏。但是他那习惯于草原上远距离的眼睛，已经认出来者是一个雇工朋友，在阿鲁加河上游一个牧场上工作，不多几天前曾在这里经过，到本区的镇上去。

“ 这是老恩卡那松。’最后 ,那些人说。

大鸟喊着说：

“ 你们看出了他，正是时候。你们这些探子还不错。这是我的朋友马利亚 · 尼埃凡斯用望远镜一样的远程观察看出来的。”

“ 这是圣米埃多造成的奇迹，’马利亚 · 尼埃凡斯回答说，“ 甚至连瞎子负了债也会看得见，他们害怕别人来讨债。”

“ 把这个藏起来吧，混血儿大鸟。你瞧这黄头发在说你看不清楚呢。 ”魏南西奥说，挑逗他回答，因为他惯于这样，用他们两人互相讥嘲的那种讽刺话来开心。

但是大鸟却并不需要人家这样来激他，就说：

“ 这是圣米埃多造成的奇迹，毫无疑问。但是说这个混血儿这样近视，却还要看看再说。至少对于我，我的一个朋友遭到的事我却不会遭到。那个朋友的显著特征是黄色鬈

发。有一天晚上，为了点烟，他象犰狳一样眩了眼，被别人抓住了。当时他也不缺少恐惧，因为这个黄头发的人带的恐惧还不少，就象他自己对我所说那样，但是他缺乏混血儿大鸟的俏皮和精明。他在夜间走路，必须点烟时，总是只睁着一只眼睛，因为迷了一只，还能用闭住的那只在黑暗中看得清清楚楚,继续往前走,不致于绊倒。”

“赶快,马利亚·尼埃凡斯！瞧你要被这个混血儿摔倒了。”魏南西奥又插嘴进来说。他指的是大鸟的走路习惯：夏天走路的时候，要走在队伍的前头，可以避开别的牲口扬起来的尘土。

相反地，到了冬天，却要尽量留在后面，在涉过涨水的河流时，让走在前头的人去费事找浅滩过河。马利亚·尼埃凡斯就引用这个狡猾的习惯，回答说：

“现在他跟在后面,希望别人给他找路。”

但是马利亚·尼埃凡斯这句回答的话，却只有大鸟听得懂。从大鸟对深角发生的事件的解说中，他曾经推论说，不是鲁萨多射出的子弹打死了巫师。然而大鸟如果并不把这个光荣归于自己，那是由于一种细致的粗野的高尚品质，因为在谈到这一件许多人欣羡的功绩时，他不愿意跟博士相争。此外，他把责任让出来，也因为到了法律面前，追究责任时，鲁萨多更容易脱身，不受处罚。

他们两个人都习惯于毫不考虑地互相讥讽，但是大鸟没有想到马利亚·尼埃凡斯会说出这件事来，不禁有些昏乱。其他的人看见这情形都叫起来：

“混血儿昏了头啦，赶快利用这个机会，黄头发，就在这里抓住他的鼻子。”

但是马利亚·尼埃凡斯懂得这个玩笑有点过火，就回答说：

“我的朋友知道，我们两个人是并不互相攻击的。”

大鸟笑了。在别人看来，马利亚·尼埃凡斯似乎打败了他。但是，在他们两人中间，这个朋友知道‘搞掉了’草原幽灵的人是他，而且，由于他是这里在场的人中间最强壮最有勇气的人，所以敬佩他，羡慕他。

不一会儿之后，老恩卡那松来到了棚子前的院子里。大鸟和马利亚·尼埃凡斯跑上去迎接他，问他：

“什么事把你送到这里来的，朋友？”

“想在房顶下睡觉的愿望，如果这里能允许我的话；并且人家托我给博士带来了一封信：法官的一封信。”

“得啦，算了吧！”大鸟喊道，“您到这棚子里来找您喜欢的地方挂吊床，从什么时候起还用得着您请求允许？下马来，找个中意的地方安顿下来吧，把那封带给博士的信给我。”

他拿着这封信，到了鲁萨多面前，对他说：

“事情大概已经发作了，博士。这是法官给您的信。”

信是莫希吉塔写来的，谈的是很不寻常的事：

“昨天，堂娜芭芭拉来见我，带着你的在埃尔一陶托莫被劫的两个阿罗巴白鹭羽毛，这样说：她怀疑这个罪行的主

犯是一个叫做巴尔比诺·拜依巴的人，他原是阿尔塔米拉的管家。他被你辞退后就到了她那里；她命令她的好几个雇工监视着他。其中有两个，为了遵守命令，跟随着他，来到一个叫做玛蒂加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撞见他正在发掘一只箱子，箱子里装的就是上面所说的羽毛。他们要他投降，他却对他们使用武器抗拒，于是他们对他开枪，把他击毙了。这事情发生之后，她就带着罪证来到这里，把经过情形报告当局，并且也说出了墨尔基亚台斯·加玛拉，外号巫师的人，也已死去；他是被上面所说的拜依巴谋杀的，就在玛蒂加的事情发生之前不久，原因为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监视他的事。”

莫希吉塔最后告诉他说，堂娜芭芭拉愿意亲自办理一切，她已经动身到圣佛南多去，把羽毛交给原来由卡梅利托带去交付的商人。他还祝贺鲁萨多，几天之前那么危险的案件，已经得到解决。

信末的附言是裴尔纳勒特先生的手笔：

“我不是对您说过的吗？点子已经点在 h 上了。您的羽毛在好人手里：在您的朋友的手里，她会给您带来钱的。一开始您就应该这么做。您的朋友裴尔纳勒特。”

这封信的内容，使桑托斯默默地发呆起来。羽毛收回来了，巴尔比诺是杀死墨尔基亚台斯的凶手，而这一切都由堂娜芭芭拉在办！

“博士，用不着这么激动了！”大鸟嚷起来说，“现在一切都已了结，我可以说出来了：杀死巫师的枪弹是我打的。因

为，您应该记得，您靠近他抛套索的一边，而我靠近他上马的一边。他就是这一边受的伤，在左边太阳穴。您记起来了吗？那么好啦，杀死那吓人的讨人厌的家伙的，便是我。现在法官却说是巴尔比诺，而杀人的罪名也就加在巴尔比诺的身上了。”

“然而这是一个罪过，大鸟，”鲁萨多辩解说“我们保卫自己的权利是合法的，因为是墨尔基亚台斯首先使用武器，而我，或者你，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你既然已经承认，我们的良心是平静的。但是，从现在起，巴尔比诺受到的冤屈使我们失去了这种平静的权利，如果我们不立刻到法官面前去说明事实真相，把点儿点在 i 上，而不是象这封信上所说的 点在 h 上的话。”

“您瞧，博士，”大鸟疑惑地停了一会之后，回答说“如果您去承认真相，与那里判决的相反，裴尔纳勒特先生会对您发脾气，可能下令把您惩办，让您以后不再这样天真。还有，这一切已经发生的，在您看来如此丑恶的事情，都不是他们干的，不是堂娜芭芭拉，不是法官，不是民政长官，而是上帝自己；而上帝是很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干的。请注意这一点，博士 是我们向巫师进攻，您或者我，”现在他觉得坚持是他干的是不妥当的，“因为，谁能保证死者不会在我们开枪的时候转过头来呢？无论怎么说，打死他是好的；担着杀人罪名的是巴尔比诺，而这个家伙谁都算不清楚他究竟杀了多少人，应受多少惩罚。上帝安排事情，自有他的办法 他在惩罚的时候，就象一个魔鬼。”

事情虽然严重，桑托斯却不由得不笑起来；对于大鸟的上帝，如同对于裴尔纳勒特先生的神话般的友谊一样， h上的点儿并没有使他觉得有什么重大的关系。

# 一三　河上的女儿

堂娜芭芭拉已经很久没有到圣佛南多来了。

就跟往常那样，她来到的消息一传开，那些律师们就活跃起来。他们已经预料，这个独霸阿鲁加河谷的女人，准是准备了一场冗长而费事的诉讼来对付她的邻居。而且，在诉讼中，如果这些无赖的律师得到了好处——因为要把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她就得相应地放弃她心爱的莫洛各塔，作为费用，作为酬谢，落到法官和对方的辩护人手里，或者以其势力帮了忙的有名政客的口袋里——那么，那些规矩的律师也不会不赚钱，因为他们得搜索法律条例，细心办理案子，对付无赖律师的诡辩耍赖，维护牺牲者显而易见的权利。但是，这一次，这些毫无学问只会夸夸其谈的律师却是一场空欢喜；堂娜芭芭拉不是来打官司的，正相反，而是来进行从未有过的赔偿的。

然而，不止是法律界的人士因此精神错乱起来。一知道她是在城里，那些常有的议论，就已经开始沸沸扬扬。她那恋爱和罪行的上千个故事，又一次地到处流传，其中有许多纯粹是人们的幻想所编造。通过这些故事的夸张，这个凶悍女人获得了一个阴暗的女英雄的特征。然而同时她又

是一个迷人的女人，仿佛她所显示的凶暴，引起她同乡们的亲热崇敬，要比引起他们的憎恨还多。她居住在一个遥远的地区，深藏在广大的荒原之中，只有偶尔才来露一露面，来了也是为了做些坏事，因此，她几乎成了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刺激着城市居民的想象。

她在人们思想中既然占着这样有利的地位，因此，她到这里来亲自偿还她的情夫从敌人那里掠夺来的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钱的消息，以及准备把她从阿尔塔米拉强抢来的土地归还鲁萨多的谣传，当然就使全城为之轰动了。这些城里人头脑敏感，容易被离奇的东西所吸引，就跟富于幻想的平原上的人一样。他们立刻开始各自想办法，以减轻那些把她渲染成一个邪恶可怕人物的残酷奇闻轶事的影响。

他们每一个人都凭兴之所至编造起来，但是和那些原来流行的谣传完全相反。堂娜芭芭拉一生中最新的故事开始在全城流传，几乎全是新编的。整天下午，人们不谈别的，只是谈论着她。妇女们在家里兴奋地和左邻右舍交头接耳；男人们则在酒店的桌子周围聚成一群；到了夜晚，在她留宿的旅馆前面的街上，变得非常拥挤。

这家旅馆，是一座廊檐向着街道的房子，座落在城里的一个广场对面。堂娜芭芭拉正靠在一只摇椅里休息，从离开那里好几百米的河上，吹来清新的微风。她孤零零地，把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疲惫，脸上带着对周围一切漠不关心的神情。

而在她的周围，却是全城的好奇心。城里的男人们站

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看她，已经聚了一大群，都默默地出了神。在旅馆前的廊檐下，以及附近一直延伸到阿波累河岸的商店的廊檐下，隔一会儿就有一群姑娘和年轻妇女走过，她们出门来只就是要看看她。那些姑娘用她们诚实的眼睛看了她一眼，都不禁红了脸。她们因为害怕被就在那里附近的男人们看出她们在满足恶意的好奇心而惶惶不安。至于那些妇女，则毫无拘束地在观看着她，并且恶毒地笑着，互相交换印象。

她穿着一件镶花边的白色长衣，裸露着肩膀和浑圆的胳膊。由于谁也没有看见过她这种女性的外貌，甚至那些最不肯让步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还在这样招摇骗人。”

相反地,那些最天真的人,则惊呼起来：

“真奇妙 她的眼睛多么美!”

也会有人这样介绍说：

“人家说,她在单恋着鲁萨多博士。”

但是这一个人的真诚的幻灭的痛苦还未过去，另一个人就接口说：

“她就要跟他结婚了。这种女人想怎么干就总会干成功的,因为男人都是白痴。”

最后，他们终于欣赏得咕哝得厌烦了，街上就清静下来。

月光无力地照在广场上的树木的枝头。广场被刚下过的阵雨冲刷过，街上积成了一个个水潭，反映着月光，隔一

会儿，就吹来一阵微风，摇晃着树枝，清新了空气。过路的人已经都回了家，而出来在家门外乘凉，坐在摇椅上或躺椅上占住了人行道的邻居们，这一群那一群地开始互相告辞，声音无力，语调疲倦：

“ 那么,明天见,睡吧,这一天已经过去了 !”

在城中逐渐伸展开去的寂静里，这句朴实的话，这个懒洋洋道晚安的话，却有着气氛忧郁的城镇的平静庄严，在那里，不做工作的一天完毕后，躺到床上去睡觉，这件事是非常隆重的，这不过是又减少了一天的希望，然而还是要喃喃地说一声：

“ 明天又是一天了。”

堂娜芭芭拉也是这样在想。阻挡道路的事情已经放弃了，现在看来，前途十分平坦。她梦想着，就象一个第一次恋爱的姑娘。她自己编了一个幻景，仿佛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生活，忘掉了她的过去。这过去似乎带着她那手执武器、身染鲜血的打手，带着她那爱情粗鄙的情夫，从此消失不见了。对于随着这天早晨可能出现的事情，她怀的会是什么感情呢？她准备着，就好象准备一个奇迹出现一样：这是一个她本身的奇迹，她要走一条跟她直到现在所走过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她的心要敞开，容纳以前她所不了解的感情。这个期望是照在她正在显现的心灵领域内的光明。在这个心灵领域里，这个从阿斯特鲁巴的话中感到了与河上强盗独木船中完全不同的感情世界的姑娘，她所未能获得的幸福爱情的安宁形象和浮动阴影，正在

掠过。此外，在她已经遗忘的最好的幻想中，总有一个这种偷偷闪过的念头：一个印象，或者一句无意中想到的话，一个细小奇怪的形体，它一落到机器的齿轮里，便立刻改变其作用，叫它停住。这种使她不由自主地蹙起眉头的突如其来的痛苦，这种遗忘了的怨恨的熟悉滋味，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只鸟因为篝火突然熄灭，眼睛昏眩而掉落下来，这种不合时的回忆，为什么会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呢？就象这样，她那被光明灿烂的幻想弄得眼花缭乱的心，要想在梦中飞翔，就突然会变成了瞎子。那么，只是放弃她所干的坏事，是不是足够了呢？

这就是聚集在对面人行道上的人群的注视，这也是城里的姑娘和妇女来来往往的含意，其中既有真诚的赞美，也有恶意的好奇。这个城市，要她把她正在尽力设法忘记的历史回忆起来。仿佛人们在大声说着："要被象桑托斯·鲁萨多这样的一个人所爱，必须没有过去的历史。"

于是她过去的历史就来到了她的脑海，跟惯常那样，从头开始："那是一条木船，航行在树胶丛林的大河上……"

她走出了旅馆的廊檐，缓慢地离开了附近连绵到阿波累河岸边的店铺。一种不可克服的模糊的需要，把她带到了河水的景色前面：河上的女儿开始感到了一阵神秘的吸引力。

天空迷迷蒙蒙，月亮的光失去了华彩，照射在河边房屋的门面上，散布在远处茅屋的棕榈屋顶上，岸边的山丘上，以及浑浊的阿波累河平静的水面上。这条河的河水，由于

干旱的关系，已经落到最低限度，露出了两边宽阔的沙滩。在右岸的堤脚下，搁浅着涨水时停在这里的一艘驳船和一艘拖船。在岸边，浮着一条架在独木船上的栈桥，几条载着木柴和香蕉的黑色木船，还有一条新近漆过白漆的空空的大木船，船的后甲板上有一个小伙子，伸开四肢仰天躺着睡觉；这些船都在木桩上系着。

岸边树下，酒店前面，那些喝酒聊天的人都已经回家去了；酒店的伙计收拾好桌椅，关上了店门，就这样熄灭了河上灯火的反光。

堂娜芭芭拉开始在杳无人迹的大路上漫步走去。

栈桥上，木船的船夫正和大木船上的篙手在闲谈，他们的说话那么缓慢，仿佛那向大地尽头流去的河水，也仿佛那懒洋洋的夜晚㳽漫的浓雾，也仿佛堂娜芭芭拉的脚步。她正沿着山岗，象一个黑影那样默默地游荡。

山岗下的河岸，在宁静的夜色中，沉寂而阴暗；河水从上游而来，向着远处的大山不声不响地滑去。飞来一只白鹭，哇哇地叫着，在沉睡的河面上掠过；船夫和篙手还在谈话，谈的是穿过平原的大河上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

堂娜芭芭拉在树木细密的蓝色荫影下缓慢地走来时，就是这个样子；当她走回去时，也还是这个样子。沿河的山丘，寂静的夜晚，不声不响向远方另一条河流去的大河，不眠的鸟还在哇哇地叫，但已不见了影踪。船夫和篙手谈得睡意矇眬，谈着在宽阔神秘的大河之间粗犷的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堂娜芭芭拉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因为在她的意识里，并不存在那个右岸上沉睡着的城市。她只注意到那些突然占住了她心灵的东西：河上迷人的景色，河上不合时宜的吸引力；她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黄水滔滔的奥林诺各河！红水滚滚的阿塔巴波河！黑水汩汩的瓜依尼亚河！

已经到了半夜，鸡啼了起来，城里的狗在吠叫。一会儿之后又回复了寂静，只听见猫头鹰鼓翅在飞。栈桥上已经不再有人说话，只有河水，还在咯咯地拍打着黑色的独木舟。

堂娜芭芭拉停住脚步，听了一会儿，说：

“一切事物从何处来,便回到何处去。”

# 一四　　准星上的星光

这是一种已经开始的衰退：一个在无论什么事情面前都不退缩的女人，现在逢到了逆境，就不知道怎么斗争了。深角的那个迂回曲折的计划，已经是一阵盲目的乱抓，而她把杀死巫师的责任推到巴尔比诺·拜依巴身上的那种冲动，更是确定投降的开始。

她预感到放弃所干的坏事的希望在破灭，而她血液中原有的印第安人的宿命观念，已经使她看到，她不得不走上放弃一切的道路，虽则她并不愿意如此。过去的回忆，在丛林中大河上的粗野童年生活的回忆，形成为她心里一个新的念头——退隐——的模糊形式。

虽然这样，她还是克服了一时的沮丧，决定启程回牧场去。她带着两个文件：一个是一封信，是买下了她以桑托斯·鲁萨多的名义出售的羽毛的商人写的，信中通知货已收到，并且按照当日牌价开了一个价钱，比卡梅利托当时可能卖掉的那个价钱还高；另一个是她的律师起草的一张契约，准备向鲁萨多再一次建议，把她用非法手段从阿尔塔米拉掠夺来的土地用假装出售的形式归还给他。她把剩下的所有的最后希望，都集中在这些文件上了。虽然这些希望并

无明确的形式，因为她已经并不渴念得到曾经使她那么冲动，那么向往的爱情。她面对着河上的景色，脑海里浮现着桑托斯的形象，不时地和原来存留着的阿斯特鲁巴的模糊形象相混淆。在今天看来，前者和后者同样遥远，同样是一个影子，越离越远，在一个虚幻世界的缥缈光亮中消失了。

然而她已经计划好的，她还是要进行到底。她迫切地需要这样做，因为在这时候还不能完成计划，对于她那已经动摇不定的生存意志说来，无异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干旱开始来临。已经是驱赶牲畜的时候，它们有的不知道到饮水处去的路，有的在干渴的折磨中忘掉了。一条条已经干涸的溪流的土沟，这里那里地横穿过黄褐色的牧草地。腐烂的沼泽，围在土块发白的岸涯下，暴晒在炎热的阳光中，仿佛糜烂的毒瘤，未经治疗就自己结了疤。有几个沼泽中还留着一些发烫的稠黏的水，渴得发狂的牲畜，甚至会跳进这种极深的饮水之处，狂饮一阵，喝得胀饱了，被困在里面而死去。大群大群贪吃腐尸的老鹰，在这些泥坑上空盘旋飞翔。死亡就象一个钟摆一样，在平原上摆动，从水涝摆向干旱，又从干旱摆向水涝！

枯焦的橡树劈裂作响，平原上反映出蜃景的光圈，里面是一泓碧水的幻影，对于干渴的人，这简直是绝望的水。他在地平线的范围内向它走去，它却始终有着那么远的距离。堂娜芭芭拉就是这样，骑着马，尽力地向着不可能实现的爱情的蜃景走去。

她回到了牧场，不管旅途的疲劳，也不管天色将黑，只想在那里停留必要的一会儿功夫，换掉走乏的马匹，把自己梳洗更衣打扮一番，准备和鲁萨多会见。她已经急不可耐，等不到明天了。她看见棚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厨房关着，畜栏里空空如也，只有胡安·普里米托在那里走动。

“这里出了什么事了?”她问他，“人都到哪里去啦?”

“他们都溜掉了。”这个傻瓜回答说，不敢向她走近，害怕他的话会引起她的暴怒，“他们说，他们不愿意给您干活了，因为您不再跟从前那样了，总有一天您会想起来把他们一个个捆起胳膊交出去的。”

这个凶悍的女人闪烁着愤怒的目光，于是胡安·普里米托急忙谈起别的消息：

“您知道吗，堂罗伦佐死啦?”

“是该死了，拖了很久了。她呢?在哪里?”

“马利塞拉姑娘吗？又回到阿尔塔米拉去了。是博士亲自把她带回家去的，我听见人家说，在这几天里他们就要结婚。”

在堂娜芭芭拉身上，重又全部显现了一个具有强烈支配冲动的凶悍女人的性格。她一言不发，带了孕育着恶毒企图的怒火，重新骑上了马，向阿尔塔米拉而去。

胡安·普里米托留在那里，划着十字，随后，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怪癖，就跑去寻找惯常喂屡布殃鸟的土罐。这时候，堂娜芭芭拉正用马刺把马刺出血来，赶着它不顾腿痛地尽力向前奔驰，一面昏昏沉沉地高声自言自语地说：

“那么说，我已经没有时间来放弃我干的坏事了吗？那么，我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重新再搞。让它进坟墓去吧！我们瞧瞧，究竟谁胜利。我说过这东西是属于我的，就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抢走；敢抢的人还没有生下来呢！我宁死不认输！”

她就这样来到了阿尔塔米拉的庄屋。在黑暗的夜色掩蔽下，她走近屋子，从开向前面廊檐的门口里，看见鲁萨多和马利塞拉正一同在桌子旁边坐着。

他们已经吃完了饭；他正在说话，她倾听着，着迷地望着他，胳膊支在桌子上，双手撑着脸颊。

堂娜芭芭拉向前走去，到了手枪子弹够得着的距离，就勒住了马。她以一种暗中害人的快感，从鞍鞒上的枪套里慢慢地拔出枪来，瞄准着那姑娘在灯光下目标鲜明的胸脯。在邪恶的黑暗里，纯洁的星光在准星上象火花那样闪烁着，帮助这只凶狠的眼睛寻找马利塞拉的心；但是这微弱的光芒仿佛有投射它出来的星星的全部重量在压着，这就把枪压了下去，没有打响，慢慢地又回到了鞍鞒上的枪套中。因为，堂娜芭芭拉在把一只眼睛凑到瞄准着这个着迷姑娘的心的准星后面去时，突然看到了她自己的形象，正在一处荒芜的河岸边燃烧着的篝火的火光中，倾听着阿斯特鲁巴的话。这个痛苦的回忆，软化了她那残酷的决心。

她对着这个幸福的姑娘，沉思着望了好一会儿；那个曾经使她那么痛苦的刚刚形成的渴望，变成了她心里从来不曾有过的母亲的感情。

“他是属于你的,愿他使你得到幸福。”

阿斯特鲁巴的爱情，那不过是黑暗的灵魂中晃悠的一个影子，终于在高尚的情感中安息了。

# 一五　处处天涯，条条大路……

那天晚上，在跟道友通神的那间房间里，并没有点灯，但是当堂娜芭芭拉来到院子里的时候，胡安·普里米托以及两个曾经护送她去圣佛南多的雇工——就是他们杀死了巴尔比诺，也只有他们还忠心——简直认她不出了。一夜之间，她老了许多，脸颊深陷，带着彻夜不眠的痕迹，但是在她的面容和目光中，却显示出下定最后决心的悲壮的镇静。

“这是我欠你们的，”她对手下的正在倾听她说话的这几个人说，放了一些钱在他们手里，“剩下来的，作为你们没有得到新工作期间的补助。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干，你们可以走了。你，胡安·普里米托，把这封信送去给鲁萨多博士。用不着回这儿来了；如果他允许，就留在他那里。”

下午很晚的时候，密斯脱丹吉尔看见她经过牲畜舐盐地向前走。他老远向她招呼，可是她没有回答。她眼睛瞪着前面，随着牲口平稳的脚步，沉溺在思索中，马缰绳在垂在腿边的双手中晃荡。

荒芜的大地，被山沟岩壑弄得支离破碎，分裂成小片小片的土地。瘦削的牲畜，带着忧伤的目光，以一种令人难忘的固执，在这凄凉地方的山坡和空地上，这里那里到处舐

着。那些已经倒下的，只剩了一堆骨骼，被阳光晒成白色。它们养成了坏习惯，不断地舐盐，忘记了牧草。它们是硝质土地的牺牲品，它使它们饥饿而死。成群的飞鸟，在它们发臭的腐尸上盘旋。

堂娜芭芭拉停住了，凝望着牲畜的这种顽固的乖癖，心中怀着自己处境相同的感触，觉得自己那由于发烧而干渴无味的舌头的干燥舌苔上，也有了这些固执的牲畜的舌头在舐着的土地的粗涩苦味。她顽强地热衷于要尝尝那把她毁灭了的爱情的甜味，结果却是这样。后来，她经过了一番努力，摆脱了这个地方和这个情景加在她心灵上的魅力，又催马向前，继续她悲伤的流浪。

有一个陌生的东西，闯进了沼泽；这里平常总是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许多群野鸭，苍鹭，秋水鸭以及其它各种颜色的水禽，绕圈儿飞着，在泥沼周围打转，发出吓人的惊慌啼叫。一会儿，有些高高飞起，在棕榈树后面消失，另外一些则落下来，栖在这不祥的沼泽的岸边。当寂静恢复时，它给人一个痛苦的停歇的印象；但是，即刻接着来的，又是一群水禽飞起；有一些消失不见了，有一些再度在恐怖中绕圈儿飞着。

堂娜芭芭拉虽然一路沉溺在深思之中，这时却突然勒住了坐骑。一头年轻的母牛咆哮着，在泥沼边上挣扎；一条水蛇咬住了它的嘴唇，蛇头几乎没有从泥水中伸出来。

这头被俘的牲畜，颤抖的四肢僵持着，蹄子陷在水边的软泥里，脖子拚死力往后缩，眼睛恐怖得发了白；它的力气，

在抵抗蛇身盘缠的收缩中逐渐消竭，浑身浴着致命的汗水。

“它逃不掉了，”堂娜芭芭拉喃喃地说，“现在沼泽要吞掉它了。”

最后，水蛇胀起粗壮的身子，开始从水中蜿蜒而出。那年轻母牛就往后退，想把嘴唇挣脱。但是后来水蛇又慢慢地收缩起来，那被俘的牲畜已经精疲力竭，支持不住，就被拖着逐渐陷入泥沼。它发出可怕的嚎叫，消失在污浊的泥水中。水面随着重新合拢，只听得一声贪馋的咂舌声在响。

那些水鸟受了惊吓，不停地飞着啼着。堂娜芭芭拉依然无动于衷。水鸟闹了一阵，终于飞远了，周围重又寂静下来。扰动了的沼泽又恢复了它惯常的凄惨的宁静。水面上微微皱起一些波纹，那里水中的绿色水草被牲畜的重量压坏，搅起了污泥中小小的气泡。

其中有一个特别大，留在水面上的一个黄色水泡中央，仿佛一只由于盛怒得了黄疸病而变黄的眼睛。

这只怒火冲冲的眼睛，似乎在瞧着这个沉思默想中的女人……

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地传了开去：阿鲁加的加西克失踪了。

有人认为她是自沉在沼泽中了，因为看见她是往那里去的，脸上带着悲惨决心的阴影；但是也有人说，有一条木船在阿鲁加河上顺流而下，船上好象有一个女人。

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确已经失踪了，而且在一封给鲁萨

多博士的信中，留下了她的最后遗言。信上是这样说的：

“除了我的女儿马利塞拉之外，我没有别的继承人，因此，我就在上帝与众人面前，凭这封信予以确认。一切有关承继的事情,我都委托给您办理。”

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有许多金币埋在地下，而信上却什么也没有提；而且，在通神的房间里，发现有挖掘过的痕迹，因此，纯粹是逃走的说法又抵触了自杀的假定。人们关于那条木船谈了很多，说它是在晚上开走的；有许多人看见它顺流而下，驶过阿鲁加河……

有刺铁丝运到了，这是用白鹭羽毛的钱买来的；开始了围篱笆的工作。木桩已经打好，成卷的铁丝拉成了一条条的直线。在这片无数岐途的土地上，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人，在寻找方向的努力中失去了模糊的希望，现在，有刺铁丝的篱笆开始划出了一条唯一的笔直的道路，一直通向未来。

密斯脱丹吉尔看见他的那些牲畜舐盐地都要被围住，已经不可能有别处的牲畜来舐他沟里的苦味硝盐而在他的套索里倒下了，就耸了耸肩头，自己对自己说：

“这玩意儿可完啦,密斯脱丹吉尔！”

他拿起枪，背在肩上，跨上马，在那些正在树立篱笆的雇工们旁边经过的时候，对他们喊道：

“用不着浪费那么多铁丝来围起牲畜舐盐地了。对鲁萨多博士说，密斯脱丹吉尔也走啦。”

法律所规定的时间过后，马利塞拉已经能够正式承继她母亲的遗产；关于她的母亲，也再没有什么消息。从此阿鲁加河一带消失了埃尔一米埃多这个名称，一切又都属于阿尔塔米拉了。

委内瑞拉的平原啊！这是勤劳奋发的福地，这是丰功伟绩的福地；这片开阔敞朗的大地上，有一个善良的民族，在爱,在受苦,在希望！……